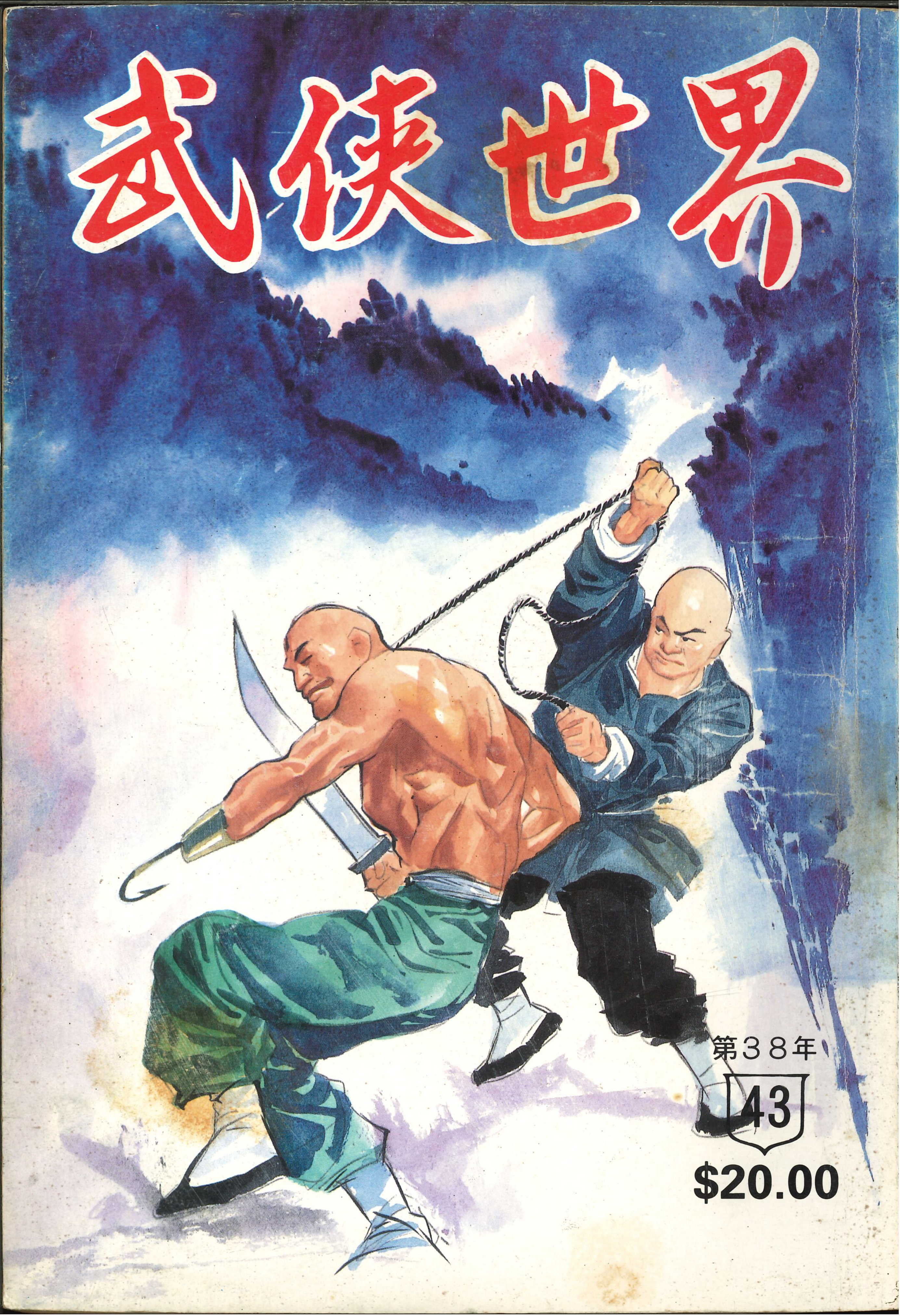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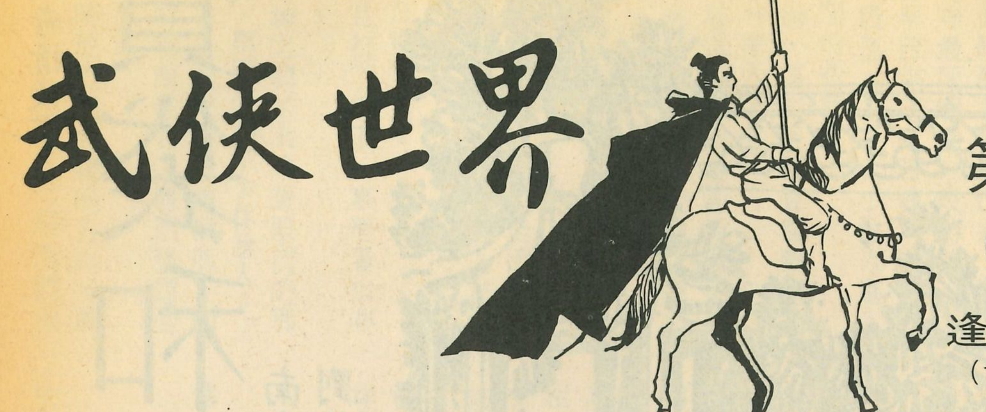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第38年
43
$20.00



第38年
第43期
(總號195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1996年12月16日)

86.3.3,

編者話 本刊自37期開始改革,轉瞬已有一個多月,期間不斷接到讀者來電稱許嘉勉,本刊全人不勝感謝,嗣後當會盡力把「武俠世界」辦好以酬讀者諸君雅意。

南宮宇先生新著「寶袋和尚」說的是少林寺穎志和尚遠去天竺求經,番僧達確交給他一個袋子帶回少林,却被八怪五獸緊追不捨,其中的曲折離奇,請讀友自己去解開此神秘之謎。

今期推出武俠小說名家慕容美先生的力作「情劍」,故事曲折委婉,着力於一個「情」字,堪與金庸名著媲美,讀者請千萬留意。

于晴

新書介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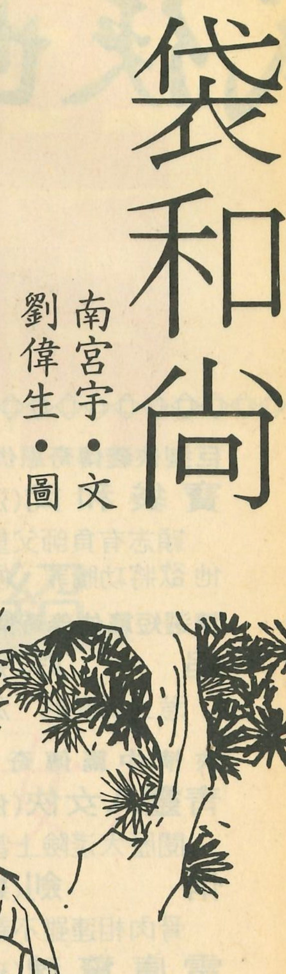
當男人遇上女人

幸福?那是什麼東西?
對於相親相到想跳樓的他而言,
初次見到那個女人時,
居然有種又甜又膩的感覺?
難道這就是「幸福」? 不會吧……
這個女人可當他是唐老鴨呢!
而且,她還是個情感缺乏症的……
不會的!這一定是他的錯覺,他發誓!
可是,誓都發過了,爲什麼他的心頭還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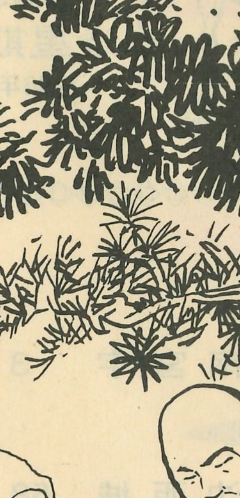
江湖奇情故事

寶袋和尚

南宮宇・文
劉偉生・圖








達確番僧合什道：「貧僧來自天竺……」

「匡！匡！匡！」

三下絕不尋常的鑼聲，震動了整間本是非常寧靜的少林寺。

「匡！匡！匡！」

又是三下。

這個時候，晌午已過，應該是少林寺最閒暇的一段時間，因爲早課早已完了，苦練武功的亦已告一段落，上下大小僧人進入一種優閒的狀態。

不過，這六下鑼聲震動了每一個少林僧人的心弦。

因爲這並不是普通的鑼聲，而是召集所有僧人到大雄寶殿前的鑼聲。

這鑼聲在過去廿年，好像從來沒有响過。

沒有响過的原因，是因爲沒有一件事足以召集所有僧人來到大雄寶殿之前。

今日竟然响了。

而且打了六下，事情看來非常嚴重。

轉瞬之間，大雄寶殿前的那個廣場，早已坐滿了少林僧人。

少林寺向來是紀律嚴明，因此，所有和尚都知道他們應該坐或站的位置。

此時他們面向廣場入口，最前的一排，當然是一些入門未久，甚至是一些還未剃度的弟子。

少林寺的僧人，以法號的字，作爲輩份的分治。

廣、大、智、慧、眞、如、性、海、穎、悟、圓、覺，一共是十二字。

第一排是未有字的，第二排開始，便是廣字派，一直到第十三排，便是覺字派。

覺字派的和尚已不多，衹有三個。

三位高僧正站在大雄寶殿的前面。

當中一個，五綹長鬚，身材高大，一襲黃色袈裟，莊嚴寶相，慈祥之中又帶威嚴，是當今少林的住持覺光禪師，旁邊是他的兩位師弟，覺釋與覺悟禪師。

覺釋禪師與覺悟禪師衹是穿着普通袈裟，顯得覺光禪師更爲尊貴，更有氣派。

這大陣仗，究竟要迎接甚麼人？

覺光禪師合什道：「阿彌陀佛！」

衆弟子亦合什躬身。

廣場前面坐着一個僧人。

那個僧人，也合什回禮，口中却嘰嘰咕咕，當中沒有一個人明白他在說甚麼。

＊　＊　＊

覺光禪師自大雄寶殿一直走到這個僧人前面，覺釋與覺悟陪伴左右。

看這僧人，並非禿頭，而是滿頭鬈髮，就像佛祖的頭髮一般，他臉孔黝黑，肯定並非中原僧人，而是一個天竺僧人。

少林寺向來尊重天竺僧人，一來佛教根本是由天竺傳入，二來少林寺與天竺僧人達摩祖師極有淵源，這點任何人也知道。

覺光禪師上前，又再合什道：「阿彌陀佛！」

那天竺僧也合什躬身，道：「阿彌陀佛！」這四個字出自這天竺僧人的口中，竟又字正腔圓。

覺光禪師道：「請問大師……」

「貧僧來自天竺摩理莫柯法寺，法號達確。」

「達確大師！」三人同道。

覺光禪師道：「老衲覺光，是本寺的住持，這位是覺釋、覺悟，是老衲的師弟，助老衲打理本寺。」

覺釋與覺悟合什同道：「達確大師！」

「兩位大師好。」

覺光禪師這時發覺，達確一口流利的中原口音，奇怪問道：「達確大師，你怎會……」

達確道：「貧僧十二歲時，曾來過中原，生活了一段時間，學過中文文字，也學懂中原話語。」

「原來如此，請問達確大師，這次東來……」

達確道：「貧道自天竺摩理莫柯寺出發東來，一路化緣，目的祇是雲遊四海，廣弘佛法。」

覺光道：「大師如此苦行，佩服佩服！」

「而今路過貴寺，望允掛單。」

「歡迎，歡迎！」

覺光迎了達確，轉身走向大雄寶殿，一路穿過少林各字輩弟子，達確俱合什禮拜，非常有禮。

來到大雄寶殿門前，覺光向衆弟子道：「這位是達確大師，來自天竺，暫時掛單於本寺，請各輩弟子，好好招待。」

衆少林弟子同道：「阿彌陀佛！」

達確亦合什鞠躬道：「阿彌陀佛！」

原來是這麼一個稀客，怪不得少林寺的大銅鑼爲他敲响了六

下。

覺光、覺釋與覺悟迎了達確入大雄寶殿之後，衆弟子才一一散去，整個廣場聚了數百弟子，轉眼之間，已完全無聲散去，足以顯示少林寺的確是一間大寺院，一切井井有條，紀律嚴明。

達確入了大雄寶殿，立即整衣禮拜，跪在佛像之前，叩首三下。

覺光又引達確入內，一直經過無數佛像、金剛、羅漢，達確亦一一禮拜，處處表現出他是一個得道高僧。

終於，他們來到了寺後的精舍。

覺光請達確上坐，自己坐在下首，覺釋與覺悟坐在兩旁，作爲陪客。

小沙彌獻上了香茗。

覺光道：「請茶！」

達確雙手奉杯，道：「多謝！」

覺光道：「達確禪師，此次東來，其實有甚麼特別目的？」

達確道：「剛才貧僧在貴寺弟子前說過，貧僧東來弘揚佛法，當然會在寺中講些佛經功課，與大師及衆弟子切磋研究。」

覺光道：「阿彌陀佛，大師普渡衆生，少林子弟定會獲益良多。」

達確道：「覺光禪師虛懷若谷，貧僧在貴寺將會盤桓一段日子，未知是否方便？」

覺光道：「佛門是方便之門，當然方便，何況少林寺與達摩禪師極有淵源，這一點，想大師必然知道。」

達確道：「當然知道，想達摩祖師，一葦東渡，然後來到少林寺，面壁九年，領悟到佛祖無邊佛法，才回天竺，這一切的一切，貧僧當然知道，而且達摩禪師，與在下更有極密切關係。」

覺光道：「密切關係？」

達確道：「達摩祖師回天竺之後數年涅槃，圓寂之際，對衆弟子道：「我必再來。」

覺釋與覺悟同道：「達摩祖師再來？」

達確道：「當日達摩祖師是在天竺摩理莫柯法寺圓寂，他圓寂之後六年，有弟子發現一個農家的孩子，從未到過摩理莫柯寺，卻可以說出法寺的所在。」

覺光道：「如此神奇？」

達確道：「神奇不單如此，有人帶他來到法寺，他竟然可以不用人帶，來到祖師圓寂的精舍，並且一來到之後，坐上蒲團，不肯離開。」

覺釋道：「實在神奇。」

達確道：「神奇更不止如此，這農家小孩，竟稱自己是達摩轉世。」

覺悟道：「是達摩轉世靈童。」

達確道：「對，自從這第一世靈童之後，轉眼已有幾百年，貧僧正是達摩靈童十三世。」

三人聽了，立時站了起來，合什道：「阿彌陀佛！」對達確更是肅然起敬。

達確道：「三位師兄，貧僧有一個小小要求，請勿把貧僧這個身份公開，以免惹來不必要麻煩。」

「這個當然。」

達確又道：「還有另一個要求，貧僧講課之後，當會上祖師面壁之山洞，雖然是數百年之後，仍希望可以一沾祖師當年的無邊佛法，未知那個山洞……」

覺光道：「那個山洞仍在，已成爲敝寺的聖地，普通弟子不能接近，大師光臨，當然可以住在山洞之內。」

達確站了起來，合什道：「多謝住持，多謝兩位大師，日後貧僧在貴寺，不用特別照顧老衲，祇當是寺中一份子，於願足矣！」

覺光道：「大師視己如衆生，視衆生如己，貧僧實在佩服，當遵照大師吩咐。」

達確道：「貧僧還有一個問題。」

「請大師隨便。」

「貴寺是否有一位弟子名穎志？」

覺光道：「穎字輩的弟子屬於年輕第四輩，老衲一時之間，並不清楚，他是否在寺中。」

達確道：「他並不在寺中。」

「你如何知道？」

「因爲貧僧在天竺曾遇到他。」

「天竺？」

「他是個年輕而非常有毅力的苦行僧，他徒步從西藏來到天竺。」

「敝寺向有一些苦行僧，有些苦練武功，有些出外雲遊，有些……」

達確道：「穎志和尚曾與貧僧有約，假若他回寺中，請立時請他來見貧僧，一聚佛緣。」

覺光道：「老衲當會注意。」

「謝謝。」

覺光道：「請大師暫時住在貧

僧精舍之旁，可好？」

「好極！」

覺光道：「覺釋、覺悟，請帶達確大師往休息。」

達確大師在少林寺掛單之事，住持覺光禪師尊重達確禪師的志願，並沒有大肆張揚。

達確開了兩次講壇，講了一些佛經，他的理論與中土佛經有些不同，少林寺中弟子覺得並不精采，漸漸也沒有理會，直到達確上了那個達摩祖師面壁堂，苦心潛修，也沒有弟子再提起他。

＊　＊　＊

北風呼呼，天氣非常寒冷。

本來是車水馬龍的大街，已變得冷清下來，大街上還有行人，但他們都是趕着回家。

「小子，你還不走？」饅頭店的老闆，望着在門口徘徊的小子，問道：「快下雪了，你還不走？」

小子並沒有回答，祇是眼巴巴的望着熱氣騰騰的蒸籠，忍不住的吞了一下口水。

老闆見他這樣子，知道這小子是非常肚餓，卻又沒有錢買饅頭的傢伙，在這大街之上，每日他都見有不少這類人，以前，他非常同情這些人，但見得多了，而且常常被人欺騙，對這些人再沒有憐憫之心。

一陣狂風吹來，果然是下雪了。

小子瑟縮在饅頭店的門外，他衣衫單薄，一頭散亂的長髮，他把雙手縮入衣袖之內，有些顫抖。

老闆自言自語道：「這個時候下雪，相信沒有人再來買饅頭的了。」他看看那幾個仍然滿盛饅頭的蒸籠，有些發愁。

「小子，你買不買？」

那小子咽了一口口水，道：「我想……」

「想買多少？」

「我身上暫時沒有錢，老闆你可否……」

老闆立時接口道：「我這裏是賒借免問。」

小子聽了，臉上露出失望的神色。

老闆看見街上行人，不祇稀少，簡直再沒有了，他忽然動了慈悲之心，道：「小子，你從外地來？」

小子點了點頭。

「盤川用盡，流落異鄉。」

小子又再點了點頭。

「好多天沒有吃過飯？」

小子又再點頭，貪婪地望着那些饅頭。

「好啦，小子，算你走運，我送你幾個饅頭與菜肉包……」

小子喜出望外道：「謝謝，謝謝！」

老闆抓了幾個白饅頭，自言自語道：「這些白饅頭，沒有味道，也是難以下咽的！」

小子道：「不，不，白饅頭已經可以了！」

「不，我既然好心，有謂是送佛送到西！」老闆包了五六個饅頭之後，竟然拿起一個杓子，往那鹵肉裏，掐了幾杓子鹵肉汁，往饅頭上澆下去。

小子想阻止，已來不及。

「我祇要白饅頭……」

「拿去吧，拿去吧！」老闆把澆了肉汁的白饅頭，遞與小子，小子似是一臉無奈。

老闆也察覺到小子臉上顏色有變，他還以爲小子覺得不夠，道：「你是年輕小子，吃得又多，好啦，這裏還有一些菜肉包，你拿去吧！」

小子接了過來，道：「謝謝！」

老闆道：「你要快走了，下大雪，那時，你一身濕了，今晚不好過！」

小子點了點頭，捧着那包饅頭與菜肉包，一時之間，似乎不知往那裏去才是。

老闆道：「你連住處也沒有？」

小子有些靦覥。

「唉，你這個小子，從這條大街轉過那邊，經過幾條小巷，那處有一間土地廟，不過，那裏日久失修，已經沒有人的了，你到那裏，今晚還可避一避這場風雪！」

小子點頭道：「謝謝，老闆！」他捧着那包饅頭，望望天上，陰霾密佈，風又吹來，天下着鵝毛一般的雪片，他自言自語道：「好冷呀！」

老闆也開始收拾，準備關門。

小子走了幾步，突然又走了回來，對那個仍在收拾的老闆，單手放在胸前，唸了一個佛號，道：「阿彌陀佛！」

老闆聽了，不禁抬起頭來。

祇見那個小子轉身便走了。

「甚麼？阿彌陀佛？咦，他是個和尚？」老闆呆了一陣，接着便恍然而悟，自言自語道：「怪不得他說祇要白饅頭，當我替他澆上

肉汁，他一臉古怪臉色！」

老闆想追出去，但雪已更大，祇好又自言自語道：「我本想做好心，讓他好吃一些，那知……」

天下間很多時候，的確是會好心却作了壞事。

這小子的確是個和尚，不過，他長滿了長髮，而且把灰黑的袈裟束了起來，沒有人會知道他是個和尚。

他也不是想隱瞞自己是個和尚，祇因他從老遠地方而來，本來是光禿禿的頭，早已長滿了頭髮，他身上沒有多少錢，所以連剃頭髮也省了下來。

小子和尚非常感激這饅頭店老闆，所以臨走之時，也忍不住向他喧了一聲佛號。

小子和尚一直往前走，轉入小街，又再轉了幾條小巷，果然見到前面有一間小小的土地廟。

土地廟日久失修，也沒有甚麼香火。

這時，雪下得更大，他匆匆走入廟門，推開了幾塊橫着的木板，走了進去。

小子從懷中拿出火摺子，地上有很多燒剩的香燭木屑，他很容易便生了一個火，然後，他又再找了一些木條木枝，生了一個篝火。

有了火，整個身體也覺暖了。

小子怪怪的望着面前那包澆了肉汁的饅頭，他越看越覺得肚餓。

可是，他不敢吃那些澆了肉汁的饅頭，因爲他是和尚，可能破吃肉之戒。

突然，搖晃不定的火光，多了一個人影。

進來的竟是個老和尚。

老和尚合什道：「阿彌陀佛！施主可否借個方便，使出家人可以避過這場風雪？」

小子道：「當然可以，過來，過來，你先烘一烘，便不會這麼冷！」

老和尚抖抖身上的雪花，道：「小施主好心腸！」

小子合什道：「阿彌陀佛！」

老和尚奇怪，起初還以爲他學自己，但有清楚，小子的衣衫其實也是袈裟，便道：「小子也是出家人？」

「小子來自少林，小號穎志！」

「啊，原來是大寺院來的，你怎麼會弄成這個樣子，長髮披肩？」

「穎志由少林寺下山，便開始雲遊！」

「你年紀小小，便有大志向，好極，好極！」突然，老和尚左嗅右嗅。

穎志道：「未請教大師……」

「老和尚並不是甚麼大師，但也有個法號叫圓通！」

「圓通大師！阿彌陀佛！」

「穎志大師，阿彌陀佛！」

穎志急道：「在大師面前，小的怎敢叫大師？」

圓通大師道：「既是如此，你不叫我大師，我也不叫你大師，大家扯平！」

「那叫你甚麼？」

「叫我甚麼也可以。」

「圓通大……」

「又來了穎志大師！」

「不，我祇想叫你圓通大哥！」

「這也不錯！」這時，他又用鼻子左嗅右嗅。

「你嗅甚麼？」

「我肚餓，我嗅到有食物的香味！」

「有，這裏有饅頭與包子！」

「那麼，還不拿出來，分甘同味！」

「這些饅頭包子，對我們是得物無所用！」

「怎會？」

穎志把饅頭與菜肉包拿了出來，一陣撲鼻香氣。

圓通道：「好極！」他伸手便要拿。

穎志道：「慢着！」

「爲甚麼？你不想我吃你那份！」

「不，這些本來是白饅頭，但澆了肉汁。這些是菜肉包子，我們怎能吃？」

圓通道：「爲甚麼不能吃？」他伸手抓了個饅頭，想往口裏送。

穎志立時推開他的手，道：「你沒有聽到，這饅頭澆上了肉汁？」

「聽到！」

「那你還要吃？」

「爲甚麼不能吃？」

「因爲澆上了肉汁！」

圓通笑了起來，反推開穎志的手，一口便吃下了半個饅頭。

穎志道：「圓通大哥，你破了戒！」

圓通並沒有理會他，把剩餘的饅頭，又一口吞下，才道：「破甚麼戒？」

「殺生吃肉！」

圓通笑了起來，道：「你唸過佛經？」

穎志點了點頭。

「天下衆生，以何最爲尊貴？」

「衆生平等！」

「對，一個死人與一隻活蟻，那一個較爲尊貴？」

「那難比較！」

「怎會？一個死了的人，再不是生物，有何尊貴可言？祇是一具臭皮囊而已！」

「對，那麼，這時一隻活蟻更爲尊貴！」

「既是如此，你吃一些澆了肉汁的饅頭，有甚麼大不了？」圓通大師道。

穎志仍道：「我不明白！」

「如果這些肉汁饅頭，你却不吃，因而餓死在這土地廟之內，你還有甚麼好說！」

「是的，不過，師傅說過……」

「你少林寺的大師傅如何說？」

「出家人要四大皆空，六根清淨，不能破戒！」

「那麼，你便遵守你大師傅之言！」圓通大師又拿起一個饅頭，一口吃下，吃得津津有味。

穎志本來已是腹如雷鳴，如今看到圓通大師吃得咂咂有聲，更加餓得頭昏腦脹。

不過，不要看他是個小和尚，却是非常有性格，並不想破戒！

圓通再多吃了一個饅頭，道：「好味，好味，味道實在不錯！」

穎志吞了一口口水。

圓通見了他那模樣，道：「穎志，你是個好和尚，你師傅會以你爲榮，可惜！」

「可惜甚麼？」

「可惜你明天便要變成一堆白骨！」

「怎會？」

「怎麼不會？你不敢吃，便會餓死！」

穎志無言。

「那時，你對不起你師傅，對不起少林寺，你成爲了一個大罪人！」

「怎會？」

「怎麼不會？」

圓通嘆了口氣，想不到這個小和尚，竟然如此頑固。圓通大師把一個饅頭撕了開來，把沒有沾過肉汁的那一邊，遞給了穎志，道：「如果你心裏不舒服，可以吃這一邊，這一邊沒有肉汁！」

穎志接了過來，仍有些猶豫，不過，最後仍然把白饅頭放了入口。

「對，這樣才是個好和尚！」

「我不明白！」

「你吃了饅頭，你便不會死，便不會對不起你大師傅，也不會對不起少林寺！」

穎志點了點頭。

圓通道：「不過，你仍然破了戒！」

「怎會？我沒有吃過肉汁，怎會破戒？」

「但你吃過饅頭！我問你，這是甚麼饅頭？是白饅頭嗎？」

穎志搖了搖頭道：「是澆過肉汁的饅頭！」

「而你吃了！」

「我……」

「沒有人理會你吃那一邊有肉汁，那一邊沒有肉汁，祇道你已吃過澆了肉汁的饅頭！」

穎志想爭辯。

圓通道：「口在人家處，你能阻撓他們說甚麼？」

穎志搖了搖頭。

圓通索性遞了一個有肉汁的饅頭給他，道：「人們不會理會你怎樣，祇說你吃了有肉汁的饅頭！」

穎志想了一想，這也的確是道理。

他仍有些勉强，接過了那個有肉汁的饅頭，這時，他祇覺五臟翻騰。

他一口氣把有肉汁的饅頭，吃了下去。

圓通道：「好吃？」

穎志合什道：「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你眞是個好和尚！不過，做個好和尚，也要懂得變通，尤其是你想雲遊四海，更加要變通，否則，你前面祇有一個命運……」

「甚麼命運？」

「客死異鄉！」

爲求生存而破戒

穎志打了一個冷顫。

一來是天氣寒冷，外面一陣寒風帶雪吹來，二來是他實在不敢想像，他自己死在異鄉，屍骨無存，更打了一個寒噤。

這時，肉汁饅頭已經吃完，還有一些菜肉包子，圓通仍然繼續吃。

穎志却是不吃。

圓通道：「你既然認爲不舒服，那麼，你吃菜和包子，我吃那些肉好了！」

穎志接過菜肉包子，吃下了菜，但他吃完之後，仍忍不住的合什道：「阿彌陀佛！」

圓通道：「好小子，你擇善固執，是個好和尚！」他又撕開菜肉包，不過，這一次他故意留下一些肉餡在其中，穎志沒有提防，也一口吃下。

當他發覺之時，已吞下了大半。

穎志一臉不安，想吐出來。

圓通道：「不要吐，暴殄天物，也是犯戒！」

穎志只好吞了下去。

圓通把一個肉包，遞了給穎志，道：「你已吃下了肉，破了戒，倒不如吃飽一些，才可渡過如此風雪夜！」

穎志勉强吃了下去。

圓通覺得此小子和尚實在難得，可惜只是太過固執，未能因時制宜。

那晚，穎志發了一個非常可怕的夢，他夢見他自己肚內，有幾隻猪在亂闖，幾乎把他弄死。

他出了一身冷汗，醒了過來。

篝火快要熄滅，他趕快加了一些木塊。

圓通和尚在火旁蜷縮着發出了一聲呻吟。

穎志問道：「圓通大哥，你怎麼了？」

圓通以另一聲呻吟回答。

穎志急忙上前，一摸圓通額頭，只覺他燙如火炭，道：「圓通大哥，你病了？」

圓通道：「沒關係，幾日之前，我已有病……」

「這麼燙手，你要吃些藥才好！」

話是如此說，那裏去找藥？

圓通道：「我身上有藥！」

穎志從他懷中一摸，摸到了一個小瓶。

圓通道：「是這了！」

穎志倒了幾顆小丸出來，放進圓通口中，道：「沒有水，你怎吞服？」

「沒關係！」他咽了一下，藥丸已是吞下。

圓通吃了藥後，又再蜷縮起來，幸好篝火熾熱，一時之間，也不覺寒冷。

穎志走到廟門，只見積雪盈尺，原來昨夜下雪不停，如果沒有這間破廟，沒有這堆篝火，自己可能早已曝屍荒野，或者白骨埋在白雪之下。

雪仍一片一片飄下。

天氣寒冷，最容易使人肚餓。

穎志心想：我自己不吃，還可以忍一天，但老和尚身有病，若是不吃，倒是……

他爲人心腸極好。

於是，他提起了隨身的一個砵，走了出廟門，希望找到一家好人，佈施些。

走了幾條街，只見戶戶家門緊閉，這樣的天氣，非常寒冷，那有人家會開門佈施？

他走了一會，不知不覺，又來到大街。

大街之上，仍是行人稀少。

很多店舖並沒有開門，穎志一直走，竟又來到那間賣饅頭的店子。

他想起昨日的情形，轉身便走。

那知道那個老闆見到了他，追出來，叫道：「師傅，師傅……」

穎志轉身，道：「你叫我師傅？」

老闆道：「是，你是個和尚？」

「阿彌陀佛！」穎志合什道。

老闆小心的看，除了他頭上有長髮，身上所穿的却的確是袈裟，只不過是束緊了而已。

老闆道：「罪過，罪過！」

穎志奇怪道：「老闆，你有甚麼罪過？」

「我昨日送給你饅頭，竟澆上了肉汁，我那時不知你是和尚，還以爲好心！」

「我無心使你破戒。」

穎志道：「多謝老闆！」

「阿彌陀佛！你使我破戒，但也學了一課！」

老闆並不明白他昨日遭遇，只道：「爲了補償昨日之錯，我送你這白饅頭與燒餅！」

「不用了！」

「我而今祇是佈施而已！」

既是佈施，穎志却可以捧砵，這是出家人的權利，穎志謝過了老闆。

老闆道：「看來天氣這麼壞，這場雪還有幾天下，假若你有甚麼需要，可以再來！」

「謝謝！」

「我也是個信佛之人！」

「阿彌陀佛，小和尚自會爲你多唸經，保佑你長命百歲，福壽

康寧！」

「謝謝！」

穎志捧着熱騰騰的饅頭燒餅，往土地廟去。

來到廟門，突然，有幾個人撲了出來。

這幾個人是些野孩子，一見了穎志手上捧着的東西，不由分說，便搶了去。

他們一搶到手，便塞入口內。

穎志叫道：「你們這樣搶東西吃……」不過，他也不再說，因爲自己也嘗過肚餓的滋味。

那些孩子吃完搶來之饅頭燒餅之後，也不多言，撲起又搶，穎志索性不與他們爭，也不阻止他們，轉眼之間，有如狂風掃落葉一樣，饅頭燒餅一件不留。

那些孩子吃完之後，也沒有說一句感謝的話，便散去了，穎志嘆了口氣。

他入廟內，圓通仍在篝火旁坐着。

「外面發生甚麼事？」圓通問。

「幾個肚餓的流浪孩子，搶了我化緣回來的饅頭燒餅！」

「這些人沒有人性，和尚的東西也搶！」

「沒法，他們可能太餓！」

「那你沒有吃的了？」

「我還可以！可是，你身體有病，沒有食物充肚，那實在難爲你！」

「你應該留下一兩件，不是單爲了我，也要爲你自己！」圓通道。

穎志從飯砵底之下，拿出兩件薄薄燒餅。

圓通道：「你終於明白！」

穎志點了點頭，道：「因事制宜！」

「你實在是個聰明和尚！」

「其實我也想過，不能讓他們搶盡所有，我想起你昨日的教訓，我也留下了兩塊，因爲我不想這廟內多了兩個死人，豈不是更犯上了殺戒！」

「阿彌陀佛！穎志，你明白這一點，那麼，你以後繼續可以雲遊四海！」

「多謝教誨！」

「因時制宜，因地制宜，也要因事制宜！」

「弟子明白！」

「我不是你師傅，我只是想你明白，佛法無邊，但佛法却不是死的！」

「好了，你先吃燒餅！」

「你也吃！」

二人吃着燒餅，身心舒暢。

突然，圓通從身上抽了一柄刀出來。

「這是甚麼？」

「刀！」

「不是普通的刀，而是一柄戒刀！」

「是，我看過很多師兄弟也有！」

「你沒有？」

「我不殺生，我也不要！」

「來，你來！」

穎志不知就裏，走近圓通。

圓通突然拿起戒刀，向穎志頭上剃來，他出手極快，穎志縮也縮不了。

他只感到頭上一片冰涼。

看來，圓通一剃，已把他一邊頭髮剃了下來。

穎志退後一些道：「圓通大哥，你想怎樣？」

圓通道：「你是和尚？」

「是！」

「那你怎能長髮披肩，我替你削髮！」

「好極！」

圓通拿着戒刀，左剃右剃，好刀法，不一會，已把穎志頭上長髮削至極短，然後，他又用刀，輕輕在他頭上刮了幾下，轉眼之間，光光亮亮。

「謝謝！」穎志摸着自己的光頭。

「穎志啊，這又上了一課呀！」

「上了一課，上了甚麼課？」

圓通道：「這柄戒刀本用來作甚麼？」

「防身！」

「對，但我剛才用來替你剃頭！」

「是，戒刀可以防身，可以剃頭，也可以用來殺生！」穎志道。

「你是個聰明的和尚！」

「謝謝教誨！」

「還有，你懂武功？一定懂，你是從少林寺下來的，少林寺武功名震中原，你怎麼不懂？」

「不懂！」他頓了一頓，又道：「八段錦，長拳直拳那些基本功夫，却是懂得，我的意思是高深武功，我眞的不懂！」

「既是如此，你剛才爲何不與那幾個野孩拚了！」

「他們也是因太餓而搶，不過，我也留下了兩塊！」

「有時，有人會連那兩塊也要搶，你又如何？」

一時之間，穎志不知如何作

答。

圓通道：「當然是以力還力！」

穎志也明白圓通的意思。

圓通道：「穎志，你雖然出身少林，但你只學了少林師傅教你隱忍之心，守戒之心，但如果你想雲遊天下，你一定要學些功夫！」

「功夫？甚麼功夫？」

「譬如這戒刀功夫！」

穎志也沒有甚麼抗拒，圓通先教他一些刀訣，然後，稍作示範，穎志也學了他的刀法。

圓通道：「你一有空，你加以練習。」

「我不想拿刀殺人！」

「不是叫你殺人，而是當有人要殺你之時，你也可抵擋，救自己！」

「是的，可以救自己！」

圓通爲了鞏固他學刀之心，道：「假若你不救你自己，你只是助長他人犯了殺戒，你自己也犯了殺戒，雙重犯戒，你死後一定不能往西方極樂世界！」

「是的，我會好好練習！」

之後的幾天，天氣好轉過來。

圓通身體並不是甚麼大病，身體也好了很多。

這幾天，他們除了練刀之外，還常常閒談聊天。

圓通道：「穎志，人人想上少林寺出家學武，你却怎麼從少林寺下來？」

穎志道：「本來我也希望在少林寺學佛學武，一直潛修下去，甚至有一天可作少林住持！」

「你的志氣也大！」

「後來我發覺這是妄想！」

「也並不一定！」

「爲甚麼？」

「只要你潛修，學佛學藝，終有成功的一天！」

「我是穎字輩的，在少林寺排字論輩，應算第四輩，我上面還有三輩，他們現在無論佛學，武學，早已高出我很多，我不知道要學到甚麼時候！」

「你又怎會下山？」

「我平日學佛練武之餘，最愛看書！」

「佛經？」

「佛經較難，不易理解，有一天，我無意之間，找到了一本叫『徐霞客』的書！」

「那是一本遊記！」

「對，書中寫出天下處處不同，我心嚮往！」

「你要求下山！」

「也不，我從不知道，當和尚也不一定要永遠永遠住在寺中，可以雲遊四海，一衣一砵，可以縱橫天下！」

「是的。」

「我曾向師傅提出。」

「如何？」

「他要我到四十多歲，才可以下山去。」

「你等不了？」

「不。」

「你偷偷下山？」

「也不。」

「那你怎樣？」

「有次師父叫我下山，替他送一本經書給福建省的少林寺。」

「喲，那是另一間少林寺。」

「是的，但我因一次乘船，風浪突起，船翻了，我身上經書也沒有了，你叫我如何回去交代？」

「你趁機雲遊？」

穎志點了點頭。

「你犯了不守信約之戒，打誑語之戒。」

穎志低下了頭。

「既是如此，你要繼續下去。」

「是的，如果有一天，我可以爲少林寺立一次大功，我才會回去。」

「你有志氣。」

「希望有這機會。」

圓通道：「人生際遇，難以斷言，將來你眞可以做少林寺的方丈住持，也說不定。」

「我眞不敢妄想。」

「你還繼續？」

「當然繼續。」

「你想去那裏？」

「我有一個大目標。」

「大目標？」

「天竺國。」

「爲甚麼？」

「唐三藏取西經，也是往西去天竺國，我沒有孫悟空，沒有豬八戒，也沒有沙僧，不過，我却有信心，有朝一日，到達天竺。」

「有甚麼特別目的？」

「其實也是學習唐三藏，天竺是個佛教起源的地方，那裏有很多佛經，或者是與佛有關的東西，假若有機緣，我可以帶一些回來，譬如一本經書、一些舍利子回來，那麼，我才再有面目回到少林寺，找到師父，向他認罪。」

「目標不錯，你祇要向西行，一直而去，終有一天可以到達。」

「阿彌陀佛，但願如此。」

圓通道：「在西行道路之上，你將會遇到很多奇怪之事，祇要你把定宗旨，定然獲佛祖保祐。」

「把定宗旨？我人生並沒有甚麼宗旨。」

「有，你力持忠實，永不破戒亦是一個好宗旨，再過兩天，天氣放晴，我亦要離去。」

「你要往那裏去？」

「我行踪無定，他日有緣，自然可以相見。」

穎志道：「好極，他日有緣自然相見，我還是要再多謝你一次，謝你教我做人，教我刀法。」

過了幾天，圓通不辭而別。

* * *

穎志和尚不見了圓通，也不覺得如何，便一直化緣西去，因爲他有了圓通和尚的戒刀，可以常常把頭髮削光，因此一路也有人佈施給他，一路上總算平安。

漸漸，天氣已暖。

一日，他來到一處有很多花的地方，詢問之下，才知道到達了雲南省的昆明市。

昆明這個地方，四季如春，天氣極佳，到處都是漂亮的花朵，因此人稱花城。

穎志沿途賞花，十分逍遙自在。

這地方有一處地方叫滇池，是一個大湖，附近景色非常美麗，穎志也一路問人，一路前往。

到了滇池，以爲是一個大水池而已，但來到湖邊，但見煙波浩瀚，十分壯觀。

這滇池不僅是個大湖，湖內產魚，有很多漁民駕船打魚，眞是聞名不如眼見，穎志自是大開眼界。

那日，來到一個小鎮叫石曲，距離昆明有幾百里，穎志想去昆明，打聽清楚路途，想從昆明入西藏。

他沒有坐騎，靠一雙腿，頗費一段日子，不過，他並非趕時間，因此，他也一路遊山玩水。

化緣耍刀惹禍端

到了石曲，他身上一些銀兩也沒有，也沒有甚麼乾糧食物，剛巧那日是墟期，穎志便站在一旁，頂着那個化緣砵，希望有人佈施。

很多人見這個陌生小和尚，都非常感到興趣，好心的人都放下一些碎銀。

穎志早已習慣這些人的目光，有人肯佈施，也便唸一兩句「阿彌陀佛」。

這一日，祇站了一會，便有了三兩多碎銀，他並不貪心，便想收砵離開。

那知道，有年輕的過路人，見穎志腰間有柄戒刀，叫道：「和尚，你懂耍武功，你要給咱們看看，咱們會多給你一些銀兩。」

穎志道：「阿彌陀佛，戒刀並不是用來耍弄，小僧也不要太多銀兩。」

另一個路人道：「你耍刀，換銀兩，倒也是以力賺錢，祇是托砵化緣，是個懶惰無用的和尚。」

穎志聽了，心中似也覺有些不安，其實，托砵等人佈施，是和尚一種本份。

可是，被人叫「懶和尚」，穎志心中也不好受。

「你不懂用戒刀？」

「你祇用戒刀嚇人？是個兇和尚。」

一時之間，那些人圍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語，有些口沒遮攔的，說出的言語，更是難聽。

穎志見無法與這些湊熱鬧的人抗辯，便解下了戒刀，向衆人合什，道：「小僧獻醜！」

他提起戒刀，耍出圓通和尚所教戒刀刀法，經過這幾個月來潛心苦練，也耍得虎虎有聲，凌厲不凡。

一套刀法，轉眼耍完。

那些人拍手叫好，也不食言，拋下了一些銀兩，穎志心內也是歡喜，因爲他從沒想過，可以耍刀賺錢，而這次他第一次耍刀，也第一次賺錢。

可惜的是，也是第一次惹禍。

當他把碎銀收拾好，放滿了半個砵之時，有人上前，一腳踏在他的手上。

穎志昂起頭來，祇見一個虬髯大漢。

「起來！」虬髯大漢道。

穎志想用力抽出手，可是那大漢腳力非常重，他抽也抽不出來。

「小和尚，誰叫你在這地方耍刀騙錢？」

「阿彌陀佛，小僧是耍刀，並非騙錢。」

「如果不是騙錢，那會有這麼多銀兩？」

「他們佈施。」

「佈施？爲甚麼他們不佈施給我？」

穎志不知如何答他，祇合什

道：「阿彌陀佛！」

「和尚，我不理你是個眞和尚，還是個假和尚，你要在我地盤掙錢，便要先來拜見我。」

「小僧不知閣下是誰。」

「你連我也不認識，怎能在此地搵錢？」

虬髯大漢後面，有幾個流氓痞子模樣的大漢，也陪着虬髯大漢笑了起來。

「小僧外來，不知不罪！」

「我不理你甚麼……亞榮！」

後面一個大漢應道：「是，大哥。」

穎志倒不理會他們想做甚麼，祇道：「小僧的確是個和尚，是眞和尚並非假和尚，小僧來自少林寺。」

這話一出，衆人呆了一呆。

大漢道：「你拿少林寺來嚇我們？」

「不，小僧的確來自少林寺。」

這時，聚集看熱鬧的人更多，其中有一個人，頭戴一個竹笠，站在人羣之中。

大漢道：「來自少林，那即是說你打得？」

後面衆大漢已抽出了佩刀。

穎志道：「不，我不是這個意思，小僧祇是想言明，小僧是個眞和尚，並有剃度寺院，並非假冒。」

大漢怒道：「殺！」

後面大漢，一湧而上。

穎志却並不與他們對敵，有人一刀砍下，肩膀處衣衫裂開，有血噴出。

那些大漢都奇怪，這和尚明明懂武功，却不避開，也不以戒刀來擋。

虬髯大漢見他並不反抗，叫道：「亞榮，你把銀兩收好。」

穎志道：「你要銀兩也沒問題，祇不過祇留下砵底那幾塊，因那是好心人佈施的。」

亞榮把那個砵子一翻，把所有銀兩都收了入他的一個布袋之內，一些碎銀也沒有留下。

穎志又道：「留下最後幾塊！」

亞榮向他大笑，並不理會。

這一下子，却令穎志大爲憤怒，叫道：「快放下那最後幾塊。」

那個亞榮仍不理會，並且把那個砵頭飛擲給他，穎志不得不接着。

他又再道：「放下那幾塊碎銀！」

亞榮依然不理。

穎志又道：「小僧已說了三次，各位街坊，你們可作證，小僧並非以戒刀行兇。」

那些路人不敢開口，其中有些開口，祇是輕輕的說道：「欺負出家人！」

又有人道：「和尚要的也祇是幾塊碎銀，那人實在欺人太甚。」

虬髯大漢回頭，厲眼看了衆人一眼，衆人不敢再多言，膽小的散了開去。

穎志抽了戒刀出來。

虬髯大漢叫道：「殺！」

衆大漢上前，這一次，穎志眞的使出刀法，與那幾個漢子周旋。

穎志刀法不弱，他心腸非常好，祇是用刀點到即止，沒有傷人。

衆大漢却是如狠似虎，一刀砍下，又傷了穎志另一隻手臂。

穎志奮刀迎敵，但這時有些太遲，一來他雙臂已受了傷，二來雙拳難敵四手。

那些大漢都是流氓痞子，在這地方欺詐商販，這時人多，他們更加要打敗這個和尚，既可搶錢，又可樹立威信。

看來，穎志不祇處於下風，還有可能死於這幾個無良大漢手中。

眼看有人會死，坊衆怕事，很多人都散了開去。

當中那個戴竹笠的人却並不走。

突然，那人從腰間抽出一柄長刀，然後，縱身一躍，躍到了穎志身旁，長刀一揮，那幾個如狠似虎的大漢，猛地散開。

有兩個來不及走，刀鋒過處，胸口受傷，哇哇大叫。

穎志見有人仗義勇爲，立時合什道：「施主，謝謝，小僧之意，盡量不要傷人。」

那人並不言語。

虬髯大漢一直站在一旁，以爲勝劵在握，那知道在這關頭，却多了這一個戴竹笠的人，心下大怒，也挺刀出來，喝道：「上！」

虬髯大漢也立時一刀向戴竹笠的人砍下，那戴竹笠的人並不害怕，長刀斜斜向上一揮，先擋過虬髯大漢這一刀，然後，反手砍下。

這一砍實在是刀法與功力的眞章。

祇見虬髯大漢叫了一聲，猛然後退，見他用左手掩着他的左

邊臉頰。

「大哥，你怎麼了？」有人叫道。

祇見那虬髯大漢的手指間，有血溢出，他慢慢把手離開臉頰，祇見他的手上，不祇有血，還黏了不少鬍鬚，其他的人見了，也嚇得叫了起來！

因爲那虬髯大漢的臉頰，本來滿是鬍子，而今有些不見！

戴竹笠漢子這一刀，竟然替虬髯大漢剃去了左邊臉頰的鬍鬚！

「你想不想我再剃你右邊臉頰的鬍鬚？」

虬髯大漢聽了，那還敢答，叫道：「走！」

衆流氓漢子，被這戴竹笠漢子的刀法嚇得屁滾尿流，那個拿着碎銀的人，竟然嚇得銀兩也不要了，銀兩撒滿一地！

轉眼之間，流氓盡散。

穎志上前，合什道：「多謝施主！」

「不用謝，趕快收拾起銀兩！」

穎志道：「這些銀兩……」

「這些銀兩，都是你要戒刀賺回來的，是你應得的，當然要全部拾回來！」戴竹笠的大漢也邊說邊替他把銀兩拾了起來。

穎志見這位救命恩人也爲自己撿拾銀兩，他自己當然不能袖手旁觀。

穎志大師道：「恩公，如果你需要銀兩，請隨便拿些去用，不用介意！」

那戴竹笠大漢怒道：「和尚，你當我是甚麼人？」

「對不起，對不起，恩公，小僧並不是這個意思，我用不了這麼多。」

「這是你應得的，爲甚麼這麼謙讓慷慨，我看你是個行脚僧，你身無銀兩，怎好上路？」

「小僧有這砵便可以，日日化緣，祇要足夠當日所需便可以了，多餘銀兩，對和尚無用！」

「呀，你眞是個好和尚！」

「阿彌陀佛！」

「好極，你而今有用得着這些銀兩的地方了！」

「如何？」

「譬如我想你請我飲酒吃肉！」

穎志合什道：「阿彌陀佛，恩公，請！」

「你千萬別再叫我恩公！」

「恩公！小僧怎樣稱呼恩公？」

「你叫我九郎！」

「九郎兄，請，那邊有一間酒樓！」

兩人到了那間太白酒樓。

小二上前。

九郎道：「我要一個雅座，最好有屏風隔開！」

小二道：「好極，請！」

二人跟着小二上了二樓，進了一個廂座。

九郎也不客氣，點了酒肉饅頭。

穎志一言不發。

九郎還以爲穎志不高興，道：「我點那麼多……」

「九郎兄不用介懷，你喜歡吃甚麼，儘管叫……小二哥，小僧要一碗齋麵，一碟青菜！」

九郎見小二出了廂座，才道：「和尚，你眞是個好和尚。」

「不要叫小僧和尚，小僧法號穎志！」

「穎志大師！」九郎合什。

穎志立時站了起來，合什道：「小僧怎配稱大師？你叫我穎志便可！」

「穎志，你眞是一個好和尚，剛才，我聽你說過，你來自少林寺？」

「是的，小僧來自少林寺。」

「可是，你的武功……」

「少林寺是個大寺院，源遠流長，武學與佛學，各擅勝場，小僧在少林寺時日不多，所學更是未精！」

「也不，你那戒刀，其實也厲害，祇不過你並沒有盡力發揮，否則……」

「小僧拿戒刀與人拚鬥，其實早已犯了戒，阿彌陀佛，不過，如果小僧不肯自衛，恐怕會死在那些漢子手下！」

這時，九郎脫下了他戴的竹笠。

祇見九郎也有一個禿頭，道：「沒有見過？」

穎志失笑道：「九郎兄，你來自何方？」

「來自很遠的地方！」

「那處？」

九郎並沒有立刻回答。

穎志道：「假若不方便告之……」

「我不是不想講，而是恐怕說了出來，你也不知！」

這時，小二已捧了饅頭酒肉進來。

九郎也不再說話，先飲了一大口酒，然後吃饅頭，吃肉，津津有味。

穎志望着他。

「爲甚麼你不吃?」九郎問。

「小僧的齋麵與青菜還沒有來!」

「啊,你是一個非常守戒的和尚!」

「阿彌陀佛!這是出家人的本份!」

九郎一口咬着鹵肉,又大喝了一口酒,道:「我也是一個和尚!」

那實在是出乎穎志意料之外。

九郎道:「我並不是來自少林寺,也不是來自中原!我來自東瀛!」

「東瀛?」

「即是扶桑國!你們中原人士,也叫那處爲蓬萊!」

說了一大串名字,穎志仍然滿臉茫然。

九郎道:「那是一處很遠的地方,我早說過,告訴你也不明白,我們有武士道,有武士刀!」

他把長刀拿了出來。

這時,穎志才看清楚,這柄長刀,狹而幼長,與中原人士所用的刀,完全不同。

穎志道:「九郎大師!」

「我們不用叫大師,你叫我九郎便可以,我的全名是伊弘九郎!」

「九郎兄!你既是和尚,怎能飲酒吃肉?」

「怎麼不能?」

「和尚要守戒律,戒殺生,戒吃葷,戒……」

「那是你們中原和尚的戒律,並不適合我們扶桑和尚,而且,我們還娶妻生子!」

穎志聽了,睜大眼睛,良久不會說話!

九郎並不理會他,仍然飲酒吃肉。

穎志似從夢中驚醒,仍合什道:「阿彌陀佛!」

「你覺得好奇怪?」九郎問。

穎志點了點頭,道:「非常奇怪!」

「其實,並沒有甚麼值得奇怪的!」

這時,小二捧了齋麵青菜進來。

九郎道:「我不祇是一個和尚,而且是一間寺院的住持!」

住持娶妻生子,那確是聞所未聞。

九郎續道:「扶桑國的寺院,與中原寺院不同,那是一種世襲的生意!」

「生意?」

「是的,我父便是上一任住持,到了我這一代,我便繼承了他,成爲住持,扶桑國的寺院,替人求福,治病,拜祭,殮葬……我是和尚,也是住持,其實簡單來說,祇是一間店舖的老闆而已!」

寺院是一間店舖,匪夷所思!

「很奇怪?其實也沒有甚麼奇怪,在中原,當和尚的人多不多?」

「不太多!」

「那麼,將來如果沒有人當,怎辦?」

穎志不懂回答。

「如果我不娶妻生子,下一代沒有人當住持,那麼,我們的寺院便會荒廢,人們便沒有地方祈福拜祭,而我們也沒法弘揚佛法!」

這話說來,其實也有道理。

九郎又道:「世間和尚有很多種,這次我來中原,也就是來中原學習,我從福建上岸,上過少林寺,不過,並不是想像中那麼大!」

「你可能上了蒲田少林寺,並不是少室山少林寺!」

「啊,如有機會,我一定會再去,你會不會回去?」

「小僧希望有這機緣!」穎志簡述了他雲遊四海,暫時無法返回少林的經過與原因。

九郎道:「你雲遊四海,立志要爲少林做一件大事,那才回去,那實在是一件好事!」

穎志合什道:「但願佛祖保祐!」

九郎笑了起來。

「你笑甚麼?」

「我笑你說佛祖保祐這話!」

「有甚麼不對?」

「天下和尚這麼多,佛祖保祐得多少個,倒不如靠你自己——你還是快吃麵吃菜,才有氣力保祐自己!」

穎志並不明白九郎的意思,不過,他也立時吃麵吃菜,九郎用饅頭把肉汁醮乾淨,還喝了一大口酒。

這時,樓下傳來人聲。

九郎道:「穎志,你好好保祐自己!」

穎志回頭望向門口,幾個大漢,如狼似虎撲了進來,一言不發,長劍短刀向二人劈下。

九郎躍開,拔出那武士刀。

穎志也祇好拿出戒刀,擋開

刀劍,他開始明白九郎的話,在這情形之下,一切都要靠自己。

九郎道:「來者何人?」

「是你替我們師弟刮鬍鬚的,我替你兩個人把頭也剃下來!」

原來是虬髯大漢找人來報仇。

穎志想說話,可是,其他漢子刀劍齊來,根本沒有說話的機會。

九郎的武士刀一揮,道:「這裏地方太小,你們有膽下來!」

他一躍出窗門,往下飛身而去。

那知道,人未穩身於地,又多個漢子已圍着九郎,穎志在上面,也被迫近窗門,他瞥眼一看,祇見九郎被人圍攻,形勢危急。

穎志心想:九郎爲自己惹禍,自己斷斷不能坐視不理。他一揮戒刀,翻身飛出窗外。

穎志最近輕功也是不弱,而今形勢緊迫,他怕九郎有危險,祇好挺身一躍,落在九郎身邊。

九郎道:「和尚,看來你今天也要開殺戒了!」

「不,阿彌陀佛!」

一柄大刀劈下,穎志祇好以戒刀格開,可是,他祇覺背後勁風如刺,他不得不回過身來,戒刀一揮,那個偷襲的人幾乎被他攔腰斬斷!

戒刀立時染滿了血。

穎志呆着,可是,頭頂又再生風,他再無暇,一舉戒刀,擋開下劈大刀。

立時,前後左右均有長劍刺來。

穎志再無選擇,一個急旋身,擋開所有長劍,然後使出圓通所授刀法,同時施出殺着。

五個大漢中了戒刀,倒在地上。

九郎叫道:「好刀法!」

他這邊廂也沒有閒下來,十來個大漢圍着他,他手按武士刀,一動也不動。

突然,一個大漢揮刀砍下。

九郎也立時把武士刀出鞘,横身一掃,差不多十個大漢也倒在地上。

附近圍觀的人,竟有些人擊起掌來。

不過,倒下的大漢,又有人補了上來,這時,穎志與九郎並肩,大漢無法攻下。

這樣死纏下去,對方人多,並不是辦法。

九郎突然輕聲道:「擒賊先擒王!」

穎志明白。

他一聳肩,九郎也立時一躍,兩人躍出了漢子的圍攻,躍在那個發號施令的大漢身旁。

這人自然是羣龍之首。

九郎不讓那人有退下的時間,武士刀一揮。那人也厲害,大刀硬生生斬向武士刀,勁力十足,震得九郎虎口也生痛。

穎志戒刀直刺,那人回刀一擋,穎志也感到那股勁力,戒刀幾乎脫手。

他稍爲躍開,戒刀再上。

這大漢武功實在不弱,二人奮戰了十多回合,似乎無法打倒這漢子,旁邊的人見此,精神一振,又再攻來。

這時,兩人暗暗叫苦。

以爲可以控制他們的大龍頭,可以嚇走他們,那知道被這爲首男子纏着,再加上其餘大漢圍攻,更脫不得身。

大漢叫道:「殺!斬這二人成爲肉醬!」

那些大漢更是如狼似虎。

穎志身上中了幾刀幾劍,九郎比較好一些,不過,身上也有傷。

突然,九郎一個飛身,接着,一陣銀光飛閃。

那個爲首的漢子按着頭顱,狂叫倒地。

這一剎那,沒有人知道發生了甚麼事,不過,爲首漢子倒地,衆人也散開。

只見那漢子按着額頭,手指之處,有血溢出。

他鬆開了手,只見一個暗器釘在他兩眉之間。

其餘的漢子,有人叫了一聲,按着腰間,滾在地上,不一刻,有更多漢子倒了下來。

原來九郎一躍,隨手一擲,他那種獨門暗器便飛射而出。

最厲害的那一枚,當然是射在爲首大漢兩眉之間。

大漢痛極,暈了過去。

這時,羣龍無首,有人叫:「扯呼!」

一時之間,那些漢子散去,只見圍觀的人卻擊起掌來,不過,他們不敢說話,便散了開去。

九郎上前看穎志,問道:「怎麼了?」

「中了幾刀!你呢?」

「比你好不了多少!」

這時,那個酒樓的小二走近,道:「你們還不快走,再有人

來，你們一定慘死在這大街！」

九郎道：「謝謝！」

他扶着穎志，立刻離開。

穎志突然叫道：「小二，你過來！」

小二不知甚麼事，呆呆的站着。

穎志從懷內拿出了那些碎銀，手掌突然無力，撒得銀兩滿地，有氣無力道：「小僧還沒有付賬！」

小二想不到，這個受傷的和尚還會想到付賬。

小二自告奮勇爲他們帶路。

九郎扶着穎志，離開了大街，直往一些小巷子小弄裏鑽，小二是地頭虫，他當然知道還有更厲害的流氓地痞會來，大膽挺身而出帶他們離去。

終於，他們來到一間貼有封條的破屋。

九郎一提穎志，上了牆頭，躍入屋內。

這大屋被封多年，裏面並不十分凌亂，但到處蛛網塵封，九郎找了一處較爲乾淨的地方，放下了穎志。

穎志已是半昏迷，口中道：「我殺了人……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九郎道：「你這個和尚……」

他從懷中拿出了一些藥，先爲穎志止了血，才再爲自己治傷。

兩人這一番大戰，筋疲力盡，不知不覺，兩人倒頭大睡。

穎志滿身疼痛，醒了過來。

只見九郎坐在前面。

穎志道：「九郎……」

「你沒事了？」

「不，我周身痛楚！」

「我看過了，只是皮肉之傷，幸好沒有傷及筋骨！」

「我殺了人？」穎志只關心這殺人之事。

「殺了又如何？」九郎問。

「那……那我……阿彌陀佛！」

九郎笑道：「你爲蒼天做了一件大好事，佛祖在天，也會微笑！」

「怎會？我殺了人！」

「你殺那些人之後，坊衆擊掌，你聽到嗎？」

穎志點了點頭。

「爲甚麼坊衆擊掌？很簡單，那表示那些人死有餘辜，平日他們欺凌弱小，欺凌坊衆，我們代他們出頭，那豈不是爲蒼生做了一件大好的事？」

穎志茫然。

九郎道：「穎志大師，你太拘泥了！」

「怎麼如此說？」

「假若你再如此拘泥，我勸你不要再雲遊天下，找一個山洞，就在裡面坐禪過下半生罷了！」

「不，當然不會！」

「如果你仍拘泥下去，一定死於非命，你要回少林寺，那時，只有你的魂魄飄蕩回去！」

穎志默然，半晌道：「圓通也如此告誡過我。」

「天下之大，甚麼事也有！和尚有妻有兒，並不是單是扶桑。和尚喝酒吃肉，普渡衆生，也並不是甚麼奇聞，中原亦早已有之！」

穎志想起了濟顚和尚。

九郎道：「和尚，你想繼續生存下去嗎？」

「當然想。」

「那麼，你一定要好好改變一下，沒錯，守戒守律，是一件好事，但在不同環境，自然要有所改變！」

「小僧領受教益！」

「好了，你好好休息，我會找藥來醫你，也找些東西來吃！你在這裏等我！」

穎志想動也不能動，躺了下來。

九郎飛身出外，穎志再醒來之時，前面已有了一大堆食物，有魚、有肉、有饅頭，獨沒有齋菜。

九郎道：「快起來吃！」

他自己又吃肉又吃饅頭。

九郎只拿起白饅頭，一口一口咽下。

九郎道：「吃些魚吃些肉！」

「阿彌陀佛！」

九郎道：「和尚，你又來了！單吃這白饅頭，你的傷如何快好？」

穎志依然啃饅頭。

九郎道：「你再不吃，我甚麼也不給你吃！」

穎志無奈，只用白饅頭沾了些肉汁。

九郎實在看不過眼，拿起了一塊肉，直塞入穎志口中，穎志不防有此一着，無奈吞下。

「好了，你破了戒，一件是穢，兩件也是穢！」

穎志道：「其實我早已破過戒，上次遇到圓通大師，他也教我因事制宜！」

「對，你要生存下去，你要因事制宜，絕不能墨守成規，不然

自尋死路！」

穎志流血很多，身體虛弱，有了一些肉食，身體才漸漸好了起來。

轉眼過了幾天，穎志已好了很多。

九郎不單要他吃肉，還要他喝肉湯，這樣，他才會痊癒得那麼快。

那天晚上，九郎扶着他那武士刀，望着天上明月。

穎志問道：「九郎，有甚麼心事？」

九郎道：「我想要離開此地。」

「爲甚麼？」

「我日間出外，聽到那些流氓地痞仍然找我們，看來你也不能久留此地！」

「那怎辦？」

「沒有甚麼怎辦，天下無不散之筵席，你要完成你的雲遊心願，我也要看過中原各大寺院，然後，我也要回去，回去我的快樂寺院！」

「謝謝你照顧我！」

「其實我是擔心你！」

「擔心我？」

「你雖然被我迫了破戒，吃肉殺人，不過，我知道你的確是個好和尚，以後的日子，不知會……」

「我自會照顧自己！」

「你憑甚麼照顧自己？」

穎志一時之間，無言以對，但想了一會，道：「我自少林寺下來，已有五年，五年還未死，這不是證明我可以照顧自己？」

「不過，好運並不一定永遠跟着你！」

「我懂戒刀刀法！」

「不夠，戒刀刀法只求自保，並沒有殺傷力！」

「那正合我意！」

「我問你一個問題，假若有一日，你要爲少林寺做一件事，你沒有足夠自保能力，你怎麼辦？」

穎志不知如何作答。

「你武功不強，被人殺死，不能爲少林寺做事，你願意嗎？」

「不願！」

「因此，你要學一些殺人的武功！」

「殺人武功？」

「並不是叫你胡亂殺人，假若爲了正義，爲了自己，爲了少林寺，你才用這殺人武功！」

「對，這樣學也無妨！」

「對，我在中原走了半個圈，遇到的人很多，但從未遇到一個如此天生慧根的和尚！」

「我？」

九郎點了點頭，道：「我們萍水相逢，又經過出生入死，我一定要留下一些東西，給你做紀念！」

「好極！」

「好，就這柄武士刀！」

「不，那是你的最佳夥伴！」

「我還有另一柄，穎志，你收下！」

穎志接過，但又要推却。

九郎道：「你不要再婆婆媽媽！」

穎志與九郎相處多日，知他脾性，只好收下。

九郎道：「單是有武士刀也不夠，我教你武士刀的刀法！」

穎志看過九郎一柄武士刀，以一敵十，無畏無懼，武士刀一揮，十個大漢像骨牌被碰般倒下來。

武士刀厲害，不言而喻。

穎志雖然心地善良，不想殺人，但九郎的話不無道理，因此，他也用心學習。

轉眼又過了半個月，穎志也聰明，學會了武士刀法，武士刀並不着重全套武功，而是着重招式，一招揮出，便可取敵人性命。

九郎道：「穎志，好好練習，將來也許你靠這一柄刀，爲少林寺做一件轟轟烈烈之事。」

「你要走了？」

九郎點了點頭。

「你幾時回扶桑？」

「不一定，飄泊無定，他日有緣，或者我可以在少林寺中見到你！」

「那好極了！」

「那麼，你向西行，我向東行。」

九郎也不多言，飛身出了牆頭，轉身不見。

穎志有些感慨，上次與圓通大師相聚如此，這次與這扶桑和尚相聚，也是如此。

他並沒有再逗留在石曲，一路向昆明，從官道往西藏，打算再從西藏入天竺。

不過，人算總不及天算。

官道有山石塌下，穎志不能走官道，繞過山嶺，打算到西藏去。

那知道這一攀山越嶺，用去了一年時間。

在攀山越嶺途中，他遇到很多奇人異事，很多時候，因爲他爲人心地善良，好心有好報，那

些人既敎他一些做人道理，也敎他一些武功。

這時的穎志，再不是以前那麼幼稚。

他明白這世界。

他的武功也越來越博雜。

屯奈王府救姑娘

西藏是個山國，拉薩更是山國之中的山國。

最注目的地點當然是布達拉宮。

穎志看到很多人走向布達拉宮，不過，他們並不是走去，而是匍匐於地而去。

穎志向一個路人問道：「他們做甚麼？」

「他們往拜佛。」

「拜佛要這樣？」

「是的，你沒有聽過五體投地嗎？」

「五體投地，要這樣嗎？」

「是，是對佛祖的敬佩，是表示對佛祖的虔敬。」

「他們從那裏來？」

「很遠，很遠，有些從甘肅、陝北來。」

「他們來到拉薩才五體投地？」

「不一定，有些在這旅程一開始，便行此五體投地之禮，一直來到布達拉宮。」

「非常辛苦！」穎志讚嘆道。

「這是他們一生之中一次神聖的旅程，除了表示他們對佛祖的虔敬之外，還表示他們的意志與毅力。」

穎志心想，自己也是個和尚，但從來不知敬佛禮佛竟要用此五體投地的方法，天下之大，實在無奇不有，扶桑和尚九郎娶妻生子，其實也不算甚麼奇聞了。

這幾年來，穎志心地仍是那麼慈祥，並沒有改變，但對於很多人和事，他已有另一種的看法。

甚至對武功也有不同的看法。

以前他一直認爲動刀動槍，動手動腳並非人性，更非佛性，但而今他知道，在刀槍拳腳之間，其實也有佛性，他的戒刀、扶桑武士劍都練得非常嫻熟，收放自如，其它輕身功夫，放暗器的功夫，幾年以來，偶得一些異人所授，他也不斷練習，已成爲一個等閒之輩不易近身的和尚。

布達拉宮可參觀的地方極多。

單是每一條柱上所刻的佛經故事，已經可以讓他看幾百天，因爲宮中大柱的故事實在數也數不清。

那日，穎志從布達拉宮出來。

布達拉宮前面有一個大廣場，這地方每日攤販雲集，確是一個好去處。

這地方有人賣各種民間手藝、古物，也有人賣一些日常用品，甚至小食。

最吸引穎志的却是賣藝的。

那些賣藝人，來自五湖四海，每個人都似身懷絕技，令到坊衆佩服，看完表演之後，紛紛拋下銀兩。

那日，一雙妙齡少女正在廣場之中表演繩索的技術，幾條普通繩子，在這雙少女手中，變成無所不能的工具。

她們先玩跳繩，普通跳繩，祇有一條，開始，她們也各用一條，各有各跳，不一會，她們各用了多條，形成了一個繩網，圍住了自己。

然後，她們互相入繩中，互相交換繩索，表演跳繩花式，實在叫人擊掌叫好。

最後一個節目，更叫人屏息靜氣。

原來她們不玩繩索，却玩繩的魔術。

其中一名少女，把繩拋上了半空，繩子突然變直，好像鈎着了上面，不過，圍觀的人都看不到繩子鈎住了甚麼，但繩子實在鈎得非常穩固。

一個少女，攀着繩子往上爬。

這實在是一個奇妙的魔法，那少女竟可以沿着繩子，越爬越高，衆人都拍手叫好。

下面那個少女，又把另一條繩子，拋了上去。

上面那個少女接住，把繩子鈎在空氣中，讓另一個少女又爬上來。

兩條懸空的繩子，竟然可以吊起兩個少女，兩個少女竟又可以越爬越高。

衆人都拍手叫好，並且議論紛紛。

忽然，人羣之中响起了一陣叫聲。

穎志循聲望去，祇見一個穿着黃衣的喇嘛，正撥開人羣，來到這人羣圍觀的地方。

黃衣喇嘛的身後，有十多個

年輕人，也穿着喇嘛衣服，不過，他們並不像和尚，却像一大羣打手。

衆人見了這黃衣喇嘛，紛紛走避，走避不及的，被他推倒在旁，有些甚至被他踢開。

穎志也避開站在一邊。

黃衣喇嘛是個大塊頭，頭頂光禿禿，但身材肥胖，站在這雙少女攤檔之前。

兩個少女不知發生了甚麼事，仍在繩索之上。

黃衣喇嘛看着兩人，大拍手掌。

他身旁的喇嘛，也跟着拍，而且發出不知是喝彩還是甚麼聲音。

那黃衣喇嘛嘰嘰咕咕說了一些話。

那兩個少女不知他們做甚麼，仍在繩索上。

突然，那黃衣喇嘛身後的喇嘛，一起撲往繩處，並且用力要把繩索拉下來。

說也奇怪，七八個大漢，竟然扯不下那懸空的繩索。

兩個少女知道這班人不懷好意。

那些喇嘛，扯不下繩索，便攀爬上去二人。

較下的那一個少女有些驚惶，向上面那個少女的繩索攀了過去。

本是一個少女一條繩索，當下面那個少女也上了上面那個少女的繩索時，那條繩便突然鬆了下來，爬上去的兩個喇嘛，「達」的一聲，跌了下來。

突然下墜，使得他們好像滾下的大冬瓜。

有些人竊笑。

那個黃衣喇嘛大叫一聲，那有人敢再笑。

穎志心想：這喇嘛倒也兇惡。

黃衣喇嘛又指手劃腳，大聲叫喊，另外幾個喇嘛，又爬上另外一條繩索。

那兩個少女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便往上爬去，但繩索始終有個盡頭，她們上了盡頭，停了下來，那些喇嘛也追了上來。

其中一個喇嘛，扯着少女的腳。

少女狂叫，但却無法甩開，上面那個少女，斥喝一聲，繩索又突然墜了下來。

兩個少女身手不弱，墜下來之時，早有準備，沒有損傷，另

喇嘛屯奈法王叫手下上前去扯下爬繩的少女。

外那幾個喇嘛，又再像冬瓜那樣滾了下來。

那個黃衣喇嘛一見兩個少女下來，一撲而上，雙手攤開，竟像一隻大鵬鳥般，要把兩個少女抓下。

兩個少女機靈，稍一閃身，黃衣喇嘛撲個空，幾乎仆在地上。

但又嘰嘰咕咕叫起來，他所有手下，立時圍着撲上，兩個少女逃無可逃，竟被衆喇嘛抓了起來。

少女狂叫，不過，稍過一會，便再無聲音，因爲她們被那些喇嘛塞住了口。

穎志見此情形，心想：光天化日之下，竟然這樣強搶少女，喇嘛和尚竟也這麼可惡！

他站了起來，正想撲上。

那知道他身旁有一個人，一手拉着了他。

穎志望望那人，那是個中年人，看來是個藏民，他輕聲道：「千萬不要插手！」

穎志道：「爲甚麼？」

「這個黃衣喇嘛是本地著名的惡喇嘛，你管他的事，是自掘墳墓。」

穎志並不理他，衝了上去。

可是，那班喇嘛跟着黃衣喇嘛已轉出了這廣場，向另一邊逃去。

穎志追上去，那個中年藏民也追上來。

藏民道：「你想救人？」

穎志點點頭，道：「這地方的人，怎能容忍這個惡喇嘛？」

藏民道：「不能容忍也要容忍。」

「怎會？」

藏民道：「你跟我來。」

「做甚麼？」

「我帶你去救人。」

穎志隨着那藏民，從廣場轉向另一條街，走了幾個街口，便見一間廟宇。

這間廟宇與中原的不同，不像一般讓善信參拜的廟宇，竟有喇嘛把守，看來是一間寺院。

藏民道：「惡喇嘛是住在這裏。」

穎志道：「多少人把守？」

藏民點了點頭，道：「如果你貿貿然衝進去，無論你武功如何好，也會被那些喇嘛斬死。」

「有甚麼辦法？」

藏民道：「等今晚入黑，我們一起入內。」

「不過，兩個姑娘已經……」

「不用怕，黃衣喇嘛還要等今晚，才會……」

「那黃衣喇嘛會做甚麼？」

「娶這兩個少女爲妻。」

「喇嘛是和尚也娶妻子？」

「當然是，他們也娶妻；不祇娶妻，還有無數姬妾。」

那實在是大大出乎穎志意料之外，不過，他想起扶桑九郎和尚，却又覺得沒有甚麼特別。

穎志忽然覺得有些突兀，與這個藏民說了這麼久，却還沒請教過此人姓名。

穎志道：「未請教兄台……」

「在下姓張，單名一個翼字。」

「張翼，你是中原來的人？」

「正是。」

「怎麼你的外貌像個藏民？」

張翼道：「那是說來話長，兄台，你的高姓大名？」

「在下是個和尚，法號穎志。」

「你的樣子也不像個和尚。」

「小僧一直雲遊四海，西藏天氣寒冷，小僧沒有剪髮，所以才……」

張翼道：「我剛才混在人堆之中，早已覺得你與別人不同，但一時之間，却不知你與衆人有甚麼不同，原來你是個和尚，而且是個正義的和尚。」

「不敢，路見不平，拔刀相助而已！」穎志頓了一頓道：「張兄，你又怎會來到西藏？」

「說來話長，我是個捕快。」

「原來是個官爺。」

「不，我祇是個來查探這個可惡的喇嘛屯奈法王的，來西藏已有年多。」

「既是官爺，爲甚麼不名正言順去拉此人？」

「屯奈法王在拉薩，勢力之大，並不是我們可以想像的，五年之前，我就如你所言，見到他的惡行，也搜集到他一些犯罪證據，便名正言順的往拘捕他。」

「怎樣？」

「我一進那間屯奈法王府，便無法出來，一直被禁錮了三年。」

「三年，他怎樣禁錮你？」

「鎖在一個大地牢之內。」

「你單獨一個人？」

「不，那個地牢之內，不知囚禁了多少人。」

「囚禁甚麼人？」

「甚麼人也有，但祇有男人，其中有些是江湖中人，黑道白道也有。」

「女人呢？」

「就像今日所見，那對姊妹，今晚便會成爲他的姬妾，屯奈法王是個好色之徒，他的法王府，裡面有幾千個姬妾。」

「幾千個姬妾，那麼，比皇帝後宮三千，還要多？」穎志詫異地道。

「是的，此人好色，而且貪新厭舊，每當市上發現有美麗的姑娘，他會親自出馬捉人。」

「地方官也不敢管他？」

「不敢，甚至當今達賴喇嘛也忌他三分。」

「達賴喇嘛？」

「達賴喇嘛是個喇嘛王，他住在布達拉宮之內，統治西藏。」

「張兄，多謝你剛才拉住我，否則我一出馬，立即變成他的階下囚！」

「大師功夫了得，既有戒刀，也有武士刀，看來他的手下未必可以捉到你！」

「不，張兄，請勿叫小僧大師，小僧祇是一個不成器的和尚，你叫我穎志，張兄，你又怎逃出來？」

「我可以逃出來，也是幸運，那一次地牢水浸，忙亂之中，逃了出來！」

「其他人呢？」

「那些無關重要的人，像我一樣，也逃了出來，不過，其他重要人物，却仍鎖在大牢。」

「你逃了出來，還不走？」

「很多人走了，不敢再惹這個屯奈法王，不過，我却發誓不走，我一定要拘捕這個惡喇嘛歸案！」

「張兄盡忠職守！」

「其實我也沒有甚麼選擇，因在大牢三年，甚麼也沒有做，如果這樣回到京城，也是……我不知會有甚麼待遇，因此，我才決定留下！」

「你有沒有把握救這雙姐妹？」

張翼搖了搖頭。

「爲甚麼？」

「屯奈法王府邸之大，實在是難以形容，你一進內，很可能迷路！另外，他手下能人極多，以我自己來說，未曾與他們交過手，便已進了囚牢。」

「那麼厲害！」

「最可怕的是：收入囚牢之後，他們對你不聞不問，既不審訊，也不處死……想起來也使人害怕！」

「你便這樣無端囚了三年？」

「是的，有很多人，甚至一輩子也不再見天日！」

穎志道：「那麼我們更加要入法王府，不單救那雙姐妹，還要救那些無辜囚犯！」

「我也這麼想，可是……」

「天下無難事，祇怕有心人！」穎志道。

「我沒有選錯人，你一定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你有計劃？」

「也沒有甚麼特別的計劃，我祇是想：單獨一個人再闖，大有可能又再被囚……這一輩子不見天日……不過，多一個人，也許可以亂他一下陣脚！」

看來這個張翼，不單沒有把握救人，而且祇是懷着不甘心，破壞一下這屯奈法王的好事。

穎志却並不是如此想，一來，他實在未知屯奈法王府邸的眞實情形；二來他仍是初生之犢不怕虎。

張翼道：「救那雙姐妹，我還有些辦法。」

「怎樣？」

「今晚入黑之後，屯奈法王先要在他的法王廟內做他的法事，是迎娶這兩個姑娘的法事，我們可以混入法王廟內，搗亂法事，乘機救出二人！」

「你知道法王廟附近形勢？」

張翼道：「知道，到時，如果那雙姐妹是昏倒的，你救一個，我救一個，盡量不與那些喇嘛交手，幸運的可以逃出來！」

這時，天已入黑，他們躲藏的地方，可以看到屯奈法王的府邸。

忽然，法王府邸上空出現一些火光。

「這是烟花？」穎志道。

「是，每有慶典，法王府邸都大放烟花！」

穎志心想：法王府內有烟花，那一定有一個火藥庫，如果找到那個火藥庫……

他想向張翼提出。

張翼道：「我們要動身了！」

穎志見張翼已竄出，他也祇好跟隨。

兩人來到這屯奈法王府，祇見四處燈火輝煌，有高大威猛的漢子守衛。

張翼竄到一條小巷，輕聲道：「我們扮喇嘛！」

穎志明白。

不一會，有個喇嘛經過，張翼撲出，一手扣着那個喇嘛頸項，喇嘛倒了下來，張翼把他拉了進來，換了他的衣服，然後想

一刀把喇嘛刺死。

穎志立時阻止了他，並且點了那喇嘛胸前大穴，道：「他要六七個時辰才醒過來！」

「你果然有菩薩心腸！」

穎志也學張翼，扮了另一個喇嘛。

兩人走了出來，直向法王廟去，路途上有很多喇嘛，因此，並沒有人理會他們。

來到法王廟，已聽到鼓樂喧天。

張翼道：「那雙姐妹，大有可能在法王廟內的祭壇，由屯奈喇嘛主祭，主持法事，我們可以在法事之中發難，趁混亂中逃出！」

穎志道：「無論我們誰救出了人，都立時逃出法王府，希望救出一個也好！」

張翼點了點頭。

來到法王廟，鼓樂之聲更爲刺耳。

法王廟門，有很多人把守，看他們裝束舉止，便知這些喇嘛並非普通喇嘛，如果兩人一走近，便會露出破綻。

兩人看到法王廟側有些小喇嘛，捧着不同的東西，進進出出，自然是個混進去的好機會。

他們混入了小喇嘛羣中，跟着他們走進法王府，法王府金碧輝煌，金光閃閃，刺目耀眼。

忽然，鼓樂靜了下來。

穎志正覺奇怪，張翼在旁，推了他一下，祇見法王廟的大祭壇上，擺滿了鮮花。

而鮮花叢中，赫然躺着那兩位姑娘。

鼓樂又突然響了起來。

衆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門口，祇見那個屯奈法王，他不再是穿着普通喇嘛服裝，而是穿了一套特製衣飾，金光閃閃，他坐在一個由四人抬着的轎進來，這轎子與一般不同，並沒有四邊，法王像坐在一個蒲團之上，由四個喇嘛抬了進來。

一時之間，喇嘛似是唸經。

四個喇嘛放下了屯奈法王。

屯奈法王匍匐在地，其餘在場的喇嘛也伏在地上，看來這是他們的祭典儀式。

張翼推了穎志一下。

穎志知道這是大好良機。

兩人向前一竄，上了祭台，一人手抄一個，把兩個姑娘救了出來，立時，他們向橫門飛身而出。

他們動作極快，而所有喇嘛均是伏在地上，當喇嘛發覺，兩人已近橫門。

這時，已有喇嘛發出警告之聲。

而其他在橫門旁的喇嘛已羣起來攻。

穎志手中的姑娘並不是昏迷，祇是手腳被縛，穎志迅速割斷了繩索，那姑娘輕聲道謝，已可以跳了下來，而張翼的情形也差不多。

穎志這時已被一大羣喇嘛圍攻，他抽出了那把武士刀，以靜制動。

衆喇嘛不知這人是甚麼來頭，祇見他手按武士刀，動也不動，有喇嘛忍耐不住，怪叫一聲，全部喇嘛一撲而上，穎志立時揮刀，一個大轉身，武士刀有如一個飛輪，飛掃出去，多個喇嘛應聲倒在地上。

這一個招式，所有喇嘛都沒有見過，嚇得後面喇嘛一時之間，沒有人敢上前。

趁這時間，穎志看見張翼與兩位姑娘，幾乎可以奪門而出，不過，那些喇嘛已圍上來。

兩位姑娘武功不弱，她們手持着一大綑繩索，左右上下飛舞，一時之間，沒有喇嘛能近她們身旁。

張翼護着她們，道：「走！」

兩位姑娘突然仰頭望天。

這法王廟天花板上，剛巧有兩個天窗，這時廟內燈火通明，兩位姑娘把繩一拋，繩索扣着天窗，兩人立時爬上去。

張翼也爬上其中一條繩索。

那繩索會自動往上收縮，因此，那些喇嘛在下面，祇有叫嚷，而毫無辦法。

而另一位姑娘，已爬上了繩子的一半，看到穎志仍在人羣之中，她把繩索一揮，繩端落在穎志身旁。

穎志也立時攀上。

不過，他攀繩技術不好，上不了幾尺，一個喇嘛撲上，大刀一揮，穎志跌了下來。

穎志叫道：「走，不用管我！」

三人迅速爬出了窗外。

這時，屯奈法王大怒，並且發出了嘰嘰咕咕的叫聲，發號施令。

有喇嘛衝出了法王廟，有喇嘛又再圍上穎志。

穎志武士刀厲害，他趁衆喇嘛還未成圍，武士刀一揮，衆喇嘛退下，他趁有一個缺口，便向缺口竄出，已到了橫門，他再以

武士刀護身，刀光刺目，沒有一個喇嘛敢近他身，他迅速出了橫門。

外面的情形又大大不同。有更多的喇嘛，從四方八面而來。

穎志一個飛身，上了法王廟頂。

原來廟頂，一樣有很多喇嘛，正圍着張翼與兩位姑娘，穎志加入重圍，四人合力與喇嘛大戰。

喇嘛越來越多。

穎志知道，這樣下去，一定凶多吉少，他突然雙手一撒，幾十個喇嘛應聲倒地。

他撒出武士鏢，每個喇嘛額上都釘上一個，那種詭異情形，暫時又沒有人敢動。

穎志道：「我引開他們，你們先走！」

他也不讓三人有所推辭，飛身向另一邊廟頂而去，部份喇嘛追他而去。

張翼與兩位姑娘也趁這個機會飛身往另一邊，是否逃離，穎志並不知道。

穎志其實是自身難保，因爲他躍下了法王廟，地面上更多喇嘛，幸好他武士刀厲害，他站立不動，反而使那些喇嘛大駭，不敢近他身。

穎志一靜之後一動之間，他並未殺人，祇是亂竄，他知道以自己這麼微小的力量與這麼多喇嘛打鬥，無疑是以卵擊石，自取滅亡。

他祇希望在法王府中亂竄，一來有機會逃出，二來把整個法王府擾亂，讓張翼與兩位姑娘乘機逃離。

屯奈法王曾遇到過無數次有人前來搗亂，但沒有一次會被弄到如此狼狽，他已下令，格殺勿論！

穎志亂竄，自己也不知到了那裏，他想起張翼說過，法王府極大，大到可能迷失路途，而今想來，此言不虛，他並沒有誇大。

這時，四周漆黑一片。

他不敢稍動，他等了一會，又有人聲傳來，忽然，他見前面有一間平房，上面漆滿了紅字。

那些字並非漢字，根本不知上面寫着甚麼，但人聲已近，他不知竄向那一邊才好，倒不如竄入屋內，暫時一避，以看形勢，再作定奪。

進了屋內，祇覺一陣異味撲鼻而來。

穎志猛吸了幾下，心想：是甚麼味道？是烟花？對，是硫磺硝石之味，是火藥！

穎志走近，祇見有很多竹簍，打開其中一個，竟然是烟花，穎志心中大喜，抽出了火摺子，打亮了起來，他決定燒了這間火藥庫。

不過，亂燒自己也脫不了身，於是，他決定要看清楚周圍形勢。

這火藥庫其實非常簡單，祇是一間長方形平房，平房之內，滿是竹簍，堆積在一起，祇要點了一個，很快便會蔓延，因此，他決定在平房之內，四角都點一個烟花，這樣，平房爆炸更爲徹底，自己可以安全退出。

於是，他開始行動。

他先找了一些紙，燃亮了作爲火炬，很快便點燃了四角烟花的火藥引，然後，他迅速退了出去。

他盡量遠離這平房。

不一會，火光一起，爆炸聲已開始。

這一爆炸，實在不可收拾。

整個平房首先爆炸，火光熊熊，立時燃着了其它房屋，爆炸不斷，法王廟那邊，亦已着火。

穎志躲在附近，看得高興。

忽然，他躲避的房子，也着了火，他祇好走了出來，那知道一走出來，便被人發現。

幾十個喇嘛圍住了他。

穎志抽出武士刀，一時之間，無人敢近，可是外圍的喇嘛卻越來越多。

不一會，已有百多個喇嘛圍着，看來，穎志眞是插翼也難飛了。

這時，有大隊人馬護着屯奈法王前來。

衆喇嘛讓開了路。

屯奈法王一直走到穎志前面，嘰嘰咕咕的說了一大番話，穎志不知他說甚麼，但也知道他在怒罵自己，穎志不發一言，蓄勢以待。

忽然，衆喇嘛散了開來。

屯奈法王拉下他身上長袍，手中多了一雙法輪。

看情形，屯奈法王要親自擒下穎志。

穎志手按武士刀。

屯奈法王雙手一揮，那雙法輪發出了「嗚嗚」的聲音，穎志不知那是甚麼武器。

那雙法輪其實在喇嘛廟中，

隨處可見，大多是鑲在牆上，或者在祭台上，來參拜的人要推動每一個法輪，意思是通知佛祖。

屯奈法王竟用了一雙法輪來作武器。

穎志依然一動不動。

屯奈法王突然一跨步上前，一雙法輪直向穎志門面而下，穎志立時揮刀。

武士刀打在法輪之上，發出鏗鏘聲音，而他手上也感到從法輪中傳來陣陣勁力。

屯奈一擊，心裏有數。

突然，他手持一雙法輪，身體在穎志身旁翻飛，一雙法輪也在他眼前翻飛。

一時之間，穎志周圍都是法輪，「嗚嗚」之聲不絕於耳。

他立時揮出武士刀。

可是他一個旋身橫掃，根本連觸着屯奈法王的法輪也沒有機會，因爲屯奈法王身法極快，快至他也跟不上來。

突然，屯奈法王一拔身，身如兀鷹下撲，那雙法輪在穎志頭上轟下。

穎志避無可避。

祇覺一陣昏眩，他索性躺在地上，打算暫時避過法輪再算。

這一躺下，他的武士刀又派上用場，他力掃法王雙腿，祇要稍一碰及，法王雙腿便要殘廢。

屯奈法王也知厲害，他迅速退後，突然，有銀光自兩個法輪閃出。

祇聽到「嗚嗚」之聲，又自四方八面而來。

穎志連忙以武士刀護體。

「噹，噹」他一連掃落了兩個飛輪。

原來這個法輪可放射飛輪，而這些飛輪其實是一塊薄鐵片，但圓周的邊處滿是刀齒，急劇飛旋而來。

穎志武士刀極快，但飛輪也快，而且越來越多。

突然，他感到胸口一痛，低頭一看，祇見胸前已被飛輪切入，這一慢，另外幾個飛輪亦切中了他肩膀及雙腿。

穎志一急，也撒手放出武士鏢，不過，他的武士鏢完全被屯奈法王擋了下來，有幾個武士鏢反而打在自己的身上，屯奈法王的本領實在高出穎志很多。

衆喇嘛見穎志中招，嘩然叫好。

有人走近，穎志又揮武士刀撲起，一連傷了十多個喇嘛。

屯奈法王怒吼，又嘰嘰咕咕一會。

然後，他揮動法輪，又有無數飛輪飛出，這時，穎志揮刀擋去，也擋不了幾個。

他整個人胸前背後中了無數飛輪，他整個人已變成了一個血人。

忽然，另一邊又傳來人聲。

大部份喇嘛其實已集中在此，觀看屯奈法王收拾這個小子，怎會又有人聲？

那邊有幾個喇嘛，發狂奔來，並嘰嘰咕咕大叫。

很多喇嘛似不再理會穎志，穎志覺得奇怪，但身體無力，已無法起來。

不一會，衆喇嘛奔向人聲那邊，可是，過不了一刻，喇嘛又再退來。

那些喇嘛退得非常狼狽，有很多人踩着穎志也不知，穎志痛極，半昏半迷。

在昏迷之中，穎志看到很多不是穿喇嘛裝束的人奔了過來，與這些喇嘛大打出手。

穎志心中一亮：「難道張翼所說的那個大牢已被炸開？那些囚犯衝了出來？」

看來果眞如此。

可是，穎志再沒有機會細看，因爲他躺在地上，任人踐踏，身上飛輪插入體內更深。

他不再是昏迷，而是完全不省人事。

在這非常混亂的人潮之中，有一個寬袍大袖的人，他並不與喇嘛打架，祇是撥開人羣，祇想找個出口，逃離此地。

忽然，那人看到躺在地上的穎志。

他本不爲意，但他見穎志手中有一柄長長的武士刀，這種刀中原不常見，因此吸引了他。

再看一下，穎志通身是血，那人似乎動了慈悲之心，走上前來，一把撥開穎志的頭髮，看了一下，便托他上肩膊，離開了屯奈法王府。

藏身布袋出拉薩

穎志醒來的時候，渾身疼痛。

睜開眼睛，祇見前面是一堆篝火，火光之處，有一個人在前面打坐。

穎志想出聲，但喉間祇能發出「咯咯」的聲音。

「你醒了？」那人的聲音有些古怪，說話並不十分純正，音調

並不自然。

穎志拚命掙扎起來，看到那一個人，十分面善似的，却又一時之間，不知那人是誰？

忽然，穎志驚叫，道：「佛祖？」

「佛祖？」那人微微一笑。

原來那個打坐的人，一頭鬈曲頭髮，臉孔黝黑，穿着長袍，雙手合什，就像佛祖的雕像。

「貧僧不是佛祖，不過，是個信佛的和尚。」

「我是不是到了極樂世界？」

「未到，還有一段日子。」

「你救了我？」

那人點了點頭。

「你怎會救我？」

「因爲你身受重傷，但手中仍握着那柄長刀。」

「當時有很多人也快死。」

「是的，我撥開你的頭髮，見你頭上有六個洞，你是個和尚？」

「是，小僧法號穎志，來自少林寺。」

「啊，我沒有救錯人，你是個小和尚，我聽人說，你燒了那個火藥庫，也間接救了我們。」

「你是被囚在屯奈法王府地牢之內？」

「是的，我自天竺來，這個屯奈法王我也看不順眼，無法無天，我不幸也被囚在地牢。」

「謝謝你救了我。」

「我也要謝謝你救了我。」

穎志又覺身體陣陣疼痛，祇好躺了下去。

天竺僧道：「你好好休息，我會替你醫治，不用擔心。」

穎志又再躺下，昏昏迷迷，不知過了多久。

他昏迷是因爲失血，幸好他身上的傷，大多是皮肉之傷，祇是有幾處地方被飛輪深插入骨，不過，那個天竺僧人用他的藥醫治穎志，也很快令穎志康復。

「法師，我還未知你法號？」

「貧僧來自天竺的摩理莫柯法寺，法號達確。」

「達確大師。」

「穎志大師，你怎會闖入了屯奈法王府？」

穎志把當日事情說了一遍。

達確道：「大師，你心腸好，一定有好報。」

「你不要叫我大師，叫我穎志。」

「你也叫我達確，你還有朋友？」

「是個捕快。」

「他在你昏迷之時來過。」

「來過，他怎麼了？」

「他看了你一會，對我說他要回京。」

「兩個姑娘呢？」

「也是要跟他回中原去。」

穎志聽了，心才放下，看來張翼已救出了兩個姑娘，而且要回中原。

達確拿了兩條繩出來，道：「那個捕快送來這兩條繩，據說是兩位姑娘送給你的，作爲多謝你，也作爲紀念。」

穎志接過繩索，也不覺得怎麼樣，但那兩個姑娘是玩繩索的專家，也許當中有深意也說不定。

夜間，達確有時出外。

穎志這時才知自己躲藏在一間破寺之中，四野無人，看來離開王府極遠。

達確回來之時，帶了一些食物，也帶了一些藥品。

那日早晨，達確回來，一臉憂愁。

穎志見了，問道：「怎麼了？」

達確道：「屯奈法王因爲這件事，非常憤怒，誓要搜遍全拉薩，捉你回去。」

「他們找不到這地方！」

「這是他們的地方，終有一天會找來的，而且我也要回天竺。」

「你回天竺，我正想去。」

「本來我們可以同路，但我被囚在這裏多年，天竺法寺的人都掛念我，我一定要趕快回去，但你身上受傷，仍未痊癒，我也不能再照顧你。」

穎志道：「既是如此，你可先走。」

「不，我不能放下你，我有一個辦法，可以與你逃離拉薩，出了城外，你自己可以照顧自己。」

「怎樣？」

達確拿出了一個布袋，道：「我把你藏在布袋之內，乘夜逃出拉薩，就算他們發覺，我可容易背着布袋逃走。」

「會否不便？」

「如果我不用布袋，可能不便，但你在布袋之內，我不用特別照顧你，施展輕功，也較容易。」

穎志當然沒有反對。

他被放進了達確和尚的布袋裏，他身體並非十分高大，捲作一團，也不礙眼。

達確和尚背着那個布袋，走出了拉薩城。

到了城外，他把穎志放了出

來，道：「我們就在這裏分手，你來到天竺，必要來找我。」

「當然，你是在摩理莫柯法寺？」

「對，那是間非常大的寺院，很容易找到我。」

「不過，我慢慢行路前去，不知那一日才到？」

「千山萬水，總有一天可到。」

兩人拜別，達確晃身，轉眼不見。

穎志離開了西藏，直入尼泊爾、不丹等國，轉眼之間，才來到天竺，已是三年之後的事。

天竺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國家，幸好摩理莫柯法寺果然是一間非常出名的寺院，經過路人一番指點，再走了一年的時間，穎志才到達了這間寺院。

既然這間寺院十分出名，應該是非常華麗壯觀，可是，當穎志來到之時，祇見寺院雖大，但到處是頹垣敗瓦，寺中僧人也不多。

問起達確大師，似乎並沒有人知道。

已過了四年，達確大師可能又再離開此地也說不定。

穎志非常失望。

不過，他是個相當執着的人，他並沒有離開法寺，法寺這麼大，也沒有人理會他，他便住了下來，日間穎志往法寺附近尋找，夜間便回來法寺居住。

天竺是個貧富極爲懸殊的國家，有些富有人家，生活奢靡，比起中原，尤勝十倍，可是，貧窮的人却連乞丐也不如。

市內有很多神牛，原來天竺人不吃牛肉，而尊崇牛爲神聖之物，尤其是白牛，更是尊爲聖牛，這些神牛聖牛，可以在大街隨便往來，十分逍遙自在。

法寺附近，據說便是恒河。

天竺人視恒河爲聖河，他們的日常生活也是全靠此河，日常飲用在此，便溺洗濯也在此。

恒河附近，有很多異人出現。

有些人長髮長鬚披肩，在恒河前打坐，一動也不動，據說有些堅持了幾十年，又有些人單腿而立站在岸上，幾十年姿態不變。

總而言之，恒河附近，千奇百怪的事情比比皆是，穎志單是在恒河岸邊徘徊，看着這些奇人異士，就很容易渡過一天。

不過，他最希望找到一些佛經經書，可以帶回中原，唐三藏千辛萬苦，歷劫無數，來到天竺，也是爲取佛經，穎志知道，來到天竺，已是他旅途終點，他要返回少林，然而，他當然不能這樣空手而回。

可惜，天竺法寺多，佛經也多，但全是梵文，穎志一個字也看不懂，眞不知應該拿那一些佛經回中原才是。

那日，他又來到恒河的岸邊。

他看着一個天竺人，坐在岸邊，一直望着太陽。

天竺天氣相當炎熱，陽光猛烈，曝晒在太陽之下，也不易捱，可是，那個天竺人，不單被太陽晒，還雙眼望着太陽，那實在是非常難受，不過，那人一直在望着太陽，不以爲苦，穎志以爲他是在練一種神功。

忽然，有人走在他的身前，阻着他的視線。

穎志抬起頭來，只見一個長髮長鬚的人，天竺到處能見這種打扮的人，並不覺得奇怪。

奇怪的是，這人居然用中原的話向他招呼，並且合什之後，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

穎志這一年來，每天都是聽到那些嘰嘰咕咕的天竺話，幾時聽過中原的語音？立時心中一喜。

再看清楚，原來眼前的竟是他千辛萬苦要找的達確大師。

不過，達確大師並不是幾年前所見的樣子，因爲他變得更爲瘦削，長髮長鬚，如果他不是叫出穎志的名字，穎志也不會知道此人就是達確大師。

穎志合什道：「阿彌陀佛，小僧找得你好苦！」

達確大師道：「你跟我來！」

他迅速的往前走，穎志只好跟隨。

轉眼之間，達確走進了一個貧民區，那裏有很多人，全是衣衫襤褸，到處蒼蠅，非常汚穢。

不一會，達確大師來到一棵大樹下，這地方離開那貧民區遠一些，環境較好，但附近並沒有甚麼人。

達確大師來到大樹之下，前後左右望了一下，突然竄身上了大樹。

穎志來到樹下。

達確大師叫道：「上來！」

穎志飛身一躍，跳上了一枝枝椏，原來這地方僅及樹的一半，但可以看到，在濃密的樹葉

裏，竟有一間竹棚，而達確大師已進了竹棚之內。

穎志再飛身而上。

這間棚屋非常簡陋，看來好像一個大鳥窩。

達確大師在棚內打坐，雖然他是盡力使自己鎭定下來，不過，他仍然是有點不安的模樣。

穎志入內，面對着達確，也盤膝打坐。

穎志道：「我找你大師……」

達確道：「你不用說，我知道你來了天竺一年，到過摩理莫柯法寺找我，又到過附近找我！」

「你既然知道，爲甚麼不出來見我？」

達確道：「我……你……」

他好像有很多話要說，却不知從何說起。

穎志道：「有甚麼事情？」

達確轉過身來，從那些竹枝之中，抽了一個布袋出來，遞與穎志。

這個布袋，不知是用甚麼布做的，黝黑色，不知是汚穢，還是因爲歷史悠久。

達確大師道：「穎志，年前我從拉薩把你救出來，也是因這個布袋！」

穎志記起，他躲在布袋之內，由達確大師背着，這樣才安全離開了拉薩。

這時這個布袋，似裝了一些東西，他想打開來看。

達確大師立即阻止道：「穎志，我交這個布袋給你，但你千萬不能打開，然後，把這個布袋帶回少林寺！」

「帶回少林寺？」

「是，布袋內，有些非常重要的東西，對我重要，對少林寺也非常重要！」

「這裏面究竟是些甚麼東西？」

「你不用問，我只想問你一句，你肯不肯帶？」

穎志想了一下，達確大師對自己有救命之恩，他求自己做事，沒有理由推却，況且他自己也想回中原，回少林寺，遲遲未能動身，只不過是無法找到一些經書，或者一些對少林寺有用、有意義的東西，那才日拖一日，不能成行。

看來，天公造美，而今既可以報達確大師之恩，也可以爲少林寺做一些事，返回中原，更有意義。

穎志立時點了點頭。

達確大師放下了心頭大石，道：「不過，你爲我帶這個布袋回少林寺，有幾項事情，你一定要遵守！」他頓了一頓，又自言自語地道：「其實，你單獨一個人上路，你遵不遵守，我也不知道！」

穎志道：「我答應過你，無論在甚麼情形之下，我都會遵守！」

達確大師道：「我知道你的爲人，我委託於你，當然百分之百信任你！」

「我發誓！」

「不用！你除了不能打開這個布袋之外，還要好好保護這個布袋，一直回到少林寺！」

「我會，布袋在，人在，布袋不在，人亡！」

「好極，到了少林寺，你把布袋交回給我！」

「交回給你？你也去少林寺？」

「是的。」

「爲甚麼這麼重要的布袋，你既然也去少林寺，爲甚麼不由你親自帶？」

「其中原因，暫時不便言明！」

「還有，咱們可以一同上路？」

「不可，因爲我要盡快趕赴少林，因爲少林寺將有一場大災劫，我希望盡快趕到，可以免却此一災劫！」

「甚麼？少林寺有大災劫？」

達確大師點了點頭。

穎志實在不明白，一個天竺僧與少林寺有何關係，就算少林寺眞有大災劫，也不應由一個天竺僧化解？

穎志實在忍耐不住，道：「大師，你是天竺僧人，與我們少林寺有何關係？」

達確大師道：「而今時間緊迫，我想向你解釋——我而今只可告訴你，我是達摩轉世靈童。」

「達摩轉世靈童？」

「是的，我是第十三世，」他頓了一頓，正式把那個布袋交與穎志，又道：「達摩與少林有關，你知道嗎？」

穎志點了點頭。

「既然你明白便好了，我要走了！」

「你走？這麼快，我要怎樣回少林寺？」

「一切靠你自己，好好保護布袋！」

達確大師說完返身飛躍出棚外。

穎志追出，只見附近大樹搖晃，好像有一陣狂風吹過，不一

會，一切又靜止下來。

他回到棚內看着手中布袋，呆了一會。

布袋並不十分重，他把布袋搖了幾下，裏面似有一些竹類的東西，發出了互相碰撞的聲响。

究竟裏面裝的是甚麼？達確大師爲甚麼要走得那麼急？

少林寺的大災劫與達確大師有何關係？又與這個布袋有何關係？

一連串的問題，在穎志的腦海中打轉。

他正想離開這個樹上竹棚。

忽然，一陣古怪的琴音傳來。

穎志覺得奇怪，這麼一個人跡罕到的樹林，怎會有琴音？

他往下一望，竟然有一個人坐在樹下，手抱一個古怪的琴正在輕彈。

穎志再看，這人臉孔黝黑，身穿那些天竺人慣穿的舊袍，而那個琴也是天竺人慣彈的長柄弦琴，這種弦琴，像一個拉長了的琵琶，十分古怪。

琴音突然停了下來，那人昂起頭來，道：「下來！」

這個人竟然會說中原的話。

穎志看他模樣，應該是個天竺人，不過，這人既然也懂中原話，便道：「請問閣下是誰？」

「下來！」

這人語氣非常凌厲，單是兩個字，已有懾人氣勢。

穎志心中不服，自忖道：你叫我下來，我就是偏不下來！

穎志索性不理會他，也不離開竹棚。

突然，琴音又起，叮叮噹噹的聲音自下傳來，而且似是越來越近。

穎志再望過去，那人已在竹棚之外。

這時，穎志想說話，已來不及，那人把那長柄琵琶，打橫一掃，半個竹棚，立時散了開來。

穎志連站也站不穩，他立時拿着布袋，翻身下樹。

當他還未站穩，那人已在他眼前。

這人上樹、下樹，速度之快，實在是出乎穎志意料之外。

「你想怎樣？」穎志道。

「布袋！」

穎志立時把布袋放在背後。

「放下布袋，我會讓你逃命！」那人道。

這時，穎志才清楚看到，這人臉孔黝黑，並非是天竺人，而是日久在這地方生活，被太陽曬得黝黑，加上穿了一件天竺人慣穿的舊袍，因此看來像個天竺人，但實際並非是天竺人。

「爲甚麼我要放下布袋？」

那人並不回答，而他手上那個琴已迎面擊來，穎志立時退後。

站定之後，穎志按着武士刀。

那人笑道：「你配與我打？」

穎志不言，仍是按刀，以靜制動。

那人實在不把穎志放在眼內，他又把琴擊向穎志面門，他一動，穎志也動。

武士刀一出，銀光一閃，那人呆了一呆，因爲他那琴上的弦線已斷。

「好功夫！」那人竟然讚起穎志來，又道：「你這是甚麼刀法？」

「扶桑武士刀法！」

「你從扶桑來？」

「不，我是從少林寺來！」

「少林寺？」那人似並不相信，道：「少林寺並無武士刀法！」

「你怎知沒有？」

「扶桑遠離中土，少林寺也不會學這刀法！你來自少林？」那人又再問。

「是！」

「那你羞辱了少林！」

「怎會羞辱？」

天竺首遇兩怪人

「因爲你不懂少林功夫，而學扶桑武士之刀法，天下武功出少林，正統武功不學，學這些邪門異道，豈不是羞辱少林？」

「武功不在乎那一家，祇要武功好，不論那一家也可以！」穎志道。

「好，你割斷我的弦線，我要向你索回代價！」

那人又再揮琴，不過，這一次再不是大模大樣的直劈穎志的面門，而是非常快速，招式也古怪，這麼大的一個琴，竟然可以使出非常靈活的招數。

穎志仍以武士刀相對，漸漸他已落了下風，一時之間，祇見長柄怪琴似是無所不在。

那人突然大叫一聲，道：「着！」

那長柄怪琴已迎面而下。

穎志祇覺一股勁力而下迫向

他，那柄武士刀再無能爲力，在這危急一刹，他把那個布袋，向前一拋。

這一拋是用盡了力氣。

那人呆了一呆，見了布袋，他似乎不再理會穎志，而穎志壓力一失，又全力撲向那布袋。

因爲穎志是立心如此做，因此，他飛身向布袋的速度，比那人更快。

可是，竟然有另外一個人，比他們兩人更快。

這人不知從那一棵樹上掉下來的，他手中有一塊木板，他落在布袋前面。

然後，那人把木板承接着那個布袋。

「棋怪，那是我的！」

那個叫棋怪的，大笑起來，道：「這是你的？你這個琴怪，連個小子手中的東西也搶不到，却厚顏無耻說是你的！」

穎志也不理會那人，一撲上板上欲撿回布袋，可是那人却用木板承托着了他，任由他如何想走，總是離不出那塊大木板。

棋怪道：「你好好坐着。」

穎志無奈，雙手攬着那個布袋，坐在木板之上。

琴怪已撲了過來，棋怪一手托着那塊木板，原來是個棋盤，與那琴怪大戰起來。

這棋怪武功實在高强，一手托着那塊棋盤板，一手與琴怪周旋，仍猶有餘刄！

琴怪越戰越勇，却是越來越沒有辦法，他不能打敗棋怪，也不能擺脫他。

棋怪當然看到這個形勢，笑道：「琴怪，你認輸吧！」

「認輸，我認甚麼輸？」琴怪仍然堅持。

棋怪道：「咱們相鬥，有如鷸蚌相爭，漁人得利！」

琴怪這時才瞥眼一看，不見了穎志。

原來穎志一直被困在那個大棋盤之上，無法離開，他心下一急，便把那個布袋拋向遠處。

那棋怪當然知道他的所爲，心下也是一驚，不過，他一時之間也無法脫離琴怪的控制，祇好眼巴巴讓穎志離開。

琴怪道：「怎可以？這布袋是我們的！」

「布袋你我有份兒，好歹也應該落在我們任何一個人手上，一定不能落在那個天竺和尚手上，或者在這個年輕人手上！」棋怪道。

這時，兩人已停下手來。

琴怪道：「可是，你讓他走了！」

「他走不遠！」

「你有辦法？」

「我當然有辦法，不過，假若我們二人仍是這樣糾纏下去，總會給這個人一個機會，那時，我們後悔，或者再打，也無意義！」

琴怪自知武功不及棋怪，有些無奈道：「棋怪，那你想怎樣？」

「非常簡單，咱們合作！」

「我要被你所管？」

棋怪不言。

琴怪道：「我先發現這個小子與那個布袋，我有功勞！」

「誰說你沒有功勞？我祇是說，咱們合作，並沒分彼此，咱們祇有一個目的，搶回布袋！」棋怪道。

琴怪道：「你言而無信怎辦？」

「其實咱們根本是兄弟，爲了此布袋，一時昏了頭，你仍然信不過我？」

琴怪道：「那麼，咱們擊掌。」

棋怪點了點頭，兩人互擊三掌。

琴怪道：「追！」

棋怪道：「他走不遠，出了這個樹林，便是一道河流，水流非常湍急，他暫時過不了！」

「咱們追！」

＊　＊　＊

穎志心下歡喜，因爲這個急中生智的妙計，竟然也有效用。

他一跳離那個棋怪的大棋盤，便立時往前奔去，這樹林非常茂密，因此，他可以選擇的路根本不多。

他走了一會，見沒有人追來，心下大喜。

這時，聽見前面有水聲。

於是，他朝着水聲而去，以爲找到河流或者湖泊，那麼「過河便是神仙」！

可是，當他來到水聲之處，却是令他大失所望。

前面淼淼大水，不是河流，不是湖泊，竟是一條大瀑布，從半山飛瀉而下。

穎志站在岸邊，祇見四處水氣氤氳，陽光射下，水氣映出了一條彩虹，非常漂亮，可惜穎志並無心情欣賞，他抱着布袋，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他回過頭來，仍然沒有人追來，稍爲安心。

穎志心想：既然不能在這裏過去，走向河的下流，水勢較爲緩慢之處，自然可以過去！」

於是，他走向瀑布飛下之處。

瀑布旁邊的地方，全是一些光禿禿的岩石，日久被河水所濺濕，生滿了青苔，非常光滑，幾乎不能立足。

幸好穎志下盤功夫也是不弱。

他慢慢往山崖下去。

這時，他與瀑布更爲接近，飛瀉下的水花，打在他的臉上身上，不一會他全身濕了。

幸好有個布袋，他也可以用來遮擋一下。

突然，穎志聽到了「蓬」的一聲，然後，再沒有水花濺下。

他回過頭來，祇見一個人，撐了一柄大傘，離他身後不遠，祇有兩尺！

穎志一驚，足下一滑，幾乎跌了下去。

那人反應也快，一手挾着了他，另一手把雨傘遮住了他。

穎志那麼吃驚，是因爲他一直專注於小心走路，免至滑倒掉下瀑布之下，因此，他在全無防範之下，竟然有一個人在他身邊出現，叫他如何不驚？

他用力甩開那人扶着他的手。

那人道：「小心，小心！」

「你是誰？放開我。」

那人笑了一笑，道：「你看我是誰？」

穎志這時才可以定睛看清楚這人，這人手持一柄大傘之外，臉色蒼白，但也算是個斯文之人，他身穿長袍，並不像天竺人。

到了這個時候，穎志才發現，這人講的也是中原話，便道：「你是……」

「我與你一樣，來自中原！」

穎志道：「你怎會……」

他沒有說完，那人也同樣的問道：「你怎會……」

穎志當然不想作答。

那人也沒有追問。

不過，穎志祇是想快快離開這裏，道：「我不知道該怎樣稱呼你！」

那人指了指手中那柄大傘。

穎志道：「大傘先生？」

「正是，我叫大傘，你呢？」

「小僧穎志。」

「你是個和尚？爲甚麼頭髮這麼長？」

「我沒有修剪……」穎志回過頭來。

「你怕他們追來？」大傘道。

穎志道：「你知道？」

「我當然知道，你開始與那個琴怪鬥，你那柄武士刀也厲害，割斷了他的弦線！然後，你又與那個棋怪鬥，你絕鬥不過二人！」

「你一直看着我們鬥！」

大傘笑了一笑。

「爲甚麼你不下手？」

「我爲甚麼要下手？讓他們兩個相鬥好了！」

這時，他們來到一個懸崖。

穎志停步，往下望去，便根本看不清楚，因爲這地方水氣更濃。

大傘道：「祇有下去，才可以擺脫二人！」

「你怎知道？」

「這地方形勢我十分熟悉，下去之後，河流再沒有這樣湍急，過河之後，我可擔保你平安！」

「你究竟是甚麼人？」

「一個持一柄大傘的人。」

穎志突然把手中的布袋緊緊的攬在胸口，道：「你目的也在這布袋？」

大傘微微一笑，並沒有甚麼表示。

「我們下去才再說。」

「下去？」

「其他人不能，我能！」

「憑甚麼？」

「就憑這柄大傘！」

「怎樣？」

「非常簡單，你抓着我大傘的傘柄，然後隨着我躍下，一躍即可！」

「不……」

「你擔心甚麼？」

「你……」

大傘笑了起來，道：「你擔心我在半途甩開了你！如果我想這樣，爲甚麼我現在不做！」

穎志心中實在很驚慌，大傘並不是危言聳聽，祇要這時他稍爲一推，自己可能便粉身碎骨。

「你還害怕？」

「我不明白，你爲甚麼要救我脫離此險境？」

「非常簡單，我不喜歡那兩個怪人！」

「爲甚麼？你認識他們？」

「認識，一個不懂琴的人，却終日拿着琴，胡亂彈，你說煩不煩人？」

「另一個呢？」

「更可怕！」

「怎麼？」

「這人棋藝極高！」

「他懂棋，那又有甚麼可怕？」

「更加可怕，他整天找人下棋，一找到你，沒有三五天，你脫不了身！」

穎志道：「不，你目的在我這個布袋！」

大傘笑了一笑，道：「可以這麼說！」

穎志立時把布袋抱得更緊。

大傘笑道：「你不用緊張，我想搶你的布袋，非常容易，祇要一推，你下去了，成了白骨，我慢慢下去搶也不遲！你說是嗎？」

穎志退了一步，這一退幾乎滑了下去，但大傘仍一手抓住了他。

大傘道：「你不用再追問我爲甚麼這，爲甚麼那，我祇有一個原則：做人是多一個朋友，好過多一個敵人！」

「琴怪與棋怪呢？」

「我不是不想和他們做朋友，而是無法忍受，祇好盡量不與他們交往，但也是朋友！」頓了一頓，又道：「不用考慮了，你還有甚麼選擇？」

大傘按了一下大傘的木柄，那柄本來已相當大的傘竟然可以再張開一些，成了一柄巨型羅傘。

「抓緊！」

穎志無法，一手抓住傘柄，兩人竟然可以慢慢的飄下懸崖。

這懸崖有百來丈高，中途又無樹木凸出來，假若盲目躍下，當然粉身碎骨。

但在那柄大傘之下，竟然慢慢飄下，穎志開始有些害怕，但漸漸覺得很好玩。

兩人着地站定之後，整個形勢又變了。

這一帶是石灘，全是大小不同的石卵，而河水仍然相當湍急，但與上面的激流相比而言，已十分平靜。

那人把大傘柄按了一下，大羅傘縮小，變成普通一柄雨傘，他又再按一下，整把傘收了起來。

穎志道：「謝謝。」

「你不用謝我。」

「爲甚麼？」

「因爲我也要你幫忙。」

「幫甚麼忙？」

「你是要回中原去？」

穎志點了點頭道：「你也想去？」

「天竺這一邊，我十分熟悉，可以抄更短路程的捷徑，直上不丹，經過尼泊爾。但進了西藏，十多廿年了，我恐怕記不得那些路了。」

「你想往那裏去？」

大傘想了一想，決定告訴穎志，道：「少林寺。」

「少林寺？」

「有甚麼奇怪？」

「我也是返回少林寺。」

「返回？你是少林僧人？啊！是，你是穎志，是穎字輩的。」

「你對少林寺認識也不少。」

「當然……」大傘似乎不想再說下去。

穎志道：「既然如此，咱們路上多個朋友，也好過多一個敵人。」

大傘笑了起來，道：「你記性好。」

穎志道：「你有本領過河？」

大傘道：「有，但不是時候。」

「爲甚麼？」

「因爲這時水仍未漲，等一下，水漲了，我會帶你渡河。」

「這裏沒有艇，也沒有……」

「你不用擔心，而今最重要的還是找點吃的。」

穎志也同意，可是，這個石灘寸草不生，那有甚麼可以吃的？

「你生火，我找吃的。」

大傘拿着他那柄大傘，走到河邊。

穎志不知他有甚麼辦法，但他既然叫自己生火，他便用幾塊大石卵，砌了一個爐灶，用火摺子生火。

大傘來到河邊。

水流甚急，他找了一塊大石，站在其上，然後他拿着雨傘，向着水面，一動不動的站着。

突然，他把雨傘向河水一插，居然插中了一條魚，這樣插了幾下，便有了五六條肥美鮮魚。

穎志見他身手如此敏捷，也大爲佩服，他找了枯枝，架起了一個架，把魚放在上面燒烤。

這一頓吃的也實在不錯。

穎志經過這多年流浪生活，也習慣了，不再拘泥齋葷的問題，祇要可以飽餐，也不再計較了。

正吃得高興之時，大傘突然站了起來，手中還拿着那未吃完的烤魚。

穎志問道：「怎麼？」

大傘道：「為甚麼他也來了？」

「他？誰？」

大傘來不及回答，石灘盡處，便出現了一個人，這人來勢極速。

大傘放下了烤魚。

那人已來到他們面前，「颼」的一聲，打開了一柄巨扇，並且輕輕扇着。

這人一身儒服打扮，雖然那件儒服已洗得發白，但仍算完好。

「怎麼又多了一個中原人？」穎志心想。

那人扇着巨扇，道：「大傘兄，我並沒有來遲，還有一條魚剩下來。」

大傘道：「你也想分一杯羹？」

「不是想，而是我也應有一杯羹。」

穎志不明白他們在說些甚麼。

「大扇，你想怎樣？」

「你既然被我追上了，你當然不會獨佔。」

大傘道：「你知我為人的原則！」

「我知，但你也知我為人的原則！」

大傘不答，把大傘擋在前面，擺開了一個嚴陣以待的姿勢。

大扇把扇「颼」的一聲收了起來，然後向前一竄，那柄扇直插大傘胸口。

大傘連忙以傘一擋，於是，兩人大戰起來。

一傘一扇，實在非常有趣，有時大傘一張，鋪天蓋地而來，但大扇却巧妙地逃離。

轉眼大扇又「颼」的一聲開了，扇有如大刀，一下劈向大傘，大傘也巧妙避開。

兩人從石灘上打起，一直打到半空，在半空互相劈斬，又落到地上。

穎志在旁，插不了話，當然也插不下手，他知道，這個大扇到來，也不懷甚麼好意，目的仍在布袋。

想不到那個天竺和尚達確，竟然有這麼一個好帶挈，交了一個這樣的布袋給自己。

這布袋內究竟載着些甚麼，吸引了這幾個人？來了天竺這麼久，一個中原人也沒有見過，可是，而今一見，却又有四個。

穎志忽然覺得，自己這任務重大，一定要好好保護這個布袋，就如要好好保護自己的生命一樣。

大傘與大扇二人，由黃昏日落，一直打到玉兔東升，還未停止。

穎志想走，可是，天已完全入黑，河水亦已漲了起來，祇有一個辦法逃離這兩人，便是渡河，可是，自己不懂水性，如何渡河？

他摸摸身上，看看有甚麼可以助自己渡河。

他身上還有甚麼？根本是沒有甚麼。

忽然，他發現腰間仍有兩條繩子，這兩條繩子是那兩個玩繩的姑娘送給他的，他一直沒有丟掉，當作腰帶一般，這時，他抽了出來，先用一條把布袋紮緊一些，然後再用另一條把布袋掛在腰間，這樣，布袋可以不離身。

大傘和大扇仍然在鬥，這時，月亮已升到了中天，忽然，一下琴聲，響徹了這水邊。

大傘把傘一揚，虛晃了一招，跳到一旁，道：「大扇，我們不用鬥下去了。」

「為甚麼？」

「你聽不到那琴聲？」

「琴怪來了？」

「琴怪來，棋怪也不遠了！」

大傘嘆了口氣，道：「我本來已擺脫二人，可惜，又遇到你。」

「大傘，你絕不能獨食，既然他們也有份，你又何必擺脫他們。」

這時，琴怪與棋怪果然也來了。

琴怪的那把琴上的弦線早被穎志弄斷了，但而今又已換了，並可彈出琴聲。

琴怪與棋怪一到，便坐在穎志身旁。

琴怪道：「你們不繼續打了？」

大傘道：「你們怎會有本領從崖頂下來？」

琴怪道：「我們當然沒有你這麼大的本領，可以從上面崖頂飄下來，不過，天無絕人之路，自然有路可下崖，時間當然需要長些，但總會來到這裡。」

棋怪道：「當然要多謝你還等着我們。」

穎志道：「不是我們等你們來，而是河水未漲。」

棋怪道：「那是天意了，天意即天命，大傘，天命不可違！」

琴怪道：「我也同意。」

大傘道：「大扇，你又如何？」

大扇道：「既然肥肉到口，我們還自相殘殺，豈不是成了別人的肥肉？」

大傘道：「既然大家同意，也便……」

四人同時望着穎志。

穎志突然感到一股寒意自心間升起，他們口中的肥肉，豈不便是指自己？

而今唯一可自保之法，祇有這個布袋。

穎志一手抱着布袋，叫道：「你們想怎樣？」

四人走近，團團圍着他。

穎志突然抽出武士刀，道：「你們再近一步，我把這個布袋斬成碎布。」

四人停了下來。

穎志知道，布袋之內的東西，不能弄壞，否則他們得物也無所用。

這試探果然有效，穎志又再進一步，道：「你們殺我，祇要我有一息尚存的氣力，我會毀了這個布袋。」

大傘道：「這和尚來自少林，他也是要回少林寺的，既然同路，也不必殺他。」

「咦！你也是少林和尚？」大扇道。

琴怪道：「是嗎？長髮和尚？」

穎志道：「是，小僧穎志。」

棋怪道：「你離開少林寺多久？」

「也有十多年了。」

「為甚麼要離開？」

穎志支吾，不想以對。

棋怪道：「你欺騙我們。」

「我怎會？」

「據說少林寺人也懂下棋，你懂嗎？」

穎志不知就裏，道：「我不知少林寺是否人人也懂下棋，不過我懂。」

棋怪笑道：「你懂？」

「我當然懂。」

「那好極了，你和我下。」

大傘、大扇與琴怪三人，大打呵欠。

棋怪興奮地道：「你們好好休息，我會與這個和尚下棋，而且會好好監視他，他逃不了。」

大傘、大扇與琴怪望着穎志，似乎為他可憐。

琴怪道：「和尚，你好自為之。」

穎志忽然想起他們說過，這棋怪一天到晚要找人下棋，一找到對手，便鍥而不捨，要他下棋，看他們三人，實在非常可憐他。

不過，穎志却有他自己的想法。

大傘道：「棋怪，你好好下棋，不過，明天我們要渡河，你好自為之。」

他們三人各自找了一處地方睡覺。

棋怪却拉着穎志，來到火旁，擺下棋盤，道：「你懂玩甚麼棋？」

「你有甚麼棋？」

「象棋，圍棋。」

「兩樣也有，那麼，先來象棋。」

「好極！」棋怪非常高興，從身上掏出了象棋。

棋怪的這副象棋，與別的不同，一般的象棋，是分紅子綠子，但他這一副却十分名貴，分作金色與銀色，在火光之下，閃閃生輝。

穎志對下棋，其實並沒有甚麼心得，不過，他却利用下棋來套問他們四人來歷。

棋怪道：「我們來自中原。」

「怎麼會到天竺？」

棋怪也答得巧妙，道：「你不想別人知道你來天竺的原因，我們也不想你知道。」

「你們一早便認識？」

「是的，我們『琴棋扇傘』，早已是一體，不過……不過……」

「不過甚麼？」

「不過……下棋，下棋！」

穎志道：「你不說，我不下！」

棋怪道：「快下，快下！」

為了寶袋鬧不和

「那你先告訴我！」

「是的，我們是好兄弟，但為了這一個布袋，我們便不和了！」

「這布袋裝着些甚麼東西？」

「你也不知道？」

「不知道！」

「既然不知道你不用知道好了！你也明白，知道了秘密反而有了殺身之禍的危險！」

「我不怕。」

「你不怕？為甚麼你不親自打開一看！」

「因為那個拜託我攜帶這布袋的人，叫我千萬不要打開來看。」

「你不用聽他的！」

「不，我是個和尚，不能騙

人，更不能騙自己！」

「那你問來又作甚麼？」

「我問別人而知，那並不是打開布袋來看，我也並沒有負那人所託了！」

「既是如此，你自欺欺人而已！你還是好好保護這布袋好了！」

棋怪全心全意下捉棋，不管穎志用甚麼方法去問他，也沒有用，問不出甚麼端倪來。

穎志一推棋盤道：「我不下了！」

「爲甚麼不下！」

「因爲你不告訴我布袋中的秘密，所以我不下了！」

棋怪似乎有些爲難，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是好。

穎志道：「他們都睡了，不會知道你告訴了我的。」

「這……這騙人不好，正如你所說，我與他們是好兄弟，暗中騙他們是不好的！」

穎志聽了，實在無奈他何。

忽然，穎志想到布袋其實在自己手中，只要自己打開布袋來看，甚麼秘密也可以知道，而今反而問他，倒是多餘，便道：「其實你也不知道布袋內有甚麼東西！」

棋怪欲言又止。

穎志道：「你說你與這幾個怪人是好兄弟？」

「是……也算是！」

「那麼，他們來自何方？」

「與你我一樣！」棋怪非常自然的說道。

穎志還以爲他在開玩笑，信口雌黃，道：「你知道我從那裏來？」

「知道，你從少林寺來！」

「那麼，你們也從少林寺來的？」

棋怪道：「這有甚麼稀奇？你可以從少林寺出來，爲甚麼我們不可以？」

穎志萬萬也沒有想到，這幾個怪人也是來自少林寺，古語有云：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他們雖然不是兄弟，但同是來自一個源頭，而且在這異地與他們相逢，更是難能可貴。

穎志道：「你們甚麼時候從少林寺來？」

「二十多年了……應該是廿五年前！」

「你們是少林寺的和尚？」

「有些是！」

穎志對這個答案覺得有些奇怪，道：「有些？你們只有四個人

棋怪對穎志道：「我們下象棋……」

而已，怎麼有些？」

「誰告訴你我們只有四個人？」

穎志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回答，因爲棋怪實在說得對，他們從來沒有說過，只有四個人。

「那還有甚麼人？」

「我相信你很快便知道！」

「你爲甚麼不告訴我？」

棋怪不說話。

這棋怪他不肯說，任由你用甚麼甜言蜜語引誘他，他也不說，其實他這樣做也算是忠於他的朋友。

穎志道：「爲甚麼你們要離開少林寺？」

「你又爲甚麼要離開？」

「我告訴你之後，你會告訴我？」穎志問。

「當然會。」

「我自小好動，有一次奉師傅之命下山，送一本經書往福建省的少林寺，但在途中，我失去了經書，不敢再回少林寺，因此我到處遊蕩！」

「竟然來到了天竺？」

「其實我是效法唐三藏！」

「來取西經？」

穎志笑了一笑，道：「天竺是佛教起源地，我想我一定可以在天竺找到一些經書，送回少林寺，一來我補償遺失了的經書，二來，我回到少林寺，也有個名目，不至被師傅趕出來！」

「你倒是個有良心的人！」

「你們呢？」

「我們與你有些不同，我們却是從少林寺偷偷走出來的，我們……」

「爲甚麼要偷偷出走？」

「少林寺在以前，兵禍連年，你知道嗎？」

「聽說過，朝廷那些人說，少林寺窩藏了一些欽犯，因此派兵來，要剷平少林寺。」

「是的，我們便是那個時候離開，因爲少林寺被困，無糧無水，寺中亂作一片！」

「因此你們偷偷出走？」

「是的，我們來到天竺，轉眼便是二十五年了！」

「爲甚麼又要回去？」

「你想回去，我們在當然也想回去！」

「爲甚麼？你們在天竺不是很好嗎？」

棋怪又不肯說下去，令到穎志心癢難熬，於是，他又再與棋怪下棋，一直到天亮爲止。

到了天亮，穎志忍不住的睡着了。

忽然，他覺得有人在扯他身上那個布袋，他突然醒來，只見那四個怪人，正想辦法扯下他身上那個布袋，幸好他用了那兩條神奇繩子把布袋縛在身上，任憑他們用甚麼利器，也不能割斷，因此他們想把繩子解下來，那才弄醒了穎志。

穎志一躍而起，怒道：「你們想怎樣？」

棋怪道：「當然是你的布袋！」這棋怪也算坦白。

穎志道：「不，我絕對不能給你們！」

「爲甚麼？」

「這布袋不屬於你們，是達確大師的！你們怎能搶了他的東西？」

大傘道：「那根本是我們的！」

大扇也道：「是達確搶了我們的！」

琴怪道：「小和尚，你把這布袋交還我們，你要甚麼也可以！」

棋怪道：「其實，你不給我們，最後還是要交還給我們的！」

穎志道：「你在說甚麼？」

棋怪道：「一會你便明白！」

大傘道：「好了，我們走吧！」

穎志道：「大傘……對不起，我不知怎樣稱呼你才對！」

大傘道：「沒關係，你說！」

穎志道：「你不是要我帶路，返回少林寺的？」

「是的。」

「那爲甚麼你而今不要我了？」

「不用了！」大傘似乎不好意思解釋。

棋怪接口道：「他以前以爲他只是一個人回去，那知道我們會追來！」

琴怪道：「既然我們四兄弟又聚集一起，我們大家回憶一下過去走過的路，也可以回到少林寺了！」

穎志聽了，心中一驚。

他知道自己再沒有被他們利用的價值，那便是危險的訊號，他一躍而出，到了河邊。

那四個人，並不緊張。

這時的河水與昨日的是完全不同，已是漲滿而且湍急，想渡河並非易事。

四人慢慢迫近穎志。

穎志心想：爲甚麼這四人不抓我？

那四人又再迫近，穎志退

後，一直退到河水中，但四人仍然緊迫。

穎志一直退到河水浸上了大腿，這時，他才明白，只要他繼續退下去，他便是自取滅亡。

只要穎志溺斃，他們要搶走布袋，便是易如反掌之事，因此，四怪人一直向穎志追來。

穎志又退了一些，這時，水已及腰，他心下發急，再退一些，那便可能……

忽然，掛在腰上那個布袋，似乎有些浮力，穎志低頭一看，只見那個布袋果然是浮了起來，他試按一下，那布袋浮力竟是不弱。

穎志索性抱着布袋，向後一撐。

這一撐竟然離開了四怪一丈有餘！

這時，穎志只覺雙腿不着地，可是雙手按着布袋，布袋並不下沉，而且順着水流而去。

四人開始還不以爲意。

可是，穎志已飄流至河中，並順着水勢，直往河下游而去。

這時，棋怪最先叫道：「追，追，這和尚要逃了？」

棋怪先把棋盤一擲，讓棋盤浮在水上，然後，自己一躍而上，坐在棋盤上，並用雙手作槳，追向穎志。

大傘連忙把大傘張開，反倒過來，放在水上，大傘便浮了起來，倒像一隻小艇，他躍了上去，大扇也張扇躍上，大傘並沒有阻止他，因爲有了大扇在另一邊，互相依傍更好。

琴怪並不害怕，他也把他的怪琴，浮在水上，而他自己，騎在琴面之上，竟然可用雙腿作槳！

四人各施各法，追着穎志。

穎志起初以爲，布袋有浮力，便足以擺脫這四個怪人，那知道他們竟然可以這樣追來。

過了一盞茶工夫，穎志已斜斜的到了彼岸。

他奔上河岸，希望還有機會可以擺脫這四個怪人，可惜，他們如攝青鬼一般，尾隨不捨。

走了一段路，穎志終於無法再跑，坐下來，拚命喘氣，那四個怪人，似乎比他好一些，不過，他們也要休息一下。

然而，大傘、大扇、琴怪、棋怪仍然是包圍着穎志，不讓他再有機會逃走。

穎志無奈，攬着那個布袋，索性睡了。

* * *

不知過了多久，穎志被一些嘈吵聲弄醒。

他張開眼睛，只見那幾個怪人正在拉着一頭驢子，那頭驢子比一般驢子大，幾乎像一匹馬。

大傘一見穎志張開眼睛，便大叫道：「穎志，你快離開！」

穎志只見那頭驢子，正在向他衝來，假若不是他們四人，把這驢子拉着，牠早已踏着自己，那驢子脚粗蹄大，被牠踏着，一定沒命。

穎志一躍而離開那驢子。

四人吁了一口氣，放開驢子。

驢子被放開，「呀呀」的叫了兩聲，突然舉起後右蹄，一蹄踢出，剛巧琴怪便是站在那個位置，他剛才拉驢子，用了不少氣力，而今，鬆開了手，正在回氣，冷不防，這驢子一踢後蹄，把他踢個正着，他滾開了六七丈以外，捧着小腹，大聲叫痛。

棋怪見了，大笑起來，道：「怎麼會這麼蠢……」

他這話未了，「砰」的一聲，他又中了驢子的左後蹄，也被踢開了六七丈！

棋怪倒在地上，也捧腹叫痛！

大傘與大扇看了這情形，急忙離開那頭驢子，才開懷大笑起來。

穎志本也想笑，但笑不了一下，那頭驢子竟又朝他而來，而且越跑越快！

穎志見情形不對，轉身便逃。

驢子並不放過他，竟然快步追來，似乎是追不到他，誓不罷休。

穎志轉彎，驢子也跟着轉彎。

這岸灘並不太大，也沒有甚麼空地讓穎志逃跑，因爲走了十來丈，前面已是山崖，長滿了荊棘樹叢，無法奔上，祇好又再奔回岸灘。

驢子鍥而不捨的追着他。

穎志心想：這畜牲爲甚麼對自己有這麼大的興趣？他稍爲停了一停，驢子已追近。

他又要奔向前避開。

那知道一撲，左脚踢在一塊尖石之上，痛得他叫了起來，不由自主，仆倒在地上。

那頭驢子，如狠似虎的奔過來，眼看便要踏在穎志的身上。

那四個怪人，同時一躍而

起，又再拉着了驢子。

驢子被四人拉着，一時之間無法動彈，祇是「呀呀」的狂叫。

大傘狂叫：「穎志，快解下你身上的紅蘿蔔！」

穎志低頭一看，才發現身上果然插着幾個紅蘿蔔，他連忙抓了下來，拋向另一邊。

他再摸摸身上其他部份，發現身上還插有一些紅蘿蔔，他立時伸手摘下，拋向老遠。

四個怪人便放了驢子，這時，驢子再不奔向穎志，而是撲向那些紅蘿蔔！

穎志道：「是你們把紅蘿蔔插在我身上？」

四人同道：「當然不是！」

「是我！」聲音來自岸上那片荊棘叢林中。

五人循聲音望去，祇見有一個樵夫模樣的人，正在揮着一柄利斧，披荊斬棘的從山上開了一條路，一直向這岸灘而來。

大傘、大扇、琴怪與棋怪四人，分別散開，似乎有所戒備。

穎志不知這人是誰？倒也沒有甚麼表示。

那樵夫來得極快，並且一直揮動那柄大斧，大斧有百來斤重，可是，在他手中幾乎像一柄小刀那樣！

「四位兄台，別來無恙？」

這人居然是認識四個怪人的！

四個怪人，並不回答，更是嚴陣以待。

「想繞道離開我，我們有緣，自然又會再見！」那樵夫仍然是從容地舞動那大斧。

大傘道：「老樵夫，這個寶袋是我們先發現的，那自然是屬於我們的！」

樵夫道：「寶袋屬誰，人人都知，你們怎能獨霸？幸好這位小朋友，好好爲我們保護這寶袋！」

穎志看看這樵夫，道：「我並不是爲你保存這寶袋，是有人托我保護這寶袋！」

「是個和尚？」樵夫問道。

「是又如何？」

「這個寶袋的確屬於那個和尚，不過，寶袋之中的物件却是屬於我們的！」

「屬於你們？」

「正是！」

「我也不知裏面是些甚麼，怎知是屬於你們的？」

「我說屬於我們的便屬於我們的！」樵夫顯得毫不講理，就像那頭蠻驢一般。

穎志也懶得與他爭辯！

樵夫有些發怒，道：「小子，放下寶袋，你還可以活着離去！」

穎志道：「如果我肯放下這寶袋，他們這四個兄弟也不肯！是嗎？」

四怪同道：「當然不肯！」

樵夫不理四怪，却向穎志道：「小子，驢子踩不死你，你想我用斧頭劈死你？」

「你有斧頭，我有武士刀！」

樵夫似要有所行動。

四怪突然一躍，擋在穎志前面。

樵夫怒道：「好，殺死你們四個怪人，才再跟你這個小子算賬！」

四怪已一擁而上。

大傘把他的大傘一開一合，迎着那大斧。

大扇也沒有慢下來，也把他的大扇一張一合，向那樵夫攻擊。

琴怪也把怪琴橫掃向樵夫，不過，他的琴是木所製成，他總有些顧忌，不敢直攖其鋒，害怕大斧把大琴一劈爲二！

棋怪也同樣的害怕，祇不斷舞動棋盤，找尋機會向樵夫攻去。

一時之間，樵夫並不懼四人，大斧在他手中，已變成一團銀光，滴水不進！

穎志站在一旁，手按武士刀。

他實在不明白，剛剛與這四個怪人糾纏不清，過了這岸，又多了另一個怪人，如此下去眞是永無寧日，不知甚麼時候，才可以返回中原，重上少林寺！

五人鬥得劇烈，穎志無從插手。

他本想趁機逃走，可是，這個岸灘並不大，再走上去，便是荊棘叢林，不知走到那裏。

他看着那條路，那條剛由樵夫劈出來的路，不過，回心一想，這路既然由樵夫劈出，他一定非常熟悉附近形勢，沿着那路上去，豈不是自投羅網？

這樣，站在這裏，希望四怪有機會打敗樵夫，或者自己也有機會，突襲一下，豈非更好？

穎志無聊之極。

忽然，他看見那頭驢子正在吃紅蘿蔔，吃得津津有味。

穎志上前，一躍而上了驢子。

驢子身體龐大，穎志坐了上去，牠毫無反應，依然在吃牠的

紅蘿蔔。

穎志心生一計：「這驢子大概是屬於樵夫，何不利用這驢子，弄他一個措手不及？」

他飛身下地，用武士刀把地上的紅蘿蔔一個一個刺進刀中，然後又再飛身騎上驢子。

驢子沒有了紅蘿蔔，當然不甘心。

穎志把武士刀伸出，驢子見了上面串着的紅蘿蔔，當然拚命追去。

穎志把武士刀指向左，驢子便追向左，他把武士刀撥向右，驢子便追向右。

驢子眼中祇有紅蘿蔔，並沒有其他。

於是，穎志的武士刀指向那樵夫。

驢子便拚命直追紅蘿蔔，其實牠是直衝向那個樵夫，樵夫一見驢子追來，並不用大斧劈牠。

樵夫叫道：「停！停！」

那驢子也不理會，仍然直追紅蘿蔔，一時之間，迫得那樵夫猛向後退。

驢子追極也追不到，發狂似的奔跑，樵夫退左也不是，退右也不是，因爲他一退左，穎志的武士刀向左，他一退右，武士刀也向右，驢子其實並不是追樵夫，而是拚命在追紅蘿蔔！

四怪見了，哈哈大笑。

當時那個樵夫非常狼狽，不過，他亦有解決的方法，祇要揮動利斧，殺了這驢子，便一了百了！

可是，他似乎十分喜歡這驢子，寧願拚命後退，也捨不得下手。

突然，有人叫道：「眞蠢！」

眾人愕然之際，祇見一個黑影自山上奔來。

樵夫大叫：「你勿亂來！」

可是，那人來得極快，他手中有一件武器，眾人也看不清是甚麼，可是，那人一揮手中武器，祇見那個驢頭已然飛了出去。

這一下，嚇得連穎志也呆了起來。

一時之間，祇覺血水噴上了他的臉孔，而驢子也慢慢的倒了下來。

眾人驚魂甫定，祇見來者手中拿的武器是一柄鋤頭，這鋤頭並不鋒利，但這人竟可以用這鋤頭，一鋤下去，便把驢頭鋤甩了，看來這人氣力極大！

樵夫大叫：「你這死耕田佬！」

兩人再沒有說第二句話，便大打出手。

一個拿着大斧，一個拿着鋤頭，大開大合，眾人在旁，也覺勁風撲面。

穎志早已從驢背上躍了下來，剛才那可怕的情景，還歷歷在目。

他走近棋怪，問道：「這兩個是甚麼人？」

棋怪道：「你看不見他們拿甚麼武器？」

「當然看見，這一個是樵夫，那一個當然是農夫！」

「便是這兩人！」

穎志不明白他說些甚麼，又再問：「你認識這兩個人？究竟是甚麼人？」

這時，樵夫怒道：「你爲甚麼殺我驢子？」

「我當然爲了救你！」

「救我？如果我要殺驢子，難道我自己不會下手？」

農夫怒道：「我以爲你讓驢子一直衝向你，你你……根本不知所謂……」

樵夫怒道：「你一直想殺我這驢子！」

「這笨驢如你一樣，非常笨，非常頑固，一早殺了，免得在人們面前丟臉！」

樵夫聽了，又是怒上加怒，一柄大斧，劈向農夫，農夫舉起鋤頭，兩人又再打起來。

穎志見二人打起來，走近大傘身邊道：「大好良機，爲甚不走？」

大傘道：「這二人早有嫌隙，讓他們互打一輪，我們一定有利！」

穎志道：「你認識他們？」

大傘點了點頭。

「仇人？」

「也算是，但也不算是！」

大扇道：「這四個人也跟我們一樣！」

「四個人？那裏再來四個人？」

大扇道：「一會你便知道！」

「在山上面？」

大扇點了點頭。

穎志再問，大扇却一言不發，他再問棋怪與琴怪，他們也不說。

穎志怒道：「你們不走，我自己走！」

琴怪道：「你上了山之後，也一定被打下來！」

棋怪道：「小子，你安靜下

來，看這樵夫與農夫大戰，祇要兩敗俱傷，我們才有機會逃走！」

穎志實在不明所以。

不過，他不知道究竟會發生甚麼事，因此，他仍然想一個人逃上山上，然後再作打算。

突然，山上傳來一陣「隆隆」的聲音。

穎志舉頭一看，祇見一件龐然大物，正從山上滾下來，他向後一躍。

祇見那東西滾了下來，却可以自己站起來。

眾人一看，祇覺奇怪，爲甚麼半山之上，竟然有一頭大水牛滾了下來。

大水牛緩緩站了起來，也不理會甚麼，牠祇是看見眼前有草，便低頭吃草。

穎志心想：這裏有個農夫，有隻水牛，也不是甚麼怪事！

看來這大水牛應屬農夫所有。

農夫似乎有些分心，這一分心，便讓樵夫有機可乘，大斧一劈下來，農夫幾乎中個正着。

幸好他的鋤頭厲害，一擋之下，發出「轟」的一聲，兩人又再打起來。

穎志看得無聊，心想：這水牛既屬農夫所有，剛才他爲了水牛，便稍一分心，假若撥弄這水牛，讓他分心，兩人早有個勝負也好！」

穎志走近水牛旁邊。

這水牛也不理會，仍低頭吃草。

忽然，水牛抬起頭來，那雙牛眼瞪着穎志，穎志也不害怕，他是故意挺起胸腔，向水牛示威。

水牛瞪着他，突然，低下頭來，便向他衝來。

穎志身手也快，一個閃身避開了水牛，水牛直衝去，也不回頭。

不算毀諾開布袋

穎志心想：爲甚麼牠突然襲擊我？

他低首一看自己的胸前，立時明白過來。

原來剛才驢子被鋤，驢頭斷開，血水四濺，把穎志胸前衣衫也濺滿了血，一片赤紅。

看來，是水牛見了赤紅，狂性大發。

水牛是忍受不了赤紅色的刺激的。

穎志心中靈機一動，走近大傘與大扇身旁，輕聲說了幾句話。

兩人欣然點頭。

祇見兩人撕下衣衫，走到那死驢子處，把衣衫沾上了驢血，然後鋪在扇子與大傘之上。

兩人用那血紅布惹怒水牛。

水牛果然中計，猛力衝前。

兩人一直引那水牛到了農夫與樵夫大戰之處，然後索性以血紅衣衫掛在二人之前。

水牛一見，狂性又再大發。

牠猛力一衝。

大傘與大扇立時閃開，當然沒有被衝着，水牛祇衝向二人，祇見農夫被拋上半空，而樵夫也被撞向了一旁。

樵夫倒在地上，而水牛則在他跟前，他盛怒之下，一斧劈出，竟然劈去了半個牛頭。

農夫猶未爬起來，已哭喪般叫道：「你殺了我的水牛，你殺了我的水牛。」

兩人又再爬起來，再一次陷於苦鬥之中。

穎志道：「咱們走吧！」

大傘對附近地勢較爲熟悉，並不上山，而是經過這岸灘，來到另一邊，他們各自慢慢散開，不動聲色，而農夫與樵夫鬥得正烈，不知是爲了各自的性命，不理五人，還是爲了對方殺了自己的寵物。

五人走了一大段路，覺得非常口渴。

不久，他們便看見一個農莊。

大傘道：「這個農莊，便是剛才那個死了水牛而大發狂性的農夫的，他走了出去，我們乘機可以在他家中歇歇，或者找些水來喝。」

農莊之內，並沒有人。

他們來到一間茅屋，裏面也收拾得井井有條。

琴怪見到了茶壺，便想拿來喝茶。

大傘道：「千萬勿亂來，這農夫還有兄弟，他可能早已下了毒。」

「下毒？他的兄弟是誰？」穎志問。

「他們有四兄弟，那是『漁樵耕毒』！」

「漁樵耕讀？他們之中竟有一個讀書人？」

「毒，毒死人之毒，並非讀書人之讀。」大傘道。

琴怪不敢喝水，但實在口渴

得很，其實不祇他一人口渴，每一個人都非常口渴。

他們各自在屋內以及周圍搜了一遍。不一會，棋怪捧了一大盤水果出來。

衆人一見，都搶來吃。

這些水果中，最多的是木瓜，金黃多汁，另外還有一些枇杷、石榴，都是非常香甜好味。

穎志道：「是早已採摘下來的？」

棋怪道：「不，是我剛摘下來的，所以你們不用擔心，新鮮樹上熟，一定不會有毒。」

衆人聽了，更加吃得放心。

可是，穎志想了又想，覺得仍有些不安，便問道：「棋怪，這些水果都很容易摘到？」

「是的，幾乎全是舉手便摘到了。」

「這些水果連一個蟲洞也沒有，一個鳥兒啄過的洞也沒有，掛在人人可摘的地方。」

衆人聽了，也明白穎志的意思，立時，他們都停了下來。

穎志道：「我們中計了。」

「是的，你們中計了。」衆人聽了，大驚起來。

祇見門外處，站着一個長髮的人，他額頭上套有一個金色的箍。

大扇道：「是你，毒頭陀！」

毒頭陀走入屋內，一派從容的道：「大扇、大傘，多時不見，一定是別來無恙，咦！棋怪、琴怪也在，你們都好嗎？」

琴棋傘扇四怪，看來與這個毒頭陀早已認識。

毒頭陀望了穎志一眼，道：「小子，你總算比這四怪腦筋靈活一些，不過，靈活一些又有甚麼用？還不是一樣中了農夫的毒？」

「不是你下的毒？」大扇道。

「不是，當然不是，我怎會下得這麼蠢？一個金黃木瓜，香味四溢，唾手可得，竟然沒有一隻小鳥來吃，沒有一隻蜜蜂來螫，你們竟然也沒發覺，可是，發覺之時，實已太遲。」

大傘道：「太遲？」

毒頭陀道：「太遲了，你會抽搐暈倒。」

大傘望着毒頭陀，過了一會，他按着肚子叫痛，然後立時抽搐暈倒。

大扇叫道：「你下了甚麼毒？」

毒頭陀道：「下了甚麼毒，也跟你沒有甚麼關係，因爲你會大嘔一輪，嘔到你眼前一黑。」

大扇想撲起來，攻向毒頭陀，可是，毒頭陀好像會念咒語一般，又喃喃地道：「嘔，嘔！」

大扇撲起，撲了個空，一動了眞氣，果然是五內翻騰，無法按捺，嘔了一大灘。

衆人掩鼻，琴、棋二怪欲離開。

毒頭陀道：「你們想去那裏？」

棋怪道：「我中了甚麼毒？」

「你毒氣已攻心。」

「甚麼毒氣攻心？」

「你會覺得心痛，非常心痛。」

棋怪不理會他，可是，過了不一刻，他果然覺得心痛如絞，臉色蒼白。

這時，連琴怪也不能不信這毒頭陀下毒本領非常高，他本來不想低聲下氣，但也要俯首道：「毒頭陀，你對我又下了甚麼毒？」

「你？你中毒最深。」

「我……我中毒最深？」一時之間，琴怪也自覺手足癱軟，不知如何是好。

毒頭陀道：「不過，我不想你這麼快昏倒。」

「你想怎樣？」

「我想聽你彈琴。」

「彈琴？」

「我以前與農夫說過，你是天下最好的琴手，琴彈得非常好聽，可惜你一直不肯爲我們奏一曲。」

「我祇對農夫……」

「其實我不明白，你爲甚麼不肯爲農夫奏一曲？」

「他是一隻牛，他也有一隻水牛，對着兩隻牛，你叫我怎有心情彈琴？」

「而今對着我？」

「當然有心情，假如我有解藥的話。」

「你先奏一曲如何？」

琴怪似乎再沒有選擇的餘地，他打開了琴，琴上的弦線已亂，鬆緊不一，根本不合音調，可是，他也不計較，亂彈了一會。

那毒頭陀根本不通音律，却是扮作十分陶醉，琴怪看在心裏，非常不屑，可是，自己肉在砧板上，有甚麼辦法？祇好繼續彈下去。

穎志與棋怪實在覺得不耐煩。

一曲既罷，毒頭陀竟然鼓起掌來，道：「好極，好極，當年伯牙鍾子期，高山流水，似乎就像

我們今日差不多，琴怪，你說是嗎？」

琴怪聽了，被他氣得七竅生煙，應也不是，不應也不是，不過，他已是無法再應。

毒頭陀道：「看你既然那麼陶醉，那便醉下去好了。」

琴怪一聽，立時覺得頭昏眼花，倒了下去。

棋怪一直沒有作聲。

這時，毒頭陀用眼尾瞥了他一眼，並不說話。

棋怪道：「你毒不倒我的。」

「本來是……」

「怎麼本來是？你一直無法毒倒我。」

「如果你一直安靜下來，不運功調解，我可能毒不倒你。」

棋怪臉色一變，因爲他被毒頭陀說了一個正着，他一直沒有作聲，並不是甘心屈服，而是暗中運了眞氣，希望阻止毒氣攻心。

毒頭陀續道：「你運功調息，反而把我下的毒素帶進全身，這時，你中毒反而最深。」

棋怪聽了，臉色發白，不一會，果眞倒了下去。

毒頭陀大笑起來。

這時，他才發覺還有穎志一人，穎志並不覺得怎樣，也沒有調息運氣，也不覺體內有甚麼不對的地方。

毒頭陀道：「小子，你怎麼樣了？」

「沒有甚麼。」

「你還是把那個布袋給了我，我給你一條生路。」

「我不給呢？」

「那你是自取滅亡！」他頓了一頓，道：「你看過這四個自稱琴棋傘扇四怪，那一個不被我毒死了？」

「毒死？我看你太誇張了吧。」

「我誇張？難道你不知我是誰？」

「當然知道，毒頭陀，你是『漁樵耕毒』中的毒頭陀，你的毒却難不倒我。」

「怎會？」毒頭陀對自己下毒的本領，非常有信心。

「我中了甚麼毒？」

毒頭陀祇笑不言。

「我根本沒有中毒，因此，你說不出來。」

毒頭陀道：「你頭昏腦脹。」

「沒有。」

「你呼吸困難。」

「沒有。」

「你心如針刺。」

「更加沒有。」

毒頭陀有些發急。

穎志笑道：「你反而着了我的魔。」

「魔？甚麼魔？」

「這寶袋之魔。」穎志提起了布袋，其實他祇是信口開河，心中想着：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你會着魔發狂！」

「甚麼？」毒頭陀雖然仍然盡量保持自己冷靜，可是，他身已不由自主。

穎志道：「你會發狂，撞向牆壁。」

這話一出，毒頭陀果然站了起來，他開始仍然按捺，可是，過不了一會，他似乎再無法把持自己，站了起來，猛撞向牆壁。

「轟隆」一聲，整個牆壁也塌了下來。

毒頭陀已倒在外面，發出呻吟的聲音：「小子，小子，你有甚麼魔法？」

穎志道：「我根本沒有。」

「沒有。」

「你的本領，是我剛剛學到的。」

「剛剛學到？」

「毒頭陀，你根本沒有在水果上下毒，不過，你利用我們害怕你下毒與無所不能的本領，因此每一個人都以爲中毒，祇要你說他那裏中毒，他便覺得那裏中毒，事實上他身體並沒有中毒，而是思想被你控制而已。」

毒頭陀似乎沒有反駁的餘地。

穎志道：「我不知你下毒本領如何，但不害怕你，而你也沒有注意我，我因此並不覺得如何，而且我對自己有信心，何來有毒？」

毒頭陀仍然呻吟道：「好小子！」

「其實你也沒有着甚麼魔。」

「我沒有？」

「你着了自己的魔，你對自己沒有信心而已。」

穎志拿走了寶袋，慢慢的走出大門。

毒頭陀道：「你不可以走！」

「爲甚麼？」

「因爲這個寶袋屬於我們的。」

穎志道：「屬於你們？」他這時靈機一觸，道：「如果屬於你們，我可以交還給你！」

「好極！」

「不過，你首先要告訴我，這寶袋之內有些甚麼，我才可以給你！」

「寶袋裏面有……」

「甚麼東西？」

「寶袋裏面有一本經書！」

「甚麼？」穎志把布袋搖了又搖，只覺得裏面有很多竹枝似的，但並沒有書本。

「你不相信？」

「當然不信，經書是用紙抄的。」

「是的，一共是十三章。」

「十三章？怎會，布袋之內，根本沒有書，連一張紙也沒有，怎會有書？」

「你不明白……」

穎志也不明白，道：「你替我打開來！」穎志想好好利用這得走不動的毒頭陀。

毒頭陀道：「寶袋在你手中，爲甚麼你自己不打開來看？」

穎志道：「別人委託我保管這袋，並且囑咐我千萬不要打開來看！」

「那你忠人之事？卻利用我了！」毒頭陀道。

看來毒頭陀也不是一個蠢人！

穎志見詭計被他拆穿了，便道：「你既然不想，也沒有關係，好了，再見了……不，我們不要再見！」

穎志提起寶袋，便要離開。

毒頭陀叫道：「你不要走！」

穎志當然不再理會他，一直往外面走，他心裏也覺十分輕鬆，一直纏着他的四個怪人，加上那個農夫、樵夫，早已弄得他頭昏腦脹。

他離開了農莊，一直往山上走。

走了不久，他便看見前面有一片樹林，那裏樹木茂密，穎志心下倒有一些怯意。

不過，既然孤身上路，自然是有危險，其實，他早已有了這種防範，不過，這次卻有一些預感，似乎只要一踏入這片樹林，一定有事情發生。

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

穎志提了一口氣，直奔入樹林之內。

走了一會，只覺樹林之內越來越暗，卻並沒有甚麼事情發生，雖然有風聲，甚至有野獸間中發出的聲音，並沒嚇怕他。

當他正自得意之時，突然，他好像覺得有雨水自上面洒下來，他用手一撥，只覺那些並非雨水……就在這一刻，他整個人已被一些柔軟而冷冷的東西蓋着，而且纏着！

他一掙扎，整個人立時被提了起來，人在半空，而且在黑暗當中，那種感覺令他嚇了一跳。

他看不見，只能用手去感覺，他知道他已陷入一個大網之中，雙手摸着柔軟而冷冷的東西，正是一個絲網，已把他牢牢的網着。

穎志叫道：「快放開我！」

那裏有人應他？

他又再掙扎，而且破口大罵，幸好他是個出家人，也算有口德，罵得並不難聽，不過，聲音卻是拆天似的。

那個柔軟的網被提起，一直返回原路，向樹林外面而去，漸漸他已看到一個人的背後，那人扎了一個道士髻，肩上一支木杆，而自己被網網着，那個網便是掛在木杆之上。

穎志道：「前輩！前輩，你是否網錯了人？」

那人並沒有回答，仍然繼續前行。

這時，穎志已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到，自己在一個網內，這個網不知是用甚麼絲索所織成，絲索並不粗，非常柔軟，但韌力卻是非比尋常，他暗暗抽出了半截武士刀，想用武士刀把網割破。

可是，割了幾下，那些絲索竟然是割不斷的。

那人道：「你好好的坐着，否則……」

那人說話，卻並沒有回過頭來。

「否則怎樣？」穎志故意如此說，希望可以刺激這人，至少也可以一看這人廬山眞面目。

可是，那人並沒有回答，也沒有回過頭來。

穎志把身體拚命搖動，這也是欲令他回過頭來，然而，這人倒也有他自己的一套，全不理會。

突然，那個本來十分鬆動的網竟然自動的收緊起來，並且越收越緊。

穎志叫道：「你想勒死我？」

他不敢再動，也不敢再多言，那個收緊的網也自動的停了下來，穎志忍耐着。

不一會，穎志看到附近熟悉的環景，原來他已被網着背回到那個農莊。

那人一入門，便把木杆一甩，連同那個絲網一起，擲了在地上，那人一躍，坐在椅子之上。

這時，毒頭陀仍然半埋在破爛的牆壁處，見了這人，便叫道：「釣魚佬，你快來幫我！」

「幫你？幫你做甚麼？你倒不如看看，我今天釣了甚麼回來？」

毒頭陀一看，看到穎志在網中，喜道：「好極，好極，我幾乎被這人害死！」

「我早已說過，你們聽從我的，由我作主，早日抓到那個天竺和尚，萬事皆休！」

「我們……」

「那個斬柴佬與耕田佬呢？」

「他們爲了畜牲，仍在鬥得你死我活。」

「又是爲了畜牲，眞是畜牲不如！」他頓了一頓，道：「你又怎會半埋在牆內？」

「就是這小子！」毒頭陀簡單把事情述了一遍。

釣魚佬聽了，道：「毒頭陀，看來這小子絕不簡單，他對回到中原的道路熟悉，是有利用價值，暫時不用殺死他，那四個怪人，你可以控制他們？」

毒頭陀道：「可以！」

「那麼，你甘願聽我吩咐？」

這時的毒頭陀，還有甚麼話好說。

原來這個釣魚佬，便是「漁樵耕毒」中的「漁」，這人向來領導其餘三人，但「樵耕毒」三人總是與他不合作，因此，他才趁這機會先收服了毒頭陀。

毒頭陀道：「好，我以後聽你的話，你先救我，才再說！」

漁夫道：「不是才再說，你一定要答應，以後一切由我發號施令，我才……」

「好，好，你是大哥！」

漁夫喜道：「不，你這人總是反反覆覆，你發一個毒誓，我才救你！」

毒頭陀無奈道：「我若不聽從漁大哥，天誅地滅！」

漁夫上前，推開了一些磚石，把毒頭陀救了出來，並且道：「這小子的布袋是天竺和尚的那一個？」

「相信是，我不敢肯定！」

「爲甚麼你們一直沒有打開來看！」

「這小子古蠱異常！」

「你怕他，讓我來！」

漁夫走近漁網，拉了幾下，漁網一部份鬆了，但困着穎志的那部份仍然那麼緊，使他動彈不得。

穎志知他來搶布袋，他立時死命不放。

漁夫無奈，氣得一脚把他踢開。

穎志倒在地上，身上非常痛楚，道：「你放了我，我自然把布袋給你！」

毒頭陀道：「不要放他！」

「若不放我，我用內功把布袋毀了！」

毒頭陀道：「你毀了布袋，你也不敢再回少林寺了！」

「少林寺？」漁夫問。

「是的，他是來自少林寺的和尚，只不過做了一件錯事，不敢回寺，而今天竺和尚要他把布袋帶回少林寺，他才有藉口回去！」

「不是藉口，而是我要爲少林寺做一件好事！」

「好了，好了，小子，咱們何不來一個協議？」漁夫似乎胸有成竹。

穎志道：「甚麼協議？」

「你讓我們看看布袋內有甚麼東西，若果沒有我們要的東西，我便交回給你。」

「如果沒有，你便把我殺死？」

「不，我們也要回少林寺，你給我們帶路，我們也捨不得殺死你。」

「可是，這袋是天竺和尚交代我送回少林寺，我絕不能把裏面的東西打開來看！」

「由我們看，你自己不看好了！」

其實，穎志一直想看看布袋內所藏的東西，不過，他有一種自欺欺人的心態，只要不是自己打開，也不算毀了他與天竺和尚之間的諾言。

漁夫道：「小子，我們只想看看，假若內裏眞有我們要的東西，我們也不會拿走，因爲這些東西，也要所有人齊集在少林寺才有用，我只想知道有沒有這些東西！」

「究竟那是甚麼東西？對，你說這是經書，我看並不是！」

「你眞的知道？」

穎志把布袋搖了幾下，發出一些竹枝碰撞的聲音。

「讓我拆開來看！」

「不，你先放了我！」

漁夫無奈，把那個漁網解開，讓穎志走出來，穎志仍然死抱着那個布袋。

漁夫道：「好，好，你自己打開！」

穎志反而把布袋遞與漁夫。

漁夫先要解開兩條網索，可是怎麼解也解不開來，原來這兩條繩索是穎志在西藏時的兩位姑娘相贈，他每天都把弄，學到了很多打繩結的方法，所以袋上的繩結，漁夫也無法解開。

漁夫有點暴躁，想使用身上利器，他在懷中拿了一個大鈎出來，看來要用這個鈎鈎破布袋。

穎志道：「你鈎破了布袋，我不敢把這個破袋帶回少林寺，那麼，我也不回中原了！」

漁夫無法，只好道：「你弄開繩索！」

穎志道：「你要守諾言，我才解開，你要發誓！」

漁夫道：「我發甚麼誓，你不相信我？」

「我憑甚麼相信你？」

漁夫實在拿他無法，只好道：「我若不守信諾，天誅地滅！」

穎志把布袋上的繩結解了開來。

漁夫接過布袋，他把布袋口一張，望下去，却呆了一刻，臉上露出茫然的表情。

穎志與毒頭陀都十分心急，同道：「裏面有些甚麼東西？」

「你們來看！」

兩人上前，兩頭碰個正着，他們也不理會痛楚，往袋裏看，只見裏面是一根根的骨頭！

穎志叫道：「是甚麼骨？人骨？」

毒頭陀道：「可能是！」

「爲甚麼天竺和尚叫我千里帶回少林寺，竟是一些人骨？怪不得我聽到竹枝碰撞的聲音，原來不是竹枝，而是人骨！」

漁夫比較冷靜，數了一下，道：「是十三枝，難道是把我們的……」他抽了一支出來。

那是一支細長的骨，好像是人的前臂，骨頭發黃，非常光滑。

毒頭陀道：「上面刻有字？」

「沒有，我也以爲有，這天竺和尚究竟弄些甚麼玄虛？搶了我們的東西，却又叫你把骨頭運返少林寺。」漁夫不斷的抓頭。

五獸細述搶經書

穎志道：「好了，好了，袋內沒有你要的東西，那麼，你們以後也不用再搶我這個布袋！」

「既然只是骨頭，我們也要到了少林寺，才會明白當中的玄機！」說話的竟是從昏迷中醒來的琴怪。

「是的，是的，我們也無謂再爭，還是一起去少林寺，到了少林寺，一切都明白！」棋怪道。

「那時，穎志也有交代了！」大扇道。

大傘也道：「穎志，你可以專心作我們的嚮導了！」

原來在打開布袋之前，那四怪早已醒來，當他們知布袋內沒有他們所要的東西，所以才不作聲，仍然假作昏迷！

穎志道：「到底你們找的是甚麼經書？」

沒有人回答他的話，他祇好無奈地把布袋又再扎上那兩條繩索。

漁夫道：「既然大家都是天涯淪落人，四怪，你們可想回少林寺？」

四人同道：「當然想！」

「那你們也要與毒頭陀一樣，以我作爲頭頭。」

四人這時也無可再爭，道：「我們便叫你『漁頭』！」

這時，外面傳來一些沉重的腳步聲。

毒頭陀出外一看，祇見兩個血人走近。

「你們還沒有死？」

「沒有……」兩人已倒了下來，這兩個人當然不是別人，是農夫與樵夫。

兩人一身是血，但其中的過程，也可以想像到是鬥得非常激烈。

漁夫道：「毒頭陀，你救救他們！」

毒頭陀按按他們脈門，道：「沒關係，祇是皮外傷而已！」

漁夫道：「我們八個人，又再一次聯成一體了！」

琴怪道：「這一次我們再不能互相攻擊，否則我們也再沒有機會回到少林寺！」

穎志道：「原來你們以前也是朋友，後來變成了敵人，而今又成了朋友！」

漁夫道：「其實我們不團結成一體也不可以！」

琴怪道：「爲甚麼？」

漁夫道：「五獸也知道了風聲！」

琴怪道：「五獸？」

衆人聽到了「五獸」兩個字，有些如臨大敵的感覺。

祇有穎志一人茫然不知。

穎志道：「五獸？他們是誰？」

漁夫道：「我們祇希望以後也不會見到他們！」

穎志道：「爲甚麼？」

漁夫道：「總之我們幾人就是不願意見他們。」

「琴棋傘扇」與「漁樵耕毒」八怪，在農夫的農莊內休息養傷數日，便開始離開天竺。

穎志在這時候，並無用武之地。

衆人利用極少人行的山徑，先進入不丹，再入尼泊爾，才到了西藏。

入西藏之後，穎志倒成了他們的領導人，因爲穎志非常熟悉西藏的環境。

布達拉宮並沒有甚麼改變，那前面的廣場也沒有多大改變，仍然是人來人往，擺滿了各種不同的攤檔，當然，穎志再見不到當日那兩位姑娘，想起當日的情形，他心底下自然有另一番感慨。

穎志也爲了避免有麻煩，盡快離開了西藏，從青海到了甘肅，他希望可以先到黃河，然後沿着黃河，到了京城附近，再由官道南下少林寺，這樣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到少林寺，可惜，麻煩並不是一定出現於荒山野嶺，在熙來攘往的官道上，一樣可以出現。

那日，九個人在官道之上趕路。

他們已改了裝，扮成一隊商旅。

忽然，後面出現了一個騎着馬戴着一個大竹笠的人。

穎志一早已注意到，不過，他並沒有向其他人提及，祇是私下提高了警惕。

大傘走近穎志，毒頭陀也走近穎志，兩人幾乎同時開聲，道：「那個人！」

兩人又停了下來。

大傘道：「你先說！」

毒頭陀道：「這個人已跟了我們一段時間。」

大傘道：「他戴這個大竹笠，總無法看見他的眞面目，穎志，你有沒有……」

穎志點頭道：「我也看到這人似乎有些……」

說到這裏，那人突然一夾馬腹，馬匹發力，繞過了他們，絕塵而去。

大傘道：「看來不是找我們麻煩的！」

毒頭陀道：「此時下判斷，未免言之過早！」

穎志道：「暫時不用理會，這官道之上，人來人往，看他也不敢胡作非爲！」

衆人都表示同意。

過了一會，路邊有一間小茶寮。

衆人都趕了一段路，有些口渴，於是，坐了下來，當他們正喝茶時，突然，有四個打扮奇異的人正騎着馬趕來。

他們四人下馬，却各佔了四角的椅子。

衆人心中也覺奇怪，不過，他們暫時並沒有甚麼異動，衆人也沒有理會，祇是提高了警惕。

穎志打量着那四人。

四人都是戴着大竹笠，因此，無法看到他們的眞面目，不過，他們手上的武器，似乎洩露了他們的身份。

穎志輕聲對大傘道：「五獸？」

大傘點了點頭，隨即又搖了搖頭。

「不是？」

「我不敢肯定！他們都戴了竹笠！」

「你們沒看他們手上的武器？」穎志道。

左邊的一個，手持一支金黃色閃閃生光的長棒，看來像支櫻槍，普通的櫻槍，槍頭處綴以紅纓，但這人手上的一支，却綴以一束金毛，再看這人，竹笠之下，乃散開一把金黃色的頭髮。

前面的一個，手持一柄方便剷，不過，他頸項之上，戴着一條用虎牙串成的項鍊。

後面的一個，旁邊擱着一柄砍馬刀，並沒有甚麼特別，可是，他身上的豹皮大衣，很明顯的表示，他是「四獸」之中的豹。

穎志道：「五獸是龍獅虎豹？」

「欠了象！」大傘道。

穎志道：「你應該認識他們？」

「二十五年前的事！」

「而今呢？」

「二十年之後，我依稀還記得他們，但他們可能完全不記得我們了！」

「怎會？」

「怎麼不會，咱們一入天竺，便分道揚鑣，而且他們這麼神秘，我更加不敢肯定！」

穎志看看其他七怪，他們雖然並沒有說話，但表情與他也無異樣。

「他們在等象？」

大傘點了點頭。

穎志無意推了那個布袋一

下，發出了的聲音，這聲音似乎引得那四個戴竹笠的人，緊張起來。

大傘輕聲道：「沒有錯了，他們也是志在你那個寶袋，你好好保管。」

這時，東邊一陣塵頭揚起，接着傳來馬蹄聲，不一會，另一個戴着竹笠的人，已在他們面前出現。

那人一下馬，身仍未穩，已飛身射向穎志。

穎志立時把那個布袋抱着，大傘也把他的大傘向前一刺，阻着這人來勢。

可是，那人身軀雖是龐大，但非常靈活，閃開大傘，迴身一脚，竟然硬生生的把大傘鈎了開去。

這時，八怪已站了起來，紛紛亮出他們的武器。

那人叫道：「照計劃行動！」

四獸聽了，立時向八怪攻去！

八怪當然也不示弱，一場大戰立時開始。

他們四獸對八怪，各持不同而古怪的兵器，相鬥起來，這一鬥，實在是日月無光。

那個戴大竹笠的人一直站在穎志身旁，並沒有動手，他看了一會，察覺自己手下四獸，對這八怪，似乎綽綽有餘，已放下心來。

穎志却趁他不留神之際，已然晃身閃開。

那人其實知道，一個旋身已迫近穎志，穎志想跑，已來不及。

那人一手抽起穎志衣領，又轉身一躍，竟然上了他的馬匹。

穎志祇覺天旋地轉，然後是耳邊虎虎生風，身體搖晃不定，不知過了多久，才停了下來。

那人提着他，下了馬，然後提起他，用另一隻手在他胸前點了幾個穴道。

登時，穎志全身乏力，動彈不得。

那人一手便擲了他，穎志沒有反抗之力，幸好跌在一堆草叢之上。

那人竟又不發一言的離開。

穎志身體雖是動彈不得，但神智却是完全清醒，他躺在草叢上，雙手仍然緊抱着那布袋。

那人究竟在弄些甚麼玄虛？他分明是爲拿此布袋，但擄了穎志來，却把他放在草叢之中！

穎志身體不能動，甚至頭部也不能左右轉動，因此，他祇知道自己躺在草地上，附近的環境怎樣，他也看不到，而唯一可以看清楚的祇有天空。

天空時暗時亮，不知過了多久，天完全暗了下來，而他也不知是睡是醒。

當他再睜開眼睛的時候，四周已完全黑了下來。

忽然，他發覺身邊的布袋，似有些異動。

那個布袋，紮得非常密實，用普通的刀也不能把它割開，可是，這時似被開了一個小洞，而布袋一起一伏的動着，看來是有些東西鑽了進去。

穎志一手執起布袋，果然發覺裏面有些東西在動，並且發出了吱吱的聲音。

「老鼠？」穎志緊握那個洞口，再聽一下，果然是有老鼠在內，並且有四五隻之多。

穎志道：「我這袋內又沒有好吃的東西，跑進來幹麼？自尋死路！」他自言自語，却發覺自己已可活動。

穎志本想讓老鼠出來，可是，一陣火光，却令他睜不開眼，也不敢動彈。

「起來，小子！」

穎志慢慢張開眼睛，祇見那個戴大竹笠的人，手持火炬，站在他跟前。

穎志祇好慢慢坐了起來，這時，他才知道自己身處一個大山洞之內，山洞四周通風，地上滿是雜草。

「拿布袋來！」

穎志不理會他，反而把布袋緊抱，這時，他祇覺布袋之內，那幾隻老鼠在竄動。

「不，這布袋是我的，我絕不能給你！」

那人突然一掌揮出。

穎志不知怎樣擋他，一手把那布袋擋着那一掌。

那人並非想一掌把穎志打死，因此掌力並不十分大。但是也使穎志不由自主的後退，而布袋貼在他的胸前，這一掌竟也把袋內一隻老鼠迫了出來。

老鼠從那個小洞彈出，竟然直射那戴竹笠的人的臉上，那人狂叫一聲，連火炬也丢了在地上。

地上雜草極多，而且有很多乾草，一時之間，燃起了一個火頭。

穎志立時用脚踏熄了火，並且拿起了火炬，祇見那戴竹笠的

人，雙手亂抓自己的臉，突然之間，他似狂性大發，咆哮之餘，連竹笠也跌了在地上。

穎志一見，也狂叫了一聲，連火炬也幾乎丢了在地上，幸好他仍然緊抓火炬。

穎志狂叫，因爲他實在從未見過一個如此醜陋的臉孔——這人臉孔已不像一個人的臉孔，祇見臉上長着一個一個的肉瘤，臉孔當中，一條長肉垂下，已分不清楚那處是眼，那處是鼻，而下頷處祇有一個洞，似有獠牙長出！

那實在叫人害怕，也慘不忍睹。

這人也知道自己長相使人害怕，不過，他爲了趕走那隻射在他竹笠上的老鼠，因此亂了陣脚。

穎志心想：這一個醜男人，竟然這麼害怕一隻小老鼠？

祇見那人滿手鮮血，看來老鼠已被他抓死，不過，他雙手顫抖，臉孔抽搐，似猶有餘悸。

穎志爲了證實自己心中的猜想，便上前來，把布袋向那人臉前一揚，那人急速後退，並且顫聲道：「你……你想怎樣？」

穎志故意道：「你想要這個布袋，我交給你。」他又把布袋搖晃，內裏發出了「吱吱」的聲音。

那人又再迅速退後，臉上露出驚懼的神色，並且又再叫道：「你不要再走近。」

「你怕？」穎志道。

「我怕？我怕甚麼？」那人仍然嘴硬。

穎志心想：暫時不拆穿你。

他頓了一頓，才道：「前輩，你究竟爲了甚麼抓我來此？」

那人退後了一些，用衣袖揩抹了臉上的血，那個模樣，實在叫穎志也慘不忍睹，然後，他又再戴上了那個大竹笠，望着穎志道：「你叫甚麼名字？」

「小僧穎志，來自少林寺！」

穎志見他似無惡意，便理直氣壯的告訴他。

「你來自少林寺，少林寺僧人武功出衆。」

「你的意思是我武藝平凡？」穎志又再把布袋在那人面前搖晃，袋內又傳出「吱吱」的聲音。

「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的意思是……怪不得他們護着你，並不立即攫走寶袋，目的當然是要你帶路。」

「你認識那幾個怪人？」

「你指那八個『琴棋扇傘』，『漁樵耕毒』的怪人？我當然認識他們，你既然來自少林寺，你也應該一早認識他們。」

「我怎會來自少林？」

「因爲他們八個也來自少林寺。」

「是的，這八個怪人也來自少林寺。」

「是的。」

我可以讓你知道，我們五個，也是來自少林寺。」

穎志聽了，實在有點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那八個怪人來自少林寺已不可信，加上這「五獸」，神秘又恐怖，怎會與少林扯上任何關係？

「你騙我，其實你武功比我高强，你要搶我這個袋，是輕而易舉的事，何必出此下策？」

那人道：「事實是如此，這事要由頭說起，穎志和尚，你先答應我一件事，我才繼續說下去。」

「可以。」

「你是見過我那可怕眞面目的人，你可以爲我保守這個醜陋的秘密？」

「沒有問題。」

「我俗家姓名是爾雅，是溫柔爾雅的爾雅。」

「爾雅前輩。」

「我的名字與我的模樣，可以說是一個大相反，而今我身材臃腫，臉孔醜陋，但在二十多年前，我的確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溫文爾雅的人。」

「你怎會……」

「這事待我從頭說起，二十多年前，我們五個人，投身少林寺，做了小沙彌，本來我們並不認識，但入寺之後，一起幹粗活的時候認識，也是十分投契。」

「五個人？你是指你自己，還有其他四個，都是像你一樣戴竹笠的？」

「正是，那時天下治安不好，少林寺向來是個天子的眼中釘，天子害怕少林寺僧人組織起來，形成一股反對朝廷的力量，因此，每當江湖之上，有叛變之事發生，天子便會派軍隊來攻打少林寺。」

爾雅所述之事，穎志也曾聽師父說過。

「那年，朝廷派軍隊來，並不直接攻打，而是圍困，軍隊把整個少林寺圍困，希望可以不用費一兵一卒，便可把少林寺攻下來。」

「少林寺僧人當然不會這樣投降。」

「當然，住持與幾位大師都有足夠的信心，但他們下面幾百個僧人，表面雖是團結一致，同仇敵愾，可是暗裏却徬徨無主，非常害怕。」

「和尚也是凡人。」

「阿彌陀佛！你明白最好。」

爾雅不自覺的合什，喧了一次佛號，又道：「我們五人，在寺中日子不長，受戒不深，學武與學佛都無所得，在人心惶惶之際，我們五人決定逃走離開。」

「逃走？」

「我們不想這樣餓死在少林寺內，却也不甘心這樣，甚麼也沒有得到便離開少林寺。」

「你們想要些甚麼？」

「當日我們投身少林，最大目的當然想學一身武藝，可惜，日子不長，寺中那些武藝高强的師父高僧，日夜爲防朝廷軍隊入攻，那有心情教導我們。」

「武藝學不到就算了。」

「我們並不像你這麼想，少林武功都記載在那些經書之內，祇要我們偷走經書，日後自己依從經書所載，苦練也可以成功。」

「偷經書？」

「對，我們臨走之前，希望可以找到……」

「易筋經？洗髓經？」

「對，你也是個十分聰明的和尚，我們上到了藏經閣，却怎麼也找不到這些武藝典籍，當我們正在焦急之際，却聽到有腳步聲來。」

「是守藏經閣的大師？」

「不，是八個比我們大一輩的和尚。」

「是那八怪？」

「正是，原來不獨我們有這種不安份的想法，這八個小和尚竟然也和我們一樣的想法。」

「你們打起來？」

「開始是的，不過，人人並不戀戰，變成了人人在搜尋武功秘笈。」

「結果呢？」

「結果找到了。」爾雅好像舒了一口氣。

「找到了甚麼秘笈？」

「我們也不知道。」

「怎會不知？」

「那本經書，祇是薄薄的一本，上面有文字有圖形，圖形是練習各種武器，在這情形之下，找到一本，當然人人也想據爲己有。」

「大戰起來？」

「本來是，但當我們正想搶奪打鬥之際，外面又傳來人聲，並且火光熊熊，看來我們已被發現，這樣，一旦被師父捉住，可能連性命也不保。」

「你們如何處置這經書？」

「在匆忙之中，有了一個也算聰明的決定——一人扯下一頁！」

「你們一共十三個人？」

「剛巧這部經書也正是十三頁，結果眞的一人一頁，我們並定下了一個協議，逃出少林寺之後，衆人滙合，再一起把經書合在一起，一同練習。」

「你們當然是逃出了少林寺？」

「是的，當時人聲鼎沸，火光熊熊，却原來並不是衝着我們而來，而是對付入侵的朝廷官兵，因此，少林僧人爲對付那些官兵，讓我們有機會逃了出來。」

「有沒有會合？」

「天！不知是否心理作祟，我們從少林寺逃走出來，各自奔逃，日夜也好像有人跟踪，那有機會停下來？結果我們五人，一起來到天笠，才可以停了下來。」

「他們呢？」

「我們並不知道那八人的下落，不過，先說我們，我們來到天笠，也不敢公開現身，祇是東躲西藏，結果走進了一處沼澤地方，幾乎沒命出來。」

「沼澤？」

「那沼澤到處浮沙，人跡罕到，對我們來說，十分安全，可以安心躲藏練功，却不知道，這沼澤長期發出一些氣味，我們日久吸了，臉孔變形。」

「他們也像你？」

「不，我的臉孔變得非常可怕，我的鼻子竟然長長了，臉孔其他部份也生滿了疙瘩肉瘤，更可怕的是有獠牙長出來。」

「他們呢？」

「比較好一些，但臉孔醜陋，因此長期都戴了竹笠，一方面可以掩藏面目，另一方面也不用嚇怕別人。」

穎志這時才明白這五個人爲何戴竹笠的的原因。

突然，他又想起：那八怪曾經叫過他們這五人是「五獸」，忍不住便問道：「爾前輩，那八個怪人稱你們爲『五獸』，是甚麼意思？」

爾雅道：「第一個原因是他們看不起我們，另一個原因是我的臉容難看，鼻子長長，又有獠牙，因此他們叫我『笨象』，我的師弟擅使龍頭拐杖，因此人們稱他爲『狡龍』，是狡猾的狡。」

「還有其餘三個？」

「第三個滿頭白髮叫『白毛獅』，因爲他的櫻槍上面那撮毛，是眞獅子的金毛，第四個是『惡虎』，他身上有一串虎牙作爲項鍊，所以叫『惡虎』，最後一個身穿斑點豹皮衣，順理成章叫『豹子』，不過，他爲人冷靜冷酷，人稱他爲『迷豹』！」

原來這五獸「象龍獅虎豹」各有名稱，可算是與「八怪」互相輝映。

穎志道：「那『八怪』，你又知道多少？」

爾雅道：「他們一離開少林寺，便與我們失散，後來又再在天竺出現，我看他們的情形也與我們差不多，爲了逃避追踪，也來到了天竺。」

「你們十三人，既然來到了天竺，最好滙合同練那經上武功。」

爾雅嘆了一口氣，道：「世上有很多事情應該做，但很多時候却並不一定可以做得到，天竺這麼大，我們雖然明知大家都來了，但總害怕他們會搶了我們的經書，而相信他們也會如此想。」

「結果？」

「結果是歲月蹉跎，一轉眼間，便二十多年了。」

「不過，依我看你們似乎想聚首。」

「是的，我們想聚首，但一直互相懷疑，並沒有實約，但有一個人却從中撮合。」

「誰？」

「一個天竺和尚。」

「是摩理莫柯法寺的達確大師？」

「對，你怎知道？」

「我輾轉從西藏入天竺，曾經遇到過他，他怎樣撮合你們？」

「他撮合我們並不是好心，而是心懷不軌。」

「甚麼？他是一個大師，怎會騙你們？」

「我們開始也以爲，一個天竺大師怎會騙我們？那知道他不單騙我們，還搶我們……」

「搶去了十三章經書？」

「正是。」

「以你們十三人之力量，他怎能……」

「他分別約了我們到一間大廟，那大廟香火鼎盛，一入內祇覺香煙繞繞，有些頭昏腦脹。」

「悶香？」

「你眞聰明。」

「他這樣無端奪走你們十三章經書。」

「這樣明奪也算好，這人心腸狠毒，故意留下一些線索，讓我們十三個人互相猜疑。」

「你們中計？」

「怎會不中計。」

穎志道：「啊，你們這樣互相追打，也是爲了這個原因？」

「是的，我們追打過很多次，但並沒有一次像剛才那樣十三人齊集，這一次，我看定有一個結局了。」

「甚麼結局？」

「我們五獸打敗他們八怪，可以獨佔那十三章經書，不過……」

狼子野心終暴露

「不過甚麼？」

「經書在你布袋之內。」

「不！」

爾雅道：「不？是甚麼意思？」

「這一個布袋，的而且確是那個天竺僧人托我送回少林寺，不過，裏面並不是十三章經書！」

「你怎知道？你打開過來看？你也想獨佔？」

「不，我是個僧人，我不打誑悟，我也不負人所托，我忠人之事……」

「好了，好了，和尚，你怎知道內裏沒有十三張經書？」

「因爲有人替我打開過！」

「內裏有甚麼？」

「我不能告訴你！」

爾雅本來以爲可以說服這個和尚，那知在這緊急關頭，穎志却又玩花樣。

穎志道：「我曾經要他們發過毒誓，我自己也發過毒誓，不能把內裏的東西說給人聽！」

「你寧願要性命，還是要守秘密？」

穎志道：「性命也重要，不過，守秘密也同樣重要，你殺死我吧！」

爾雅被他作弄，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應付。

穎志其實心內一直有一個主張，他知道這個布袋落在八怪手上並沒有甚麼用，同樣，單獨落在五獸手上，也沒有甚麼用，只有聯合起他們，回到少林寺，或者會可以洞悉這個布袋最大的秘密！

因此，他一直在故弄玄虛。

穎志見他不知如何是好，便道：「你也發誓，我便告訴你，甚至給你打開來看！」

爾雅道：「好極，我要發甚麼誓？」

「毒誓！」

「如果我看了之後，不守你的秘密，天誅地滅！」

這麼湊巧，爾雅也是發這毒誓。

穎志道：「你小心聽着……不，你自己打開來看，不然又說我騙了你！」

穎志爲他解開那兩條特別繩索，爾雅打開了布袋，道：「是骨頭？」

「是，是十三支人骨頭！」

「骨上刻有甚麼？」

「沒有甚麼，只是普通人骨頭而已！」

爾雅似乎有些失望。

穎志道：「其實，你想不想知道這布袋內眞正的秘密？」

「當然想！」

「那你要聽我的計劃！不管這是寶袋或是布袋都好，而今只是裝了人骨頭，又無甚麼異樣，但那個天竺僧人，千囑萬咐，也要我送它回少林寺，當中自然有理由，這個理由，非要把寶袋送到少林寺之時，才可以知道。」

爾雅想了一下，覺得這話極有道理。

「那你想怎樣？」

「我們回到剛才他們打鬥的地方……不知他們怎樣了，可能是同歸於盡！」

「不會，我相信四獸與八怪，功力悉敵，可以大戰三天三夜，也不會敗下陣來！」

「那你打算……」

「其實，我們五獸已有商量，打算由我擄了你回來，搶了寶袋，然後再回戰場，那時，四獸八怪內力已消耗差不多，但我出現，四獸變成五獸，自然是我們勝了！」

「四獸相信你？」

「我們五人，面目同樣醜陋，只有聯同一起，才可以在江湖立足，不會被人訕笑！」

「既是如此，我們立即回去，希望他們不是兩敗俱傷，如果他們沒有死，那八個怪人由我來說服！」

爾雅也同意，道：「快走！」

兩人兼程，趕到了那個小茶寮的戰場。

他們來到之前，以爲一定是塵頭大起，八怪對四獸，戰至日月無光。

可是，那戰場却靜寂一片。

八怪與四獸，不單沒有大戰，反而是坐在一起，圍成了一個大圓圈。

他們似乎十分融洽，一同討論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似的，衆人見爾雅帶着穎志同來，也一同站起來。

拿着龍頭拐杖的「狡龍」叫道：「我知道笨象大哥一定會回來的！」

爾雅道：「你們……」

「惡虎」道：「我們與八怪不打了，反而互相切磋武功！」

「白毛獅」道：「象哥，加上你練的那一章，我看咱們與八怪，便可相輔相承……」

「迷豹」也道：「你那『般若象功』一定可以連接我們十三個人的所缺！」

爾雅開始有些明白。

穎志聰明，而且比他想得更快，道：「那麼，不用我費唇舌了！」

琴怪道：「我們十三個人一定要聯合起來！」

漁夫也道：「我們十三人聯手，回到少林寺，便可以找出穎志布袋之內那堆人骨的秘密！」

穎志接口道：「讓我來猜——你們本來是決戰一場，但半途之中，發覺衆人功夫似有關連，有相輔相承的功用，因此，一場大決戰成了一場武藝切磋！」

「對。你怎知道？」

「原因非常簡單——爾雅早已告訴了我，你們每人從少林寺中藏經閣內十三章經書各撕下了一頁經書，這多年來，你們每人憑着自己所扯下那頁經書苦練，因爲每頁武功不同，形成你們各異的武功！可惜祇能依據圖像練功，却看不懂裏面的文字，各施各法，如果你們能及早聚在一起，互相切磋這些武功，相信你們早已成爲了武學至尊！」

爾雅道：「那個天竺和尚搶了我們的經書，假如他一人練了，豈不是天下無敵？」

穎志道：「對，這天竺和尚而今去了少林寺，不知他究竟有甚麼陰謀！」

「笨象」爾雅道：「不要理他有甚麼陰謀，他既佈下這個寶袋之謎，自己又隻身先去少林寺，其間一定有古怪，我也感到，這並非普通陰謀，而是會威脅到少林，甚至整個中原武林也說不定！」

衆人你一言我一語，越說越覺有理。

穎志道：「我們趕快起程。」

衆人立時和應，一起趕往少林寺。

＊　＊　＊

天竺和尚達確大師駕臨少林寺，曾經引起寺中一番熱鬧景象，不過，自從他自認是達摩轉世靈童，要在達摩祖師的石洞之內面壁參禪，轉眼已是過了多年，漸漸，寺中和尚已不大記得這位天竺大法師了。

那日，五更時分，住持覺光與覺釋、覺悟像平日一樣，領導着衆和尚，開始早課。

大雄寶殿之內，一片祥和的頌經之聲，忽然，外面傳來一陣急劇的鐘聲。

覺光大師並不爲這鐘聲所動，只是睜開了眼睛，望了覺釋與覺悟一眼，然後繼續唸經。

覺釋與覺悟立時起來，走出大雄寶殿。

這時天已開始放亮，兩位法師知道，這時响起的鐘聲並非普通的鐘聲，一出殿外，已有幾個圓字派的弟子，奔走前來，氣急敗壞地道：「大師傅，山下有十四個人要硬闖上山！」

覺釋道：「是甚麼來頭的人？」

「十三個天竺和尚！」

「你們怎知？」覺悟問道。

「他們打扮古怪，皮膚黝黑，而且是自稱天竺和尚！」

覺釋與覺悟互望了一眼，大家似乎心中有所領悟。

覺釋道：「他們如何闖入？」

「他們都手持奇異兵器，知客僧請他們解下武器，可是他們二話不說，硬要立時闖入，並聲言要找住持！」

覺悟道：「另外一個呢？」

「是個年紀輕輕的，自稱是少林和尚！」

「少林和尚？你們怎會不認識？」

那幾個知客僧却搖了搖頭，道：「沒有見過。」

這時，又有幾個輩份較低的和尚奔來，道：「那些天竺和尚使的是非常奇怪的兵器，已傷了一些弟子！」

覺釋道：「敲响警告鐘聲，並命衆弟子齊集大雄寶殿之前，嚴陣以待！」

幾個弟子領命而去。

不一會，鐘聲更响徹了整個少林寺山頭。

覺釋道：「師弟，你在此監視，師兄入內通知住持！」他說完便轉身入寺。

不一會，覺釋已伴着覺光住持一起出來。

這時，大雄寶殿之前已佈滿了人，前面是一大羣少林和尚，護着大雄寶殿，更前一些，幾十個弟子，正與「八怪」與「五獸」展開大戰。

「八怪」所用的兵器奇特，而且十分大而厲害，傷了不少和尚。

「五獸」戴着竹笠，十分神秘，他們拿着的也是非常重型的兵器，也打傷了不少和尚與俗家弟子。

穎志在旁邊猛叫衆人停手，不過，並沒有人理會他，當他自認是少林和尚之時，更被人嗤之以鼻。

這也難怪沒有一個人會相信他是個和尚，因爲他經過多年奔波，由天竺一直趕回中原，頭髮長及肩膊，那身袈裟根本並不像袈裟，加上他是與八怪五獸一同闖山，人們只會認爲他是八怪五獸一夥的，那會相信他是個少林和尚？

覺光住持合什道：「阿彌陀佛！」

這一聲佛號，在這激蕩的當兒，像一股洪流，繞遍了每一個人的心頭，他語調並不大，但在場的人都聽得淸楚，這種功夫，實在是當世罕見。

覺光住持的聲音，不但使他們停了手，並且感到一種祥和之氣，滿罩整個大雄寶殿之前，「八怪」與「五獸」立時也被感染。

覺光住持道：「請問幾位高人，爲何要闖少林？」

穎志朗聲道：「住持，這實在是一場誤會，小僧穎志，是少林和尚，而他們實在也是少林和尚！」

衆人聽了，發出了一陣噓唏、訕笑之聲。

覺光道：「穎志？請你上前。」

衆弟子讓開了一條路。

穎志轉身向「八怪」與「五獸」道：「你們好好按捺住，我會向住持解釋，否則，會躭誤大事！」

「八怪」與「五獸」各自收了武器。

穎志在人羣之中，走到住持面前，立時跪下，道：「住持，穎志奉命在十多年前，因送經書往福建少林，但在途中失了經書，因此未敢回山！」

覺光道：「你師傅是誰？」

「是悟廣師傅！」

覺釋道：「阿彌陀佛，住持，悟廣已圓寂多年，當年他也曾提及他一個小徒弟，是穎字輩的！看來，這穎志並不是冒認而來！」

穎志聽到有人認同他，便急道：「住持，穎志此次回山，是身有重任！」

「重任，甚麼重任？」

「請問住持，多年之前，是否有一位天竺禪師來少林？」

覺光道：「是又如何？」

「這個布袋便是這位天竺禪師托小僧從天竺帶回，據他所說，這寶袋關係少林榮辱！」

「甚麼寶袋？」

穎志高舉寶袋。

覺釋上前，想拿寶袋。

穎志把寶袋收回，道：「對不起，大師傅，小僧只能把這寶袋交與委托小僧之天竺禪師達確！」

這時，一聲「阿彌陀佛」又響遍了大雄寶殿前面這座廣場，這一聲佛號與覺光住持那一聲比較，當然是遜色很多，不過，這種功力也算難能可貴。

達確大師已不知何時，來到大雄寶殿之前，合什道：「穎志，貧僧眼光實在不錯，可以委托你這一位忠人之事的好和尚！」

穎志見了達確大師，連忙合什道：「達確師傅，見到了你，我才安心下來！」

達確一閃身，已來到穎志前面。

穎志正想把寶袋奉上。

覺悟道：「慢着，達確禪師，據穎志所言，這寶袋關乎少林榮辱，可是事實？」

達確合什道：「正是。」

「那麼可否把寶袋之內，關乎少林榮辱之事，一一相告？」覺光住持道。

達確道：「當然可以，老衲其實也正想邀請三位大師一同解開這個寶袋之迷！」

這時，下面的「八怪」與「五獸」發出了一些憤怒聲音，似乎要衝進來，與達確理論，可是，衆少林弟子却不讓他們迫近。

看來又會發生一場打鬥。

達確道：「衆位大師，別來可好！」

「八怪」與「五獸」聽了，又大叫咆哮。

達確道：「阿彌陀佛，老衲與衆位誤會很快便會解決，請你們稍安毋躁，住持，這半年以來，老衲在達摩石室之內面壁，冀求有所修爲！」

覺光道：「大師當然有所得！」

「慚愧，慚愧！不過，老衲也採到一些香花，這些香花是達摩石室後面石山上的小花，生長在岩石隙縫之間，老衲見這花香撲鼻，有如佛祖當日在葡萄樹下，百花之中，所透發的靈光香氣一般……」

達確從懷中抓了一把小小的花瓣出來，又道：「老衲但願所有少林弟子，都能同浴這香氣……」他說完之後，把這一掌小花瓣撒了開去！

這小花瓣，雖然已是半乾，但仍然發出一種香氣，香氣令人神怡。

達確一直走到「八怪」與「五獸」之前，在之前，他一直撒出小花瓣。

達確在「八怪」與「五獸」面前合什，道：「各位，當我與住持把這個寶袋研究之後，自會向你們交代！」

「八怪」與「五獸」無奈，祇能合什回敬。

達確轉身回到住持處，途中仍從懷中抓出小花瓣，向衆人撒去。

覺釋與覺悟看到這些小花瓣，都知達確所言非虛，這些小花確生長在石山之上，普通人並不能爬上去採摘，看來達確這一次面壁，不單在修爲上有所增進，甚至在武藝上，亦有所突破！

達確道：「住持，請與老衲一同往石室！」

覺光道：「好極！」

覺釋與覺悟似乎有些疑惑。

達確道：「請兩位也同往！」他又轉向穎志，道：「穎志，你也可以一同前來！」

衆人都不知達確在弄些甚麼玄虛，不過，這麼多人一齊與達確同往石室，看來也沒有甚麼問題。

不一會，他們已來到達摩崖上的石室。

衆人入內，祇見這個石室非常清潔清爽，盡頭是一面石壁，石壁之前，是一個石墩，便是當年達摩祖師打坐面壁的地方。

達確居然不理住持，大模斯樣的坐了在石墩之上，合什道：「各位請坐！」

住持覺光，覺釋與覺悟也分別打坐在旁，穎志是個小輩，祇能垂手站立一旁。

達確道：「穎志，謝謝你爲我把這個寶袋帶了回來，你終於可

以爲少林寺做了一件好事，你而今可以堂堂正正面對你的長輩！」

穎志道：「大師，其實小僧不知……」

「你當然不知，你還有很多事情不知，其實三位高僧也不明白……」達確的語調忽地有所改變。

穎志道：「請大師解釋！」

達確道：「小和尚，你最不明白爲甚麼我要委托你把這個寶袋從天竺老遠帶回來？寶袋裏面有甚麼，你當然知道！」

「並不是小僧擅自打開，而是他們——那『八怪』與『五獸』在不斷搶奪之中，他們打開了！」

「裏面是十三支人骨頭，對嗎？」

穎志點了點頭。

三位高僧顯得有點奇怪。

達確把寶袋拿了出來，解開了袋口，把十三支人骨頭拿了出來，衆人見了，並不明白。

達確拿了其中一支在手，用指一捏，那支骨頭一分爲二，當中竟然藏了一張長紙條，紙條之上，好像印滿了文字。

穎志這時才明白，原來骨頭之中，竟藏有這些經書，忽然，這想起「五獸」所說過的十三章經書。

他迅速一數，果然見有十三根。

這十三根人骨便是藏有「八怪」與「五獸」在離開少林寺之時，一人撕下的一張經書。

覺光、覺釋與覺悟三人，並不知道「八怪」與「五獸」和少林寺之關係，因此一時之間，並不明所以。

達確捏開每一支人骨之後，把十三頁經書疊了起來，道：「三位高僧，你們可曾聽過一部『混沌十三經』？」

覺光道：「聽過，據說『混沌十三經』是少林珍藏，可惜在多年之前，在兵禍之中失去了！」

達確道：「失去是失去了，但並不是在兵禍中失去了，而是被十三個少林僧人偷去了！」

「是敝寺僧人偷去？」

「正是，三位高僧，請暫時不要理會誰人所爲，不過，你們可知這『混沌十三經』是甚麼典籍？」

覺光道：「聽聞是一本比『易筋經』與『洗髓經』更爲高深的一本武學典籍！」

「對，這本典籍用古代天竺梵文寫成，據說內容比『易筋經』與『洗髓經』深奧何祇十倍，如果練成之後，不祇脫胎換骨，易筋洗髓，簡直可以達到出凡入聖的境地！」

覺光道：「用古代天竺梵文所寫？」

「是的，覺光大師，你看！」

覺光上前，隨便拿起一張來看，祇見頁上有些繪圖，是一些招式，另外旁邊滿佈密密麻麻的文字，這些文字，既不是骨文，也不要蝌蚪文。

覺光看了一會，整個人好像着迷。

達確道：「穎志，你可知這些武功厲害？」

穎志搖了搖頭。

達確道：「『八怪』與『五獸』，各人祇偷取了其中一章，他們並不明白內裏文字，祇憑上面所繪的招式，依樣畫葫蘆的練習，他們而今已各有看家本領！」

穎志道：「你所說是他們用各種不同的武器，正是從這些經章所學！」

「正是，你看，他們祇是胡亂的學了其中的皮毛，武功已到達了如此境地，假若他們眞眞正正的學到了其中精髓，你想他們的武功會到達甚麼程度？」

穎志當然領略過「八怪」與「五獸」的武功。

達確又續道：「一人學皮毛一章，已是如此，如果把十三章學會了，你以爲怎樣？」

十三種不同武功融爲一體，那實在不可想像。

「又如果把這些梵文的指示一一明白，依其指示去練，你可以再想像一下，學成之後，那會如何！」

「天下無敵！」穎志不經意的說了出來。

達確聽了道：「小和尚的確聰明！」

這時，覺光仍看着那一張經章，整個人似是入了迷，並沒有聽到他們所說的話。

達確道：「雖然這些是天竺梵文所寫，可惜，整個天竺，認識這些古代梵文的，並沒有甚麼人……」他望着覺光，臉有得色。

但覺光依然望着那經章，嘴唇微微嗡動。

突然，達確一手把那張經章，從覺光手中拿了回來，這時，覺光如夢初醒！

達確道：「我果然沒有弄錯，天下間懂得古代天竺梵文的人並不多！」

覺光道：「不多……當年達摩

東渡，來到少林寺，祇是敎了幾個僧人，其中一個是老衲祖師傅！」

「祖師傅？是太太太師傅！」

「到了現在，祇有你一人懂得了？」達確道。

覺光合什道：「是的，梵文已是非常難學的文字，古代的梵文更是難上加難，當年達摩祖師來，並不是不願敎，而是沒有幾個人學懂，過了幾代，相信而今祇有我一個才略懂！」

「略懂？覺光大師太謙虛了！」

「不是謙虛，而是日久未用，生疏了許多，老衲剛才細讀那一章，其中有些，也忘記了！」

達確道：「忘記了一些，那也無妨……祇要你把其中明白的敎了我，我相信我也變成了天下無敵！」

覺光似乎有些明白，道：「你天下無敵之後，你又會如何？」

達確道：「我將會統領少林寺！」

「統領？」覺釋與覺悟齊道。

達確道：「當然，老衲千辛萬苦而來，又用這迂迴曲折的手法運這經書回來，目的便是如此！」

穎志道：「你既要强學這『混沌十三經』，還要霸佔少林寺？」

「不是霸佔，而是能者得之！」達確大模斯樣的說，他這時未學「混沌十三經」，但目光早已露出了那種雄霸天下、睥睨天下的傲色！

覺光聽了，猛然退後道：「達確，原來你來少林寺，是有狠子野心，不過，爲甚麼你這麼蠢，竟然把你的野心暴露了出來？老衲當然不會敎你！」

達確聽了，大笑起來道：「覺光，你說得對，我怎會如此愚蠢？如果我沒有十足把握，怎會這樣說？覺光，你不會不敎我，也不能不敎我！」

覺光道：「老衲爲保少林寺，寧死不屈！」

覺釋與覺悟也合什道：「師弟誓死相隨！」

達確又再哈哈大笑，笑聲震動了整個石室，使穎志的耳膜有些痛。

達確道：「你三個人的性命何足道？難道你要犧牲少林寺上下幾百條性命……」

「百條性命？」

達確道：「剛才我在外面，向衆僧撒那些香花瓣，一來是顯示我的功力，二來香花瓣之上，早已染了劇毒！假若你不聽我指示，你們……少林寺上下八百多條人性，會一一死去！」

覺釋與覺悟兩人退開，作了一個起手之式。

達確祇是向二人瞥了一眼，不屑地道：「兩位大師，我們未曾有緣比試過，不知我能否以一敵三，不過，就算你們三人可以立時擊斃我，你們也不敢！因爲解毒之方，祇在我腦袋之內，我一死，少林寺上下八百條命，包括你們三人，甚至是你穎志，也無例外！」頓了一頓，又道：「何況，你們三人並不一定能勝我！」

穎志道：「達確，原來你……」

達確道：「不要說了，穎志，你一生忠忠直直，正是爲我把十三章經送來的好人選，而且你已做到了，因我被這『八怪』與『五獸』纏着，大有可能在半途已被他們所斃！」

穎志聽了，感到自己既被他利用，又引狼入室，心中更是氣憤塡膺，一時之間，不知如何是好。

達確道：「本來，以你這一個小和尚，根本也不配在這裏聽我們說話，我叫你隨我們進來，目的是使你明白，三位高僧的處境，並且出去爲我傳話，三位高僧會陪我練功，假若他們有所異動，三位高僧便會先死在我手下，然後，外面八百個人，一一慢慢死去，而且會死得異常痛苦，你明白嗎？」

穎志已完全明白。

達確大聲道：「還不出去與我傳話？你也告訴那『八怪』與『五獸』，假若他們不自量力，要攻進來，你們就算有能力，殺的並不是我一人，而是少林寺上下八百條性命。」

立下大功列門牆

穎志望了望住持覺光，祇見他低眉含首。

覺釋道：「穎志，你快出去，告訴所有人，不要輕舉妄動。」

穎志仍然不知如何是好。

覺悟道：「你還不出去？」

穎志立時退後，道：「是……是……」他一出了石室，便瘋狂的往下跑去。

這時，大雄寶殿前的僧人，早已散去了一部份，留下的祇有一些輩份較高的，陪着「八怪」與「五獸」。

他們一見穎志跑下來，便焦急地圍攏上去。

穎志立時把石室內的情形敍述了一遍。

大傘道：「看來這個達確，騙了咱們的十三章經書，是有目的的。」

毒頭陀道：「他說我們都中了毒？」

穎志點了點頭道：「他說這些花瓣……」

毒頭陀俯身拾起幾片來，嗅了一嗅，道：「看來他並不是唬嚇我們。」

「笨象」道：「那我們應該怎麼樣？」

少林寺的僧人也害怕起來。

棋怪道：「少林寺上下中毒之事，我看暫時要保密，否則人心惶惶，一發不可收拾。」

大傘道：「毒頭陀，你有沒有辦法解毒？」

毒頭陀道：「要立即解毒，當然不可能，但多費幾天，我想應該有辦法。」

「狡龍」道：「我想不能再等，立時要攻上去。」

穎志道：「不能，上面三位大師父，都在他手上，我們攻上，三個大師父立時遭殃。」

「狡龍」道：「如果而今不攻，當達確懂了那些天竺古梵文，他會有十三種不同武功在身，那時，他眞是天下無敵，倒不如趁現在，他還未學會……」

棋怪道：「是的，憑我們十三人之力，而今還可以與他周旋一下。」

穎志道：「不能，如果你們殺死了他，那麼，沒有了解毒方法，少林寺上下八百條人命……」

毒頭陀道：「不用怕，達確所用的毒，我不知是甚麼，但肯定一點，他用的一定是慢性的，暫時並沒有甚麼毒害，假若我們拖延下去，反而毒性一發，連我們僅有的戰鬥力也消失。」

少林僧人道：「小僧立時召集寺中懂武藝僧人，一同上石室救住持。」

棋怪最有頭腦，他想了一會，道：「不用太多人，你們負責救出住持等三人，我們十三人則對付達確。」

毒頭陀道：「穎志，你說覺光大師是唯一懂古代天竺梵文的人？」

穎志道：「是的，我見他剛才看了那些梵文，似有些入迷。」

毒頭陀道：「那我有辦法解毒了。」

「甚麼辦法？」

毒頭陀道：「我們先上去救了住持，搶回十三章經書，那自然可以解毒。」

大家不明他的話所指，但當今急務，乃是先救住持，否則，一讓達確有機會練成武功，他們的確是再無翻身機會，少林寺也一定落在達確手上。

衆人隨着穎志，走到石室。

穎志道：「我們而今不知裏面情形如何，我先入內，詐作求情，你們一聽我擊掌，一齊衝入。」

衆人也認爲這個辦法不錯。

穎志入內，祇見覺光果然爲達確用口頭翻譯那些古梵文。

達確一見了穎志，喝道：「小和尚，你又來做甚麼？」

穎志一時福至心靈，道：「我帶了『八怪』、『五獸』進來向你投降認罪。」

達確聽了，十分歡喜，道：「好極，有『八怪』、『五獸』，我統領少林也可以從容一點。」

穎志聽了，立時擊掌。

「八怪」、「五獸」立時一擁而入。

達確還以爲可以威風一下，那知，「八怪」、「五獸」一入到來，一言不發，齊同攻他。

達確道：「你們不怕中毒而死？」

「不怕，我們要與你同歸於盡。」

達確道：「你們死不足惜，難道少林寺上下八百條命也與你們陪葬？」

覺光道：「各位施主，請三思！」

毒頭陀道：「我已知道解藥配方，殺！」

衆人聽了，似無後顧之憂，猛然攻上。

達確似乎不相信，不過，他也沒有時間唬嚇衆人，因爲「八怪」、「五獸」已各展所長，猛然攻他。

達確並不害怕他們十三人，因爲他早已知道他們的武功，十三人攻來，吃力是吃力一些，但仍可應付。

這時，幾個少林僧人擁入，護着住持覺光。

覺光道：「你們退開，老衲是少林寺住持，自然要保護少林。」

穎志對住持覺光並沒有甚麼好感，但聽了他這一句話，心中立時肅然起敬。

「八怪」、「五獸」一共十三個人，與達確周旋，竟然不相上下，如果一旦讓他了解梵文要義，那實在是無法再與他對敵，覺光看在眼裏，也知道就算三師兄弟齊上，到時也是莫奈他何。

石室之中，迴响着拳腳交加勁力聲响。

覺光忽然一躍，加入了戰圈。

有了覺光，形勢並沒好了多少，因爲達確對付十三人仍有餘力。

突然，覺光心生一計。

達確正一掌揮出，似要向笨象下殺手，覺光突然一躍，擋住在笨象之前。

達確立時收手。

這時，覺光知道，自己的估計沒有錯，因爲他是唯一懂天竺古梵文的人，達確不敢殺他。

於是，覺光根本不必用武功，而是用身軀去擋達確所施出的殺着，這樣，覺光成爲了達確一個大障礙。

達確被制肘，「八怪」、「五獸」登時有了反攻機會，不過，達確武功的確不凡，仍然可以保持不敗。

這樣下去，上風當然是八怪五獸，祇要這樣耗下去，達確一定會被耗死。

達確當然明白他自己的處境，他決定先除覺光這個障礙，他突然發狠……

穎志一直在旁窺伺，他也想有機會加入戰圈。

忽然，他見達確發狠，他心中一驚，突然摸到腰間那兩條繩索。

那兩條由那兩位姑娘所贈的魔法繩索。

穎志把兩條繩索揮出。

這一揮竟然把達確出招的手搭着，他再一揮，另一條繩索又直射而出。

這一條繩却又搭在覺光身上，覺光並不會還擊達確，突然有繩自外面飛來，無意之間便把他與達確互纏了起來。

這兩條繩索並非普通繩索，一纏上兩人，他們越是擺脫，越是緊纏。

這時，衆人已停了下來，祇看着達確與覺光二人被繩索綁着。

穎志也想不到，這兩條繩在這緊急關頭，竟有如此用途，不過，纏着二人，却不知如何是好。

笨象突然轉向狡龍，道：「我剛才與他交手，似乎可以配合你的龍手，對他有些威脅。」

狡龍道：「咱們當然可以配合，十三章功夫，根本是一脈相連，祇不過我們各自練了一章。」

笨象似是恍然而悟，道：「難道我們的象功與龍功配合，便是少林絕世武功『般若龍象功』？」

「『般若龍象功』？少林已失傳！」覺釋道。

笨象與狡龍並不理會衆人，兩人突然各展招式，然後一同發掌。

這一「龍象功」功力，當然是發向互纏着的達確與覺光。

覺釋與覺悟要阻止也來不及。

祇見雙掌一至，覺光與達確兩人已被掌力迫向石壁，這「般若龍象功」實在是出人意表，風雷聲中，達確與覺光硬生生被迫入石壁之內。

不過，達確背後是石壁，他整個人被迫入石壁之內，但當覺光一接近石壁，兩人掌力已停。

達確已被硬生生的擠死了。

穎志上前，解開了繩索，放了覺光下來。

笨象道：「我們這一掌『般若龍象功』可以隔山打牛，覺光師父不會受傷。」

穎志攙扶着覺光，覺光道：「阿彌陀佛！」

再看達確，他已整個人陷入石壁之內，他不再是面壁，而是入壁了。

也許是達摩祖師有靈，不讓這個狠子野心的人，霸佔這中原武林勝地少林，穎志這兩條繩索，在亂打亂撞之下，竟使少林逃過一次巨劫。

毒頭陀上前，對覺光道：「住持，十三章經書中有一章是用毒的，正是我所練的那一章，你懂梵文，先把內客告訴我，我立即便可爲少林寺上下弟子解毒。」

覺光立即找出那一章，果然找到爲少林上下弟子解毒的藥方，毒頭陀當然也成爲了解毒的大醫師。

「八怪」、「五獸」與穎志，本來都算是犯了少林寺寺規，但這一次擊斃了達確，也可算帶罪立功，覺光命他們在達摩石室之內懺悔閉關，讓他們靜心思過，才接納他們再成爲少林寺僧人，衆人多年的願望終於實現了。

衆人同道：「阿彌陀佛！」

（全文完）

奇幻推理小說

追蹤

沈西城•文　劉偉生•圖

高秋應素素邀約十二點去找她，一進房……

高秋最喜歡黑夜。

黑夜的輕柔，最令高秋着迷。

尤其是紅燈區，霓紅燈裏的夜幕低垂，方能發揮出它的魅力。魅力一散發出來，就爲神秘的黑夜添上一道耀眼的光輝。

他是甚麼時候開始戀夜的呢？

算算時間，大概是三天前才開始的吧！

在這以前，高秋雖然並不討厭黑夜，卻也沒甚麼好感，尤其是深夜的小巷，高秋從不會走進去。

如果沒有三天前的那件事，高秋還眞不會放棄他對太陽的愛好呢！

他準備帶着女朋友到夏威夷去旅行，好好享受一下陽光和沙灘。

眞的是三天前。

三天嘛，就是七十二小時。

雖然已是過了三天，但印象難忘。三天前跟三天後的今日，有着極大的分別。高秋明白，再也不能回到三天前的世界裏去了。

五月二十五日，星期四，那就是三天前。

高秋一早起來，隔窗向外望，不知甚麼時候雨已在下了。

細雨紛紛，別添情趣。高秋對雨，既無好感，也無惡感。不過，初夏下一點雨，消解一下暑氣，也是好的，心裏這樣想着，就匆匆梳洗，披上西裝趕往上班。

五月二十五日是發佣金的好日子。

如果沒有改期，高秋準備約女朋友到「半島」去吃晚飯。

「半島」對高秋而言，有着很大的紀念價値，第一趟跟女朋友素素的約會，就是在「半島」二樓的那間餐廳。

高秋在一家頗具規模的地產公司做事。不過，他的職位並不穩。

雖然還沒有辭退信，不過，公司方面早已有意要把他辭退。

高秋的學歷有限，能夠進入這家地產公司做事，主要是靠父執輩的關係。正因爲學歷問題，高秋無法攀升更高的職位。

年過三十，還有不少機會，因此高秋也會考慮過，不如離開這裏，在外邊闖闖吧！

在這家地產公司裏，工作雖不如意，但也有値得高興的事。

那就是結識了素素。

素素今年二十八歲，正是女人年紀最成熟的時候，難得的是，素素不但工作能幹，而且還是標緻的美人。

素素是高秋頂頭上司井志明的女秘書。

從來秘書與經理，定必會傳出緋聞，素素和井志明也不例外，許多流言蜚語，傳進了高秋的耳朵裏。

若是換了別的男人，定必覺得興致索然，但高秋則不是如此想。

何必去追究女人的過去呢！祇要素素愛我就行了。

這天下午，公司發放了額外佣金，高秋喜不自勝，一早約定素素到「半島」吃飯。

好不容易到了下班時間，爲避嫌疑，高秋先到國賓酒店地庫的咖啡室等素素。

大約過了十分鐘，素素來了，高秋匆匆結賬，挽着素素的藕臂，走過馬路，鑽進了「半島」。

素素喜歡吃那裏的羊扒。

「半島」的華麗，令高秋和素素有着極大的滿足感。三十年前，「半島」不大喜歡招待本地客人，那時候，中國人即使有錢，也不敢到「半島」去吃飯。

現在時代變了，像高秋那樣的中等白領階級，也可以帶着女朋友，坐在漂亮的餐桌前，享受紐西蘭的的特級羊扒了。高秋呷了一口紅酒：「素素！我們也該一起生活了吧！」

「好呀！」素素爽快地回答：「不過……」

那明亮的大眼睛骨碌碌地轉了幾下。

「哦？」高秋放下了酒杯，盯着素素。

「最好再過半年，你能等嗎？」素素聲音低低地。

「爲甚麼要我等半年？」高秋狐疑地。

「高秋！不瞞你說，我也很渴望結婚，但必須是正正當當地結婚。」

「我也是呀！我不會把婚姻當作兒戲，我們到大會堂註册，你正式成爲高秋夫人！」高秋興奮地。

素素笑了起來：「我不是不相信你，我認爲結了婚，就得有個屬於我倆的家。」

「你意思是有一幢房子？」

「對！地方不能太小，至少可以招呼我們的朋友來吃飯，還有……」素素托着腮：「最好有一輛汽車，那麼出入就更方便了。可是，我們呀！現在住的都是租來的小房子！」素素嘟起嘴巴。

「那都不必擔心！」高秋胸有成竹地：「我們可以向銀行借錢買房子，我許多朋友都是這樣的。」

「我不想向銀行借，還有，你沒看過報紙嗎，貧賤夫妻百事哀呀！夫妻爲了供樓而反目，唉！太多了！」

「可是，我祇有十萬塊積蓄呀！」高秋嘆了口氣。

「我有十五萬。」素素說。

「二十萬怎能買房子，祇能交首期。」高秋說。

「所以我說最好再等半年。」

「半年過後，我們就有錢買房子了？」

「對！」素素點點頭。

「怎麼？半年內你會中六合彩？」高秋詫異地。

素素瞪着明亮如水的眼睛：「當然不是！望天打卦，那會有希望。即使中六合彩，也不一定中頭獎，中個二獎，有甚麼用！」

「你意思是半年後，你手上會有一筆巨款？」

「我有一個嬸嬸在澳門。」

「甚麼！你還有親戚？」這眞出乎高秋意料之外，他原以爲素素是一個孤兒。

「我的嬸嬸好有錢，現在她患了癌症，住進了醫院。醫生告訴我，她不行了，最多還有一、兩個月的命。我不是黑心，不過醫生這樣說，那也沒法子，嬸嬸死後，我就可以繼承遺產。」

「有多少？」高秋緊張地問。

「起碼一千萬。」素素興奮地。

「哇！這麼多！」高秋吐了吐舌頭。

「一千萬，可以買一幢西班牙式的別墅了吧！」

「當然，西貢、大埔，兩層高的，不過是五百多萬。」高秋也興奮起來：「不過，你嬸嬸除了你，還有別的親戚嗎？」

「沒有，我是她唯一的侄女。」素素滿懷把握地。跟着，素素如數家珍地說了許多關於她嬸嬸的事。高秋聽得樂了，不期然地衝動起來。

「素素！今天晚上，我想跟妳……」

「我也是！」素素聲音低低地。

「好！那我們走吧！」高秋握

住了素素的手。

「不行！」素素搖搖頭。

「爲甚麼不行？」高秋孩子氣地問。

「私人理由。」素素輕輕地回答，看了一下手錶：「這樣吧，你十二點鐘來我家。」

「十二點？」高秋怔了怔。

「嗯！」素素點點頭。

「不太晚了嗎？」高秋問。

「十二點鐘之前，我有要事要辦。」素素說：「這樣吧，你可以在我家裡過夜！」

「到底甚麼事呀？這麼緊張！」高秋好奇地問。

「現在不能講！」素素神秘兮兮地：「慢慢再講吧！」

「好吧！」高秋一向尊重素素。

如果追着問，那就好了。現在回想起來，高秋有着無盡的遺憾。

不過在那時候，又怎會知道自己跟素素的愛情竟會是那麼短暫呢！

佳人有約　變成兇手

吃完晚飯，高秋跟素素分了手。

看錶，才不過是八點三十分。

高秋不想回家，一個人鑽進了一家酒吧，看無上裝女郎，喝酒。

一直喝到十一點四十分，這才坐的士趕去素素的家。

到步，剛好是十二點。高秋摸上四樓，在四〇六號門前，住了腳步，屋裡透着燈光。

他按鈴，沒人應門。

輕輕一推門，門就打開了。

「唉！這麼不小心！」

高秋暗自埋怨着。

不過，轉念一想：也許素素知道自己會來，才故意不鎖門吧！

說不定素素早已肉體橫陳在那張軟軟的床上呢！

想到這裏，高秋立刻慾火焚身，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走了進去。

「素素！我來了！你的高秋來了！」高秋大聲嚷。

素素住的房子並不太大，一房兩廳。進門是廚房，接着是小客廳，客廳角落就是素素的睡房，睡房的門半掩着。

高秋隔着門又叫了一聲：「素素！你在裏面嗎？」

有回應。

高秋推門走了進去。

他看到了素素的屍體。

直到現在，房間裏的情景，仍然深深地留在高秋的腦海裏，在他這一生中，相信也無法忘懷了。

房間裏的小茶几給推倒了，淡黃色的地毯上俯伏着素素，她的背脊上插着一柄亮閃閃的刀。

血流滿地毯，呈現乾澀的現象。

高秋大吃一驚，趕忙把素素扶起。

「素素！素素！」他大聲地叫着。

然而，素素那蒼白的嘴唇已無法張開了。

高秋一探鼻息，早已停止。

他放下素素，致電報警。

* * *

於是，噩夢開始了。

救傷人員把素素包裹好，放進鋁質箱子裏，而高秋則被請回警署協助調查。

起初，偵探對他還客氣，而且寄以同情。

到了黎明時分，盤問高秋的偵探忽然態度大變，簡直把高秋當成了兇手。

他執拗地重複着問題，聲勢洶洶，雖不致動粗，但已相距不遠。

高秋告訴那偵探他與素素吃了飯之後就分手。

然而，那偵探卻不相信。

「爲甚麼你不送她回家？還有，爲甚麼又要在十二點鐘折回去？」

高秋說是素素的意思。

「怪呀！」偵探吁了口氣。

「素素說她有私事要辦，教我十二點才去她家。」

「你有問她甚麼事嗎？」

「有呀！她說晚一點會告訴我，因此，我就在尖沙嘴消遣，消磨時間，到了十二點，就到素素家裏去。」

「你一到埗，就發覺素素小姐死了？」

「正是。」高秋點點頭。

「我不相信。」偵探頑固地：「也許是你下的手，然後回到尖沙咀泡。到了十二點，又再回到現場，裝成兇案發現者……」

「那有這樣的事！」高秋咆哮着：「我沒有殺她的動機，我倆快要結婚了。」

「就是因爲死者拒婚，你才痛下殺手，對嗎？」

「不對，今天晚上，我提出婚約，素素答應了呢！」

「那麼你們甚麼時候結婚？」

「半年後！」

「爲甚麼要等半年後？」偵探狐疑地。

「是素素的意思。」

「這還不是拒婚嗎？」偵探問。

「沒有這樣的事。」高秋大叫：「素素告訴我，她有一個有錢的嬸嬸，住在澳門，她是她唯一的侄女。那個有錢的嬸嬸目前正患了重病，進了醫院，大概衹有一、兩個月的命，因此，她要我等半年。」

「啊！是要等領到了遺產後才結婚。」偵探恍然大悟。

「對！素素說希望有一幢自己的房子這才結婚。」高秋坦率地說。

「想得多週到！」偵探諷刺地。

「素素工作了十年，夠辛苦了，有這種想法，也很正常呀！」高秋瞪着那個盛氣凌人的偵探。

「你當然不會反對！」

「嗯！」高秋挺了挺胸。

「你以爲我會相信嗎？」偵探翻了翻眼。

「但是，這是事實呀！」高秋嚷起來。

「事實上呢？」偵探冷冷地：「高先生！恐怕我得暫時扣留你。」

「甚麼！我犯了甚麼事？」高秋大聲地抗議。

偵探說：「根據法律，我們可以扣留你，四十八小時而不需要向你解釋理由。」

「呀！」高秋嘆口氣。「眞是倒楣！」

到了第二天的中午，那個偵探又來盤問高秋。

「哈哈！」他冷笑着：「西洋鏡拆穿了！」

「甚麼西洋鏡拆穿了？」高秋一頭霧水。

「李素素小姐根本沒有甚麼嬸嬸住在澳門。」偵探得意洋洋地說。

「甚麼？」高秋這一驚可眞非同小可。

「你的謊話可不高明呢！」偵探陰沉地。

高秋呆住了，爲甚麼素素要撒謊？

「不要隱瞞了，快老老實實地招供吧！這樣，對大家都好。」偵探說：「最多我們向法官求情，判你一個誤殺罪，七、八年罷了，七除八扣，五年後又是一條好漢。」

偵探爲了省時，進行了游說。

高秋當然不爲所動，大聲地嚷：「我沒有殺人，我是冤枉的！」

「好！你沒殺人！那麼……」偵探瞪着高秋：「有沒有不在現場的證據？昨天晚上九點到十點，你在哪裏？」

「素素是在這段時間裏遇害的嗎？」

「對！」偵探點點頭。

「這段時間我在尖沙咀無上裝酒吧喝酒，一直到十二點才離去。」高秋回答。

「無上裝酒吧？」偵探怔了怔。

「是！有甚麼出奇！」高秋說。

「這樣的藉口，虧你想得出來，哼！」偵探冷哼了一聲：「所有犯人一遇到盤問，都會這樣說，酒吧人多，怎會有人認得你。」

「可是我眞的在酒吧喝酒呀！不相信，你可以去問！」高秋抗辯着。

「我當然會去問。」偵探回答：「對了！在酒吧裏，你可有遇到熟人嗎？」

「沒有！」高秋搖搖頭。

「意料之中呀！」偵探吁了口氣，順便看過那家無上裝酒吧的名字，接着他按了室內電話，召進了一個探員，叮囑他去調查。

偵探又說：「其實，是不是在酒吧裏喝酒，也沒甚麼關係，反正兇器就是你的東西。」

「甚麼！」高秋跳了起來。

有口難辯　證據確鑿

那把刀，的確是高秋買的。素素家裏的那把刀鈍了，需要一把鋒利的刀。

高秋點點頭：「那把刀的確是我買的，但不是用來殺人。」

「情況對你很不利，第一，刀是你的，第二，又沒有可靠的不在現場證據，你叫我怎能相信你。」偵探振振有詞地。

這時，那個領命而去的探員匆匆地走了進來，在那個偵探耳邊低低地說了幾句話。

偵探不住地點頭。

探員又匆匆地走了出去。

偵探望着高秋：「那家無上裝酒吧的人說，人客多，認不出誰

是誰，不願出來作證。」

高秋聽了，大吃一驚，連他自己也覺得處境危險。警方看來並不相信自己的話，不僅如此，還把自己視作是兇手。

看來，不會給自己保釋了。

那個偵探大抵已打算提出控訴，這樣，高秋就要坐上了冤獄。

「那怎行！我是冤枉的呀！」

高秋立刻湧起了一個念頭——逃。

這一夜，高秋被扣押在警署裏，等候辦理手續，明天轉赴拘留所。

到了午夜時分，警署裏的探員全出動了，原來城裏發生了騷動事件，高秋乘機要求到醫院看病，乘着警員一個不注意，逃離了醫院。

最初，高秋準備逃到中國大陸去，他銀行裏還有幾萬塊，準夠用。然而，他又考慮到，逃了又怎麼樣！於事無補呀！

相信警方早已發出了通緝令，緝拿他歸案。高秋的照片將會出現在報章和警署的櫥窗裏，這樣，逃去那裏，都會有被抓到的危險。

即使要逃去大陸，也要過關卡，科技昌明，電腦會有顯示，高秋那能逃得了。

高秋思前想後，決定在香港躭下來，用自己的雙手拘捕那個眞兇，一可雪冤，一可爲素素報仇。

除此，似乎再也沒有其他方法了。

*　*　*

他走進一家電影院，坐了下來，靜靜地沉思。

怎樣才能抓得眞兇呢？

想來想去，總覺十分渺茫。然而，難歸難，總得想個法子，否則自己永遠會背上「兇手」這個可怕的罪名。

「好好想一下吧！」高秋這樣告訴自己。

把案發之夜的經過，好好想一想吧！

那天晚上，素素不要我送她回家，她要我十二點去她家裏。

爲甚麼要十二點？

想來，一定在十二點之前，素素要見一個人。

「那個人在十二點前就會離去，因此素素才叫高秋十二點來她家裏。」

那個男人，就是兇手了！

「那個人是誰？」

忽然之間，在高秋的腦海裏浮現起一個人。那個人就是井志明。

井志明今年五十二歲，結了婚。然而，偸情又是另一回事。

井志明跟素素關係不同尋常，然而，素素却要跟高秋結婚。爲此，她必然向井志明攤牌。

然而，井志明對素素仍有相當程度的依戀，不肯離去，於是——

那天晚上，就是兩人最後談判之夜。

面對素素的堅決，井志明無法忍受，於是就殺死了素素。

井志明逃走之後，高秋就懵然不覺地摸了上來。

「對了！」高秋拍了一下腿。

事情就是這樣。

有可能，兩人在爭辯時，素素提到高秋十二點要來，於是，井志明就心生一計，特意不把門上鎖，讓高秋走進了陷阱。

井志明，老奸巨滑！哼！

高秋無心看戲，離開了電影院。

尖沙咀東部，滿是年輕人。他們衣着新潮，臉上掛着笑容，朝氣勃勃地挪動脚步朝前走。

高秋夾在他們當中，有一種落寞的自卑感。

偶然迎面走來一兩個警員，都會令高秋緊張起來，但一想到過份的慌張會引來注視，他就昂首挺胸地走了過去。

可幸沒有警員發覺他是「逃犯」，他得以優悠地在馬路上走。

他截了一輛的士。

「九龍塘。」他吩咐着司機。

九龍塘是井志明住所所在，過年時去過一趟。

夕陽已低垂，路燈亮起，的士像箭一樣地向前疾馳。

車廂內傳出了廣播。

「兩日前逃離九龍總部的逃犯高秋，仍然逍遙法外。高秋涉嫌謀殺女同事許素素而被捕。高秋年約三十歲，身高五呎十吋，體重一百五十五磅，面長，濃眉……」

「先生！」司機忽然說起話來。

高秋嚇了一跳，心想：莫非他認出我來了？他的雙手淌着汗，右手不期然地握起了拳頭，準備在逼不得已時，搶先發難。

「請問是九龍塘那一邊？」司機禮貌地問。

「呀！」高秋鬆了一口氣：「是

施他福道，近地鐵站那裏。」

原來是問路！我太緊張了！

的士駛進了施他福道，在一列洋房的面前停了下來。高秋下了車，慢慢地走着。

天色黑壓壓的，看來又要下雨了。

時間是晚上九點多一點，如果沒有特別會議，井志明應該已回了家。

走了三分鐘，來到了一幢兩層高的洋房門前。這是井志明的家，井志明的太太出自名門，這幢洋房是陪嫁的禮物。

黑黃間條的鋼門，灰色的圍牆，充分都顯示出洋房本身的豪華。

高秋透過鋼門的隙縫，看到了門後的小花園，綠草如茵，還夾雜着罕見的各式薔薇。花園的盡頭是車房，停放着那輛奶白色的平治房車。

高秋站在門外，耳裏聽到了鋼琴的聲音。

他微微仰起了頭，朝上望。

二樓那裏正亮着燈，看來井志明已回到了家裏。鋼琴大抵是井志明的幼女明明彈的，新年去拜年時，見過一面，印象中是一個很會講話的小女孩子。

井家除了明明，還有一個大女兒靜靜，今年唸中四，此外就是井志明兩夫婦。

爲了安全，井家還養了一頭狠狗「班班」。

高秋對自己的辦事能力一向充滿信心，然而，面對井志明，要他表白一切，這事甚難，高秋不禁有點躊躇了。

如果一旦驚動到井家上下的人，井志明就必然會抗辯到底，不肯和盤托出眞相。

還有，井家那條狠狗，也是不易對付的。

高秋思前想後，最後還是默默地離開了那座大宅。

怎麼辦才好呢？

一邊走着，一邊這樣想。當然是不能就這樣罷手的，不然，自己永遠蒙冤，再難見天日。

高秋在那條寂靜的馬路慢慢地走着。

如果是在美國，那就易辦了，買一柄左輪，衝入井家，用槍嘴對着井志明，逼他說眞話，可惜身在香港，買槍不易。

高秋想到黑市手槍，然而他不是壞分子，想買也沒有門路。

還有，井志明是擁有槍枝的，他有兩管獵槍，同時又是香港槍會的成員。

新年往拜年時，井志明曾經讓高秋看他那兩管獵槍，烏墨發亮，那些子彈足有六分長，打在胸膛，那還有命。

如果自己握着童軍刀闖進去，說不定丟命的是自己呢！拚不過！

殺掉高秋，井志明的藉口可多哩！

一個逃犯擅闖民居，還手握利刀進行威脅，爲了自衞，痛下殺手，是平常之事，法官自然相信，那麼，高秋更是沉冤難雪！

「好！得想過法子才行！」高秋咬了咬嘴唇。

高秋攔了輛的士，駛去了沙田。

扣留其女　約見情敵

在沙田，高秋偷了一輛汽車。

本來大可以在九龍塘偷，但在同地區偷，在同地區用，危險性陡增，因此高秋才決定在沙田區下手。

他站在近沙田廣場那裏的馬路上，留意着停泊在馬路上的車。

一連看了二十多輛，都是車門緊閉，無法下手。

一直到了那輛白色的本田房車。

房車泊在一家酒樓的門前，前車門插着車匙，顯然是車主一時大意，忘了拔掉車匙，就匆匆走進了酒樓。

眞是天賜良機！

高秋大喜過望，伸手一轉鑰匙，車門就開了，他連忙閃身鑽了進去。

可能是高興過度，開了引擎，卻忘了鬆手掣。

房車發生了隆隆的聲音，車身在震動。高秋大吃一驚，連忙熄了引擎，不停在喘氣。

如果驚動了車主和路人，那除謀殺罪外，還得加上一條偷車罪。

「媽的！」高秋打了一下自己的額頭，小心翼翼的開了引擎，慢慢地踏油門，跟着一鬆手掣，房車乖巧地向前滑，房車終於開動了。

這樣飛馳了兩三分鐘，高秋再也不緊張了，他把房車泊在一邊。

這時才發現兩手淌着汗。他取出手帕拭了汗，大力地吁了口

氣。

這一夜，高秋把房車泊在元朗，跟着在附近的公寓租了一個房間，過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晨，他又回到了九龍塘。

時間剛剛好，井志明正好駕着他的平治房車，送小女兒明明上學。高秋跟在後頭，大約駛了十二三分鐘，到了明明的學校。

明明跳了下車，背着書包跳跳蹦蹦地走進了校門。

井志明把平治房車開走了。

高秋把房車停在路邊，抽着香烟，靜靜地等明明放學。等得有點兒倦了，高秋入了睡。

一覺醒來，紅日高照，急地看錶，十二點還差五分鐘，但已有學生打從校門那裏走出來了。

過了六分鐘，明明出現了。

明明跟同學們走到巴士站，輸候巴士。

高秋自然駕車跟在巴士的背後。

過了十多分鐘，明明下車了。她背着綠色的書包，跳跳蹦蹦地走着。

巴士站離井家大約有五六分鐘的路程。高秋輕輕踩了油門，駛到明明的身邊。

「明明！」他仰首窗外叫了一聲。

明明住了脚，瞪着烏黑的圓眼睛望着高秋。

「你不認得我了嗎？我是你爸爸的部下高秋呀！」

明明打量了高秋一眼，點點頭：「記得！」

「今年新年我來你家裏拜年呢！」高秋說：「我還給你一封大利是！」

「對！你是高叔叔！」明明興奮地。

「明明！我送你回家好嗎？」

「爸爸說不要坐陌生人的車子。」

「我是陌生人嗎？」高秋指着自己的鼻子。

「當然不是。」明明天眞地回答。

「那就是了！快上來！」高秋打開了車門。

明明靈巧地鑽了進來，坐在高秋的身邊。

高秋替明明縛上了安全帶：「時間還早呢！我帶你到遊樂場去玩！好不好？」

明明高興得拍起手掌來。

孩子就是孩子，哪懂得大人的虛僞。

高秋把汽車駛到遊樂場面前停罷，引着明明走進了「荔園」。

有十年不曾來過「荔園」了，高秋覺得有點兒隔膜，然而，明明却像他鄉遇故知似地騎了木馬，又嚷着要去坐過山車。

爲了討明明的歡心，讓她忘掉家裏，高秋一一奉陪。

這樣玩了兩個鐘頭，再回到車上時，明明已倦得睡着了。

高秋一看錶，下午四點卅二分，井志明應該還在辦公室裏。

通常這時候，業務會議也該開完，井志明大概躲在自己的辦公室裏抽雪茄呢！

當然，素素在世的時候，這正是井志明溫存的時候哩！想到素素，高秋無名火起。高秋把汽車泊在路邊，走進電話亭打電話。

總機把電話接到井志明的辦公室裏。

「井志明！哪一位？」井志明的聲音傳來。

「我是高秋！」高秋冷冷地。

「高秋？」井志明的聲音大了起來，微微有點兒抖，看來他想不到高秋會在這個時刻打電話給他。

井志明又問：「你……眞是高……高秋嗎？」

高秋冷冷地回答：「是高秋！怎麼？連我的聲音也聽不出來了嗎？」

「喂！你怎麼搞的，殺人也敢嗎？警方找到公司來了，大家都麻煩。你現在哪裏我不想知道，只想勸你快點去自首。」井志明大聲地。

「我沒有殺素素！」高秋抗議着：「別把我看成是兇手！」

「不是你殺的，爲甚麼要逃？如果不是心中有鬼，逃甚麼？」井志明以上司身份斥責着。

「我想單獨跟你談一下。」高秋提議：「我有話要跟你說。」

「亂講！我們之間有甚麼好談的？」

「不！有呀！」高秋說：「無論如何要見一見面，否則，嘿嘿！明明的性命我可不擔保。」

「甚麼？你說甚麼？」井志明跳起來。

「明明在我這裏。」高秋冷靜地答。

「你……拐帶？」

「隨便你怎麼說。」高秋冷冷地。

「拐帶罪可不輕呀！」井志明警告着。

「廢話少說！井經理！你來不來？」高秋加重了語氣「我現在背上了謀殺罪，警方要抓我，爲了要沉寃得雪，我甚麼都敢幹，反正謀殺罪是死刑，我也不怕多殺一個人，對嗎？」

「喂！等一下！」井志明急急地叫。

「怎麼？你答應了？」

「你……你要多少錢？」井志明問。

「我不要錢。剛才不是說過了嗎？我要跟你兩個人聊一聊呀！」

「要聊甚麼？」

「到時才說吧！要保明明的命，就不要報警，今晚九點，九龍塘公園見。」

「喂！」井志明喚住了他：「你眞的綁了明明？」

「不相信可以打個電話回家裏問問，好了，如果沒問題，今天晚上九點鐘在九龍塘公園的亭子裏見吧！」高秋掛上了電話。

這是一場賭博。

井志明會不會單刀赴會，可能他怕事，立即通報警方，於是，警方就代表了井志明來應約。

如果是這樣，豈不是前功盡廢？

高秋自然不能殺明明，他根本沒有這種心意。

高秋回到汽車裏，明明還在熟睡。

大抵是玩得倦了，高秋也不去叫醒她，睡着總比醒來好。

高秋在汽車裏找到一條繩子，把明明的雙脚綁好，這樣即使醒過來，也逃不了。

高秋把汽車駛去畢架山頂停下。

到了八點左右，明明醒來了，嚷着要回家。高秋百般哄騙也不濟事，索性連雙手也綁上，用手帕塞住了明明的嘴巴。

到了九點，高秋把汽車駛到九龍公園的面前，他輕輕在明明的太陽穴上擊了一下。

明明「嚶」的一聲，暈了過去。脫下上衣，蓋在明明身上，高秋下了車，鎖上了車門。

他閃身走進公園，在一棵柏樹後面靠好身子。

過了大約五分鐘，他看到有一個男人走進了亭子。

由於背着身子，他弄不清到底是不是井志明。

「呀！碰一下運氣吧！」高秋慢慢地吸了一口氣，朝亭子走過去。

小亭裏的人如果不是井志明，那便糟了！

他逃嗎？那也不易。如果亭子裏的是偵探，喝令不聽，就會開槍。

就算是中槍倒地死去，高秋也不害怕，反正心愛的素素不在了，戀棧這個紅塵也沒甚麼意思。不過，要這樣含寃莫白，却是死不瞑目。

高秋拚着一口氣，拚了！

公園談判　無端槍響

他走向那座小亭子，看着那背影。

對方似乎聽到了高秋的脚步聲，低聲問：「是高秋嗎？」

呀！是井志明的聲音。

高秋安下了心，一脚踏進了亭子。

「明明呢？她在哪裏！」井志明愛女情深。

「有沒有報警？」高秋問。

「沒有！明明呢？她在哪裏？」井志明不停地四處張望。

「你回答了我的話，我立即放人。」高秋佔了上風，語氣不同了。

「甚麼話？」井志明狐疑地。

高秋點了根煙：「我沒有殺素素，這一點，希望你能明白我。」

「警方那會相信，他們一口咬定你撒謊。」井志明由衷地說。

「不管警方相不相信，總之我沒有殺人。我十二點鐘去到素素的家，她已經被人殺死了。肯定是那個比我早去一步的傢伙殺死素素的。」高秋叫屈。

「那……那跟我有甚麼關係？」

「我懷疑你就是那個人。」高秋直言。

「放屁！」井志明大聲地叫了起來，他的眼睛睜得比桂圓還大，帶着紅紅的血絲。

高秋冷然地說：「你有殺素素的動機。」

「我沒有！」井志明高聲地抗議：「不要寃枉我！」

「你跟素素有不尋常的關係，這是誰都知道的事，素素要跟我結婚了，可是你對她仍然餘情未了，不想分手。因此你到她家裏作最後談判，要求前緣重續，但素素拒絕了你，你惱羞成怒，於是就在她背後刺了一刀。」高秋一口氣地說。

「我沒殺過素素。」井志明大聲地。

「那麼你不承認跟素素有染嗎？」

「我不想提我的私生活。」井志明說。

「好！那麼你永遠不會見到明明。」高秋提出了威脅。

井志明舐了舐嘴唇：「好吧！我跟素素的確是有關係的，不過，當我聽到她要結婚時，反而放下了心。」

「放下了心？爲甚麼？」高秋狐疑地。

「說老實話，我早已有了新歡，所以聽到素素要結婚，歡喜還來不及呢！」

「不要往自己的臉上貼金啦！」高秋不滿地。

「這是眞話，我希望你能了解，消除疑慮。」井志明平靜地答。

「我不相信。」高秋搖搖頭。

「是眞話！那個女人是去年才到公司做事的女秘書。我還買了一幢房子給她呢！我不想一脚踏兩船，於是想到跟素素分手。我怎會殺她呢？」井志明苦苦解釋。

「是眞的嗎？」高秋的信心動搖了。

「當然是眞的！那個女人就是馬珍妮，那幢房子我買在北角。」井志明由衷地。

「是眞的嗎？」

如果是事實，那麼井志明的確沒有殺死素素的必要。

高秋想了一下：「那麼兇案那夜，你可有去過素素的家呢？」

「沒有！」井志明擧起右手三根指頭：「我可以發誓。對了！明明在那裏？」

「那麼，你可知道素素還有甚麼其他男朋友？」退而求次，高秋向井志明打聽。

「我不知道。我從來不過問她的私生活，這是我們之間的協議。」井志明回答。

「……」高秋怔住了。

看起來，井志明眞的不像是殺死素素的兇手！

如果這是眞的，那麼兇手又是誰呢？

「嗯！明明在哪裏？」井志明問。

「在外面的車子裏。」高秋回答。

「謝謝！」井志明道了一聲謝，轉身離開亭子。

就在這時候，槍聲響了。

剛剛離開亭子的井志明，慘叫一聲，整個人倒落地上。軀體敲在水門汀上，發出了「砰」的一聲。

高秋一時之間呆住了。在井志明倒下的剎那間，他本能地伏了下來，借住亭子中間的石枱作爲遮掩所。

倒在地上的井志明掙扎地爬起來。

這時候，第二下槍聲響了。

井志明那剛爬起一半的身子，迅即倒了下來，再也爬不起來了。

靜寂包圍着高秋。

「如果我一動，怕槍聲又會響起來了。」

高秋伏在地上，一動也不敢動。

他偷偷地向亭外望去，伏倒地上的井志明到底怎樣啦？死了？時間一分一秒地過去。

過了一會，仍然沒有任何動靜。

高秋慢慢地爬了起來。

借着樹木的遮掩，他離開了公園。

高秋首先看到了井志明那輛平治汽車，心裏一動，一個箭步衝了上前，打開車門，鑽了進去。

沒有槍聲，看來兇手早已逃之夭夭了。

車盤上插着車匙，高秋老實不客氣，一扭車匙，開動引擎，把平治駛離現場。

很快，就脫離了險境。

「行了！」高秋長長地了吁口氣，他已脫離了危險地帶。

到心情稍稍平靜了後，高秋就湧起了疑問，到底是誰偷偷地開槍呢？井志明死了嗎？

高秋把平治駛到了沙田。

看來兇手是有計劃的，絕對不是亂開槍。

那麼目標到底是誰呢？高秋？井志明？抑或兩個都是？

思索之間，平治已到了大埔。高秋把平治泊在一邊，下了車。

如果警方發現井志明，就會追尋這部豪華的平治汽車，如果還繼續利用這輛平治，很快就會成爲網中之魚。

高秋才沒那麼笨，他走到公路上，截了一輛的士，開回深水埗，在那裏，他找了一家公寓。才進了房間，女管房就來拍門。

「幹甚麼？」高秋故意粗聲粗氣地。

「要不要女人？」女管房一臉阿諛。

「不要！」高秋斷然拒絕。

房門關上後，高秋倒頭就睡。他眞的太疲倦了，肉體和神經同樣地疲倦。

也許眞的是疲累過度了，高秋很快就入睡。然而睡得並不安穩。夢中，他看到自己不停地被警察追捕。噩夢連綿，到睜開眼睛，全是冷汗。

明麗的陽光透過窗隙射了進來，把房間照得亮亮的。高秋再也睡不下去，看看錶，是晨早新聞的時候。

連忙翻身下床，開了電視。

正好趕上報新聞的時候。那個穿着西裝的中年報幕員，照例向觀衆說了一聲「早安」，開始報告新聞。

「五月三十一日星期三早上七點鐘晨早新聞。」報幕員這樣作了開場白：「有關女秘書許素素被殺案，轉眼已有一個星期，警方仍在加緊偵緝逃獄兇嫌高秋。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昨天晚上九龍塘公園又發生一宗相連謀殺案件，一名中年男子伏屍公園亭子地上。」

接住螢光幕出現了九龍塘公園的畫面，有不少警方人員穿插其間。

井志明被人槍殺，高秋伏在地上看動靜。

還有井志明屍體被舁離現場的鏡頭。

報幕員續往下說：「根據調查，死者證實爲中央地產公司營業經理井志明，今年五十二歲。死者胸部中了兩槍致命，在案發現場不遠處的路邊，警方發現了一部無人駕駛汽車，車廂內有一個手脚被縛的女孩，證實是死者井志明之幼女井明明。據明明供稱，昨天中午放學途中，被一自稱爲高秋的男子載離。警方懷疑該自稱高秋之男子，即是六天前殺死許素素後逃獄的疑兇。疑兇亦爲中央地產之職員，死者則爲其上司。高秋懷疑女死者與男死者有染，妬火中燒，遂先殺女死者，再以男死者之幼女爲餌，誘男死者至九龍塘公園再加殺害。」

接着，電視螢光幕上播出了高秋的特寫照片。

報導道還說出了高秋的特徵。

柳暗花明　現出曙光

到了現在，高秋眞是進退兩難，他的身份又有了大的改變，從逃犯、兇手，變成了雙重兇手，至少，警方已認定了有兩條

命喪在高秋的手上。

這樣，高秋就更加無法證實自己是寃枉的了。天下事，哪有這樣巧合？

門外傳來吸塵機的響聲，看來，女傭開始在清掃房間了。

高秋決定出去走走。他穿上衣服，離開了公寓。

早上的深水埗街道，居然已是一片繁榮。香港眞的是太文明了，連早上的寧靜也無法多停留一會。

太陽高照，高秋低着頭走着。

自從電視播放出他的照片後，就更增添了高秋的疑慮，他怕被有正義感的市民認出廬山眞面目，那時候就糟了。

走了一程，他想到買一副太陽眼鏡。

於是找眼鏡店。

終於在一條小馬路那裏，找到了一家小型眼鏡店。高秋挑了「雷朋」，因爲「雷朋」的框子夠闊大，架在鼻樑上，遮去了大半邊臉孔。不易讓人一下子就認出來。

戴上了「雷朋」後，高秋的心安定了不少。

他在一家快餐店裏吃了早餐，之後又隨便闖入一家電影院看十點半的早場。

那是一齣日本成人電影，一開場，呻吟聲起，高秋樂得閉上眼睛養神。

井志明死了，自己更加難以證明是寃枉的。

這樣看來，除非找到殺死井志明的兇手，否則，素素永遠是死不瞑目，自己則是含寃莫白。

「到底誰殺死井志明的呢？」

高秋茫無頭緒。

既然井志明已被人殺害，那麼不就證明了他沒有殺死素素嗎？

「非得調查清楚！」

再想了一下，高秋想到了井志明對他提起過的那個女人，如果眞的是有那個女人，那就證明井志明沒撒謊。高秋有了計較，也就放心看完電影。

十點半電影散了，他走進一家小餐廳吃飯，飯後，又鑽進了電影院。

四點廿五分，散場，高秋走進附近的一個休憩中心坐了一會，一直到夕陽西下，這才出發到香港去。

到了北角，忽然下起雨來。

高秋摘下太陽眼鏡，在小店裏買了一頂大型洋傘，打着傘踽踽獨行。把自己的身軀藏在傘中，令高秋感到了有一種安全感，路人個個行色匆匆，誰會注意他！

一邊走，一邊找井志明說過的那幢大廈。這樣找了一陣，仍然無法找到。高秋急了，拉着一個小弟弟打探。

原來那幢大廈在一條小坡道的後面，十分隱蔽。

進了大廈，就看到一列的信箱。高秋看到了那「六〇三」號信箱，裏面有一封信，由於信封長，信端從信箱中露了出來。

高秋老實不客氣地把信拿了出來，走進電梯。到了「六〇三」號室門前，高秋按了門鈴。

門被開了一條縫，露出一個年輕女人的臉孔。

「誰？」聲音很柔。

「我是樓下姓施的，你不在時，郵差送來了掛號信，我替你收了。」高秋撒着謊。

高秋把信在門前一揚。

「呀！謝謝你！」女人連忙開了門。

高秋把握時間，閃身闖了進去，順手把門關上。

女人臉色一變，望着高秋。

「你！你想……幹甚麼？」

「我有話要問你。希望你能老老實實地回答我，不要出花樣，聽到嗎？」高秋提出了警告。

「快走！不然我……我報警！」女人挺了挺胸，好像十分勇敢，其實是虛張聲勢。

「你報警，我就宰了你。」高秋警告着，跟着把女人的雙手拗向背後，推向客廳。

女人全身發抖。高秋把女人推落沙發上。

「你到底是誰？」女人顫着聲音問。

「我叫高秋！」

「呀！高秋！就……就……就是殺死女……女朋友……殺死井……井經理的……兇手？」女人張着口說話，臉色煞青。

「我是被寃枉的。你是馬珍妮了吧？」高秋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不……要殺……殺我！」馬珍妮哀求着，接着突然站了起來，奔向露台，大聲叫「救命」。

高秋一個箭步衝上去，把馬珍妮拉了回來，一個耳光朝她臉上送了上去。

「再叫就宰了你。」他惡狠狠地。

馬珍妮全身抖着，拚命地搖頭：「我……我不叫！」

「你回答了我的問題，我就不殺你。」高秋撫了撫馬珍妮的頭髮，柔聲地。

「我知道的，甚麼都說，求你不要殺我。」馬珍妮說。

「井志明死前，說起了你，他說安置你住進了這裡，他說的是眞的？你要講眞話，不然，我不會客氣。」高秋說。

「是！」馬珍妮完全屈服於高秋的勢頭：「半年前，井經理表示要照顧我，讓我住進這裡，不過，自從他死了之後，我就甚麼都結束了。」

「井志明可有提起過素素？」

「有！他告訴我素素是他以前的情婦。」

「情婦」兩個字聽在高秋耳裡，格外刺耳。

「還說些甚麼？」

「他說素素要跟高秋結婚了，就是你嗎？」馬珍妮瞪大着眼睛，望着高秋。

「井志明有沒有說過討厭素素的話？」

「沒有！井經理不是一個薄倖的人！」

「那麼，他對素素仍然餘情未了？」

「我看可沒有了。」馬珍妮信心十足地搖搖頭。

「到底他還說了素素些甚麼？」

「井經理叫我不要對人說起這件事……」

「現在他被人殺死了！」高秋吁了口氣。

「是！」馬珍妮點了點頭，在她的臉上，並沒有任何悲哀的神情。

「還有呢？」高秋心有不甘地。

「經理告訴我，素素在勒索他，令他很煩惱！」

「甚麼！素素勒索他？」高秋跳了起來。

「是！經理眞的是這樣說！」

馬珍妮肯定地。

「素素不會是那樣的女人！」

高秋難以置信。

嘴裡這樣說，心裡卻泛起了一個意念，雖然是模糊不清的，隱隱閃着曙光。

他記起了跟素素那頓最後的晚餐。

素素推拒了他的求婚要求，理由是有錢的孀孀快要死了，會有一大筆遺產，落入她手中，因此最後把婚期推延到半年後。

根據警方的調查，那個「孀孀」是虛構的人物，根本不存在。看來，所謂遺產，就是勒索井志明。

「可是……」

高秋側着頭在想，他想到了一件事，井志明的性格一向固執，如果受到女人勒索，他絕不容易屈服，何況，他的太太是一個舊式女人，對他跟素素的關係，一向採取默認的態度，因此，素素絕對不可能憑男女關係來勒索井志明。

那麼，素素到底憑甚麼來勒索井志明呢？

「喂！你說得詳細一點，行不行？」他大聲吼。

「說甚麼？」馬珍妮有點不明白。

「你不是說素素勒索井志明嗎？她用甚麼藉口來勒索呢？」高秋問。

「這一層我可不知道。」

「可是井志明不是說過素素勒索他，令他好煩惱嗎？」

「是呀！素素勒索的金額可大得很呢！」馬珍妮吐了吐舌頭。

「爲甚麼有這個想法？」

「井經理說，現在經濟不景，怎能付得出那麼多的款項！」馬珍妮覆述着。

「喂！等一下！」高秋揚起手，制止馬珍妮往下說。他覺得馬珍妮所說的話，有一點價值。

高秋問：「你不是說井志明說過數目太大了，加上經濟不景，付不起，對嗎？」

「是呀！」馬珍妮點點頭。

「你不覺得這句話好奇怪嗎？」

「甚麼奇怪？」馬珍妮有點兒不明白。

「雖然今年的經濟不很好，公司的營業額減退了，影響盈利，但井志明的薪水不會因此收縮，還有，據我所知，井志明還有副業呢！」

「甚麼副業？」馬珍妮瞪了瞪眼。

「他炒股票和外匯，應該賺了錢。」

「我沒聽他提起過，他祇說待退了休，自己弄點事做做。」馬珍妮說。

「總之他那句話有點兒問題。」高秋愁深鎖，在馬珍妮坐着的沙發面前，踱來踱去。

一管獵槍　找到兇嫌

這時候，馬珍妮臉上的憂慮

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好奇。

她已肯定高秋不會是甚麼殺人兇手，他祇是一個被寃枉者。

「呀！對了！」半晌，高秋停了腳步，望着馬珍妮：「素素勒索的對手，會不會不是井志明，而是另有其人呢？」

「不過，井經理似乎很困惑呢！如果跟他無關，他又何必擔憂？」馬珍妮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也許，井志明是其中的一個被勒索者。」

「甚麼？」馬珍妮怔了怔。

「我看素素勒索的對象，是幾個人，絕對不是一個人！」高秋突然打了一下自己的頭：「對了，我怎麼沒想到，素素要勒索的是中央地產。」

「中央地產？」馬珍妮跳了起來。

看樣子，馬珍妮眞的是嚇得呆住了，她的眼睛睜得比桂圓還圓，雙手顫抖着。

高秋强調地：「素素一定是通過井志明向中央地產勒索，不會錯。」

「這……這還了……了得！」

馬珍妮口吃地。

「除了這樣，再沒有其他更好的解釋。」高秋肯定地。

對這個推論，高秋很有自信。

素素是井志明的秘書。

井志明是中央地產的高層人物，掌握了不少公司業務秘密，素素大抵發現了不少不可告人的秘密，向井志明等人進行了勒索。

素素爲了婚後生活過得好一點，首先向井志明提出要求，但井志明不能滿足她的要求，於是素素就把矛頭指向高層。

井志明怕了，告訴她「經濟不景，公司付不出那麼大的款項。」

到底素素知道中央地產甚麼秘密呢？現在素素死了，變成了一個謎。

高秋憑他個人的經驗加以推測，大抵祇有兩個可能。

一是老闆監守自盜，盜用了公款。一就是跟選擧作弊有關。

最近中央地產有高層人物競選議員，會不會素素就是從這着手呢？

總之，素素是進行了龐大的勒索。

素素不是說過要等半年才結婚嗎？

如果勒索的對象祇是一個人，那麼何須等半年，對象必然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龐大的組織。

因此才需要半年時間，才可以把那筆款項收個齊全。

然而，對方的勢力非同小可，反過來，要了素素的命。對方爲了要堵住素素的口，就把素素殺死了，接着又把知情的井志明一併幹掉。這麼看來，主謀必然是中央地產的高層人物。

「是誰殺死素素和井志明的呢？」

高秋不停地在思索：那個兇手在九龍塘花園的隱蔽處開槍射殺井志明。一連兩發，都命中目標。

這麼看來，兇手是一個很會用槍的傢伙，有可能是一個射擊專家。

會不會是職業殺手呢？

香港似乎還未出現過這樣遠距離射擊的職業殺手。想來想去，兇手大體是中央地產的人，能知道公司業務秘密的，必然是上層人物。上層人物中，哪個懂得用槍的，就是兇手。

「井經理可有把獵槍放在這裏？」高秋問。

馬珍妮默聲不響，打開了衣櫥。

衣櫥裏，放着馬珍妮的裙子，井志明的西裝，在另一角，擱着烏亮的一管獵槍。

高秋拎起獵槍，掂了掂，很重。

馬珍妮怯怯地望着高秋：「怎麼？想殺我？」

高秋苦笑一下：「我怎會殺你，槍聲一響，妳死了，我也跑不掉。不瞞妳說，我從來不曾開過槍。」

「那……那你爲甚麼拿……拿着獵槍？」馬珍妮奇怪地問：「這……這可不……不是鬧着玩的。」

「我有話問你。」

「甚麼話？」馬珍妮的臉容放寬了。

「井志明不會一個人去打獵，他可有同伴？」高秋問。

馬珍妮閉上眼，想了一下，忽然說：「呀！有了！那個花先生。」

「花先生！」高秋怔一怔。

「我見過經理打電話給花先生，兩人談到去日本打獵的事。」

「花先生！花先生！」高秋不斷地思索：「呀！對了！是秘書處的花田輝。」

「嗯！」馬珍妮聳了聳肩。

「一定是他！沒第二個！」高秋拍了一下腿，在他眼前浮現起花田輝那英俊的臉孔。

花田輝是中央地產裏最受女性歡迎的高級職員，年輕英俊好動。

「有電話簿嗎？」高秋問。

「在電話旁邊！」馬珍妮指指那具紅色的電話。

電話簿很厚，不過姓花的人並不多，一查就查到了。

地址是跑馬地藍塘道。

高秋大力地吸了口氣，撥了電話。

「找哪一位？」電話裏傳來了男人爽朗的聲音，一聽正是花田輝。

「閣下是中央地產的花田輝先生嗎？」高秋謹慎地問。

「正是！閣下是哪一位？」

「高秋，涉嫌殺死井志明和許素素的兇手。」高秋冷冷地回答。

「……」對方啞住了。

「喂！你在聽嗎？」高秋問。

「高秋！你爲甚麼要打電話給我？」花田輝問。

「因爲你是眞正的兇手。」高秋一字一字地唸。

「放你個屁！」花田輝罵了起來。

「我現在正在馬珍妮的家，她是井志明的秘書，井志明已把眞相告訴了她，你聽着！」高秋這樣說：「許素素不知怎地掌握了中央地產的秘密，通過井志明向公司勒索。井志明怕了，跟你商量，於是就爆發了兩宗命案，你爲了公司不得不殺素素和井志明。但你想不到井志明會把眞相告訴馬珍妮，哈哈哈！」

「你到底想說甚麼？」花田輝問。

「我要錢。」

「錢？」花田輝怔了怔。

「對！那應該是素素要的，如今我代她要。有了那筆錢，我會離開，不再打攪你。」

「一千萬那麼容易籌的嗎？」花田輝嚷了起來。

「哈！原來素素勒索一千萬港幣。」高秋說：「我不管！我要錢！」

「這個……」花田輝沉吟着。

「你現在手邊有多少？」

「五十萬。」花田輝回答。

「好！就先給我五十萬，其餘的，首飾好了。」

「我……我沒有首飾。」

「撒謊！你太太可多着呢！千金小姐，那會沒有！我警告你別弄花樣，對你沒好處！」

「好吧！」花田輝屈服了：「拿去甚麼地方給你！」

「九龍塘花園那個小亭，就是你射殺井志明的地方，你不會忘記吧！今天晚上十一點，你拿五十萬現金和相等於九百五十萬的首飾來。」高秋吩咐着。

「十一點？」

「對！就是那個小亭子，你不要搞鬼，否則，哈哈！一拍兩散。」高秋恐嚇地。

「行了！行了！總之我十一點鐘帶齊你要的東西到九龍塘公園等你。」花田輝不耐地。

「你駕車來嗎？」

「嗯！」花田輝應了一聲。

「哪一個牌子？」

「豐田大皇冠，藍色車身，行了吧？」

「好！」高秋說：「準時見！」跟住，掛上了電話。

高秋望向馬珍妮。

馬珍妮也正望着他：「爲甚麼要提我的名字？」

「不提，對方怎會相信，還有……」

「還有甚麼？」馬珍妮急急地問。

「我是有意讓你捲入今趟的漩渦中。」

「爲甚麼要那樣做？這樣對我好……好危險！」馬珍妮不滿地抗議。

「我就是要讓你意識到危險，這樣你才會聽我話，這樣你才會安全。」

「你到底要我怎麼做？」

「我很快就要去會花田輝，我離開後，妳立即就去報警，把眞相全都說出來，那就是許素素掌握了中央地產的秘密，通過井志明向公司高層勒索一千萬港幣，而眞兇就是該公司的花田輝。他爲了要爲公司保守秘密，不惜殺死素素和井志明。我十一點去九龍塘公園，跟着，妳要把以上的話告訴警方。妳告訴他們我跟花田輝約會的地方，就是井志明伏屍之處，他們就會知道的。」

「如果我照你吩咐去做，我就會安全？」馬珍妮狐疑地。

「警方抓了花田輝後，你就沒事了。但你不聽我的話，那麼我就有可能被殺，接住，你也會被殺。對方已知道你知道了秘密。」

高秋帶點恐嚇地。

「我知道了，我很珍惜自己的性命。」馬珍妮說。

高秋微笑地點點頭：「那就好了。」

還己清白　眞兇落網

高秋離開了大厦，才踏出了大堂，就遇到了下雨。

一看錶，是晚上九點零五分。

他伸手攔了輛的士：「九龍塘！」他輕輕地吩咐着司機。

還有兩個鐘頭，眞相就會大白。

結果會如何呢？有可能自己成爲了第三個犧牲者，也有可能花田輝被警方抓住，無論是哪個結局，眞相都會大白，也就是說，事件到盡頭。

的士在九龍塘地鐵站停了下來。

一看錶，還有一個鐘頭。

馬珍妮報警了沒有？

唉！擔心也沒有用，祇有相信她。

月亮爬出來了，淡淡地照着靜靜的街道。

高秋慢慢地走着，走過了一列列的愛情酒店，想到在過去的日子裏，跟素素溫存的光景，不禁鼻子一酸，掉下了眼淚。

如果素素不是爲了婚後的家庭，就不會向井志明他們勒索了。

「素素！你眞笨！」

這樣閒蕩了一會，再看錶，距約定時間祇差十分鐘了。高秋慢慢地拐到公園的亭子那裏。

還沒到亭子，就看到了那輛藍色的豐田汽車泊在馬路的一邊。

高秋住了腳，凝視着那輛汽車。

車廂裡駕駛座那裏坐着一個人。

是花田輝。

他眞的應約而來。

高秋有一種疑慮，就這樣筆直地走過去，會不會陡地一聲槍響，射將過來嗎？

但很快，疑慮就消失了。花田輝大概想要弄清楚他到底知道多少後才會痛下殺手吧！如果花田輝不是這樣想，那麼，射殺的可能性還是抹不掉的。如果是這樣，那只有嘆自己時運不濟了。

高秋一步一步地走近那輛豐田房車。

車門打開了，花田輝走了出來。

他手上並沒有槍。

高秋鬆了一口氣：「是花田輝嗎？」

「高秋？」對方反問着。

兩個人向前走了一步，確認對方的樣貌。

「錢帶來了沒有？」高秋問。

「別站着說話，進來車廂談吧！」花田輝冷冷地提議。

高秋猶豫着，他不知道花田輝葫蘆裏賣甚麼藥。

「還是站着說好了！」高秋提出了反提議。

「爲甚麼？」花田輝疑惑地。

「外面空氣好！」高秋故意吸了一口氣。

「但是，你不是想着鈔票和首飾嗎？我全放在箱子裏，現在……」花田輝指了指車廂：「就放在前車廂。」

「好！你把它拿出來好了！」高秋說。他看了看周遭的環境，心想：馬珍妮大概已報了警吧！

於是，他想到令花田輝招供。

花田輝忽然「哈」地笑出聲音來。

「笑甚麼？」高秋惡狠狠地。

「果然不出我意料之外。」花田輝冷冷地。

「果然不出意料之外？」高秋怔怔地。

「你根本不知道內幕！你捉弄我！」花田輝說。

「你亂說甚麼？」高秋大聲地喊，裝腔作勢：「我甚麼都知道！」

「是嗎？」花田輝嗤之以鼻的，跟着踏前了一步：「你不要動！」

「甚麼？」高秋又怔了怔。

「你再動，後車廂的槍就在你身上開洞！」花田輝冷冷地。

高秋朝後車廂一望。

從車窗那裏，露出了烏黑的槍嘴，正對準着高秋。

再看眞一點，握槍的是一個女人，怕是花田輝的妻子吧！

「距離這麼近，即使是女人，也不會射錯吧！」花田輝提出了警告。

「喂！你連老婆也拖下水了！」高秋轉移目標。

花田輝冷笑：「內子是自願跟來的，中央地產的大老闆是她的爸爸，那麼中央地產的事，就是她的事了。你敢逃，她就敢開槍，爲了公司，內子豁出來了，呀！還有一件事要告訴你，你不是期望會有警察趕來抓我嗎？」

「……」高秋楞住了。

「我勸你別妄想了！」花田輝

笑得雙眼瞇成一線：「你要馬珍妮打九九，對嗎？可是她沒打，她打了給我，哈哈！怎麼樣？想不到吧！」

高秋的心快要跳到喉嚨上了。

「你自以為稍加恐嚇，馬珍妮會聽你的，哈哈！須知人類嘛，個個都是慾望的奴隸。」

花田輝洋洋得意地往下說：「馬珍妮出賣了你，她要我給她五百萬。你不能怪她，如果她打電話報警，那麼就一文錢也拿不着。她的戶頭井志明死了，誰照顧她？這年頭，漂亮的女人都希望有人照顧，這個世界，那有正義、愛情，只有鈔票，哈哈哈！」

花田輝仰頭大笑：「高秋，你看錯人了！」

「你想怎樣？」高秋强作鎮定。

「上車！」花田輝命令地。

「我不上，你能拿我怎樣？」

「我會即場殺死你。」花田輝冷冷地。

「你殺了我，豈不是兇手了嗎？這對你有甚麼好處？」高秋反擊。

「當然有好處，我可以告訴警方，你這個殺上司、殺情人的兇手，為了要遠走高飛，來勒索我，我為了自衛，只好槍殺你，自衛殺人，沒有罪的，還有，我可以佈局，弄成自殺，甚至可以殺了馬珍妮，將你兩人的屍體並排在一起，造成畏罪自殺，哈哈！辦法多得很呢！」

看來，花田輝真的是一個十分聰明的男人。

「逃吧！」

高秋閃起一個念頭，陡地雙手向前一推，把花田輝推倒地上，然後向前亡命飛奔。

背後，響起了槍聲。

但沒有射中高秋，高秋亡命的飛奔。

「我來！」花田輝叫了一聲，看樣子，是搶過了他妻子手上的手槍。

「呀，我命休矣！」

高秋邊跑邊這樣想。

就在這時候，橫巷裏響起了男人的聲音：「伏下！」

高秋就地伏了下來。

臉孔緊貼着冰冷的地板，槍聲就在這時候響了起來，跟着一聲悲鳴，顯然有人中了槍。

之後，周圍恢復了平靜。

「好了！起來吧！」男人的聲音響了起來。高秋站了起來，站在他面前的，竟然是一直盤問他的那個探員。

「抓到真兇了！好極啦！」探員把槍塞回槍袋裏。

「哈哈！馬珍妮沒有失信。」

高秋自言自語地。

「高秋！沒有人報過警！」探員說。

「那……那你為甚麼會出現？」高秋嚇了一跳。

「我一直跟着你。」

「跟着我？」高秋怔了怔。

「對！起初我懷疑你是殺人的兇手，不過後來想想，你給的口供又不像是假的。」探員說：「如果是真兇，就會說得更巧妙點，索性說吃了晚飯就分手，何必還要加條尾巴呢？」

「花田輝死了嗎？」

「沒有！我是神槍手，一槍打在他肩膊上。」

「哈！真相既白，大概可以放我了吧？」高秋問。

「不行！你綁架井明明，我要拘捕你。不過放心，我會向法官求情。」探員說。

高秋雙手舉高：「要上手扣嗎！」

探員說：「不必了，這趟你逃不了！」

（完）

本人現付上　　銀行支票壹張HK$　　訂閱武俠世界　　年共　　期，請由第　　期起按下列地址郵付是盼。

姓名＿＿＿＿＿＿＿＿

地址＿＿＿＿＿＿＿＿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611.00　一年港幣$1,22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684.00　一年港幣$1,368.00

外埠連郵：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770.00　一年港幣$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790.00　一年港幣$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

青靈八女俠

張靈・文　培邦・圖

上文提要： 徐春山情不自禁跟着董飄香跑下山，剛要替周英說項，董飄香不聽解釋打了他一拳，又打了他一下耳光，徐春山反手抓下她腰間碧玉珮……徐春山向父執周英說明父親被暗害一事，也從周英口中得知父親當年事……董飄香替東方霞去尋周英霉氣不遂，欲邀她三師姐屠龍仙子援手，東方霞怕西洋鏡被拆穿，托辭董飄香不見師門信物大件事……

吃過午飯以後，東方霞正在董飄香房裡閒談，窗外忽然有人喚：「霞妹在這裡麼？請出來，我有話問你說。」東方霞聽出是二哥東方霸的聲音，便道：「你等一會兒，我就來。」

她別了董飄香，走出門來。祇見東方霸一臉怒容站在外面，便奇怪道：「是誰得罪了你呢？」

東方霸擺手道：「回房去說。」兩人回到東方霸房裡，東方霸道：「妹子，你瞧趙老二有這麼混賬！」說罷又氣得直喘氣。

東方霞摸不着頭腦，笑道：「哪裡來這麼句沒頭沒腦的話？他怎麼得罪你啦？」

東方霸道：「他倒沒得罪我，還向我作了好多揖，要我幫他的忙哩。」

東方霞笑道：「那麼他又怎麼混帳了呢？」

東方霸「嘿」了一聲道：「妹子，妳真是個糊塗人，你道這小子求我幫甚麼忙呀？他要我和他串通了，用酒灌醉董姑娘，他要……」

說到這裡東方霞也覺得難為情起來。東方霸怒沖沖的道：「你說這小子心眼有多邪門。」

東方霞啐道：「這殺千刀的不要臉，壞心爛腸的淫賊，瞧他不得好死！」又問道：「你怎麼回答他的呢？」

東方霸道：「怎麼回答？還不給我兩句話頂回去啦。」

東方霞道：「頂回去，你該大耳括子揍他。他明不明白，飄香妹子可是我們虎分山的客人，他當真是為色昏了頭嗎？」

東方霸搖搖頭道：「妹子妳祇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何嘗不想揍他，怎奈他哥哥夜遊神趙妙峯可是個硬手，又有甚麼陳四姑替他們撐腰，咱們兄妹可實在惹不起他們，所以我想了想，又咽下這口氣來。這小子一計不成，又生二計，見說不動我，又去找大哥去啦。我見他鬼鬼祟祟的把大哥找在一邊去，說了一陣，大哥祇是笑，也不知他肯不肯。」

東方霞嘆口氣道：「咱們這位大哥也是個沒法子的人，人家拿他當瘟生，他還不知道呢……」

剛說到這裡，東方霸「噓」了一聲，東方霞就趕忙縮住嘴，果然鞋聲響處，東方雄搖搖擺擺的走了進來，見東方霸也在這裡，不禁「咦」了一聲，笑道：「老二來了多久啦？」

東方霸板着臉孔道：「剛

來。」

東方雄道：「這就是了，我有話和妹子商量，你出去陪常大哥他們談談。」

東方霸道：「我聽聽不成麼？」

東方雄皺眉道：「老二還是這麼着，你這麼大的人了，也該常和這些江湖上有名人物交際應酬，多聽多學，才是我們綠林人物立身處世的道理，萬一我一朝死了呢，你就是虎分山的寨主爺啦，那時我看你如何能做這個寨主爺呢？」

東方霸被他說得火冒三丈，站起身來，氣憤憤的衝出門去了。

東方雄覺得臉上有些下不來，便回身對妹妹道：「你瞧！這不是天生的牛精古怪麼？我做哥哥的好意說他幾句，倒像和我有仇一樣。」

東方霞也不開口，祇有鼻子裡「哼」一聲，東方雄也看出妹妹今日神情似較往日冷淡，心頭暗自詫異，祇得拿話試探道：「妹妹方才不是和董姑娘在一起麼？」

東方霞道：「是呀，她心上有些不痛快，所以我陪她說說話兒就過來了。」

東方雄忙問：「董姑娘怎的不痛快？」

東方霞故意「咳」一聲道：「這董家妹子性情高傲，昨兒夜探荊門山，不曾得手，回來甚不高興，執意要去江陵尋她師姐屠龍仙子張靈芸，虧我說好說歹，好不容易才編了一套話將她擋住。」

東方雄詫異道：「她尋了屠龍仙子來，豈不是咱們又多一臂助？你阻她作甚？」

東方霞含笑埋怨道：「怎麼大哥你也是這樣不曉事的？你想想，咱們是甚麼人？做的是甚麼事？董家妹子年輕識淺，我們感情極好，我告訴她：周英是壞人，叫她去打，她就眞個去大鬧一陣，她那幾位師姐却俱是江湖上成名人物，這類謊話騙得過董家妹子，却騙不過張靈芸這一干人，何況那屠龍仙子嫉惡如仇，一旦果眞來到紅心套，見了黑蝴蝶趙妙仙這類下三濫的淫賊，大哥，你不要腦袋，我還要腦袋呢。」

一席話把東方雄說得默默無言，半晌才勉强笑道：「妹妹顧慮的果然不錯，不過太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啦，那張靈芸也祇是個娘兒們，又不是三頭六臂，有甚麼可怕的，至於趙二哥，雖然秉性太風流一些，但人家也是江湖上成名的英雄，加以淫賊二字，也未免太刻薄了。」

東方霞冷笑道：「怎麼是刻薄他？誰不知他和他哥哥這雙活寶在江湖上無惡不作？多少俠義道要想剪除他們，你不說遠着他們點，反而去套近。咱們兄妹雖說命苦，生在貧家小戶，又會了武藝，失足在綠林道裡，總算天可憐見，誤打誤撞殺了過山虎黃杰那廝，霸佔了虎分山，你不說好好整頓山寨事務，覷個空兒改邪歸正，反而去和這些淫賊打交道，似這等越陷越深，將來如何是了？」說着就哭。

東方雄嘆氣道：「妹妹說的何嘗不是？但他們這種人得罪不得。」

東方霞哭道：「我也沒叫你得罪他，祇要你遠着他點就成了。」

東方雄嘆氣道：「你不知道一個做寨主的人，有多少難處，其實單是一個黑蝴蝶趙妙仙，我們東方三杰倒也不會怕他，怎奈他哥哥夜遊神趙妙峯功夫很硬，再加上一個陳四姑，越發如虎添翼，得罪了他們，咱們就別想在虎分山安身啦。」

東方霞急忙拭淚道：「我說你是睡在鼓裡呢！你祇知道陳容君武藝高强，江湖上罕遇敵手，你知不知她的師弟龍渾發誓要取她項上人頭？前兒我遇見黃衣兒吳世玉，據說盛威公和龍渾已經在江南出現，她眼前便有殺身大禍，你們這些人還想仗她逞威風呢……別做春秋大夢啦！」

東方雄忙問：「此話當眞？」

東方霞道：「你不信便算啦。」

東方雄登時臉上變色，想了一陣，才勉强笑道：「這和我們不相干，趙家弟兄和我也祇泛泛之交，那盛威公找陳四姑算帳乃是他們本門之事，和外人不相干，再說邀約他們來紅心套，也是常大哥他們的主意，和我們虎分山拉不上關係，盛威公要殺陳四姑，殺趙氏兄弟，難道還會把他們的朋友也殺光不成？我倒是一點也不害怕。」

東方霞拭淚冷笑道：「可不是，一說陳四姑有殺身之禍，你就忙着縮頭躲開啦，推得倒也乾淨，可知狐朋狗友信任不得。」

東方雄着急道：「先前妳又勸我別和他沾惹，如今我信了你的話，又罵我，你這人也眞太難伺

候了。」

兄妹倆正說着話，忽然外間人聲亂嚷，鬧成一片，東方霞不知何事，急忙抄起雙刀，和東方雄急急趕出去。

混亂中有人叫道：「不好了，牛三爺被董姑娘打傷了頭啦。」

東方霞一聽，不禁愕然止步，問東方雄道：「這是怎麼回事？」

東方雄急道：「你問我，我問誰去？」

色心不息欲迷姦

東方霸見他兩人急急奔來，便點頭冷笑道：「如何？我就料到要鬧出事來才罷，你們還不快看看去。」

常智禮也對兩人道：「這一下簡直搞得我章法大亂，媽的，憑我姓常的這一張薄面，不是誇口，甚麼名門大派，武林高手，也還多少會賞個面子，再强的對手我也不怕，但從我裡面殺出來，我就沒法招架了。」

東方霞忙道：「常大哥，現在閒話休說，究竟是誰是誰非？而且我董家妹子現在又怎樣啦？」

常智禮跳腳道：「媽的，現在還說得上誰是誰非？況且我也不知道怎麼鬧起來的？你的董家妹子瘋啦，見人就打，連我也挨了一石子。你快看看去。」

東方霞不等聽完，早已奔出門去，一眼瞥見趙妙仙正站在園門口，抓耳搔腮的不知如何是好，東方霞也不及理會，跑到水寨上，大聲問：「董姑娘哪裡去啦？」

小嘍囉用手指道：「那坐在船裡的便是！」

東方霞手搭涼棚一看，見那小舟順流而下，十分快速，祇剩巴掌大小一個黑影，舟中人背影依稀還看得出是董飄香，慢說駕舟追趕，就是呼喊也聽不見，嘆了一口氣，祇得罷了。

東方霞向衆嘍囉問道：「董姑娘是怎麼鬧起來的？你們知道麼？」

衆嘍囉們都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她見問不出結果，心中正焦燥，東方霸走來笑道：「妹子，你也眞是多此一問。」說着一使眼色，向後一歪嘴，東方霞便已明白這事是趙妙仙弄的岔子，欲待發作，又恐常智禮面上下不來，思量了半晌，祇得暫時忍下這口氣。

黑蝴蝶趙妙仙乃是江湖上著名淫賊，其行爲之卑下較之乃兄更勝十倍，偏又生得一張好面孔，以致江湖上一般自命俠女的蕩婦淫娃都與之結下不少歡喜緣，他的武功雖不如乃兄夜遊神趙妙峯，但輕身功夫猶有過之。他仗着輕功高强，日走千家夜盜百戶固然不在話下；甚至乘夜採花，至於採花不遂，殺傷人命這類事，在他更是家常便飯。

好幾個武林中的俠義道想剪除他，但趙妙仙爲人機警異常，行事也十分詭秘，故此好幾次在極端危險的場合都被他溜脫。

在他遇見董飄香之時，雖然心頭已暗暗打着不良主意，但一者耳聞董飄香是華山青靈師太門下，不知她功夫到底如何？二者不知她到底和常智禮、東方雄等又是甚麼關係，倒也不敢莽撞，及至從東方雄口裡打聽出董飄香入門不久，和東方兄弟也無特殊關係時，心裡已解去不少顧忌。

也是合當有事，他信步走到院落裡，一面背負着手盤算該用甚麼法兒上手之時，却遇見董飄香迎面走來。趙妙仙一見便慌忙施禮道：「董姑娘到哪裡去？」

董飄香笑道：「剛才我和東方姐姐說着話呢，却被她哥哥走來叫去，眞是掃興得很，所以出來隨便走走，解解悶兒。」

趙妙仙一見她的形容擧止，靈魂兒已飛上了半天，定了一定神，想道：「機會難得，恰巧我那物又正在身畔，我何不如此如此。」想定之後，便笑道：「我剛才在前面假山旁邊還撞見他們兄妹，姑娘妳何不去找他們？」

董飄香搖首道：「我去找他們幹甚麼？又沒甚麼要緊事，且讓他們兄妹說說話兒。」

趙妙仙慌忙道：「他們又有甚麼要緊事呢？不過是她哥要傳她那手獨門暗器罷了。」

董飄香心裡奇道：「從沒聽她說過會打甚麼獨門暗器的話，大約是這丫頭藏私，生怕我知道她會這門功夫。」便問道：「他們現在在哪裡？」

趙妙仙道：「在那邊假山背後哩，我領姑娘去罷。」

董飄香點頭道好。

趙妙仙喜得心癢難熬，一面走着，信口問道：「敢問賢妹在青靈大師門下排行第幾？」

董飄香一聽他突然稱呼自己賢妹，心下不免有些狐疑，暗想：雖說武林中人不重世俗兒女那

些虛套，但到底男女有別，非親非故的人，怎麼突然叫起「賢妹」來了？祇簡單地回答：「第六。」

趙妙仙又問：「聽說西園共稱八美，愚兄祇知道：赤城仙子沈翠屏、凌波仙子賈墨羽、屠龍仙子張靈芸三人芳名，除了賢妹之外，尚有四人，不知賢妹可能見告麼？」說着嘻嘻的笑。

董飄香抬起眼波看他一眼，心想：「這人眞是荒唐，怎麼又自稱和愚兄來了？」欲待不答，又恐他是有口無心，豈不傷了別人面皮，便是東方霞臉上也不好看，祇得答道：「你所說的這三人倒眞是我三位師姊，不過我們那裡不與甚麼仙子仙姬這些名頭，至於甚麼西園八美，那更是胡說，我姊妹八人倒是住在青靈觀後的一座花園裡，但可沒有自稱爲八美，也不高興這些名頭，至於其餘四人名字，告訴你也不妨，不過最好別到處亂說。」

趙妙仙喜得連連搓手道：「那是自然，我豈不知這唐突閨閣是使不得的！祇爲賢妹不是外人，所以愚兄才有此一問。」

董飄香皺眉道：「你別賢妹賢妹的，我聽不慣。」

趙妙仙連聲道：「是是，這是愚兄一時不察，賢妹休怪……」又敲頭道：「眞是糊塗，才說又不記得了。」

東方霞抄起雙刀和東方雄趕出門外。

倒惹得董飄香笑起來，說道：「其實也沒甚關係，待熟悉之後，也是可以叫得的。」

趙妙仙笑道：「正是呢，現在賢妹請說罷，其餘四位是誰？」

董飄香搬着手指數道：「大二三三位師姊你是知道的了，四師姊姓卞，名叫宛青，外號叫做……」

趙妙仙忙問：「叫甚麼？」

董飄香笑道：「別多問，我不想說，左右不過是甚麼仙子之類罷啦！」

趙妙仙道：「是是，賢妹的五師姊又叫甚麼？」

董飄香又道：「我五師姊名薛絳樹，七師妹和八師妹一名林紅梅，一名袁孤鳳，我們四人年紀尚小，師父不叫改換道裝，還要過幾年才受戒歸宗哩。」

趙妙仙故意長嘆一聲道：「似賢妹這樣天生麗質，怎的轉起出家的念頭來？愚兄眞替你可惜。」

董飄香聽出他話裡有話，心頭疑雲頓起，便不再回答。

趙妙仙還想兜搭，這時兩人已來到假山背後，董飄香舉目四

望，問道：「怎的不見他們呢？」

趙妙仙在她說話之時，已暗暗取出解藥抹在鼻上。這時趁她不留意，摸出「迷香囊」來祇一抖，董飄香忽覺一縷甜香透入腦門，渾身便覺有些癱軟起來，心中方才一驚，趙妙仙索性一不作二不休，一把拉住她臂膀，另一隻手便將迷香囊朝她鼻上按去。

這一來直嚇得董飄香魂飛魄散，但習武之人皆有自衞本能，見事不好，急忙一偏頭，同時用肘一撞，使出一招「搖頭獻肘」。趙妙仙猝不及防，祇覺肋上一陣劇痛，急忙放開手，連退幾步方才穩住身形。

董飄香雖然避開了正面，但那「迷香囊」的氣息仍被吸入了一部份。這時祇覺渾身無力，搖搖欲倒。不敢再和趙妙仙交手，拔步便往外飛跑。

趙妙仙怕她一出去會把方才之事抖出來，自己雖不害怕，畢竟有些不便，也急忙趕上來，喚道：「董姑娘請留步，我有話說。」

董飄香見他追趕上來，心裡更嚇得凶，腳下也更跑得快，轉瞬已奔出花園。衆人見他兩人一逃一追，都感詫異，上前擋住詢問。

董飄香祇道衆人要幫着趙妙仙捉拿自己，心中大急，偏生那柄「軟鋼靈蛇劍」又不在身邊，忽然想起身旁尚餘幾粒石子，不由大喜過望，猛一回身，左手一揚，叫聲：「着！」兩粒石子向趙妙仙打去。

青靈師太爲了不許門下弟子誤傷好人，所以不喜門人使用暗器，常說江湖是非恩怨，往往當時難以辨清，刀劍兵器，尚且容易誤傷好人，何況鏢箭之屬的暗器？而且雙方過招，勝敗各憑本身藝業，用暗器傷人，豈是英雄所爲，故此青靈觀門下人物，雖然都會打各種暗器，但却不許携帶使用。

董飄香和兩個小師妹年輕好動，空山寂寞，悶得無聊，便在後山撿些石子打雀鳥，久而久之也練得好準頭，青靈師太知道之後，也是一時興起，索性教三人練飛蝗石，這種暗器既可防身，又不致傷人性命，尚無大害。

昨日夜探荊門山以前，董飄香在後院裡選擇那大小相合的鵝卵石，撿了十來顆放在衣囊裡，如今尚餘五六顆，這時正好用來應急。

趙妙仙正趕之間，忽見董飄香被衆人攔住，心中不禁又喜又憂，喜的是這妙人兒不會走脫，憂的是衆人追問起來，自己却無言答對。正在患得患失之際，忽見董飄香回身打出兩粒石子，急忙低頭避讓，躲過了上盤，那奔下盤打來的却不能躲脫，「吧」的一聲正中膝上，大叫一聲，跌倒在地。

衆人見董飄香已出手打傷趙妙仙，怕她再下毒手，都紛紛呼喝制止，誰知董飄香却誤會大衆不肯罷休，心想我孤身一人，一且被他們擒住，後果不堪設想，她這時祇顧脫身要緊，便探手抓了三粒石子出來劈手打去。這一下距離近，衆人都擠在一起，閃躲不易，再加以都不料她會這麼不分皂白的亂打。常智禮胸前先着了一下，旁邊兩個小頭目也挨了誤傷。

董飄香趁勢奪門而出，奔上水寨，衆小嘍囉那裡擋得住她？被她搶了一把單刀，跳下小船，一刀砍斷纜索，拿起槳盡力朝河心划去。

東方霸便問趙妙仙道：「趙二哥，你們怎麼鬧起來的？」

趙妙仙見董飄香已然逃出門外，想來已無法追回，便趁機撒謊道：「我也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是我見她獨自一人在那山石後鬼鬼祟祟的，正想上前查看，不料她一見我便撒腿就跑，想來或者是被人派來臥底的也說不定。」

常智禮明知他是信口胡說，但也不好當面戳破他。東方霸却哈哈一笑道：「常大哥，大約你紅心套風水太好了，青靈大師看中了這地方罷，不然怎會派她的徒弟來臥底？」

常智禮「哼」了一聲，却不言語。牛勝着急道：「話不說不明，到底董姑娘怎會突然和咱們翻臉？我得問她一個明白。」

說着奔到水寨上，正見董飄香奪舟逃走，牛勝大喊道：「董姑娘，咱們並不擋妳，妳要說個明白，我們弟兄甚麼地方禮數不周，得罪了妳？」

董飄香已是恨極，暗藏最後一粒石子在手，待他把話說完，喊聲：「着！」牛勝被這一子打在額上，鮮血迸流，朝後便倒。

小嘍囉將牛勝扶回房去裹傷，常智禮氣得喃喃亂駡。又怕董飄香去領人來報復，心頭好生着急，祇有盼望陳四姑早些到來，這且按下不表。

窮途末路當金鐲

且說董飄香駕舟逃走，急急似漏網之魚。

順水划了好一陣，料想離紅心套已遠，這才驚魂稍定，上得岸來，徬徨了一陣，決定先找一處地方投宿，一切待明日再說。

這時她隨身的寶劍、衣物、行李、銀兩等物皆留在紅心套，除身上衣服之外，就剩了一把沒鞘的單刀。她脫下身上長衣，將單刀裹起來拿在手裡，整頓了一下衣裳，順着大路朝前走去。路上逢人打聽，方知這裡已是宜都地界。

董飄香進得城來，找了一家店房住下，她這身不倫不類的打扮引了店家疑心，又見她長衣裹着之物，似是刀劍一樣，更加使人猜疑。董飄香却不理會，從腕上脫下一隻金鐲，並一隻龍紋碧玉簪交給店家，命他拿去當或押，好還房飯錢，剩下的留作去江陵的路費，店家喏喏答應去了。

董飄香洗過了臉，和衣躺在床上休息，心裡盤算着日後見了張靈芸該如何措詞方妥？一直到了深夜，店家還未回來，董飄香方在着急，忽聽腳步聲雜沓，一羣人闖進店來。董飄香一驚跳起，順手把單刀藏在身後，這時房門已擂得震天價響。

她心裡又急又怒，輕輕抽開門閂，突然將門拉開，一輪單刀，喝道：「不許進來！」

原來門外站了十來個手持單刀鐵尺的捕快。爲首一人對她打量一眼，問道：「你這女人是做甚麼的？快快對我們說實話。」

董飄香大怒道：「你管得着嗎？」

那人冷笑道：「我們是宜都縣的捕頭，對形迹可疑，來歷不明的人都得問問，你這女人帶着兵刃，又命人拿金玉飾物去當押，分明不是好人，快乖乖隨我們回去，有甚麼話，見了正堂老爺再回。」

董飄香聞言大怒道：「胡說，我帶着刀就不是好人嗎？就憑你們這羣東西，也敢來欺負我？」一揚手中刀：「誰敢上來就讓他嘗嘗這把刀的滋味。」

衆捕快都大嚷起來：「大膽女賊，竟敢帶刀拒捕，這不是反了麼？」各擺單刀鐵尺，分三面圍上來。董飄香雖然心中怒極，但仍然不忘師門戒條，這些捕快公人雖然無禮，究是責任攸關，與倚勢欺人者不同。本欲隨他們去衙門分辯，又怕低了青靈觀名頭，說不得，祇好一走了之，當下伏身一竄，「刷」的一聲從衆人頭頂掠過，如一隻狸貓的縱上屋去，接連幾躍已去得遠了。

這裡衆捕快沒拿住人，擾攘了一陣，祇得取了董飄香的長衣，鎖着店家回衙門問話去了。

董飄香奔逃了一陣，見並無人追來，便坐在人家脊屋上尋思道：「我好晦氣，昨日丟了師門信物青玉珮，今日一日之間又把甚麼都丟光了。此去江陵還有好幾天路程，自己腰無半文，如何去得？」想到這裡，不禁流出眼淚。

不知過了多久，祇見殘月將墮，晨鷄初鳴，董飄香暗想：此時不走，天色大明以後，倒更難設法，趕忙站起身來，緊了一緊腰間絲帶，穿屋越脊直到城邊，好在這城牆並不太高，董飄香伏身一縱，落下城來。把單刀扔了，躍過護城河，跑到一間農家，詐稱自己被强盜所劫，騙些飲食吃了，順着大路直往江陵奔去。

她這身打扮十分礙眼，長衣也丟了，祇餘一件青色密扣緊身夜行衣，下面是綠色洒花夾褲，就和一個賣解跑馬的妙齡女郎一樣。

董飄香見來往行人都用詫異的眼光打量自己，也悟出由於服裝礙眼，一賭氣，索性不走大路，祇在路旁田野裡奔走，飢餓時便跑到農家去求食，夜間或宿破廟，或在山頭露宿，這樣兩天下來，把一個千嬌百媚的美人兒折磨得臉黃肌瘦，好在她平素身體健壯，尚未病倒，但已憔悴不堪了。

這日正走之間，猛見前面露出城牆雉堞，心知已到江陵，不由大喜，數日來的悲愁，一掃而光，一進城來便向人打聽「青女宮」。有人指與她：「轉過那條臨江街便是。」

董飄香謝了一聲，興沖沖的走去，果見有一座道院，門上橫書「青女宮」三字，臨近一看，却是靜悄悄的開着兩扇門，一個人影兒也沒有，董飄香心疑道：「三師姊怎會到這種地方來，莫不是走錯了。」再想了一想，又對自己道：「管它呢，我且進去看看再說。」便朝裡走去。走到廊下，才見一個老婆子坐在台階上打盹。

董飄香推醒了她，問她這兒住持是不是百渡道姑？別的人又到哪裡去了？

那老婆子却直搖頭，用手指着自己耳朵。鬧了半天，董飄香才知道是個聾子，不禁又失望又焦急。恰在這時西廂房「呀」的打開來，走出了兩個道婆，對董飄香打量一眼，合掌問訊道：「女施主何來？」

董飄香還禮道：「請問師父，有一位百渡師父可在這兒麼？」

道婆道：「百渡師父正是這裡住持，姑娘尋她何事？」

董飄香喜道：「我是華山青靈弟子董飄香，我有一位師姐名叫張靈芸，與這裡百渡大師是好友，常時住在這兒的，所以我特來找她。」

道婆道：「張姑娘我們倒是見過的，不過她今年還沒來。」

董飄香一聽，仿如雷轟一般，不禁目瞪口呆起來，心裡祇是想哭。

道婆道：「百渡師父此刻被縣太爺的太太請到縣衙門裡說話去了。姑娘要找她，還是晚上來吧。」

董飄香一聽，人家分明下了逐客令，還呆在這裡幹甚麼？便道：「既然三師姐沒來，我也就不必來了。」說罷匆匆便走。

耳邊還隱約聽得那兩個道婆議論道：「這女娃娃打扮得怪裡怪氣的，我看着眞不順眼。」

另一個道婆接口道：「論品貌，倒也還像青靈觀的人馬，但這通身的氣派舉止却完全不像，你看那賈墨羽、張靈芸這些人，人家就像畫裡的仙女一樣，哪像這個小姑娘那麼慌慌張張的。」

這些話鑽進董飄香耳裡，祇把她氣得發昏，但再瞧瞧自己身上，委實狼狽不堪，自己定了定神，盤算道：「如今三師姐既然沒來，眼見今天就非挨餓不可，況且也沒地方住宿，本來夜裡再來找百渡道姑也原無不可，但自己委實不願再看到那兩個道婆的嘴臉，而且那百渡道姑既然和縣正堂的老太太往來，多半也是那種趨炎附勢的俗人，不見她也罷。」

但再一想到食住二事，又着急起來，末後把心一橫，想道：師門戒條雖說不能偷盜，但餓死可也不成，我祇偷盜這一次，下不爲例，又有何妨？但這江陵城裡她從未到過，也不知甚麼著名的富豪之家。她胡想了一陣，後來又得一個主意，管它呢，我祇擇房屋最大的人家下手，偷它個幾十兩銀子，也就夠了。

主意打定，祇得耐心等待天黑，肚子裡餓得咕咕直叫，覺得更是非偷不可。

她越是着急，天色却黑得越慢，好容易金烏西墮，玉兔東升，董飄香精神大振，正想上房，又暗忖道：「此時天黑不久，人們多沒入睡，且多等一會。」

一直等到二鼓將盡，董飄香「颼」的一聲竄上房屋，手搭涼棚四周一望，祇見高牆大院的人家少說也有好幾十戶，不覺又爲難起來：「我該偷哪一家呢？」

此時月華如練，四外景物照得清清楚楚。常言道：「偷雨不偷雪，偷風不偷月。」皆因月下視綫清晰，不易躲藏，董飄香這次出手，竟連時間也不及選了，她選中了一家院牆最高的人家，逕自撲去。

董飄香縱身上了牆頭，正待跳下，忽然想起平素聽師姐們談論，這類大戶人家多半聘有武師護院，却大意不得，我且先探一探再作道理。

想定之後，便「颼」的一聲竄到屋面上，伏下身，凝聚目光四下一望，祇見這座莊院頗大，自己進來之處，原來是屋後一座花園，亭台樓閣，修造得十分整齊。遠處傳來聲聲更鼓，原來已打了三更。

董飄香跳到另一間較高的屋頂上一看，却祇發現兩三處房裡尚有燈火，似乎人們大都入了睡鄉，膽子便大了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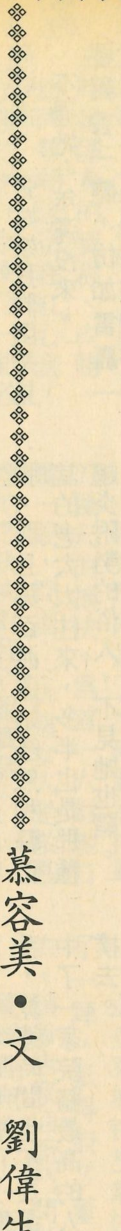
恰在這時，忽然東南角上鑼聲亂响，夾雜着吶喊，倒把董飄香嚇了一跳，心想：難道我已被人發現？又見遠處似有好幾條黑影向自己伏身處跑來，不由大駭，慌忙縱出牆外，背貼牆根站着，大氣也不敢出。

少時祇見一條黑影縱出牆來，朝前飛奔，後面又跟着四條黑影，一邊追，一邊喊：「不要走脫了飛賊！」董飄香才知道人家追的不是自己。

前面那條黑影腳程甚快，後面這幾人却差得多，看看雙方距離越來越遠，董飄香心想：前面那人必是「飛賊」，後面追的人大約是這裡的護院武師，我何不助他們一臂之力，把這飛賊捉住，也算做了一件好事。她自來心性浮躁，想到就做，足下一使勁，也跟着追下去。

（未完・三）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情劍

慕容美・文　劉偉生・圖

「得得答答，得得答答，得得答答……」一片急蹄突自西大街方面遙遙傳來。

「居易」酒樓上，酒客們神色一緊，相繼愕然停盃，蹄聲由遠而近，夾雜着一串叱喝與呼嘯，經樓下向東門方面驟雨狂雹般疾奔而去，一批剛過，一批又至。這樣先後持續了將近頓飯之久蹄聲方才逐漸稀落下來。

一名布衣老者目光偶及樑楹間那方匾額，忍不住輕輕一嘆道：「萑苻遍地，劫戮時有所聞，唉，居易，居易，今日之長安果其易居乎，艮不易居也！唉！」

其他酒客們似有同慨，人人搖頭感喟不已。就在這時候下面大街上，忽有人一路唱將過來道：人生百歲，七十稀少，更除十年孩童小，又十年昏老，都來五十載，一半被睡魔分了，那二十五載之中，甯無些箇煩惱！

左思量，右思量，總覺人生似露垂芳草，遇酒逢花莫閒拋，追歡耍及早，毋惜玉山倒……

歌聲戛然而止，歌者悠然現身。

時下雖爲仲秋季節，來人仍戴着一頂又破又舊的捲邊大涼帽。這位朋友不知道是跑路跑熱了，抑或剛才的山歌唱得太賣力，上得樓來人往樓梯口一站，第一個動作便是自頭上除下那頂大涼帽，衣領一拉，大扇而特扇。除去涼帽之後，來人臉目清楚出現。此人看上去約在四十到五十之間。荔子鼻、蒲包嘴，一雙眼珠又黑又小，就像兩大盌白米飯上放的兩顆烏豆。而總醜之大成者，則是那兩道一高一低，一疏一密的眉毛。

那兩道與衆不同的眉毛，可說是此人臉上最不安份的一環，上下錯動，一刻不停，如果眼睛向誰就彷佛在跟誰扮鬼臉遞消息一般。

衆酒客看清來人這副尊容，無不暗暗爲之絕倒。

不過來的這人似乎毫不介意別人對他的觀感如何，烏豆眼滿樓溜過一通，最後以手中涼帽虛應故事地揮了揮身上的那襲髒得發黑的青布長衫，大踏步向東首靠近窗口的一副座頭走去。

青衣醜漢現下走去的那副座頭上，早已經坐着一名藍衣少年，當下，青衣醜漢走過去抱着涼帽深打一躬道：「這位弟台……咳……我可以在這邊坐下嗎？」

藍衣少年緩緩抬頭，目光一掃，淡淡答道：「沒有甚麼可以不可以，座位都是店家的，朋友愛坐那裏便坐那裏！」

青衣醜漢搭訕坐下，跟着伙計走過來，哈腰請示客人要點甚麼酒菜，青衣醜漢支吾了一陣，忽然揮手道：「你且站去一邊，待本爺斟酌好自會喊你過來。」

那個伙計眨了眨眼皮，楞了好半晌，這才「咦」出一聲，閃眨着那雙曉星般的眸珠道：「怪了，各人各口味……」

青衣醜漢嘻嘻一笑，涎臉輕聲道：「不瞞你老弟說，我身上是一個兒子沒有，嘻嘻，所以，咳，這個，咳，不巧而已，其實我也不是天天窮……」

藍衣少年又是一楞，先是有氣，繼又覺得好笑，忍了忍勉强皺眉道：「隨你點，帳由我付就是了。」

青衣醜漢這下神氣起來了，嗓門兒一淸大聲吆喝道：「喂，伙計過來！」

那個伙計應聲而至，青衣醜漢老實不客氣連聲六菜一湯，外加好酒三斤，最後手指藍衣少年加了一句道：「這位相公請客！」

那個伙計本來就有點起疑，心想：這斷連骨頭搾了也值不上三分銀子，莫非吃白食來的不成？及至聽到這麼一說，忙朝藍衣少年望去，藍衣少年點點頭，伙計這才安心打躬而退。

青衣醜漢待伙計去後彎腰堆笑道：「老弟貴姓？」

藍衣少年淡淡答道：「文東玉。」

青衣醜漢目光微直，喃喃道：「文……」

藍衣少年以爲對方沒有聽淸楚，接着道：「文武的文，東脩的東，金玉的玉。」

青衣醜漢突然失態，「啊」了一聲，忙道：「是的，是的，文東玉，文東玉，文老弟，咳，久仰久仰！」

藍衣少年文東玉側目哂然，心想：天下再虛僞，再空洞不過，大概便數應酬場合中「久仰」這兩個字了！

按照一般禮節，請教過了別人的名姓，不論對方有沒有反問一句，都該馬上報出自己的名姓才對，可是，這時的青衣醜漢，在喊完二聲久仰之後竟將自己的姓名略而不談，乾咳一聲又道：「老弟一向那兒得意？」

藍衣少年文東玉顯然是個心胸相當豁達的少年人，青衣醜漢如此不禮貌，他似乎全然沒有放在心上。

這時漫不經意地喝了一口酒道：「寄人籬下，糊口而已。」

青衣醜漢又是微微一呆，心底似乎在冷笑着：哼！這小子果然不怎麼老實！就憑你小子這身行頭，以及這副氣派，還有，對了，你小子自承姓「文」，唔，唔……如果此「文」即那「文」……哼哼，好小子，好個「寄人籬下，糊口而已」，居然在關老爺面前舞起大刀來了！

青衣醜漢心念數轉，突然伸出脖子，壓低嗓門道：「令尊近來可好？」

藍衣少年文東玉先是一楞，接着臉色一變，沉聲道：「朋友關切得太過份了！」

青衣醜漢連忙堆笑賠罪道：「是的，是的……」口中一股勁兒賠罪認錯，心頭却反而感到一陣舒坦，他想：小子一點沉不住氣，畢竟火候還差。

伙計送上酒菜，青衣醜漢一樂，兩道陰陽眉更是極盡變化之事，藍衣少年文東玉看着，看着，終於忍不住怒氣全消，發出微微一笑。

青衣醜漢高高拉起兩隻衣袖，左手執壺，右手拿筷子，一疊聲喊道：「來，來，來，請，大家用……唔！菜很好，酒也不錯，魚太鹹了點，不過說艮心話，鹽放少了也確實不好吃，咳，好酒！」

藍衣少年文東玉越瞧越有趣，他本來已有幾分酒意，這時心胸一朗，臉上頓時浮現出一股愉悅的笑意。

青衣醜漢的一陣「急衝鋒」，這時暫告一段落，直起腰來深深吐出一口酒氣，陰陽眉聳動了一會兒，忽然笑容可掬地向藍衣少年文東玉問道：「剛才這兒是不是過去很多人馬？」

文東玉點點頭，道：「好像是的，不過我沒有去留意，你知不知道那都是些甚麼人物？」

青衣醜漢眼角一溜，含蓄地道：「文老弟眞的……」

文東玉似甚惑然，張目道：「甚麼眞的假的？」

青衣醜漢心想：好，你小子裝佯你就裝下去吧！於是咳了一聲，緩緩接着道：「我是說，文老弟眞的，咳咳，眞的想知道那些人的身份麼？」

文東玉坦然點頭道：「是的，不瞞朋友說，在下對江湖中種種雖不在行，却也並非完全陌生，在下在西大街『西京雙獅鏢局』擔任文牘方面的工作已有一二年，平常時候也曾從那些鏢師伙口中聽到過一鱗半爪，不過，那些傢伙似乎本身知道的也很有限，是以每談一個人物或者一件事，多半語不詳焉……」

這一下，青衣醜漢是眞正的呆住了！

他見文東玉談吐溫雅，儀態從容而眞摯，所說各節，顯屬不假，而且雙獅鏢局就在西大街宜徽坊，要加查證毫不費事。青衣醜漢想着不禁大感意外，訝忖道：「甚麼？這小子眞的不是文某人之子？太奇怪了！」

醜漢詳說五句歌

青衣醜漢本想加以盤問一番，譬如說：原籍哪兒？家中還有那些人？年紀輕輕的怎麼就要自力謀生？進入雙獅鏢局又是誰

人介紹的？

不過，青衣醜漢最後還是忍住了。他發覺這位少年雖非他猜想中的文某人之子，但氣質上却處處透着超脫不凡，這種年輕人僅能欺之以方，哄騙詭詐那一套是萬萬行不通，像剛才一樣，一個不檢點只有自討沒趣。

青衣醜漢盤算既定，乃正容發問道：「武林中有段五句歌，老弟聽過沒有？」

文東玉眨眼反問道：「那五句？」

青衣醜漢低聲道：「『飛花三奇，流星一絕，血屠胭脂爪，天機鬥七巧，芙蓉仙子斷腸簫！』有沒有聽到過？」

青衣醜漢本想加說一句：「這批奇能異士之中就有一人姓文，跟你老弟同姓，而且其人面貌也與你老弟差不多……」說完這個再去留心文東玉的反應，以斷定這位文東玉與那位文某人有無血統淵源，但爲了與先前相同的理由，話到喉頭旋又嚥下。

文東玉聽完這首五句歌似乎頗感興趣，他將五句歌詞反覆唸了幾遍，最後抬頭笑道：「這批人那幾個最厲害？是『飛花三奇』？還是『流星一絕』？那位『芙蓉仙子』所吹的『斷腸簫』簫音一定具有驚人魅力，是嗎？」

青衣醜漢怔了怔，忽然前仰後合地大笑起來。

文東玉茫然眨眼道：「甚麼事好笑？」

青衣醜漢笑得發喘道：「錯了，全錯了！」

文東玉益發不解道：「誰錯了？」

青衣醜漢滿乾一杯，笑道：「這都怪當初編造這段詞兒的人太缺德，知道嗎？『飛花三奇』，聽起來像一個人，也像三個人，其實却是四個人！」

文東玉一呆道：「如何解釋？」

青衣醜漢笑道：「『飛花』是指一位綽號『飛花掌』的人，『三奇』則是『瀟湘三奇』，是三個異姓兄弟。」

文東玉皺眉頭笑道：「眞是不通之至！」

青衣醜漢笑了笑，又道：「不通的還多着呢！『流星一絕』，『流星』是流星掌，『一絕』是九疑一絕，只有兩個人，算是比較單純。底下一句『血屠胭脂爪』，如果誤『屠』爲『塗』，人家不以爲這是代表一個歡喜擦紅指甲的女魔頭才怪。其實呢？他們乃三個大男士之綽號大拼盤也！」

文東玉被逗得一笑，旋又蹙額道：「『血屠胭脂爪』這五個字要將它分成三個人的綽號，如何個分法呢？」

青衣醜漢笑道：「怎麼分？『血屠』！『胭脂』！『爪』！就這樣，二二一，簡單得很。『血屠』是血屠夫，『胭脂』是胭脂魔，『爪』則是鬼爪抓魂手！」

文東玉忍不住笑道：「這豈非太不公平了點？前面二人，三個字排入兩個字，『鬼爪抓魂手』五個字却只排入一個字……」

青衣醜漢搖頭嘆道：「也不冤枉，衆人之中就數抓魂手武功最差勁，老實說，他能『插上一爪』已算是不錯的了。」

文東玉忍不住又是一笑，青衣醜漢接下去道：「『天機鬥七巧』也很單純，『天機』道長，『七巧』仙姑，兩位均屬玄門弟子……」

文東玉岔口道：「『鬥』字何解？用上這個鬥字，總不會是毫無意義的吧？」

青衣醜漢遲疑了一下，點頭道：「是的……」稍頓又搖搖頭道：「這兩位故事太多也太長，說起來，三天三夜也是說不完，將來如果有機會慢慢再說吧！」

文東玉點點頭沒再追問。青衣醜漢接着說道：「至於『芙蓉仙子』……」話說半句，倏而住口。原來樓梯口不知甚麼時候上來了一名身穿艷如榴火的紅衣少女，也許是這一邊座位較空的關係，紅衣少女這時已向這邊走了過來。

青衣醜漢顯然有意要廻避這名紅衣少女，身子一偏，伸手便想去將那頂大涼帽拿起戴上。

不意紅衣少女眼尖異常，趕上一步，冷冷一笑道：「喂，醜鬼，你好啊！」

青衣醜漢無所遁形，忙就座中欠身陪笑道：「啊啊，原來是紅雲姑娘，姑娘好，姑娘好！」

那名叫紅雲的紅衣少女微哂說道：「今天這一頓又是……」

紅衣少女話至此處，無意中與文東玉目光相接，神色一呆，竟然無法接着說下去。

文東玉對這名紅雲姑娘印象相當惡劣，他總覺得一個姑娘家出口就傷人，縱然本質不壞，家教也必然大有問題，所以，他朝對方望過去的眼光是冷漠的，甚至多多少少還帶有幾分鄙棄意味。

然而，世事往往就是如此般不可思議。這名叫紅雲的紅衣少女從外表看上去，不但長得夠美，脾氣也似乎夠刁傲的。照理，文東玉如此對她，她縱然不致當面啐一口，哼也得哼一下的。然而，紅衣少女竟然甚麼報復手段也沒有採取。她在文東玉臉上留下深深而脈脈的一瞥，然後戀戀不捨地將眼光又移向青衣醜漢含笑道：「醜叔叔，明天你去不去『雲鶴山莊』？」

這種轉變太驚人了！這時的紅衣少女不但笑容婉盈，連語音語調都一下子變得溫柔親切起來。

青衣醜漢以重重一咳……掩去唇角自然泛出的一絲會心微笑，連忙欠身道：「愚叔，咳咳那有這一份資格？」

紅衣少女嬌嗔道：「如連你……」青衣醜漢發出一聲輕咳，紅衣少女語音隨着一頓，停了停，方才笑着繼續說下去道：「不是麼？如連你醜叔叔都說不夠資格，那麼明天與會者誰人能說夠資格？」

青衣醜漢陷肩作苦笑狀道：「這個場捧得不小！」

紅衣少女挪動脚步，揚揚手道：「我還得找我兩個姊姊去，醜叔叔再見！」

說着，眼角一溜，又朝文東玉的側影緊緊盯了一眼，這才巧步盈盈，一團火雲似的飄然下樓去。

文東玉原就知道這名青衣醜漢是江湖人物，現在他更發覺到此人在江湖上的名氣可能還不算太小。

文東玉正思忖間，青衣醜漢忽然匆匆低聲道：「我也有事要走了，現在爲你補充二點：『芙蓉仙子』是一個人，『斷腸簫』又是一個人。剛才這名紅衣丫頭，便是『芙蓉仙子』第三女徒『五月花』夏紅雲。今天是我醜鬼第一次聽這丫頭喊『叔叔』，謹此一併致謝。嘻嘻，以後有些場面，看樣子大概還少不了你老弟爲我醜鬼光光招牌呢！」

青衣醜漢又是嘻嘻一笑，戴起涼帽起身便跑，跑沒幾步急又趕回來輕聲道：「回去帶個訊給雙獅兄弟，這二天他們兄弟最好能找個地方避一避……這個……唔……就說是我醜鬼的吩咐好了！」

文東玉目送青衣醜漢下樓而去，心中默忖着：明天，東門外



青衣醜漢搭訕着在文東玉身邊坐下。

的「雲鶴山莊」有「會」？甚麼「會」？怪不得剛才向東門過去那麼多人馬，原來都是赴會去的！另外，此人說叫帶信給兩位局主，要兩位局主這兩天避一避，這又是甚麼意思呢？

文東玉實在有點猜不透，心想：管它的！回去照實說了，兩位局主自然會明白也不一定。

於是，文東玉起身算帳下樓，出門向西大街方面緩緩背手踱過去。這時約莫晚茶時分，紅日西墜，彩霞滿天，頭上黑影穿錯，呱呱聒耳。文東玉皺眉暗忖道：長安別的都好，就是烏鴉這樣的東西實在太多了點——就像今天武林中黑道上的情形一樣。

* *

長安大街到西大街，路頭相當不短，加以文東玉安步當車，走得又慢，所以當文東玉回到雙獅鏢局時早已是萬家燈火了。

局中一名打雜的伙計見到文東玉回來，含笑迎上前道：「文相公，等你開飯呢！」

文東玉搖了搖頭，道：「我在居易酒樓用過了，你們請吧！」

那名伙計朝滿臉酒氣的文東玉望了一眼，遲疑着走過來輕聲說道：「文相公，你以前滴酒不沾，怎麼最近這幾天……咳……文相公，你，身體得多多保重一點才好啊。」

文東玉感動地苦笑一下道：「謝謝你，老陳。」

說着，忽然想起一件事，接着問：「噢，對了，老陳，兩位局主此刻在不在？」

老陳抬起臉來道：「南門八達鏢局近日接下一宗生意，據說接下這批貨色相當貴重，八達鏢局雖然承應下來，却深恐獨力擔當不起，所以剛才派人請兩位局主過去準備跟我們雙獅鏢局合夥做……文相公有甚麼事？」

文東玉躊躇了一下道：「這樣好了，兩位局主回來你馬上通知我一聲，沒有甚麼事，只有文牘方面一些小問題需要請示一下而已。」

文東玉回到後院書房中，負手繞室，心緒始終無法平靜下來。

「令尊近來可好？」

剛才居易酒樓上，那名青衣醜漢這句話也許出於善意，但是，它却深深地刺中文東玉心靈隱處的創痛。

母親去世太早，他已無法記憶。

他可說全是父親一手帶大的——不過，假如說成他僅是由一名老家人所帶大也許更爲恰當些。

陌生父親少見面

父親一年只能見到一次。每次父子見面，時間多半是在深夜，由老家人文福將他從睡夢中搖醒，輕輕說一句：「相公，老爺回來了！」

然後，老家人文福悄悄退出，一名中年儒士沉着臉色走進來。

「這一年過得好不好？」

「唔。」

「去年帶給你的書都唸完了沒有？」

「唔。」

「……」

「乖一點，懂嗎？」

「唔。」

當他還幼小時，他常常止不住自問：「這人是誰？」

漸漸的他懂事了，他開始知道這個一年來一次的人便是他的父親！

但是，父子之間的關係並未因他逐漸年長而有所改善，父親每年仍舊只能見到一次，來時仍在深夜，見面後仍是那麼簡短的幾句話，問完後，父子相互凝視片刻，然後父親與進房時一樣，臉上不帶一絲表情地掉身離去，老家人文福接着走進來。父子相會一次從來沒有超過一個時辰，他也曾向老家人文福追問過，但是老家人文福一句話也不說，總是推稱：「老爺忙些甚麼，老奴也不清楚……」

因此，文東玉不免懷疑：「我們眞是一對父子？世間的父子都是這樣的？既然我這個兒子在他生命中可有可無，乾脆不回來，豈不更省事？」

不過，就連這些也都是兩年以前的事了！

兩年前的某一天，老家人文福忽然將他帶離巴嶺山居，帶來長安城中，是時正值這家雙獅鏢局欠缺一名文房，老家人文福陪他前來應徵，雙獅兄弟非常欣賞他的文筆，便連老家人文福一併留下來。

他曾問文福爲甚麼要這樣做，文福說是老爺吩咐。

進入鏢局轉眼一年過去，老家人文福有一天背人遞給他一隻小木盒道：「老爺子昨夜來過了，

他說，見你睡得好好的不忍吵醒你，而且他本身也急着要趕去另一個地方……」

文東玉當時「哼」了一聲，冷笑道：「不忍？哼！過去怎麼忍的？哼！說得好聽，急着要趕去另外一個地方倒是眞的！」

打開木盒，裏面只有一部綫裝詞選集，老家人文福又道：「老爺子還吩咐要相公好好的將這一部……」

他不耐煩地將文福揮退，接着他將木盒「啪」的一聲合上，高高擱在書架頂層，爲了賭氣，第二天他便去坊間另外買了一部版本相同的，決意永遠不再去觸及木盒中的那一部！

光陰如箭，又是一年過去了。

早在半個月之前，文東玉約略計算了一下時日，知道又到了父親前來相會的時候了。這是一定的，每年都在這個時候，遲或早決不會超出三天以上。他雖說對父親極端不滿，然而，父子親情出諸天性，這一天的到來仍然令人激動的，同時，他已決定這次見面他一定要向父親問明白，父子間甚至因此翻臉亦在所不惜，他不再是一個孩子了，他有着他所不能忍受的。

於是，文東玉開始每夜燃燭以待。

可是，一連五個通宵過去，人影也沒有見到一個，因此到了第六天晚上，文東玉便天天跑去居易酒樓以酒遣怨，不黑不歸。

夜深了，文東玉仍然毫無睡意，他走到院中想去對面敲門詢問老家人文福，但一想到可憐的老文福這兩天正患着風寒，值此深夜心有不忍，於是，他又再回到書房繞室徘徊，直至明天……

天亮後文東玉和衣倒在床上，一陣倦意襲來，正要矇矓入睡之際，忽自前面廳室中遙遙傳來一片激烈的爭吵聲。

文東玉心神一緊，睡意全消，忙自牀上挺身坐起。

等他下牀穿好鞋子，匆匆趕來前面，廳室中爭吵之聲已經靜止，只見局中兩名鏢師領着七八個鏢伙叉手站在那裏，人人臉色鐵青，一個個胸口均在起伏不已。

文東玉走向其中那位年事稍長的鏢師急急問道：「甚麼事？張鏢頭。」

張鏢頭切齒恨聲道：「還不是那批……」

文東玉馬上明白過來，又是那些「好朋友」來「借盤纏」！

這種「借盤纏」，相當於普通民間的「抽豐」也是吃鏢行這碗飯最難應付，而且最感頭痛一件事。

不論阿貓阿狗走上門來，三句行話一說，手一伸，沒有十兩也得八兩！

遇上客氣的還有一聲謝謝，有些則連「謝」字兒也沒有一個，頭一昂，大踏步而出，就好像到銀莊上提走自己一筆存款似的。

開鏢行的，大家都知道，凡是上門伸手的貨色，十九都不是甚麼了不起的角兒，可是，鏢行吃的是四海飯，這種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今天這兒跟你鬧一下，明天跟你鬧一下，找鏢行都是有錢的主子，有錢的主子那個不怕事？

文東玉皺皺眉頭，又轉向櫃上問道：「結果給了沒有？」

掌櫃的鄭師爺苦笑道：「不給行嗎？」

文東玉有點奇怪，道：「既然給了，還有甚麼好吵的？」

鄭師爺嘆了口氣道：「打早上開門以來，這已經是第三起了，前面二起，一起八两，都沒有說甚麼，唯獨最後兩個傢伙……」

文東玉忍不住插口道：「怎麼樣？」

連一向有好好先生之稱的鄭師爺也似乎有些上火了，這時恨恨接口道：「八兩，不接，換了一封十兩的，仍然昂首不理，問他們究竟需要多少，其中一個傢伙二指一伸，我問他：『二十』？不開口！再問他：『兩百』？那傢伙才勉强的打鼻孔中哼了一聲，數目這麼大，櫃上當然無法做主，正碰上張、李兩鏢師趕來，一言不合雙方便吵了起來。」

文東玉道：「那麼，怎說給了呢？」

鄭師爺道：「雙方剛剛吵開，『猴眼』申老二便即趕到，申老二向我眼色一使，我立即意會到二人來頭大概不簡單。於是，忙着取出二百兩，陪笑打躬，說盡好話才算將兩個傢伙打發出門……」

文東玉又轉向那名目力過人，且記憶力特强的趟子手申老二問道：「二人是何來路？」

猴眼申老二聳了聳肩胛，說道：「『玉門十八鷹』中的老七和老八，這兩個人傢伙雖非十八鷹中的頂尖兒人物，可是，在我們這一行之中又有幾個惹得起他們十

八兄弟？」

文東玉雖然不怎麼清楚玉門十八鷹是何等人物，但是，十八鷹的惡名他却曾不止一次聽行中人提過，當下也就爲之蹙眉無言。

鄭師爺又嘆了一口氣，喃喃道：「這種事，過去三兩個月才有次把，而最近這幾天以來，竟幾乎無日或缺，這樣下去怎生得了……」

文東玉「噢」了一聲，忙問道：「兩位局主還沒有回來？」

鄭師爺答道：「兩位局主昨夜差人傳話回局，說要跟八達的歐陽局主去三原磋商起鏢細節，今天午前可以趕回來。」

文東玉剛剛點得一下頭，門口忽然有人陰惻惻的向屋內問道：「兩位蔡當家在不在？」

衆人轉身望去，來的兩個人，這時已一先一後向屋中走了進來。

發話的一人走在前頭，是個身材瘦小的青年漢子，臉如絲瓜，唇角掛着冷笑，一看便知不是甚麼好東西。後面一人，身材也高大不了多少，臉皮雖比較白淨，但是，臉上一絲表情沒有，似乎比走在前面的一個傢伙心地更爲冷酷。

二人都是一身勁裝，外披黑道人物常見的那種灰色短風衣。

前面一人只在腰間圍着一條革囊，後面一人則在肩後露出三寸許一截刀把。

張、李兩鏢師剛剛平復下來的臉色一度難看起來，猴眼申老二則於室角，眼望來人，眼皮眨動，眉峯微微皺起，似乎正在苦苦思索二人之路數。

來人入屋，一逕走向賬櫃，瞧也不瞧張、李兩鏢師一眼，那神氣就好像根本不知道屋中還有其他人在似的。

鄭師爺強笑着自櫃上起身拱手道：「兩位遠道辛苦了……」

這是江湖上自成一家的客套話，總而言之既要親切，又要自然，要使別人聽起來有着「名人所至之處，果然無人不識」之感，這樣才能讓來人心中受用，才會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天下太平！

其實，天曉得鄭師爺根本就不知道現下這二人是哪兒來的兩個毛東西！

詎知，饒得鄭師爺迎以笑臉，兩個傢伙却一點也不領情。

絲瓜臉那斯走過去左手食指一曲，反過來以指節兒敲敲櫃面，用一種極不耐煩的語氣道：「快，快，咱們兄弟還得趕路……」

鄭師爺嚥了一口口水，終於一聲不響自抽屜中取出一個紅紙銀封。

絲瓜臉那斯接過一掂，好像被蛇咬了一口似的，猛然將銀封摔了回去，拍枱豎眼叫道：「這，這，去叫蔡大功跟蔡逢辰出來！」

「雙獅」兄弟，老大叫「怒獅」，老二叫「病獅」，此人口中的「蔡大功」和「蔡逢辰」正是雙獅兄弟的名字。

在江湖上除了上對下，或者仇家相向，直呼其人之名，可說是一種莫大侮辱，於是張、李兩鏢師再也無法忍受了！

就在張、李兩鏢師正待發作的刹那，趙子手申老二突然一跳而起，經過張、李兩鏢師身邊時肘彎一碰，脚下不停，逕向櫃上奔了過來，人未至話先到，第一句是罵掌櫃的鄭師爺：「哼！老鄭，你今兒是怎麼啦？」接着人趕到，雙拳一抱，向來人深深躬身陪笑道：「許俠，辛俠兩位好，兩位甚麼時候來長安的？坐，坐，噢，對了，兩位還要趕路，小意思，小意思，兩位需要多少，說個數兒就是了！」

（未完・一）

徵稿啓事

「武俠世界」將進行一連串的改革，俾使能與時代同步。本刊園地公開，歡迎作家讀者惠稿支持。

㈠凡武俠、偵探、奇情小說，都在歡迎之列。

㈡字數分九萬字；三萬字；一萬字三種，一經選刊，稿費從優。

㈢故事內容精彩，本刊會考慮以單行本編印發行。

武俠世界編輯部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

雷庫驚魂

魏力・文
培邦・圖

上文提要： 木蘭花雖制住馬里坦，但看到他有恃無恐，她心中剛閃出一絲念頭，却太遲了，船艙突然旋轉起來，一直維持了半個鐘……木蘭花假借昏迷抓住了馬里坦的槍，挾持他離開了「雷庫號」，馬里坦被判十五年徒刑……警察方面有人叛變被收買，馬里坦公然出獄，便對「東方三俠」展開了報復，木蘭花的香閨付之一炬……

高翔、木蘭花和穆秀珍三人又陷進了一個陷阱中，而他們陷進了這個圈套中，事先是一點準備也沒有的！高翔一手握着駕駛盤，一手握着槍，他額頭的傷口滴着血，他緊緊地咬着牙，車子向前飛馳，迎着大卡車而去，他在離大卡車還有二十碼，大卡車的車頭燈照得他雙眼幾乎睜不開來的時候，突然開槍。

從前面傳來的可怕撞擊聲，驚心動魄，高翔仍是一手握着駕駛盤，打亮了車頭燈，使他看到前面四輛大卡車已滾成了一堆。

他所操縱的車子，在他超凡的駕駛技術下，幾乎已成了他身子的一部份，在兩輛被毀的卡車之中，倏地穿了過去！

「好！」穆秀珍緊緊地握着拳，叫嚷着。

可是，她叫好聲還沒有完，路旁的槍聲過處，兩粒子彈呼嘯着射來，將車前玻璃射碎，碎玻璃隨着風雨湧進了車子。

高翔臉上又被碎玻璃劃破幾處。迎面而來的狂風狂雨，令得他窒息，令得他幾乎不能繼續駕駛，而後面却又有車子追了上來，高翔伸手向車後的座墊指了指。

木蘭花立即會意，掀起了座墊，座墊下有着一柄手提機槍和一盒子彈！木蘭花以最快的動作裝上了子彈，向後狂掃！

驚心動魄的風雨，震天撼地的槍戰，飛速的快車，將他們三人的神經拉得如同繃緊了的弓弦一樣，高翔勉力地駕駛着車，只有回到市區去，他們才是安全的，因爲他們不知有多少匪徒在對付他們。

終於，他們的面前出現燈光了，那是一個加油站。

高翔將車子停在加油的面前，突如其來的震動，令得他幾乎昏了過去，三人一齊奔出了車子，油站的兩個職員突然見到了他們三人，錯愕得目定口呆。高翔立即以電話和警方聯絡，警方也正在尋找突然失踪的高翔，不到兩分鐘，附近的警車已接無線電指令，將高翔、木蘭花和穆秀珍三人接到了警局。

在換過了乾爽的衣服和略事休息之後，他們三人參加了有方局長和其他幾個高級警務人員參加的秘密會議，商討對付「紅衫俱樂部」的辦法。

木蘭花在聽取了方局長的報告，說明了警方要採取的一連串

措施之後，十分冷靜地道：「方局長，我認為馬里坦在越獄之後，第一要對付的，還是我、秀珍和高翔三個人，在未能除去我們三個人之前，他們擴展勢力的工作是不會進行的。」

「是，警方將盡一切力量來保護你們。」方局長說。

「不，我的意思和你不一樣……」木蘭花以手指輕輕地敲着桌子，「我們不應該在嚴密的保護之下，而要暴露，引誘對方來攻。」

「說得是！」穆秀珍激動「砰」地在桌上敲了一下。

「蘭花，」方局長沉聲道：「那是不行的，如今匪徒並不是要俘虜你們，你們在明，他們在暗，這不是太危險了麼？」

「你放心！我們會自己照顧自己的，我只是請求你答應一件事情。」木蘭花鎮定地說着，雙目烱烱有神，充滿了堅定的信心。

「甚麼事？」

「在我們對付紅衫俱樂部的匪徒期間，你授高翔以指揮全市警察力量，調度全市任何警務工作人員的權利，可以麼？」

「嗯……」方局長略為考慮一下，便道：「可以的，我可以立即簽署這一份文件，要用最快的方法，通知各有關人員。」

「那就好了。」木蘭花站了起來。

她一面站起，一面向高翔和穆秀珍兩人施了一個眼色，兩人也跟着站起，木蘭花道：「我們不必再參加會議了，請允許我們單獨行動。」

「好的，請便。」方局長也站了起來。

他們三人一齊退出了會議室，高翔低聲道：「我們到何處去？」

木蘭花沉聲道：「你的辦公室！」

三人走在寂靜的走廊上，外面的風雨聲仍是隱隱可聞，高翔沉聲道：「蘭花，我明白你要單獨行動的意思，是因為警方的內奸太多！」

「是的，但是我相信在經過這一次事件之後，只怕所有的內奸，都難免要暴露他們的身份了，高翔，你將肩負起整頓警務工作的重任，你應該建立警官學校，從事訓練優秀的年輕人，使他們成為真正為民除害的好警官！」木蘭花說得十分沉痛。

「唉，」高翔不禁嘆了一口氣：「我又何嘗未曾想到這一點，可是在進行的時候，卻會遇到各種各樣舊勢力的阻礙！」

「所以，這次紅衫俱樂部的匪徒大學來犯，大學收買警方的腐敗份子，倒真的不是一件好事！」木蘭花沉痛地說着。

三人來到了高翔私人辦公室的門前，木蘭花先貼耳在門上傾聽了片刻，這才向高翔點了點頭，高翔取出了鎖匙將門打開。

三人走了進去，木蘭花又道：「我們即使在警局之中，也不是安全的，高翔，你將武器先找出來，我們必需進行自衞。」

高翔打開了一個鋼櫃，櫃中有着各種各樣的武器，三人揀了一些輕便的，可以携帶的，帶在身邊，又穿上了防彈背心。因為如今的情形，正如方局長所說那樣：他們在明，敵人在暗，他們是十分危險的。所以要盡量從壞處設想。

穆秀珍一直在憤然自語：「哼！縮頭烏龜，不知躲在甚麼地方，要是我們可以找到他們的話，那麼，砰砰！一定要你命歸陰！」

她一面說，一面抛着手中的左輪手槍，熟練地將子彈輪彈開，褪出子彈，又上了子彈，這些她全是用一隻手來進行的。

那表示，如果她雙手持槍的話，那麼她就可以不斷地發射，而毋需因為上子彈而躭擱時間。

穆秀珍所說的雖然是氣話，但是木蘭花卻聽出了其中大有道理。馬里坦越獄之後，他自己當然躲匿起來，不會再出面的了。

而派來暗害他們的，全是一些嘍囉，可能還全是臨時用金錢收買的一些歹徒，這些歹徒，平時恨透了木蘭花等三人，但是又不敢惹他們，如今有了「紅衫俱樂部」這樣的匪黨撐腰，又有巨額金錢可收，如何還不風起雲湧來生事？

在那樣的情形下中，即使對付了一百次來犯的人，但是不能傷害到馬里坦分毫的，最主要的是，將馬里坦的總部搗毀。

木蘭花深信，馬里坦的總部仍然在「雷庫號」上。

但是「雷庫號」如今在甚麼地方呢？

「高翔，」木蘭花想了一會，抬起頭來，「警方有多少架搜索機？我並不是指直昇機而言。」

「設備完善的只有三架。」

「有遠距離望遠鏡設備？」

「有的，飛機在三千呎的空中，如果通過望遠鏡俯視海面的話，可以看到從海水中躍上來的銀魚，也有攻擊設備……」

「我們不要用到攻擊設備的，你通知可靠的人員，準備這架飛機，還要三套潛水設備，三套降落傘準備應用。」

「蘭花姐，」穆秀珍興奮得漲紅了臉，「我們可是要去找尋那艘帆船麼？」

「是的，」木蘭花在她的肩頭上輕輕地拍了拍，「我們將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你如今還是休息一會，以免行動起來沒有精神。」

高翔下達了命令之後，三人在高翔的辦公室中，假寢了片刻，等到天色微明時份，機場上報告說，一切都已準備好了。

等到他們三人來到機場的時候，正是清晨，暴雨已止，萬里晴空是一個十分適宜於飛行的日子，木蘭花自己又花了半個小時，親自檢查了飛機的機件，直到認為這架可以在海面上起飛和降落的搜索機沒有問題，可以供安全飛行時，三人才一起登上了飛機。

十分鐘後，他們已飛到蔚藍的、遼闊的大海之上了。

朝陽的光芒，矖在碧油油的海水上，搜索機在飛出了公海之後，便不斷地在上空盤旋，而盤旋的圓圈直徑不斷擴大。

海面搜索雷庫號

他們的搜索機飛得很高，是以自上而下看來，幾乎每一艘船都停在海面之上不動。

負責觀察的高翔，特別注意帆船，因為「雷庫號」是以一艘大帆船改裝而成的，在飛機離開公海六七浬的時候，他看到了一大羣漁船。

在那一羣漁船中，有兩艘帆船，和「雷庫號」差不多大小，但是那顯然不是「雷庫號」，因為高翔可以清楚地看到，甲板上漁民在操作，將一簍一簍的魚，倒入艙中，魚兒在陽光之下蹦跳着，發出一閃又一閃銀色刺目的光輝來。

飛機繼續向前飛去，高翔雙眼湊在望遠鏡上，對海面上任何細小的東西，他都不肯放過。幾乎是突如其來地，他看到了雷庫號！

那的確是雷庫號！

高翔的身子震了一下，低聲道：「發現了！」

木蘭花「嗯」地一聲，一拉操縱桿，飛機反倒向上升去，穆秀珍急道：「蘭花姐，已經發現雷庫號了，快飛低些，看看清楚。」

「秀珍，你怎知船上有沒有高射武器？」

木蘭花只說了一句話，穆秀珍便無話可說了。

高翔小心地調整着望遠鏡的遠距，「雷庫號」在他的眼中看得更清楚了，他可以看到甲板上的一切情形。

「怎麼樣？船上人發現了我們了麼？他們在做甚麼？」心急的穆秀珍，連珠炮也似地向高翔發問，可是高翔卻一聲不出。

足足過了兩三分鐘，高翔才抬起頭來，揉了揉眼睛，道：「秀珍，你來看看，雷庫號上的人，似乎……都已經死於非命了！」

「死了？」不但穆秀珍感到奇怪，連木蘭花也立時低呼了一聲，穆秀珍連忙湊在望遠鏡之前，「雷庫號」就在他們的左下方。

穆秀珍看到船帆半下着，船幾乎是停在海面上不動。

她也看到了甲板上橫七豎八躺着不少人，這些人躺在甲板上，一動也不動，而在他們的身旁，似乎有着已經凝固了的血液。

整艘船籠罩在死和神秘的氣氛之中！

穆秀珍看了沒有多久，便抬起頭來。

她還未曾說話，木蘭花已經將駕駛飛機的工作，交給了高翔，她也從望遠鏡中，觀察着「雷庫號」，她看到的情形也是一樣。

她約莫地數了一數甲板上的人，大約有三十來個，有的人手中似乎還握着武器，船身在緩緩地前進中，不時傾側！

這表示這艘船根本已失去操縱了。

若不是船上的人全已死光了，那麼大的一艘船，又如何會失去了操縱？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究竟發生了一些甚麼？

木蘭花雙眼仍湊在望遠鏡上，她向高翔做了個手勢，高翔將飛機的高度降低，飛機繞着雷庫號盤旋，到了離海面只有一千五百呎的時候，甲板上的情形看得更清楚了！

那簡直是地獄，三五十個人，各人有各人的死法，但是慘

劇似乎剛發生不久，因為每一個人的血，都還在半凝結的狀態之中。

木蘭花可以肯定，甲板上是沒有一個活人了！

這時候，就算不通過望遠鏡，也可以憑肉眼看出船上的情形了。木蘭花滿臉都是疑惑的神色，在她的一生之中，不知曾經遇到過多少怪事了，但是像如今這樣的怪事，却也是罕見的。

木蘭花無法想像為甚麼「紅衫俱樂部」的總部會出現這樣的慘事，是火併麼？是馬里坦在懲罰部下麼？是他們遇到了敵人麼？

這一切似乎都沒有可能。

然而眼前事實，却是血淋淋的，有那麼多的死人在雷庫號的甲板上，而雷庫號又顯然是沒人操縱，只是在海上飄流。

木蘭花還在沉思，穆秀珍却已忍不住了，道：「蘭花姐，我們該在水面上降落，用橡皮艇追上去，實地去視察一下了。」

「嗯，這個……」木蘭花還在猶豫着。

眼前的事情太奇怪了，凡是太奇怪的事情，在未曾找出切實的原因之前，總是小心對付的好——這是木蘭花行事的信條，也是為甚麼她總是成功的原因。木蘭花絕不是超人，只不過她行事大膽、心細，對每一種可能發生的事，都經過周密的考慮，所以事情的發展，往往在她的意料之中，她自然不會失敗了。

「蘭花，你可是疑心這些人是在裝死麼？」高翔問。

「有可能，但是，我已注意了一個睜大眼睛的人，他眼睛睜得老大，但已有五六分鐘未曾眨一下了，如果是裝死……」

木蘭花才講到這裏，穆秀珍已猛地一擊掌接了上去，道：「那是絕不可能的，誰能夠五分鐘不眨一下眼睛，當然這些全是真死人。」

「秀珍，」高翔轉過頭來，「為甚麼雷庫號的人會全死了，你可說得出所以然來麼？」

「誰知道！」穆秀珍對高翔也學會了這樣慢吞吞的行事，感到十分不滿，嘟起了嘴，道：「下去一看不就明白了麼？」

「好。」木蘭花站了起來，在機艙中走了一步，「準備下降，但是我們要小心，飛機降在離雷庫號一百碼處，別太接近。」

「是！」高翔答應了一聲。

搜索機的機身傾斜向下掠了



木蘭花、穆秀珍和高翔來到了高翔私人辦公室。

下去，迅速地接近海面，木蘭花仍然在望遠鏡中觀察着雷庫號，突然之間，她覺出雷庫號正在向着飛機掠下的方向迅速的移動，絕不像是沒有人操縱的模樣，木蘭花急叫道：「起飛，升高，快升高！」

高翔正準備以他熟練的駕駛術，使得飛機如同燕子掠水也似的在水面上滑過，然後停下，他突然聽得木蘭花這樣吩咐，連忙拉動了控制桿。

機身震動了一下，向上升去。

但是已經遲了！

木蘭花在望遠鏡中，清晰地看到，雷庫號的甲板突然翻了過來，那些「死人」全都不見了，甲板翻了過來之後，是四座藍殷殷的高射機槍！

木蘭花知道這種高射機槍的射程，可以遠達三千呎左右，而他們的飛機，因為已準備降落的關係，離海面已只有六七百呎了！

這時候，穆秀珍從窗中望下去，也看到了「雷庫號」上突如其來的變化，她尖聲叫道：「死人，死人不見了……」

她才叫出了一句話，密集的高射機槍聲已經響了起來，子彈一窩蜂也似地向上竄來，穆秀珍在刹那之間，只覺機身一陣震盪。

刹那間，她再向外看去，已甚麼都看不到了。

不要說雷庫號了，連蔚藍的大海，萬里晴空都看不到了，她只看到火焰和濃烟，機翼下的油箱，已中彈在開始燃燒了。

飛機被擊毀了！

穆秀珍陡地跳了起來。她才一躍起，又是一排子彈，呼嘯着在她的頭上掠了過去，濃烟已撲進機艙來了，甚麼也看不見，只覺得驚天動地的聲響在迴蕩着，地球的旋轉速度幾乎快了一萬倍，穆秀珍想大叫，但是一點聲音也發不出來。

她只是雙手亂舞着，突然間，像是抓到了一個人的手臂，緊接着，一股強大的勁風撲了過來，撲散了濃烟，她看到了海，海水竟離得她如此之近，那是她萬萬意想不到的，她還未決定是不是往下跳，有人在她身後，猛地推了一下。

穆秀珍抱着頭，從被烈火包圍的機艙中跳了出來，她的身子，迅即插入清涼的海水之中，她一到了海水中，睜開眼來，只覺得那是一場噩夢！

海水中起了一陣震盪，無數白色的氣泡，向上升起，搜索機的殘骸也跌到了水中，穆秀珍在海水之中，可以看到海面上的火光。

汽油浮在海水上，還在繼續燃燒！

接着，穆秀珍看到了一個人，在自己的左方，向前游了過來，穆秀珍迎了上去，兩人在海水中相遇了，那是高翔。

高翔的左頰上，滲出一絲一絲的鮮血來，他顯然已受了傷。

穆秀珍一見到高翔，一時之間，竟忘記了自己是在海水之中了。

她張大了口，想要叫高翔，可是才一開口，又鹹又苦的海水便已向口中湧來，高翔一把握住了她的手臂，向上指了一指。

兩人一齊游出了十來碼，向水面上升來。

水面上的烈火已漸漸熄滅了，海面上浮滿了五顏六色的油斑，穆秀珍才一冒出水面，便叫道：「蘭花姐呢，蘭花姐呢？」

高翔並不出聲。

他並不是不想回答穆秀珍的話，而是他一升上了水面，便看清了四周圍的情形，他一時之間，覺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雷庫號」就在他們的不遠處，而十來艘快艇已經飛快地向他們駛來，形成一個圓圈，將他們兩個人圍在中心。

每一艘快艇上，都有人持着手提機槍。

最前面的那艘快艇的艇首，站着一個穿着一件鮮紅色上裝的胖子，他所發出的笑聲，夾在快艇的摩打聲中，聽來更加刺耳。

那胖子就是馬里坦！

穆秀珍只問了兩聲，便看清了眼前的情形了。

她緊緊地握住了高翔的手，也覺得一句話也講不出來，她的耳際只覺得「嗡嗡」直響，蘭花姐呢？蘭花姐，她……她在甚麼地方，她！是不是也及時從燃燒的機艙中跳了出來，如果是的話，那麼她為甚麼還不浮上海面來？她沒有潛水設備，怎能在水中久留？

穆秀珍只覺得天旋地轉，似乎比剛才身在燃燒的飛機之中尤甚。她只是依稀聽得高翔用十分沉痛的聲音在她的耳際道：「秀珍，堅強些，你是一個堅強的女孩子，秀珍，堅強些！」

穆秀珍在心底處低聲地叫道：「不錯，我要堅强些，不論怎樣，我都要堅强地挺着，絕不能就這樣倒在敵人的面前！」

她定了定神，睜開眼來。

那十來艘快艇已經停止前進了，排成了一個徑可十碼的圓圈，將他們兩人圍在當中，馬里坦的笑聲聽來更加刺耳。

在一艘快艇中，有人拋下了一條繩子來。馬里坦得意地說道：「快抓住繩子上來吧，浸在海水中的滋味，只怕不怎麼好。」

高翔和穆秀珍兩人抓住了繩子，但是他們兩人，却全是一樣的心思，他們抓住了繩子之後，猛地身子向後一仰，用力一拉！

那一拉，將在快艇上握住繩子的兩個漢子，拉得「噗通」，「噗通」地跌進了海中！馬里坦又怪笑了起來，道：「你們已一敗塗地了，還在作垂死掙扎，那不是太可笑了麼？」

「放屁！」穆秀珍的聲音嘶啞，但是她還是大聲地罵着：「總有一天，到你惡貫滿盈的時候，你才會叩頭求饒哩！」

「穆小姐，要我提醒你一件事麼？」馬里坦仍笑嘻嘻地道：「我們這裏的每一個人，都看到飛機墮向海中之際，只有你和高翔兩人，從機艙之中跳了出來！」

高翔和穆秀珍兩人只覺得一陣心寒，忍不住發起抖來。木蘭花沒有躍出機艙，那麼她當然是隨着飛機，沉向海底去了，這……

他們兩人簡直沒有勇氣再向下想去。

然而，馬里坦殘酷的聲音却逼得他們向下想去。

「木蘭花在機艙中和飛機的殘骸一齊沉下海底去了，你們想，她活着的可能是多少？」馬里坦拍着他的大肚子，尖聲問。

她活着的可能是多少？這實在是任何一個人都可以明白的問題。當飛機下墮時燃燒已達到如此劇烈的程度，機艙中早已因爲燃燒而幾乎達到眞空狀態了，一墮入海中，雖然火立即熄了，但是海水湧進近乎眞空的艙中，海水湧進機艙的那股衝力……

木蘭花可以活着的機會是多少呢？

穆秀珍難過得講不出話來。

「她活着。」高翔沉痛地道：「她將活在每一個人的心中。」

「哈哈，」馬里坦笑道：「就讓她活在每一個人的心中好了，只要她不活在這個世上，那麼她就不能再和我作對了。」

高翔和穆秀珍兩人互望了一眼。在那一刹間，他們的心中都有了決定，那決定便是：即使忍受着侮辱，他們也要活下去，爲蘭花報仇！

「你如今想怎麼樣？」高翔裝成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氣。

「我們到雷庫號上去詳談，如何？」

「好！但不論你要我們怎樣，你們都要派人去尋找一下蘭花……」高翔吸了一口氣，說：「不論她……是死，或者還活着。」

「當然，我們會派人去找她的，」馬里坦一揮手，向雷庫號指去，又有兩艘快艇駛了過來，艇上有十幾個潛水人，手中都有水底發射的武器。

「我不能不承認木蘭花神通廣大，她可能沒有死，但是當我們的水底搜索隊開始搜索之後，她就算不死，也難以再活了！」馬里坦得意地說着。

高翔和穆秀珍兩人望着那兩隻船全副潛水配備，而且還携帶着水底發射武器的人，他們的心又陡地涼了下來，涼得如同浸在冰水中一樣。

木蘭花是有着過人的應付急變的力量的，在尋常人幾乎沒有生存可能的情形下，由於應付得宜，她可能死裏逃生。

但就算她隨着飛機跌下海去，還沒有死的話，遇到了這二十個全副武裝的蛙人，那自然是萬無生理了，這二十個人足可以在海中對付一隊虎鯊，何況是一個人！

高翔忙叫道：「馬里坦，你……這是甚麼意思，你不想木蘭花活着麼？」

「我當然不想！」馬里坦狠狠地道。

木蘭花下落不明

高翔和穆秀珍兩人眼看着那兩隻艇上的潛水人，一個接着一個地跳到了海中，他們每一個人還配有水中推進器的，穆秀珍和高翔兩人眼看着他們一到了水中，便像魚也似地向前游了開去，勢子之快，就算是魚兒，也不過如此。

「你們還不上來麼？」馬里坦冷冷地催着。

高翔和穆秀珍兩人互望了一眼，兩人懷着比鉛還沉重的心

情，向一艘快艇游去，那艘快艇是馬里坦指定他們泅去的。

兩人一上了快艇，快艇便向「雷庫號」馳去。

他們一齊注視着海中，海水十分清澈，甚至可以看到那些潛水人在水中活動的情形，然而轉眼之間，快艇便已靠近「雷庫號」了。

在匪徒的武器指脅下，他們兩人上了甲板。

馬里坦也走了甲板，高翔想接近他，出其不意地與之同歸於盡，但馬里坦顯然和一般的匪黨首腦不同，他身子肥胖，但是頭腦却極其機靈，他絕不讓高翔和穆秀珍兩人接近他，在他的身旁，五個大漢保護着他，使得高翔難以妄動。

「歡迎兩位再上雷庫號！」馬里坦笑嘻嘻地說：「並且希望你們從此以後，聽我的吩咐，認識到如果和我作對，那是最愚蠢不過的事情。」

「我們開始認識這一點了。」高翔忍住了氣，「但是我們可以知道，甲板上的死人，究竟是怎麼一回事麼？」

「當然可以，我們將是自己人了，不是麼？」

馬里坦將「自己人」三字，說得特別大聲。

高翔和穆秀珍兩人「哼」地一聲，算是回答。

「我這艘船的設計，可以稱得上舉世無雙的，你們看！」馬里坦陡地一揮手，只見幾塊甲板忽然翻了過來，死人又橫七豎八地出現了。

即使是高翔和穆秀珍兩人就站在甲板上，陡地看到了眼前的這種情形，也不禁吃了一驚。但是他們隨即看出，那根本不是眞人。

木蘭花和他們三人，在飛機上看到「雷庫號」的甲板上滿是死人之際，曾經想到過那些死人全是假裝的，但是他們却未曾想到，那些只不過是蠟像——製得幾乎和眞人完全一樣的蠟像，在甲板上看來，慘象也是如此觸目驚心，似乎那種暗紅色的「假血」，也有濃烈的血腥氣撲鼻而來。

高翔和穆秀珍兩人呆了半晌，他們失敗了，他們的心中也不得不承認馬里坦非同凡響，但是他們却失敗得絕不心服。

他們之所以有如今這樣的處境，一則是爲了「雷庫號」上設置的巧妙，另一方面，當然是有奸細走漏了他們行動的消息！

如果不是馬里坦早已得到了他們三人駕着搜索機來尋找「雷庫號」的話，他又怎會使用這個巧妙的裝置，來誘得他們將搜索機飛到高射機槍的射程之內？

高翔和穆秀珍兩人同時感到了一陣內疚。

因爲，當他們發現了「雷庫號」甲板上的情形之後，他們兩人幾乎毫不猶豫地便要降落在水面上，去看個究竟。

如果不是他們兩個人，木蘭花或者會採取第二個辦法，而不會貿然將飛機降低，送到高射機槍的射程之中去的，那麼，木蘭花也就不會……兩人想到了這裏，只覺得一陣心痛。

馬里坦笑道：「怎麼樣，只從這艘船上的一切，你們便可以知道『紅衫俱樂部』是如何地不可抗拒了，是不是？」

高翔和穆秀珍兩人仍不出聲。

有兩條大漢端了一張帆布軟椅來，馬里坦懶洋洋地坐了下去，道：「我不想再浪費時間了，你們兩人是不是肯服從紅衫俱樂部的指揮？」

（未完・四）

沈西城新書介紹

血幕

四大名探

每本HK$33

三大名探齊集施宇的「松濤」別墅追悼已逝的名探包維，忽然不速之客接踵而來，甚至連大名鼎鼎的衛斯理也來湊興。

在與世隔絕的別墅裏，腥風血雨的慘案接連發生。施宇等名探經過抽絲剝繭的追查下，終於發覺衛斯理最具嫌疑。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地利店有售。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

彎月刀

辛彥五·文　　劉偉生·圖

上文提要： 灰衣人自戕，沙成山用篷車載着他的屍體，車兩邊掛着他的鋼爪，希望引來他的同夥，詎料被「鐵腳寡婦」孔二娘堵住，她也是受人指使欲謀沙成山的項上人頭，沙成山叫她說出幕後……沙成山與二十四鐵騎一戰，雙方兩敗俱傷，孔二娘約了戰期率人而去，沙成山不能帶傷找上湘江無憂門，又回轉去找「千草老人」療傷……

沙成山伸手入懷，摸出一把銀錠，道：「大夫，這些夠不夠？」

張大夫搖搖頭，笑道：「沙成山，老夫雖然熱愛銀子，但在聽了扁老哥提起你的過去，老夫相當感動，銀子我不要了，吶，這剩下的藥你也全拿去！」

扁奇也笑笑，道：「拿去吧，靈藥放在你身上可以救命，放在他身上無用！」

「謝謝！」沙成山接過玉瓶，又道：「二老的盛情令人感動，沙成山這就要走了！」

此刻……

客店伙計送來一盤吃的，沙成山隨意吃了些。

他站起身來走了兩步，立刻便笑對張大夫道：「大夫，你這藥眞靈，我的右腿似乎好多了！」

張大夫道：「我勸你且歇一晚上，明早上路就沒事，這時候還不太看得出來……」

便在這時候，前面突然傳來一聲雷吼，道：「有睡房嗎？我們要住店！」

沙成山一怔，隔着窗子望向前面，心中不由愣然！

是的，這時候怎會出現這兩個人？

扁奇看出不對，立刻也望向前面！

前面，一個斷臂大漢，暴齒外露，一副凶殘模樣！

另一人頭髮灰赤，長相宛如厲鬼！

於是，沙成山低聲的道：「關洛雙雄！」

張大夫道：「又是你的對頭冤家？」

點點頭，沙成山道：「不錯！」

不錯，「平安客棧」前面來的並非祇有「關洛雙雄」「赤髮鬼」湯白與「大刀」賀鵬二人。

連那皖北「飛索門」當家「撥雲手」管洲也來了，六名身穿淡藍色勁裝的飛索門弟子，這時候也跟着走入店內！

「二閻王」沙成山拚命擠出個苦兮兮的笑，道：「看樣子我眞得在這店中住一夜了！」

張大夫捋髯一笑，道：「吃過飯你躺下，好生睡上一夜，明早你必能跳着走出去！」

扁奇拍拍沙成山肩頭，低沉憂慼的道：「來了仇家，是嗎？」

沙成山笑笑，道：「算是吧！」

扁奇遂低聲道：「能忍則忍，以丘姑娘爲重，你要善待自己！」

沙成山重重的點點頭，道：「扁老，我懂！」

扁奇又道：「如果你堅持立刻上路，老夫便爲你易容，如何？」

搖搖頭，沙成山道：「算了，明早我起五更上路，不與他們碰面也就沒事了！」

扁奇嘆口氣，道：「好吧，你多多留意了！」

於是，扁奇同張愛寶二老走了！

沙成山掩上房門，靜靜的躺在床上，腦海中立刻浮現出丘蘭兒母子的模樣來！

是的，那麼小的一個嬰兒，他剛臨到這個殘酷的世界上，便要承受着痛苦的折磨，嬰兒何罪？

丘蘭兒生子不過四五天，便被無情的擄去，她又爲甚麼要承受這種痛苦與折磨？

這一切，全是因爲我沙成山！

如果沙成山連個老婆孩子也保護不了，乾脆一頭撞死算了，又何必拖累蘭妹母子二人受罪？

沙成山輾轉翻側難成眠，直到三更天，他才矇矇睡着，這一覺睡醒，外面已是日上三竿了！

便在這時候，伙計匆匆走進來，笑道：「沙爺，可要送來吃的？」

點點頭，沙成山道：「要快！」

客店伙計匆匆送來一些吃的，沙成山邊吃邊望向院子。

祇見院子裏正有幾個淺藍衣大漢在閒磕牙，心知這是「飛索門」的人，也是管洲帶來的。

引人注意有目的

沙成山剛剛吃完，伙計已走過來，笑道：「沙爺，你的馬已備好了，拴在門外面！」

沙成山點點頭，立刻搖晃着身子往外面走去！

他不但大搖大擺的走着，而且故意的一陣咳嗽聲，引來他人注意！

然而，沙成山懨懨的走到前面，仍然未引起他人半點注意！

於是，他似乎不甘心的又走回二門口，高聲對伙計道：「房間替我留着！」

伙計趨前應道：「沙爺，沒問題，你好走！」

沙成山重重的點點頭，道：「再替我包上一大包吃的，我要在路上吃！」

伙計剛應着往灶上跑，二院內傳來一聲怪叫：「沙成山，原來你在這裏！」

於是，沙成山笑了……

沙成山爲甚麼要笑？

他的身上傷勢並未全好，但他却如此的故意招惹敵人，他的目的又是甚麼？

一陣足音傳來，兩個大房間的門立刻被拉開，祇見左邊大房間內當先衝出來的一個左手腕已斷，如今套着一支精光閃亮倒鈎的大漢！

跟着這斷腕大漢出來的，是一個紅髮壯漢，手中還握着一把寬刃短刀！

不錯，這二人正是「關洛雙雄」、「赤髮鬼」湯白與「大刀」賀鵬。

沙成山望向右面大房間，當先衝出來的正是「飛索門」「撥雲手」管洲，姓管的後面便是六個「飛索門」高手！

伙計把一包吃的送上來，沙成山道：「掛在馬鞍上！」

伙計尚不知大戰一觸即發，尚且笑道：「這都是沙爺的朋友？還以爲……」

沙成山見伙計走去，立刻抱拳環揖，笑道：「管門主、湯兄、賀兄，別來無恙？」

咬咬牙，賀鵬暴齒盡露的舉着左臂，道：「沙成山，原來你就住在這家客棧內！」

笑笑，沙成山道：「這有甚麼奇怪的？客棧本來就是住人的！」

「撥雲手」管洲冷哼一聲道：「沙成山，你知道我們趕來方家集的目的嗎？」

沙成山淡淡的道：「該不會也是爲了沙某人的項上這顆人頭吧？」

他此言一出，管洲那粗壯的上身稍橫，戟指沙成山道：「如此說來，江湖上欲取你項上人頭的人，並不祇是我們了？」

沙成山懨懨的點點頭，道：「排隊論名次，三位已是第五批了！」

賀鵬哈哈狂笑的道：「沙成山，這麼多人欲取你的人頭，眞可嘆，你已變成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人物了！」

沙成山雙目一厲，道：「雖然變成過街老鼠，但至今仍是獨來獨往自由身，三位與沙某相比較，就差得遠了！」

「撥雲手」管洲爲皖北「飛索門」門主，一向自視甚高，聞言怒

哼，道：「沙成山，你這話甚麼意思？」

沙成山道：「請問管門主，欲取沙某項上人頭者是何人？管門主總不會毫無緣由的率衆找來吧？」

「撥雲手」管洲楞然的：「這……」

沙成山立刻又道：「你可以說出來嗎？」

一邊，賀鵬哇哇吼道：「沙成山，老子爲了這隻斷臂，夠不夠要你項上人頭？」

沙成山臉色一緊，道：「好，沙成山再一次接受三位挑戰，但……」

半晌未開口的湯白，立刻吼道：「沙成山，是我們清算舊賬的時候了，其餘的話都是白說！」

沙成山重重的點點頭，道：「不錯，但我提醒三位，上次你們曾有七大高手聯合，尚且沒有把沙某擺平，今日三位祇怕仍難如願吧？」

不錯，上次沙成山替「武林老爺」秦百年護送東西往陽城的中途，便曾被川南龍爪門掌門人「鐵爪」白艮，邀集「大漠紅鷹」戈二成、「冷面豹」貝海濤、「西陲二十四騎」二當家閻九子、「飛索門」掌門「撥雲手」管洲以及關洛雙雄等七大高手圍殺過！

此刻，沙成山立在二門口，他雙目烱烱的看了「飛索門」門下六個高手一眼！

祇見六個人已紛紛取出五尺長的牛皮套索在手上，不由得冷冷又道：「管門主，此處是客棧，也是江湖人的落脚歇腿之處，我以爲如果要動手，何妨走出方家集？」

重重的點點頭，管洲手一揚，沉聲道：「走，到鎭外面去！」

沙成山道：「我在鎭外候駕，各位，沙某先走一步了！」

賀鵬厲聲道：「沙成山，你走不了啦！」

猛回頭，沙成山憤怒的道：「姓賀的，你太小覷沙某了，哼！」

沙成山回身走出客棧外，跨馬疾馳而去！

後面，「撥雲手」管洲已厲聲大叫：「小二，小二，快備馬來！」

「平安客棧」的兩個伙計聞言，立刻併肩往馬厩那面跑，很快的拉出九匹健馬！

賀鵬與湯白已躍上馬啣尾追趕出鎭！

「飛索門」的高手，在管洲的吆喝中也急急的衝出小鎭，這一行九匹馬，便立刻揚起塵土滾滾，直往方家集南面奔馳……

「二閻王」沙成山怒馬馳在官道上，不時的回頭冷冷連聲笑……

「撥雲手」管洲等十分迷惘，爲何沙成山馳出二十多里遠，尚在繼續飛馳，難道……

賀鵬絕對相信沙成山不會逃，至少在他們面前不會，因爲姓沙的自認招牌硬！

那麼，姓沙的爲何不停下來？難道……

湯白怒馬追馳中，回頭高聲道：「奶奶的，姓沙的爲何不停下來？」

管洲也大聲道：「別管那麼多，便追到天邊也要追，姓沙的項上人頭太值錢了！」

於是，拍馬呼喝之聲此起彼落……

沙成山一直保持着一里遠的距離，他環視着四週，直到怒馬繞過一道山坡！

直到地上的車輪印子偏向一片荒林子！

於是，沙成山攏住馬轡繩，他回頭看向追兵，臉上冷酷的一笑，立刻拔身而起，斜身一個觔斗，人已落在林子裏。

祇見那匹留下來的馬閒閒的臥在篷車邊！

不旋踵間，管洲等九人也相繼追到。

賀鵬第一個破口大駡，道：「小狗操的，你把爺們引到這荒林子裏來，難道有甚麼陰謀不成？」

隨之棄馬撲過來的「撥雲手」管洲，狂吼一聲，巨靈掌一揮，對六個門下高手，道：「圍起來！」

「二閻王」沙成山雙手一陣撥弄，荒草裏面的篷車已露了出來！

湯白斜刺裏撲上前去，沉聲道：「沙成山，這是誰的篷車？」

冷冷的，沙成山道：「當然是我的，『平安客棧』花銀子買來的！」

賀鵬已捺不住性子的吼道：「沙成山，走到天邊也要取你的人頭，你接招吧，我說兒！」

沙成山大吼一聲，道：「等等！」

湯白嘿然一聲，道：「可是有遺言交代？免了吧，沙成山！」

沙成山戟指篷車沉聲道：「各位不想看看這篷車內裝的是甚麼

嗎？」

管洲道：「定是甚麼陰謀！」

猛搖頭，沙成山道：「希望三位相信我，車中絕非甚麼陰謀，倒是希望三位能在看了之後，多多少少能提供沙某一些見解，因爲……」

賀鵬厲聲道：「甚麼見解，沙成山，你在弄甚麼詭？」

沙成山猛的掀起車簾，立刻望向三人，道：「三位，你們可要看仔細了！」

原來沙成山故意在「平安客棧」內引出管洲等九人，目的是希望他們之中有人能認識篷車上的死者！

眞正是爲達目的，不惜一戰了！

管洲仰頭看過去，微搖着頭看向湯白，道：「你二位可認識？」

不料賀鵬也搖着頭，道：「沒見過！」

沙成山一邊大急，立刻又拍打着掛在車簾兩邊的一對精鋼利爪，道：「三位，這對兵刃三位可識得？」

「撥雲手」管洲一看，立刻抓到手上仔細看！

沙成山一陣緊張，雙目乞求似的直看着管洲，道：「管當家一定識得這一對兵刃的來歷了？」

沙成山看見湯白與賀鵬從左邊房間衝出來。

輕點着頭，道：「有點像，但……」

沙成山急急的道：「誰？」

管洲立刻看出沙成山的目的了！

當然，他在未弄清楚沙成山的目的之前，絕對不會輕易說出來！

於是，管洲向湯白、賀鵬二人招招手，三個人退到三丈以外！

沙成山雙手沁汗，緊張的望着管洲三人在咬耳朵，嘰嘰喳喳的不知說些甚麼！

直到管洲點點頭，三人才又走向篷車邊！

沙成山已急急的道：「三位想起是誰了？」

「撥雲手」管洲沉聲道：「沙成山，看你猴急模樣，莫非此人十分重要？」

沙成山點點頭，道：「當然！」

管洲道：「你能說清楚些嗎？」

沙成山怒指車內，道：「這人不知是何來路，但我已確切證實，他擄走了丘蘭兒母子二

人……」

不等沙成山話說完，湯白的紅髮一甩，叱道：「失踪近年的『玫瑰毒刺』丘蘭兒，同她的孩子？你在胡說八道，丘蘭兒會有孩子？」

沙成山道：「不瞞三位，丘蘭兒已是我妻，孩子也是我的骨肉，我這樣坦白的說出來，三位應該明白了吧？」

一陣僵窒，管洲三人相視瞪眼，旋即一齊哈哈狂笑起來了……

那賀鵬暴牙盡露，臉上橫肉扯裂，粗聲的道：「好個沙成山，你這缺德王八！」

沙成山忍住忿怒的道：「三位請幫忙！」

賀鵬叱道：「要說沙成山眞是混蛋，你憑甚麼同人家結婚生子？一個江湖中人人欲得而誅之的凶殘殺手，也配結婚？哦呸！沒得倒害了兩條命！」

管洲也重重的道：「沙成山，你在道上興風作浪，應該有自知之明，不該幹的勾當你怎麼糊糊塗塗的要幹？可好，你沒死，反倒害了丘蘭兒母子兩條命！」

湯白咬牙道：「沙成山，我要是你，乾脆一頭撞死在荒山野外算了！」

舉着一對「鐵爪」，沙成山重重的道：「沙某誠意把各位誘到此地來，並不是要你們教訓我的。事到如今，我自會處理，但請說出此人是何門派，沙某一樣感激！」

賀鵬沉聲道：「你也別問了，因爲，我們今日絕不會放你逃走！」

管洲也搖着頭，道：「沙成山，此人我們不認識，至於這對鋼爪，普天下用此物者不知凡幾。我們如果隨便說個門派，豈不是害你們一場火併？也陷自己於不義！」

滿面失望之色，沙成山似洩氣的皮球，他騰身而起，落在五丈外的官道上，慨慨的立在那兒！

管洲已狂吼道：「六索縛龍！」

就在他的吼叫聲裡，六名飛索門大漢已揮舞着繩索紛紛往沙成山圍撲上去！

這六個怒漢的輕功果然不俗。

每個人能在空中逼出七步而不墜落，手法之妙，單看迎着圈過來的兩索呈圓形的平飛就知一斑！

不等兩條飛索落下來，沙成山雙肩微閃，手中的鋼爪暴擲，就在頭頂五尺處，已將兩條飛索擊在七丈外的草地之上！

飛索已失，但兩個怒漢的身仍往下撲，兩把精光閃亮的短刀，已到了沙成山的頭頂！

眞快，也眞狠，沙成山盡量不移動，左手却斜斜抬起！

怪異的一把扣住前面大漢的握刀腕門，雙肩一斜，借力橫掃，「噹」的一聲脆響，生生擊落身後而來的尖刀！

怒漢手腕被握，仍然悍猛的在落地之前暴踢右足，直往沙成山心口踹去！

一聲冷哼，沙成山手已握住怒漢的足踝，此時天空又見飛索圈來，沙成山大吼一聲，生生把怒漢拋向空中三丈高！

眞絕，怒漢在空中撞上兩條飛索，落地發出一聲「咚」，兩條飛索已纏得他直喘大氣！

又是兩把短刀殺來，沙成山錯步旋身，「金剛指」「怒指南山」發出沙沙響聲，兩個空中撲下的怒漢已暴跌出三丈外！

不等側面兩個怒漢挾擊，沙成山厲叱一聲，「銀鍊彎月」暴洒出一片冷焰，只見兩條飛索已寸寸飄散四週。

兩個怒漢如上刀山，如履冰淵般洒着鮮血往地上滾去！

這只是轉眼之間的事，沙成山一氣呵成！

「撥雲手」管洲已厲吼連聲，道：「沙成山，幾月不見，你的藝業又進步不少！」

沙成山冷冷的道：「這對管家却並不是一件好消息！」

一邊，湯白橫起寬刃短刀，道：「娘的，誇你一句，你就抖起來了。告訴你，沙成山，爲了找你算舊帳，我們也湊合出一套破你刀法的招數，少時動上手，管叫你大吃一驚！」

雙星伴月勝秘招

沙成山心中暗想：「怪不得他們三人敢找來，原來三人合計着練了一套破解自己『銀鍊彎月』刀法的妙招。哼，諒你們不知道，我已練成了『雙星伴月』！」

重重的，沙成山道：「三位，你們還等甚麼？早早完結，沙某還得趕路了！」

賀鵬猛然怒罵道：「你死吧，我的兒！」

他的罵聲猶在，右手大砍刀已和身滾進，二十一刀連成一串刀芒，猛然往敵人雙腿狂砍怒殺！

側面，湯白雙手舉刀平推，彈射起身形便往敵人面門刺殺！

三條飛索便在這時候繞上了天空，飛索發出「沙沙」怪聲，品字互疊的直往沙成山頭上套去！

這三方面的合擊，看似兇猛，實則全是虛招，沙成山果然未看出來，他一聲怪叱：「寒江月刃！」

忽見一天極光閃耀，無數條蛇電縱橫交織，立刻把沙成山的身形掩住大半！

突然，滾進的砍刀自下上劈，一隻鋼鉤隨之到了敵人的腹部半尺地！

照上敵人面門的寬刃短刀，好一陣旋繞狂揮！

就在沙成山頭上的三條飛索寸寸斷的時候，五條三尺長的飛索已往他的下三路繞來！

眞夠辛辣的！

五條飛索宛如平地捲起五朵雲塊，怪異的沾上了敵人的雙腿！

沙成山毫不遲疑的大吼一聲：「雙星伴月！」

是的，他不能再使出「寒江月落」，因爲敵人已言明能破解這招殺着了！

於是，就在一片寒星之中，抖然噴射出兩點流星，那麼神奇又怪異的一閃而逝！

驚呼之聲傳來，空中一隻斷臂——沒有血的斷臂，因爲那是一隻鋼鉤！

鋼鉤未落下來，賀鵬已拋刀連連翻滾於三丈外，他已面孔赤漓漓的雙目幾乎噴血！

湯白的頭髮被削去一大片，嚇得他不住的怪叫連聲，一頭赤髮飛揚中，右臂已冒出鮮血！

一片極光阻住欲撲殺的管洲，雖然有一根飛索纏上了沙成山一腿，但却並不起甚麼作用！

管洲驚異的道：「沙成山，你果然功力精進，這招『雙星伴月』，必定是傳言中『正果老人』刀法的精華了。你……你竟然會使展出來，是我們低估你了！」

冷冷的，沙成山道：「低估敵人是一件很危險的事，管門主，三位可願再玩玩？」

管洲沉聲道：「沙成山，你別得意太早，雖然我們無法割下你的人頭，但我們還會再來，仍然要試。你知道，你的人頭對我實在太重要了！」

淡淡的一哂，沙成山道：「管門主，你以『飛索門』門主之尊，却仍然受制於某一個暗中之人的操縱，不嫌有失身身份？」

管洲沉聲道：「這是我的事，何用你操心？」

沙成山道：「管門主，你甚至也不敢說出背後操縱你的人的身份，可知此人實在陰毒！」

管洲道：「也不關你的事！」

沙成山突然大怒，戟指管洲道：「爲甚麼不關我的事？先是方寬厚，後有苗疆百毒門，接着又是西陲二十四鐵騎。眼前又是閣下三位，一批批皆想要沙某人的項上人頭。連車上死的那位仁兄也不例外的潛到方家集伺機動手，是問管門主，這不關我的事嗎？」

管洲怒道：「沙成山，你應該做的事只有一件！」

「說，是那一件？」

「好好保住你的頭顱．等着管某下次來拿！」

沙成山仰天一聲哈哈笑，道：「管門主，可知爲何沙某未乘勝追擊，殺你們個落花流水？」

這話一些不假，便剛剛由地上拾起斷鋼鉤的賀鵬，也是不加否認而無言以對！

沙成山接道：「在不知何人指使你們，一批批的找上沙某欲取我的首級之前，我不願再下殺手，因爲你們也是被人指使的可憐蟲！」

管洲大怒，吼道：「士可殺不可辱，沙成山，你別惹火本門主，要知我們仍可一拚！」

沙成山道：「難道不是？」

臉色一緊，管洲道：「老實說，管某欲割你的人頭，當然也有相當的交換條件，只是……哼！」

沙成山立刻問道：「這人拿甚麼爲交換條件？」

管洲哈哈一笑，道：「沙成山，你別想套我，我是不會說的，哈……」

賀鵬走近管洲，道：「對，我們是不會對他說甚麼，叫他去『瞎子走路』——摸去吧！」

臂上滴血的湯白，拾起短刀，悻悻的道：「沙成山，再見面我們會不惜一切的幹掉你！」

沙成山道：「我等着你們走好運！」

於是，管洲一聲吼，道：「我們走！」

幾個「飛索門」高手，立刻扶

着傷的上馬，一行人匆匆的又向方家集方向奔去！

怔了半晌，沙成山心中一陣嘀咕，他不是不能下殺手，他更知道打蛇不死後患無窮的道理。

但他此時却硬是忍下來，因爲那個指使他們欲割自己人頭的人，尚躲在暗中，總得把此人揪出來方是正理！

緩緩的喘了一口氣，沙成山無語問蒼天的道：「蘭妹，妳母子究竟在甚麼地方？」

* * *

篷車又上道了！

是的，沙成山又把一對鋼爪掛在車帘兩邊！

篷車繼續往南駛，沙成山不時的回頭看！

車內似乎傳來一股子難聞的屍臭，但沙成山却不管這些，他一定要把這人的屍體送到「家」！

當然，沙成山並不知道此人屬於何門何派！

篷車上帶着吃的，沙成山連夜疾馳！

於是，篷車過了湘江，遠處的高坡前有一家客棧，人不累馬累，沙成山決定在這家野店好生養足精神。

因爲這兒已是「無憂門」勢力範圍了！

篷車剛剛停在店外面，灰面大瓦房的大門內已跳出個中年漢子，這人肩上搭着一塊抹桌布，一看便知是店小二。

迎着車轅，小二咧嘴笑道：「趕夜路的？一大早你是第一位客人！」

沙成山道：「有吃有住？」

小二點點頭，道：「紅米滷肉辣椒油，店裡還有茅台酒，都是現成的！」

沙成山道：「馬匹上好料！」

小二正要拉馬，突然揑着鼻子緊皺眉，道：「客官，你車上放的是臭豆腐？怎麼這股子怪味道？」

沙成山看看小二，站在門檻笑道：「死人！」

小二一驚，忙伸頭掀起車帘看，不由得全身一哆嗦！

於是，他驚呼一聲，道：「眞是死人呀！」

沙成山已走進店裡坐下來！

眞大方，也很放心，沙成山吃過東西，便在店裡睡起來，他像是來遊山玩水一般的好輕鬆！

此刻，已是日正當中！

就在這家野店外，忽然來了一批白衣人。

這些人並不立刻進店，他們排成兩行分站在店外的場子上，一端接連着官道上！

遠處傳來一陣嘩啦啦的響聲，四匹棗紅大騾子正拉着一輛巨型篷車。

那篷車搭彩得五顏六色——四朶大紅彩球，篷車四角懸掛着四支宮燈，外面更雕刻着喜氣洋洋的各種彩畫。

便四匹健騾也都披着一件彩被，騾子頭上挽着花，看上去一片喜氣，比個花轎還要好看！

有八個侍女分兩行，每邊四人，趕車的是個白衣大漢，一支長鞭揮得叭叭響，把篷車趕到了野店外！

篷車尚未停下來，野店裡五個男人已迎出來，有個灰髯老者單膝跪迎，一手指着店內，道：「門主，那人還在店裡沒走！」

兩名紫衣侍女立刻挑起篷車車帘，有個手持金杖老太太，抖着滿頭灰髮，對身邊的一個年輕人道：「下去，我們看看是誰敢在我『無憂門』地界內殺人！」

是的，這老太婆正是「無憂門」門主「無憂婆婆」花滿天，跟在她身邊的年輕人，正是花滿天的寶貝兒子花郎。

花滿天與兒子下得車來，花郎已走到店門口，道：「護法使者！」

就在他的叫聲裡，橫裡站出四個人！

這四個白衣大漢立刻趨前抱拳，各自通名：「回少門主，戈幹、成林、江水生、林大木，在此侍候了！」

花滿天望望兒子，果然一派大將之風，不由笑得露出嘴巴裡的幾顆老牙！

是的，花滿天的兒子花郎，如今他的雙腿也好了，當然是苦練了秦百年贈送的半部「百竅神功秘笈」之後轉好的。

因爲花滿天自己明白得很，如果兒子的病不能痊癒，無憂門早晚會落入副門主譚立人之手！

本來，江湖上任何一個門派，都免不了內部有傾軋爭權的事情發生，「無憂門」在湘江是個大門派，花滿天當然希望後有人——當然是自己的人！

花郎就是她唯一的兒子，二十歲，瘦瘦白淨淨的，雙目厲厲含威，鼻子尖削微翹，嘴巴稍薄，這種人給人的第一個印象便是陰狠！

聲音並不高，但却威嚴十

足，花郎道：「着人進去，把那個人叫出來！」

短粗濃眉的戈幹一聲「是！」立刻對一旁的掌櫃吩咐：「聽到了嗎？去把那人叫出來！」

店掌櫃忙對一旁伙計道：「還不快去叫！」

中年伙計抽下肩上布巾，忙往店內跑去！

不料店中傳來沙成山的聲音，道：「找我的吧？」

中年伙計的聲音道：「對，對，你快出去！」

笑笑，沙成山的聲音道：「伙計，你們的脚程可眞夠快，我只睡了兩個時辰，你們就替我把我要找的人給找來了，謝謝！」

中年伙計一怔！

沙成山又道：「快去把我的車子趕到店外面，辦完了我得立刻趕路！」

就在沙成山的話聲中，他已到了店門口！

沙成山剛剛站定，無憂門有一半的人低叫起來：「好傢伙，原來是他！」

花滿天忙把兒子拉到自己身後面，「毒蛇金杖」橫在身前，桀桀怪笑道：「沙成山，原來是你呀！」

沙成山一笑，道：「花門主，別來無恙？」

冷淡的，花滿天道：「少來，沙成山，我正要找你去的，你却送上門來了！」

沙成山道：「我知道，無憂門兵分四路，伺機摘我的項上人頭，對吧？」

花滿天毫不掩飾的道：「不錯！」

笑笑，沙成山道：「貴門的齊白二位護法與兩位侍女，我也曾領教過，那齊護法的傷可曾好了？」

說完，他環視所有身着白衣大漢！

「無憂婆婆」怒叱道：「沙成山，你逃過昨日逃不過今天，聞得你帶着個死人，定是我無憂門的人了，可惡的東西，跑到我的地盤上耍狠——你！」

沙成山內心一陣激動，立刻道：「我知道有些人爲了沙成山的人頭而無所不用其極，花門主，妳呢？」

花滿天嘿嘿冷笑，道：「不錯，江湖上是有不少人正欲割你的頭，沙成山，你怎的不找地方躲起來，偏就鬼使神差的把你送來，嘿……」

沙成山道：「人是來了，但不是人頭，花門主，妳並不一定會如願！」

花滿天面孔一緊，道：「沙成山，你敢找到我無憂門來，定然有原因！」

沙成山重重的點點頭，道：「不錯！」

「你說，是甚麼原因？」

「當今江湖各門派，不少人要取沙某的人頭，是吧？」

花滿天嘿嘿笑道：「我無憂門便是其中之一！」

沙成山淡然的道：「不錯，無憂門也是其中之一，而且妳的無憂門更積極，更陰狠，是嗎？」

花滿天冷冷道：「陰狠談不上，積極却有餘！」

沙成山道：「無憂門兵分四路找我，而且……」

便在這時候，中年伙計已把沙成山的篷車拉過來。

沙成山立刻走近篷車，猛的掀起車帘，又道：「而且還派人暗中謀我妻與子，花主，妳能否認此人不是你無憂門的人？」

花滿天立刻走近篷車看，不由得仰天一聲怪笑，道：「沙成山，你是在那個亂墳堆中拖來的這具臭屍？」

（未完・卅五）

武俠名家臥龍生

《新書介紹》

一代天嬌



全書三集
HK$100

誰也想不到嬌俏羸弱的青樓名妓白翎是身懷絕技的俠女，且懷特別任務，暗中聯絡各路英雄，伺機殲滅三聖會。

三聖會近年橫行江湖，任何可以賺錢的買賣全歸他們手中，更想稱霸武林，號令天下，使出「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卑汚手段，使武林蒙上一片慘霧。到底這片愁雲是否可由白翎揭去，露出曙光？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屈臣氏、萬寧及各地利店有售。

古桃源傳奇

東方玉・文
可飛・圖



青衣童子拱手詢問黑袍老者申公豹。

上文提要： 荊山毒叟用「黑煞手」試驗南振岳是否仇人門下，知道不是，才說出匿居瑤山的司無忌欲前來尋仇……艾如瑗知道南振岳既不怕毒武功又高，私心愛慕更甚，毫不猶豫答應服毒恢復武功……南振岳按照荊山毒叟的吩咐，坐在艾如瑗身邊，服侍她服下四份毒藥，看到忍受煎熬的艾如瑗，他油然生憐，意欲認作義妹……

南振岳想過去掀開門簾瞧個究竟。

但繼而一想，人家荊山毒叟肯把自己領來，留在密室之中，足見對自己甚表信任，自己豈能自墮人格，不守信諾？

想到這裏，就緩緩在藥灶前面的一方石墩上坐了下來。

這一坐下，瞧到石墩邊上放着一本書籍，隨手取過，祇見封面上寫着「毒草綱目」四字，原來還是一本手抄本。

隨手翻開，看了下去。

「毒草綱目」上記載的全是各種毒草名稱、產地、藥性和焙製之法，敍述得甚是詳盡，中間還畫有圖形。

但南振岳對這些毒草毒藥，無異走馬看花，實在提不起興趣，依然把它放到原處。

忽然，他想起方才童子說的，這幾天來，山下幾次發現有人窺探，據他師傅說他們可能是為了……

他沒有說下去，「為了」甚麼？

但他似乎是瞧着左首石室而言。

莫非那些窺探的人，就是為了左首石室來的？

這間石室裏到底放着甚麼？

他目光不覺又朝那道低垂的布簾瞧去！

正因為有着這道布簾的間隔，左首這間石室就覺神秘！也正因為瞧不到裏面究竟是甚麼，就更引起好奇！

天下甚麼事情，都是如此，愈覺好奇，就愈是非看不可。南振岳年輕好事，自然抵不住這份好奇之心，暗想道：「自己祇要不去動他，瞧瞧又有甚麼要緊？」

思忖之間，人就站了起來，舉步朝左首石室走去。

一道布簾，自然輕而易舉的隨手掀開……

這間石室和右首大小相若，略呈長形，裏面空空洞洞，黑黝黝，好像祇是一間空無所有的石室。

南振岳目光輕輕一瞥，正待放下布簾！

忽然間他依稀瞧到離門口不遠之處，地上好像直挺挺躺着兩具屍首。

心中微微一怔，不覺手上一停，掀着布簾，凝目瞧去，一點沒錯，地上果然是兩具屍首，一男一女，躺在那裏，一動不動。

南振岳這一發現，再也忍耐不住，一閃身，掠到兩具屍體邊上，低頭瞧去！

這一瞧，南振岳不禁心頭大怒，這一男一女，自己全都認識！

男的劍眉星目，生得極為英俊，正是和自己同一天闖龍門三關，後來又負氣而去的衛勁秋！女的一身青色勁裝，瓜子臉，身材苗條，正是在百石朝天一語不發，打了自己三柄淬毒柳葉飛刀，和四支小巧峨嵋刺的少女！

自己雖然不知她是誰，但後來聽雲中四將口氣，她父親叫做八臂蒼猿陸東乾，是峨嵋有數高手。

哦，桃花源山腹石室，被天山一魔施展「秘魔大法」的人中，他父親八臂蒼猿也在其內！

心念電轉之際，人已俯身下去。

但在這剎那之間，他發現他們並沒有死，敢情也和艾如瑗一樣，祇是服了荊山毒叟的藥丸，靜靜的躺着！

南振岳暗暗吁了口氣，緩緩直起腰來，心想：「不知他們被甚麼人廢了武功，也是荊山毒叟物色而來的。」

目光一抬，瞥見石室靠壁處，還有一道黑色布幔，心中覺得奇怪，不由舉步朝裏走去。

掀開布幔，原來和對面石室一樣，靠壁處也有一張石榻。

榻上躺臥着一個臉容枯瘦的老尼！

荊山毒叟好像特別優待，老尼身上還蓋着一條薄薄的棉被。

南振岳目光一落，陡覺這石榻上的老尼姑，自己甚是面熟！

不！這臉容正是自己腦海中時常浮起的臉容！

南振岳陡然之間起了一陣驚悸！顫慄！急忙凝目瞧去，那還有錯，躺在石榻的，不是嵩山紫

竹庵那位老尼，還有誰？

「會是娘？」南振岳心頭狂跳，他弄不懂娘怎會躺在這裏的？

尤其臉頰消瘦，神形枯槁，和自己在紫竹庵初次見面之時，幾乎判若兩人，心頭一陣酸痛，眼淚忍不住奪眶而出。

一時來不及多想，伸手一探，祇覺娘雙手冰冷，除了胸口還在跳動，看去已是奄奄一息，氣若游絲！

南振岳宛如一柄利刃插入胸口，全身起了一陣顫慄！

荊山毒叟替艾如瑗服下毒藥，自己一直守在身邊，她痙攣、翻滾，五臟如焚，也並沒有娘這般光景，再看衛勁秋和那青衣女子，躺在地上，雖然一動不動，也氣息均勻，祇如熟睡一般！

那麼娘到底是中毒，還是負傷？病勢會有這般沉重？

不論如何，娘既在這裏，定然和荊山毒叟有關。一念及此，不覺熱血沸騰，劍眉一剔，切齒道：「荊山毒叟，眞要是你下的毒手，我不把你劍劍寸磔，誓不爲人！」

「不錯，我得立時找荊山毒叟去！」

隱身旁觀等毒叟

南振岳已是一吸眞氣，從地道中電射而出，他此刻心頭憤急，那裏還顧得石板恢復原狀。

衝出石窟，匆匆在屋中找了一遍，敢情荊山毒叟還沒回來，甚至連他門下的童子也不在屋中。

他方才聽那童子說過，今天也許會有強敵上門，他們六個人已在門前佈了陣勢之言，正待找他們問問，荊山毒叟到底去了那裏。

祇聽一個陰森森的聲音，遠遠傳來！

「荊兄在家麼？」

原來荊山毒叟眞是姓荊！

南振岳祇道這人聲貫金石，聽來極熟！

腳下立時停止，心中暗暗想道：「看來荊山毒叟還沒回來，他的對頭倒先找上門來了！自己暫且隱身旁觀，等荊山毒叟回來，再作計較。」

心念一動，就悄悄從後窗掠出，縱身躍上一棵大樹，隱住身形，舉目瞧去。

祇見從左首山嶺上，正有五條人影疾奔而來！

當前是一個身材高大老者，穿着一襲寬大黑袍，昂首闊步，腳下沉穩如飛！

老者身後，跟着四個背負兵刃的勁裝漢子，一望就可看出，這四個勁裝漢子，祇是黑袍老人的隨徒，跟在他身後，亦步亦趨，狀極恭敬。

黑袍老者獨自邁步朝石屋前走來。

這一走近，南振岳才看清那老者神色倨傲，一張白慘慘的臉上，不見血氣，心中不禁一動，暗想：「此人自己不是在九死谷見過？」

正想之間，祇見青影一閃，一個青衣佩劍童子不待黑袍老者走近，已迎着過去。

這下連南振岳都吃了一驚，暗想：「這童子好快的身法，自己居高臨下，都沒見他從何處飛奔出去的！」

青衣童子朝黑袍老者拱了拱手道：「老丈可是找家師來的？」

黑袍老者對童子的驟然現身，似乎也深感意外，目光一轉，咯咯笑道：「你師傅架子倒是不小！」

南振岳心頭一沉。

青衣童子躬身道：「家師外出未歸。」

黑袍老者道：「你師父到那裏去了？」

青衣童子道：「家師沒有交代。」

黑袍老者陰笑道：「他可是不願見我，叫你前來擋駕？」

青衣童子抬頭道：「家師眞的不在家，他老人家事前，既不知尊駕會來，何用擋駕？」

語氣漸漸硬了！

黑袍老者點點頭道：「那麼他甚麼時候回來？」

青衣童子冷冷道：「大概快要回來了。」

黑袍老者道：「很好，老夫到屋中等他就是了。」

說完，舉步朝前走來。

青衣童子並沒後退，擋在路前，道：「老丈請留步，家師不在，恕不延客。」

口氣愈來愈冷。

黑袍老者怔得一怔，道：「你知道老夫是誰？」

青衣童子道：「不知道。」

黑袍老者大笑道：「老夫和你師傅相識數十年，你小娃兒自然不會知道，等荊山老兒回來，你

可以問問他。」

青衣童子依然擋着不讓，冷聲道：「我不用問！家師早已吩咐過，他老人家不在，任何人都不要讓進屋去。」

黑袍老者白慘慘的臉上雖然瞧不出絲毫表情，但聽他陰嘿一聲道：「小娃兒，老夫不過是瞧在荊山老兒面上，你敢出言不遜？」

青衣童子理直氣壯道：「我沒出言不遜，家師不在，敵友不分，我也作不了主。」

黑袍老者怒笑道：「好個敵友不分！」

大袖一展，猛向青衣童子拂去！

他這一拂，疾風颯然，一股暗勁從大袖中直湧而出，青衣童子不敢硬接，身形一晃，很快的疾退三步。

黑袍老者哈哈大笑道：「小娃兒，老夫祇是嚇嚇你的，別怕……」

「刷！」那是青衣童子退得快，進得更快，讓開掌風，一閃身又已搶到了原來站立之處，依然擋在黑袍老者身前。

黑袍老者雙目精芒暴射，沉喝道：「好個不知進退的娃兒，老夫把你拿下，看看荊山老兒如何說法？」

話聲出口，右臂疾探，一把朝青衣童子肩上抓去！

青衣童子身法俐落，沉肩一偏身，「嗆」的一聲，劃出一道藍虹，手上登時多了一柄色若天藍的短劍！

黑袍老者自然識貨，荊山毒叟精擅毒藥，青衣童子手上這柄短劍分明淬了毒，一時倒也不敢輕視。

探出的手爪方自一縮，正待吐掌擊落他短劍！

嗆，嗆，嗆，嗆！

四周忽然連聲響起拔劍之聲！

這可怪了，竹籬前面，明明祇有青衣童子一人，何來拔劍之聲！

掄目瞧去，這眞是說時遲，那時快，他立身四周，在這一瞬之間，突然多出五個青衣童子來！

六個童子不但年齡相等，身材衣着也是一模一樣，各人手上都握着一柄藍晶晶的短劍！

南振岳先是一怔，繼而暗暗「哦」了一聲：「自己還當他們有多快速的身法，原來竹籬前面，按照地勢，挖有土坑，這六個童子早已伏在坑中，因有青草掩蔽，不易被人發覺。」

難怪方才那個青衣童子，一直不肯後退，從六人站立的位置看去，敢情他們各有一定方位。

六個青衣童子縱身掠出，正因他們早已列好了陣勢，才一現身，恰好把黑袍老者團團圍了起來。

六個童子姿勢相同，六柄藍晶晶的短劍，劍尖平舉，各自對準着黑袍老者，凝神待發！

祇要黑袍老者向其中任何一人出手，他們立時就可同時發動！

南振岳瞧得暗暗點頭，想起那童子對自己說過，憑他們六人，足可擋住來人之言，看來倒也不假。

黑袍老者冷厲目光環掃了六個青衣童子一眼，大笑道：「你們這幾個娃兒，也想在老夫面前賣弄？快去叫荊山老兒出來！」

他口中雖然還在倚老賣老，却暗中不由攢眉！

光是六人手上藍光閃動的短劍，不僅淬過劇毒，而且也不是尋常兵刃，如果他們沒有相當武功，荊山毒叟也絕不會躲在後面，祇讓幾個小娃兒出面。

先前那個青衣童子道：「早已告訴過你，家師不在了。」

黑袍老者道：「老夫是你們師傅多年老友，豈能和你們一般見識，還不快快退下？」

那青衣童子哼道：「方才也是你先動手的，要我們退下，那你該先退到三丈外去。」

黑袍老者道：「老夫和你們師傅有事要談。」

青衣童子道：「我們不知道，你到山下去等着，師傅回來，你一起上來好了。」

黑袍老者目光閃動，突然大笑道：「老夫就試試你們，荊山老兒教了你們一些甚麼。」

他說來還是長者口氣，其實殺機已動，喝聲出口，突然右腕一振，一招「千軍辟易」，猛向當前那個青衣童子劈去！

聲到人到，快若雷奔！

這一掌上，他不但用了八成力道，而且又是猝起發難，在他想來，前面這個童子就算身法最快，也難以躲閃！

那知你快，人家也不慢，就在黑袍老者振腕發掌的同時，六個青衣童子身形同時閃動！

當前那個青衣童子身子一矮，不退反進，從黑袍老者左側

偏身閃過，另外五人，却各自上前，一挺手中短劍，交叉刺到！

藍芒如雨，圍成了半圓形一圈。

黑袍老者沒想對方會有如此滑溜，大喝一聲：「豎子敢爾！」

霍地轉身，反手一掌，向着那個童子身後拍去！

他原是恨透了和自己答話的那個青衣童子，同時也看出他是六人之首，存心先斃了他。

不料這一迴身，六個童子也同時旋轉，先前那個童子在這一閃之間，竟然不知閃到那裏。

五柄毒劍却急疾刺來。

黑袍老者久經大敵，心知對方劍陣已經發動，這六個童子縱然年紀幼小，武功還差，但在聯手合擊之下，祇要純熟運用，一時也難想把他們破去。

心念轉動，雙手袍袖向前一抖，身如電旋，刹那之間，連續拍出五掌！

他眼看四方，掄掌急揮，這五掌快同閃電，宛如起了一陣旋風，果然把五支毒劍各自逼退了一步。

但就在此時，陡然眼前青影一晃，一支藍汪汪的短劍無聲無息迎面刺到！來勢奇快，一閃而至！

黑袍老者認出此人正是方才和自己答話的那個青衣童子，不知他是從那裏閃出，襲擊而來！

心頭方自一怔，劍光已然近身，怒嘿一聲，揮袖捲去，人却向後退了一步。

「嗤！」劍鋒過處，衣袖已被劃破了三寸來長一條口子，幾乎被劃上了手腕。

這一下，當眞把黑袍老者激得勃然大怒，厲笑一聲，身形離地飄起，如影隨形撲了過去，奮力擊出一掌。

掌風挾起呼嘯之聲，暗勁如山，直撞過去。

那青衣童子一劍刺出，立即返身閃退。

他們移動，各有一定位置，是以絲毫不亂，等黑袍老者一掌擊到，他早已閃出多時，但另外兩支毒劍已在此時交叉攻到。

這六個青衣童子劍陣一經展開，互相穿插，流動極速，左右前後，互相配合。

有人攻到上盤，必有人襲到身後。

而且出必雙劍，甚至三劍四劍同時而來，奇招突出，使人防不勝防。

黑袍老者落在陣中，被六個青衣童子六柄毒劍的綿綿劍勢，逼得怒嘯連聲，身形起落如風！

大袖飛舞，狂飆潮湧！

他在激怒之下，使出全身功力，此刻他每一片衣角袍帶，無不貫注了眞力，祇要被他掃上一點，立刻便有殺身之危。

但六個童子進退有序，絲毫不亂，祇要一人蹈上危機，五支毒劍同時出手救援，除非你自己不要性命，才能傷得他們一個。

因此儘管黑袍老者掌若雷霆，有時不得不中途撤招。

滿天流動的藍光，映照着太陽，射出無數彩虹！

黑袍老者就在這一團彩虹中間，被逼得團團亂轉！

南振岳隱身樹上，也被六個童子聯手合擊瞧得不住點頭！

就在此時，祇聽一聲大笑傳了過來！

「申老哥快快住手，這幾個孩子，那裏擋得住你一擊？」

一條人影從山下疾馳而來，那正是荊山毒叟！

劍光倏斂，六個童子各自由六個不同方向躍出去一丈開外，同聲叫道：「師父來了！」

黑袍老者陰惻惻笑道：「打了小的，不怕你老的不出頭。」

「嘶……」

一聲輕微的破空之聲，從衆人頭上響起，一條人影疾如流星，劃過長空，朝荊山毒叟面前瀉落！

現出一個劍眉星目，滿臉激憤的青年！

荊山毒叟方自一怔，迅速後退了兩步，一眼瞧清來人，不覺笑道：「是南老弟……」

南振岳寒着臉色道：「你把我母親怎麼了？」

荊山毒叟怔道：「你母親？」

南振岳逼上一步，大聲道：「不錯，我問你，我母親可是你用毒藥害了？」

荊山毒叟茫然道：「老朽幾時……」

南振岳沒待他說完，猛地逼前一步，道：「老丈再要不肯實言相告，莫怪在下無禮。」

荊山毒叟後退一步，道：「老弟，你有話慢慢的說，老朽……」

南振岳大聲道：「我說的是左邊那間石室……」

荊山毒叟臉色微微一變，急急問道：「你進去看到了？」

南振岳臉露殺機，冷哼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用

甚麼毒藥害了我母親？」

荊山毒叟驚詫的道：「哦，哦，她……是你母親？老弟，這是誤會，我們回到屋中再說。」

南振岳道：「你先說了，也是一樣。」

荊山毒叟爲難的道：「老弟，此事說來話長，這裏耳目衆多，實有不便。」

南振岳道：「那你先告訴我一個大概就好。」

荊山毒叟壓低聲音道：「是少林寺派人送來的，既不像中毒，也不像負傷，老朽一時也說不出來。」

正說之間，忽聽黑袍老者惻惻笑道：「荊老哥，兩位在說甚麼？」

人已隨着話聲走了過來。

荊山毒叟忙道：「南老弟，我替兩位介紹，這是……」

南振岳冷冷道：「不用了，在下認得，他曾任龍門幫東壇壇主，現在榮任桃花源太陰宮護法的申公豹！」

荊山毒叟聽得一怔，道：「申兄幾時離開了龍門幫？」

原來那黑袍老者正是申公豹申幹臣，他先前目覩南振岳從山上劃空飛瀉的身法，心頭猛震，不知來的究竟是誰。

此時目光一轉，陰惻惻笑道：「老夫還當是誰，原來是龍副壇主，你不是也當了太陰宮副護法嗎？」

荊山毒叟瞧着兩人笑道：「原來你們還是舊識。」

申公豹陰笑道：「豈止舊識，龍老弟曾在兄弟壇下擔任過副壇主，兄弟擔任太陰宮護法，龍老弟也當了副護法。」

轉臉朝南振岳陰陰笑道：「龍老弟，這點你總該承認吧？」

南振岳劍眉一剔，冷哼道：「南某和桃花妖女，仇深如海，總有一天，手刃此獠！」

申公豹詫異道：「龍老弟幾時和成宮主有仇，老夫還沒聽到過，但老夫好像聽說你老弟倒反桃花源，還拐帶了成宮主門下廢去武功的一名叛徒，目前正在追緝之中。」

這話說得夠陰損！

南振岳一張俊臉登時脹得通紅，劍眉陡剔，怒喝道：「申幹臣，你是想試試南某劍鋒利也不利？」

申公豹冷哼道：「龍老弟既然自恃武功，在老夫面前，也未免太橫了些？」

敦聘毒叟任護法

申公豹臉上帶着人皮面具，瞧不到他的臉色，但南振岳此言一出，他也忍不住了，陰喝道：「小子，你眞是活得不耐煩了！」

「嗆！」喝聲出口，突然翻腕出劍！

南振岳同時掣出長劍，朗笑道：「九死谷南某容你逃命，今天可沒有那麼便宜了！」

申公豹因那晚夜襲九死谷，月色迷朦，沒瞧清南振岳面貌，此刻聽南振岳說出「九死谷」三字，不由心頭狂怒。

要知他九死谷之行，雖是龍門幫壇主身份，其實却了奉了太陰宮主之命，覷探左夫人虛實去的，由此可見自己在龍門幫身份敗露，正是南振岳的密告！

想到這裡，猛地厲喝一聲道：「小子，原來你早已知道老夫是誰了。」

喝聲出口，長劍一抬，正待作勢刺出！

荊山毒叟雖然不知底蘊，但從兩人口氣之中，也可隱約聽出一點頭緒，此時眼看兩人長劍出鞘，連忙搖手道：「且慢！」

申公豹道：「荊兄快不要阻攔，兄弟今天非劈了這小子不可！」

南振岳道：「南某候教。」

荊山毒叟道：「不成，兩位都是老朽的客人，衝着老朽，也不能在茨林嶺上動手。」

申公豹想起自己此來任務，果然聞言收劍，陰笑道：「兄弟祇是因龍老弟年輕氣盛，逼人太甚，碍着荊兄面上，兄弟遵命。」

南振岳也因自己母親病勢沉重，還須得荊山毒叟醫治，也祇好忍了下來，收劍入鞘。

荊山毒叟抬手道：「申老哥遠來，必有見教，請到蝸居奉茶。」

申公豹深沉目光有意無意的朝石屋望了一眼，拱拱手，陰笑道：「不用了，兄弟方才原想到屋中坐候，沒想到你老哥調教出來的幾位高徒，堅不讓兄弟進去。其實，嘿嘿……荊老哥滿屋子都是毒，兄弟也不敢領教，咱們就在這裡談談，也是一樣。」

荊山毒叟忙道：「實因近日可能有強敵上門，小徒們得罪之處，申老哥多多原諒，兄弟在這裡謝罪。」

申公豹嘿然聳肩道：「荊老哥毒名滿天下，還有誰敢和你作

對？」

說到這裡，喉間發出一陣嘿嘿乾笑，目光一轉，在左側一塊大石頭坐了下來，一面陰惻惻道：「兄弟已有多年沒上這裡來了，荊老哥，你也坐下來，兄弟正有事奉商。」

荊山毒叟道：「申老哥有話祇管請說。」

申公豹道：「這個嗎……」

他拖長語氣，忽然住口不言。

荊山毒叟心知他因南振岳在旁，不願說出，祇好回頭朝南振岳道：「南老弟，令妹服藥之後，不知如何了？」

南振岳自然聽得出荊山毒叟話中之意，淡淡一笑道：「舍妹很好，在下就在山上等候老丈就是。」

說完，轉身兩個起落，便已掠登小山。

六個青袍童子依然守在竹籬前面，他們當然不會阻攔南振岳進去。

但南振岳却因母親病症離奇，荊山毒叟祇說了一句「是少林寺派人送來的」，語焉不詳，心頭更覺疑竇重重，急於向荊山毒叟問個清楚，掠上小山，便自在竹籬前面停了下來。

荊山毒叟等南振岳一走，立即回頭道：「申老哥有何貴幹，兄弟洗耳恭聽。」

申公豹乾咳一聲，陰笑道：「兄弟此來，實有兩件事情，和老哥相商。」

荊山毒叟方才已從兩人對話中，隱約聽出申公豹申幹臣脫離龍門幫，擔任了甚麼桃花源護法，又牽涉到三十年淫毒無比的女魔頭桃花女，心中已有防範。暗想：自己和申公豹並無深交，突然來訪，諒來沒有甚麼好事。

聞言淡淡笑道：「申老哥請說。」

申公豹緩緩從懷中取出一份泥金紅帖，抬目笑道：「桃花源成宮主，久仰荊老哥盛名，知道兄弟昔年和荊兄有舊，特要兄弟前來，擬敦聘荊兄擔任逍遙宮護法，這裡是一份聘書……」

「來了！果然不出自己所料！」

荊山毒叟心中暗暗冷笑了一聲，並沒伸手去接，問道：「申兄說的桃花源成宮主，就是桃花女了？」

申公豹道：「不錯，成宮主繼承陰山道統，創立太陰宮，即將重出江湖，主盟武林。並在桃花源特設逍遙宮，敦聘天下奇才異能之士，和各門各派掌門，擔任護法名義。

「目前已應聘的，有托塔天王王公直、琴魔楊天隨、黑風婆等人。」

荊山毒叟聽得心頭一驚，詫異的道：「托塔天王王公直？」

申公豹道：「不錯，托塔天王主持逍遙宮，名義上是總護法，其實擔任護法的不是各大門派掌門，也就是武林耆宿，並無隸屬關係。」

他似乎自抬身份，言詞之中，大是沾沾自喜。

荊山毒叟道：「這是第一件事了，申兄再說說第二件吧！」

申公豹笑了笑道：「至於第二件，嘿嘿，最近聽說少林寺派人送來一位老師太，央請荊兄療毒，不知可有其事？」

荊山毒叟微微一怔，道：「申兄如何知道的？」

申公豹陰惻惻道：「這位師太，和成宮主有舊，荊兄可否由兄弟護送她到桃花源去？」

荊山毒叟搖頭道：「不成，兄弟受少林百了大師之託，縱然無能治療，也該有個交代，豈能讓申兄帶走？」

申公豹冷哼道：「百了和尚自身尚且不保……」

話聲出口，敢情警覺他說得太以露骨，乾咳一聲，又道：「其實成宮主故人情殷，原是一片好意。」

荊山毒叟道：「兄弟不管成宮主好意壞意，此事恕難遵命。」

說到這裡，倏地起身道：「申兄替兄弟覆上成宮主，兄弟久已不在江湖走動，不想再問江湖之事，宮主盛情，兄弟心領。」

申公豹見他站了起來，但他還是坐着不動，抬頭道：「荊兄還請三思。」

荊山毒叟大笑道：「聖人說得好，再，始可矣，兄弟已經再過了。」

申公豹泰然道：「荊兄，識時務者爲俊傑……」

荊山毒叟道：「兄弟老而且朽，早已是個不識時務的人了，申兄恕兄弟失陪。」

申公豹冷聲道：「荊兄祇管請便！」

他依然坐在石上，似無離去之意。

荊山毒叟瞧他依然賴着不走，心頭覺得可疑，但也無可奈

何，便自轉身朝小山上走去。

南振岳立即迎着問道：「老丈，我母親到底怎麼了？」

荊山毒叟朝他瞧了一眼，問道：「南老弟，這位師太，眞是令堂？」

南振岳道：「不錯，家母避仇托庇嵩山，她老人家到底是甚麼病？」

荊山毒叟忽然「哦」了一聲，他想起南振岳說過和桃花女有仇，再加上申公豹前來索人，和少林寺送來之時，百了大師親筆函上的鄭重囑托，登時心頭明白。點點頭，獨自沉吟道：「看來成宮主還不肯放過令堂呢！」

南振岳劍眉乍揚，道：「老丈，你說甚麼？」

荊山毒叟道：「令堂是少林方丈百了大師送來的，囑老朽替她診治療毒。」

南振岳道：「家母是中了劇毒？」

荊山毒叟搖搖頭道：「但經老朽幾日來的診察，令堂既非中毒，又非受傷，極似眞氣耗損過鉅，狀似走火入魔……」

剛說到這裡，猛一抬頭，瞧見石室中，俏生生走出一個宮鬟堆鴉，眉目如畫的紫衣女郎！紫衣女郎身後，緊跟着四個青衣使女！

荊山毒叟瞧到自己屋中，忽然走出一個紫衣女郎，已是心頭大震，再瞧到紫衣女郎身後四個青衣使女，每人手中抱着的，竟是少林方丈百了大師派人來求醫的老師太，和三個服下毒藥，尚未醒轉的艾如瑗、衞勁秋、陸明慧！

這一急當眞非同小可，大聲喝道：「妳們是那裡來的？還不給老夫放下？」

人隨聲發，雙肩一晃，疾奔過去。

南振岳也在同時瞧到石室中走出來的人，竟然是宮如玉！他陡然想起自己出來之時，忘了把地室的石板恢復原狀，方自一凜！

瞥見宮如玉身後跟着第一個使女，手上用棉被裹着的赫然是自己母親！不覺心頭猛凜，大吼一聲：「還不把我娘放下？」

身形急撲而起，半空中巨闕劍嗆然出匣，劍先人後，化作一道青虹，疾射過去，劍勢未到，一股森森劍氣已向第一名使女當頭罩落！

（未完・廿七）

武俠小說名家 臥龍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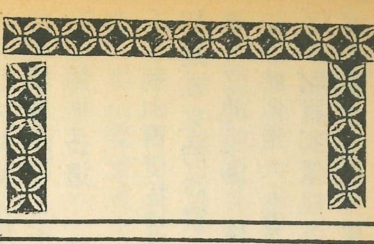
武打場面氣勢磅礴

武俠經典百看不厭



各大書局、萬寧、屈臣氏及地利店有售。

新釘本全書四集



武林長篇連載

絕色四勇士

辛棄疾·文　培邦·圖

上文提要：老胡匆匆趕到望江亭找東方長壽，告訴他冷伊人吩咐快趕回南京。東方長壽離去後，老胡竟稱了凡大師王爺……冷伊人告訴東方長壽不必殺皇甫歸西，也告訴他南京來了兩個人物……地頭蛇錢上天與耿少華帶人上畫舫找水玲瓏詢問龍頭消息，水玲瓏用琴音求援，曲十一郎替她用笛音把一干惡人趕走……

東方長壽笑了，他指着皇甫歸西，笑道：「皇甫世兄，我們之間的距離又拉近不少，哈……我怎麼說叫我找上鎮江，原來她們是一家人了。」

皇甫歸西不問這些，他祇知道魚如意把她的處子之身交給他，這就是最高的價値，他可以爲這件事拚命！

皇甫歸西起身，他舉杯道：「來，乾了這杯以後，我們去紫金山！」

三人碰杯，仰面喝乾杯中酒。

魚如意忽然走到皇甫歸西面前，她大方的吻上皇甫歸西的唇。

東方長壽就覺得魚如意太可人了！

東方長壽也想到了來時的光景。

冷伊人也是這樣的摟抱他，冷伊人還一再叮嚀他，一切多加小心！

* * *

外面有月光，月光把大地裝扮成銀灰色，就在這灰蒼蒼的夜色裏，兩條人影飛奔如幽靈，直往紫金山方向疾速奔去。

皇甫歸西與東方長壽二人併肩跑，前面有一條山道，就在這山道口處，黑暗中忽然傳來一聲低沉的聲音。

「阿彌陀佛！」

隨着這一聲，山道上出現一個高大的出家人！

等到東方長壽與皇甫歸西奔到，才發覺那位出家人竟然是甘露寺來的了凡大師！

東方長壽吃一驚，道：「大師，你怎麼來了？」

皇甫歸西也問：「大師怎麼在此！」

了凡大師看看二人，道：「我怎麼會叫你二人去自相殘殺？」

東方長壽道：「自相殘殺？」

了凡大師道：「老衲已知道你們二人要對決，忠良之後，豈有任你等自相殘殺！」

皇甫歸西吃驚，道：「大師，你可以說明白一些嗎？」

了凡大師道：「我是要你二人明白，我才匆匆趕到久已不到的南京來了！」

他冲着二人看了仔細，又道：「我可以明白告訴你二人，我與你們想找的龍頭是兄弟！」

他此言一出，皇甫歸西與東方長壽大驚。

了凡大師道：「我與龍頭二人

均與先帝光宗皇帝爲兄弟，祇爲他壽短福薄，在位三十天，我們兄弟當然悲哀，可是，第二年由熹宗接位，他乃我們兄長之子。」

了凡大師長嘆一聲，又道：「人吶，犯了心忌實在是一件危險之事，爲了江山，可以六親不認，皇上祇相信一個人，那個可惡的閹賊魏忠賢！」

皇甫歸西道：「東廠頭子！」

了凡大師道：「魏奸提督東廠……」

皇甫歸西道：「王爺出家幾年？」

了凡大師道：「世宗十一年，老衲就出家了！」

他重重嘆口氣，又道：「朝綱有倫常，世代有交替，大明曾在我祖父武宗年代出了個弄權宦賊叫劉瑾，把朝廷弄得人心慌慌，庶民怨聲載道，想不到如今又出了這魏老賊！」

他似乎在沉思，又道：「劉瑾掌理司禮監，收買武林高手，殘害忠良，如今這魏賊却又搞個東廠，同樣的攬權坑殺忠良，你們的爹娘，有的走避，有的被害，想一想，你們本是忠烈後，老衲能坐視不管，看着你們相互間殺個你死我活？」

皇甫歸西道：「我姥姥叫我找一位龍頭，我以爲這龍頭是我父母仇人，所以才找來南京！」

了凡大師道：「你父母駐守邊關，他不賣魏奸的賬，成了魏奸眼中釘，那魏奸身邊小人出主意，才坑害了你爹娘！」

皇甫歸西咬牙，道：「大師怎不早說？」

了凡大師道：「說了你必一人拚命，如何與龍頭合作，先翦除他的江湖羽翼，再合力圍殺東廠番子！」

東方長壽道：「我家也有先皇刺君封賞牌，我爹幾乎看了就嘆氣搖頭，如今我明白了！」

了凡大師道：「你們不會再拚殺了吧？」

忽的由暗中走出老胡來了。

老胡走上前，先向了凡大師跪叩，他笑對三人，道：「他們不會拚命了，他們今夜是去搏殺兩個人，時辰也快到了，王爺，放他二人前去吧！」

了凡大師道：「祇要是魏奸收買的人，皆可殺！」

老胡指着附近一棵大樹，對了凡大師道：「王爺，屬下陪你樹下等着，等他二位回來，也好同去見見龍……不，自己人，我應說是七王爺了！」

皇甫歸西道：「原來龍頭是七王爺呀！」

了凡大師一聲無奈的「阿彌陀佛」，又道：「殺殺砍砍爲了權，勾心鬥角爭名利，塵世一趟行，人人皆辛苦！」

他與老胡退到那棵大樹下去了。

* * *

皇甫歸西激動的心漸漸平息下來，他與東方長壽雙雙奔到紫金山半峯上，果見一座大亭，亭上方有匾，刻的是「風月亭」三個大字！

此刻，風月亭中有風聲，風聲來自山林，風月亭中有月光，銀光自東斜照下來。

東方長壽對皇甫歸西道：「二更天就快到了，皇甫兄有甚麼打算？」

皇甫歸西道：「是一對一，或者分開了較量，全憑東方兄一句話！」

東方長壽道：「我想敢於前來比武的人，必非泛泛之輩，既屬高人，咱們何不叫來人知道我二人的不世神功，叫他們死得無話說！」

皇甫歸西哈哈笑了。

功夫高的人物，一般都是這種心態，不足爲奇！

清風徐徐中，山下傳來幾聲長嘯，刹那間兩團人影已自山下飛掠而至。

這二人正是那曲十一郎與辛苦二人。

兩個人到了風月亭外，忽的二人怔住了。

曲十一郎冷冷一哂，道：「二位之中，那一位是傳言中的龍頭？」

皇甫歸西見是兩個青年，年紀同自己差不多，他看看一邊的東方長壽。

東方長壽却一聲怪叱，道：「二位，你們找龍頭，有甚麼事嗎？」

曲十一郎叱道：「少囉嗦，說好今夜二更天在此一會，爲甚麼龍頭不出現？」

皇甫歸西臉無表情的道：「憑你二人，還不夠資格會見龍頭！」

他現在已知道，龍頭原來是七王爺，自是有此口氣！

辛苦聽得心頭火起，他對曲十一郎道：「曲兄，咱們好像上了水玲瓏的當了，她叫咱們來此，原來在此設下殺手！」

曲十一郎嘿嘿一笑，道：「便



皇甫歸西和東方長壽看到了凡大師奔來。

是殺手又怎樣，辛世兄，我們怕誰呀？」

皇甫歸西嘿然一聲：「好大的口氣！」

辛苦忽的發招，他口吻如鋼：「接我一招試試！」

祇見他雙袖疾抖，隱隱約約兩把尖刀指向東方長壽！

東方長壽距他最近，而辛苦的尖刀已指到東方長壽的胸前！

看上去那幾乎就是偸襲！

東方長壽哂然閃身間，空中傳出錚錚聲！

辛苦十七刀在一瞬間，但他忽的後閃，口中沉叱：「鐵袖功！」

「快樂公子」東方長壽一笑：「蠻識貨的！」

就在這時候，風月亭內傳來陣陣笛聲，那鏗鏘的音律，好像萬馬狂奔，又似旱天焦雷，那早已沉靜中的林鳥，也忍不住的振翅盲目往空中狂飛厲叫！

本欲再出招的辛苦與東方長壽二人，突然之間雙雙倚靠在亭欄杆上，二人的神情一片肅然！

就在笛聲震懾人心肺，頭腦開始昏沉欲裂的時候，皇甫歸西雙臂高舉，仰天狂吼如獅！

他的吼聲比獅吼還震懾人心，四週的樹枝樹葉發出颯颯之聲，宛如狂風吹到！

是的，皇甫歸西那夜在「醉翁之意酒館」後院，就是以這一手獅子吼，把「老酒仙」李純陽噴出的烈酒阻於二人之間的中途，酒漬四濺中，李純陽狼狽而去！

此刻，皇甫歸西以他的獅子吼，對付曲十一郎的「魔音十八殺」，就在二人各以內功純陽罡氣，發出奪人心志的聲音中，空氣已在風月亭內不停的激盪！

風月亭中四人的衣袂震盪有聲，那辛苦與東方長壽二人更是額角沁汗，運功抵擋。

曲十一郎的魔音十八殺甚是耗損內力，當然，皇甫歸西的獅子吼一樣有傷元氣，如果此刻仔細看他二人，二人的臉色已灰蒼蒼了！

曲十一郎的魔音十八殺，似乎有微弱之勢，但他仍然吹奏得厲害！

皇甫歸西已吼了三十聲了，他雙拳虛空掄擊，雙目怒視半空，彷彿他的敵人會從空而降向他殺來！

祇不過，有識之人就明白，這樣拚鬥下來，那必是兩敗俱傷，誰也佔不到便宜！

「東海公子」辛苦猛吸一口眞氣，他準備在曲十一郎不支的時候，驟然向皇甫歸西出手。

他相信，祇要他出手，皇甫歸西非死不可！

但他也忽略了，東方長壽也有同樣想法！

東方長壽甚至準備立刻出手。

就在這時候，遠處已傳來大叫聲。

「住手，住手！」

化敵爲友聽差遣

不但是了凡大師來了，那個神秘的老胡也來了！

這二人拚命的奔跑，了凡大師還大聲喊叫！

「住手，住手！」

風月亭內不再有吼聲了。

當然，曲十一郎的笛聲也停住了。

這二人收了武功，立刻昏頭轉向的跌坐在地上。

辛苦與東方長壽也已汗流浹背，兩個人也在喘息！

了凡匆忙的奔入風月亭中，他看看亭內的四人，不由撫掌哈哈大笑起來！

了凡笑着走近曲十一郎，他上下仔細看，忽然指着曲十一郎手上笛子，道：「不錯，就是這笛子！」

曲十一郎仍在喘息，了凡點點頭，道：「錢塘有個曲正剛，他是你甚麼人？」

他此言一出，曲十一郎舉首向了凡大師道：「大師父，曲正剛乃家父！」

了凡大師撫掌道：「太好了，曲正剛已有子接他的衣鉢了，値得一賀！」

他轉而看向辛苦道：「小施主是……」

辛苦道：「在下辛苦！」

了凡道：「你二人爲何前來？難道受甚麼人的指使？也要同流合汚？」

辛苦道：「大師父，你這話何意？」

了凡大師道：「如果你與這位姓曲小施主是好友，老衲便直對你二人說個明白！」

這時候曲十一郎已站起來了。

皇甫歸西走近了了凡大師，道：「大師，你也來了！」

東方長壽對皇甫歸西道：「好像都是自家人……」

曲十一郎對了凡大師道：「大師父，你認識我爹，但我從未聽過我爹說，他有個方外老友！」

了凡大師道：「你爹曲正剛，曾經駐守過娘子關，我知道他是受不了窩囊氣才棄官回鄉，你爹武功高，他在笛藝上，當年有神笛之譽！」

曲十一郎道：「大師你是……」

了凡大師道：「別問我，但我可以告訴你們，你們均是忠良之後，千萬別被東廠奸黨收買，殘害忠良！」

東方長壽道：「你們找龍頭？」

曲十一郎道：「我們是在找龍頭！」

東方長壽道：「奸黨遍佈朝野，秘探殺手隨處可見，龍頭身負重任，他怎麼輕易示人！」

曲十一郎一笑，道：「請問你見過龍頭本人？」

東方長壽搖頭！

皇甫歸西也在搖頭！

但了凡大師却點點頭，道：「你們的來意是甚麼？」

曲十一郎道：「大師父，我爹害了一場大病，幾乎命都不保，但他在病稍癒之時，便逼我離開了家，他老人家憂心朝廷，叫我擇主而事，協助對抗東廠番子，中途我遇上辛世兄，我們便找來南京！」

辛苦接道：「來到南京這些天，各處打探，均是與東廠番子們有來往的幫派，只有聽到龍頭，咱們不知這龍頭是甚麼樣人物，所以幾次找上那艘溫柔之鄉畫舫！」

老胡過來了！

老胡走近曲十一郎，指着自己鼻尖，道：「二位，可還認得在下！」

曲十一郎一震，道：「你……是玄武湖水上人家酒樓的老人，你還會畫畫！」

辛苦接道：「你也挨了我們一頓揍！」

老胡哈哈一笑，道：「還好我會挨打，沒被二位相公打死在玄武湖畔！」

了凡大師道：「我可以告訴二位小施主，龍頭實非別人，他乃是七王爺朱文龍！」

他四下看了一眼，又道：「朱文龍也是我的哥，如今朝綱不振，出了奸賊魏忠賢，他便在暗中策劃……」

他頓了一下，又道：「南京從

前是咱們大明京都，這地方人際很熟，我想七王爺必是以此地爲根據地，展開與東廠番子們一場惡鬥！」

曲十一郎道：「如是大師所言，我與辛世兄必竭力以赴，投效七王爺麾下！」

了凡大師一笑，道：「太好了，不虛老衲此行！」

他對老胡點點頭，道：「胡都參，這以後的事由你去安排了，老衲這就回去鎭江了！」

老胡原來幹過都軍參謀，實出人意料之外。

就在大伙一怔間，了凡大師已振起雙袖，飛一般的走入黑夜中了。

了凡走得相當愉快，遠處傳來他的大笑聲！

* * *

老胡並不強留了凡大師，他明白一位退出三界的人，在心境上已承認是個失敗者！

如果不是失敗，爲何遁入空門？

其實自明太祖起始，宮廷就有相互鬥爭之事傳出，太祖有子二十五人，當然會相互之間較勁！

這以後還有兄弟追殺之事傳出，到了武宗時期，了凡看透人生無常，彼此鬥爭仍是一場空，他便很早就遁入空門出家！

老胡對皇甫歸西與東方長壽二人點頭，道：「其實我們早就明白皇甫大公子是來找龍頭的！」

東方長壽道：「有了大師的解釋，我已不再多言，令尊並非是被七王爺所陷害的，且莫中了奸人之計！」

皇甫歸西道：「我可以向姥姥有個交代了！」

東方長壽道：「原來我們的一切，龍頭早已知道了！」

皇甫歸西道：「必是魚姑娘她們與龍頭有連絡！」

老胡笑笑，道：「四位大公子，如今得知四位願爲七王爺效力，七王爺必定高興！」

皇甫歸西道：「那刺殺汪重山之事……」

老胡道：「姓汪的投靠東廠，兩淮之地他想稱霸，徐州太守已死在他的手中，所以龍頭要先把這姓汪的做了！」

他咬咬牙，道：「朝中魏奸勢力大，東廠番子們也是無孔不入，隨時會出現在你的身邊，七王爺不得不小心行事，所以便我也不能見！」

曲十一郎道：「難道我們也無法一見？」

老胡道：「接過任務，完成任務，龍頭自會見你，此刻，只怕很難看到了！」

皇甫歸西道：「這些天，有幾處惡霸人物盡在這裡出沒，他們的目的……」

老胡一聲冷笑，道：「他們是在逼龍頭出現，只不過憑他們幾處人馬，並不放在咱們心上！」

皇甫歸西道：「那個李純陽……」

老胡道：「不只李純陽，便是那天南刀恨萬里紅、江南刀客令狐膽、十方瘟神扁化人、冷面殺手余通這些人，也是一個目的，要找龍頭！」

東方長壽道：「如此說來，鹽幫與龍馬隊也已投效在東廠，當他們的外圍力量了？」

老胡道：「不錯，這些人是早已爲東廠爪牙！」

他咬咬牙，又道：「南京有個地頭蛇，這傢伙最是可惡，有機會準備收拾他！」

皇甫歸西走過去，他拉住曲十一郎，笑道：「曲世兄，我們的功力證明一件事情！」

曲十一郎道：「證明我們的功力相等，意志相同，哈！」

「哈……」幾個人都笑了！

「東海公子」辛苦走了，下了紫金山，他就對曲十一郎道：「曲世兄，我先走一步，爲期一個月，如果我不能在一個月內回來，大概我永遠也不會回來了！」

他說完，也不再聽聽別人的話，邁開大步走入蒼茫黑夜裡，看上去就好像他消失得無蹤無影！

曲十一郎急道：「辛兄！」

但辛苦理也不理，就好像他是個聾子，根本沒聽見曲十一郎的喊叫！

皇甫歸西東方長壽一怔，覺得姓辛的夠孤癖。

只有老胡，他看出辛苦的行爲夠厲烈，此去必是要做出一件驚天地泣鬼神的大事。

走回江邊的大道上，老胡對曲十一郎三人道：「三位少俠如今是一家人了，我老胡住在水上人家酒樓，有事我自會傳話，且記不可妄動！」

東方長壽道：「我住在散財童子賭坊，我等着七……龍頭的命令！」

老胡點點頭，道：「好，你安心去吧，冷姑娘知道該怎麼招待

你！」

東方長壽立刻笑了！

只要提到冷伊人，他就心情愉快，樂不可支，冷伊人眞正是女人中的女人！

皇甫歸西道：「我此刻去鎭江，我要回去完成我的第一樁任務！」

老胡道：「汪重山來到南京，他大概明天才會回鎭江，皇甫大俠先回魚姑娘的酒館，等消息確定再去！」

皇甫歸西道：「何不在南京刺殺姓汪的？」

老胡搖頭道：「不行！」

「爲甚麼不行？」

老胡道：「盡量不在南京沾染血腥，那會引起魏黨的注意，南京就不太平了！」

聽得曲十一郎也點頭。

曲十一郎道：「老胡，我住……」

老胡一笑，道：「去吧，住在水姑娘船上，那兒本就是招待客人住的地方！」

於是，四個人快接近城門的時候分開了！

* * *

有個中等身材，精神奇佳之士，撫鬚站在風月亭內，他注視

水玲瓏和曲十一郎在「溫柔之鄉畫舫」上。

着走去的曲十一郎幾人。

喃喃的，這人在自語：「亂世出英雄，版蕩有忠臣，我大明又可喘息幾年了！」

他只說了這麼幾句，忽的振臂疾馳而去。

這個人會是誰？

* * *

溫柔之鄉畫舫上只有一個男人。

溫柔之鄉畫舫上本來只有女人，那是四名有力氣的船娘，與水玲瓏身邊的四名美姑娘……春風、夏雨、秋霜與冬雪四人！

另外便是畫舫的主人水玲瓏了！

但此刻，畫舫上多了一個男人，也是唯一的男人，他就是曲十一郎。

曲十一郎從紫金山回來的時候，水玲瓏已等在船邊了，她好像知道曲十一郎回來了。

船上只有水玲瓏在等，別人都睡了！

其實水玲瓏也是剛起來不久了，她是由人把她叫起來的，那個叫她起來的人是由江面而來，再由江面匆匆離去！

* * *

水玲瓏很激動，她的心中塞

滿了曲十一郎的影子，上面傳來一句話：「牢牢抓住曲十一郎的人！」

水玲瓏當然明白，要想抓住曲十一郎的人，就必需抓住他的心，那麼，最好的方法只有一個。

女人抓牢男人，最大的本事就是把身子交給這個人！

水玲瓏打算今夜就把身子交給曲十一郎！

水玲瓏迎着曲十一郎，她的手上一把小銀票，笑嘻嘻的對曲十一郎，道：「吶，這是你與辛少俠二人的銀子，我只是對二位開個玩笑，別當眞！」

曲十一郎道：「我們也未見到龍頭！」

水玲瓏道：「其實，只要去了紫金山風月亭，就等於見到龍頭了！」

曲十一郎一笑，道：「不是龍頭，而是兩個厲害的殺手，所幸大家均是一個目的，如今……」

水玲瓏道：「如今已是自家人，朋友了？」

曲十一郎道：「不錯，而且幾乎成了生死之交！」

水玲瓏忽然問：「辛少俠呢？你們沒在一起？」

曲十一郎道：「他走了，他言明爲期一月，如果到時候不回來，他永遠也不回來了！」

水玲瓏有些黯然！

她陪着曲十一郎到她的船上閨房中，立刻又變了一個人似的！

有人說：「開了門，女人要端莊，關上門，女人要放浪！」

此刻的水玲瓏就很會捏拿她的工作分寸，她把雙手擱在曲十一郎的兩肩，美而俏的雙目似閤又開，雙唇已似濕濕的在等着甚麼了！

曲十一郎心中早已知道，水玲瓏必是龍頭身邊的人，否則她爲何獨自迎接他上船！

曲十一郎不是魯男子，張臂環抱住水玲瓏的柳腰，他那有力的雙唇已印上去了。

「將門之後啊！」

「妳知道得眞快！」

「所以我換另外一種方法招待你！」

「妳不怕後悔？」

水玲瓏突然扭動了一下，曲十一郎心神一緊。

水玲瓏也媚笑，而且用動作代替回答，她反手一掌，拍熄了桌上的燈！

燈滅了，閨房之中一片黑，雖然外面有月光，但月光是穿不過窗上掛的水色窗帘的！

閨房中只有兩個人，他們彼此看得見，只要男女兩個人的房中，他們甚麼事也可以盡情的去做！

做些甚麼？誰知道！

* * *

曲十一郎睡得很香，很甜，這些天爲了查問龍頭，他與辛苦二人沒有好好睡過，如今他愉快的睡着。

等到曲十一郎醒過來的時候，水玲瓏留下一床的香味，人不見了。

冬雪進來了！

冬雪笑得很媚：「曲公子，熱水放好了，可要我爲公子擦背按摩？」

曲十一郎忙搖頭，道：「不用，我自己來！」

他看看四週，又道：「水姑娘她人呢？」

冬雪笑指岸上，道：「下船去了，她說她很快就會回來的，回來同曲公子一起吃酒！」

曲十一郎愉快的笑了。

他心中在想，他是不是陶醉在溫柔鄉了？

翦除魏閹狗腿子

紅日滿江，天氣很好，天氣好，人的心情自然開朗，曲十一郎就是滿面微笑。

如果有人問他，爲甚麼發笑，他就會告訴你，他多麼的開心呀！

曲十一郎最討厭的是男人欺侮女人，他以爲男人本來就應該保護女人。

如今在岸上林子裡，不但男人追殺女人，而且是六個追殺一個，更何況那個女人是水玲瓏。

曲十一郎拔身穿窗而出，他宛似一頭蒼鷹般下擊直撲進柳樹林子裡。

於是，水玲瓏大聲呼叫了。

「曲公子快救我！」

她喊的聲音是倉皇中自然而發出來的，那叫人聽了就好像她已快被殺死了。

曲十一郎迎着一個粗壯的大漢撲去，那大漢急叫：「徐老爺快來，就是這個小王八蛋。」

他不與曲十一郎交手就回頭奔。

曲十一郎一聲冷叱間，凌空虛渡的越過這人，半空中一溜鮮

血絲絲標，那麼壯的身子，他抱緊了一棵柳林往地上萎坐下去了。

曲十一郎讓過水玲瓏，五個東廠打扮的番子成扇形的往曲十一郎包圍過來了。

水玲瓏並未走遠，她閃躲在一棵柳樹邊，她要看曲十一郎怎麼迎戰東廠番子五個人。

曲十一郎當然不會知道，這五名東廠番子是她故意由大街上引過來的。

水玲瓏就是要曲十一郎殺人。

五個番子見曲十一郎在錯身之間就把人殺死，不由持刀圍緊曲十一郎。

有個大當頭番子忿然的看看曲十一郎的手上血笛。

「娘的，你就用那玩意兒殺人？」

曲十一郎木然的不開口。

那人又道：「你同這女子是一夥的？」

曲十一郎開口了。

「犯法嗎？」

那人嘿嘿一笑，道：「犯法，因爲爺們暗中派人注意她很久了，而你，王八蛋，你又殺了爺們的綫眼，你說你犯不犯法。」

曲十一郎冷冷道：「魏忠賢那王八蛋犯不犯法？」

五個人齊瞪眼，那人怪叱：「你小子敢汚辱魏公公，你死吧，兒！」

「殺！」

五個人齊聲喊，也齊身而上，就在三棵老柳樹間，曲十一郎幾個奔躍間，殺戮便已停止了。

祇有曲十一郎一個人，當然是不會再殺了。

水玲瓏迎過來了。

水玲瓏還拍手叫起「好」來了，就好像她看了一場不用花銀子的把戲一樣。

水玲瓏祇看又叫，但當她發覺曲十一郎在甩動他手上的血笛時候，她吃驚了。

她發現曲十一郎的笛中插着一根比針還尖，比刀還利的閃亮傢伙。

爲甚麼說它是傢伙？那是因爲誰也沒見過這麼樣的怪兵刃。

大約祇有拇指那麼寬，呈稜形的兩刃尖錐，足有一尺長，比笛的本身短半尺，此物藏在笛管中，也有調和音階的作用。

一般人的笛中藏暗器，曲十一郎的笛中是尖錐形怪刀一把。

曲十一郎出招快，快逾閃電，人們以爲他是個笛子，照上面才發覺不對勁，但却晚了。

* * *

曲十一郎把笛子用力甩，有幾塊碎肉被他甩飛出來，原來他出手之後收刀快，把人肉帶進笛身中了。

水玲瓏對曲十一郎道：「快回去吧，咱們快換個地方，這兒不能再靠船。」

曲十一郎是不會反對的，他跟着水玲瓏往船上走。

「妳怎麼遇上他們的？」

水玲瓏道：「我倒楣，遇上了錢上天的爪牙。」

她回頭指指先死的那個壯漢，又道：「那傢伙就是錢上天的手下。」

曲十一郎當然知道錢上天，南京的地頭舵，在江面江岸討生活的人，那一個敢不孝敬他們，就別混了。

這種人如果與東廠番子們掛上鈎，那就更可怕了。

* * *

水玲瓏與曲十一郎上了「溫柔之鄉畫舫」，水玲瓏祇是把手往江中指了一下，船上的四個船孃齊動手，剎時間，船已離了岸。

有個船孃對曲十一郎直發笑，笑得曲十一郎莫名其妙，也祇好衝這船孃笑。

如果問他笑甚麼？曲十一郎必會說，因爲有人對他笑，他不得不笑。

那船孃見曲十一郎笑，才說了一句：「公子好本事。」

她這是一句廢話，至少她以後會知道她說了一句廢話，如果曲十一郎本事不大，水玲瓏怎麼會把曲十一郎當成她丈夫似的讓進閨房裡。

* * *

曲十一郎見船往江下流放去，他是不問船去甚麼地方的，他現在明白一件事，那就是水玲瓏對他眞心的愛上了，曲十一郎明白，如果水玲瓏不愛他，他就不會同水玲瓏睡在一張床上。

* * *

冷伊人早就同東方長壽睡在一起了。

「散財童子賭坊」裡的冷姑娘，這兩天一直陪在東方長壽身邊，對於賭坊的事情，她幾乎不聞不問了。

過午不過一個時辰，有個姑娘走進來，那姑娘的手上提了一壺酒。

姑娘把酒放在桌上，她才對冷伊人低聲道：「來了五十多個，鹽幫當家的來了。」

冷伊人雙目一厲：「想對我大軍壓境呀！」

東方長壽道：「冷姑娘，如果爲了找我，告訴他們，二更天江邊見面。」

冷伊人道：「我知道這大鬍子劉是爲了找龍頭而來，上一回他們鹽幫二當家『江上飛龍』耿少華在我這裡損失不少銀子，大鬍子這才親自出馬了。」

她頓了一下，又道：「大鬍子劉子丹，人稱他是穿雲鵰，他的鷹爪功好像人們傳言能把人頭捏碎。」

東方長壽道：「別說了，冷姑娘，妳去前面應付，我明白，姓劉的來了五十多，不可能把他們殺死在你的賭坊中，所以……」

冷伊人道：「咱們的時辰未到，我這兒也是重要地，東方公子，我自會琢磨的。」

她姍姍的往前院走出去。

她與那送酒的女侍走出圓門口，迎面祇見一個虬髯大鬍子漢帶着幾名殺手過來了。

耿少華不在，倒令冷伊人有些意外。

意外的事還在後面吶。

＊　＊　＊

「哈……」這聲大笑，聽起來似打雷，也似打乾雷，聽得人耳膜不舒服。

冷伊人笑笑，道：「原來是鹽幫當家的來賞光呀，冷伊人掃地相迎了。」

那虬髯大漢正是「穿雲鵰」劉子丹，他那毛茸茸的大手指着正廳，道：「冷老板，我們老二在你這兒輸了不少銀子，娘的，那得三大船的鹽，他也輸得起。」

冷伊人道：「那劉當家的不是爲賭而來了？」

不料劉子丹道：「不賭來你這兒幹甚麼？」

一笑，冷伊人道：「賭單雙？」

劉子丹道：「賭甚麼也可以，叫那天的幾個賭家一起來，娘的，我是來撈本的。」

冷伊人吃吃一笑，道：「當家的，你這是叫我坐蠟呀，我可以把南京地面的三人邀過來，但是另外幾人我也不知道他們在甚麼地方呀！」

劉子丹道：「龍馬隊的秦老大，飛刀幫的王護法，他們也該趕到了，至於另外三人，你去找他們。」

原來劉子丹早有安排了。

冷伊人就在心中吃驚，看着來了五十多鹽幫的人馬，今天這一場豪賭，怕是難有好收場。

冷伊人淡淡一笑，道：「那也好，我這就派人去請他們，至於人家來不來，我沒把握。」

劉子丹道：「還有個年輕傢伙呢？那個小王八蛋非來不可。」

劉子丹口中的小王八蛋，冷伊人當然知道。

東方長壽就在她那白如雪的閨房中。

冷伊人道：「劉當家口中的年輕人，這幾天好像沒有來呀！」

劉子丹叱道：「他非來不可，娘的！劉大爺就是衝着這小子來的！」

冷伊人道：「好，我多派人手去找他，務必把他找來，陪劉當家的玩個痛快。」

於是，三名侍女過來了，又是茶又是酒，好菜擺出來，無他，來到此地的賭客都是受到熱烈招待的。

猛古丁，劉子丹去抓冷伊人的手，但冷伊人更快的把手縮回來。

「劉當家，你這是幹甚麼？」

劉子丹粗聲道：「當着這麼多人，我不會姦妳，妳放心。」

冷伊人反而不笑。

劉子丹道：「我們老二回去對我說，你答應他三兩天就把龍頭的消息告訴咱們，妳怎麼人都躲起來了？」

冷伊人笑笑，道：「我不會忘記我說過的話，上一回二當家輸了不少銀子，我十分同情，他請我幫忙，我當然不會拒絕，所以我這些天不在賭坊，那是去打聽龍頭在甚麼地方呀，唉，爲朋友我是跑斷了腿。」

劉子丹道：「打聽出來了嗎？」

冷伊人道：「我也一樣花銀子找人代勞，至今也沒有消息傳來。」

劉子丹咬牙道：「可惡！」

冷伊人道：「大當家，如有消息，我必派人送去。」

劉子丹氣得直哼哼。

他並未花銀子請冷伊人爲他去找龍頭，他就沒有辦法逼冷伊人爲他認眞出力。

＊　＊　＊

先是，飛刀幫的三大護法來了。

卓雄、魏大海、陶四元三人

衝着劉子丹點頭打了一聲招呼，便大剌剌的坐在那張大桌邊。

三個人看着賭桌上的那隻賭盤，不住的咬牙。

咬牙當然是恨極了。

＊　＊　＊

金老八與蕭樂天二人也來了。

祇要是冷伊人邀賭，這二人必到，無他，冷伊人的美令他二人心甘情願的輸幾個。

當然，愛賭的人是經不起別人邀賭的，二人當然一說就來了。

＊　＊　＊

南京扈江門外近江邊有一家大騾馬棧，從南北來的龍馬隊人員，祇要到了南京，必住在這家棧房。

龍馬隊當家的，「過山虎」秦老大仍然住在這裡，聽說「散財童子賭坊」又來人邀他，且是鹽幫老大劉子丹主邀，他就知道有戲唱，當然立刻趕來了。

秦老大見了劉子丹，兩個頭兒把臂哈哈笑起來。

「秦兄，上次跌倒了，是嗎？沒關係，跌倒了咱們再他娘的爬起來。」

「哈！劉兄，上一回不算跌倒，那如果認眞的說，也祇是一個不留神被瘋狗咬了一口。」

「不是瘋狗咬人，是瘋狗被打跑了。」

這話來自院子裡，衆人看過去，祇見一個年輕人撩着長衫前襬，邁着八字步走來了。

他，正是東方長壽。

東方長壽的出現，令冷伊人也發楞，他爲甚麼不商量一下就出來了？

冷伊人迎上去，低聲道：「他們人多。」

東方長壽似乎未聽見，他走進門了。

秦老大見東方長壽來到，撫掌大笑：「哈……太好了，今天正是分出高下的時候。」

劉子丹身邊有人對他低語幾句。

劉子丹雙目一厲，上下仔細打量東方長壽，但他實在看不出東方長壽有甚麼特別的地方，眞要對東方長壽評價，也祇是稍見清秀，似個讀書小子。

劉子丹指着方桌，道：「來了就好，大家過來，各霸一方，開寶了。」

（未完・七）

馮嘉（奇俠司馬洛故事）

作品介紹

血戰金山

考古學博士龐得利買到二枚金幣，知道它們是西班牙人在很多年前到處攻打搶掠時鑄成的金幣，具有古董價值，數量有一萬枚之多。他想查出發現金幣的地方，於是找司馬洛和他合作，但司馬洛正在辦一件重要事情，沒有多餘的時間，遂介紹廖阿毛與他合作。

不久，阿毛從高空的飛機上跌下斃命，龐得利博士也跟着失踪。

兩名大漢在寓所內襲擊司馬洛，最後反被司馬洛綑綁，他們是在七美人俱樂部與巴路士邂逅，由巴路士主使他們來擄走司馬洛的。司馬洛到七美人俱樂部查探，受到主管襲擊。事件越來越複雜，司馬洛此次任務步步兇險。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地利店有售。

新派俠情長篇故事

夢中劍

司空羽・文
可飛・圖

上文提要： 蕭乾夜找女兒盈盈，告訴有人追殺他，盈盈詢問其父是否殺了于勉，其父否認，且挾着盈盈離去……萬重山誤會小徐偷他用百萬兩買回的錦盒，內中載的可能是千年老參，小徐出示錦盒，被一旁窺伺的焦嬌搶去，雙方展開爭奪戰……小于發現蕭乾與焦嬌有染，回頭欲找同來的白如意，却不見了她，反被焦天用火器炸瞎眼……

「我想是這樣的。我下落時已被炸昏，失去了知覺。」

「于少俠，你身上的傷多是在澗中流動，被岩石劃傷的，有的地方也頗重，把衣服脫下來吧！」

他脫了上衣，上藥後她又要他脫褲子。

「鍾姑娘，我自己來。」

「不行，你看不見我能看到傷處。」

「正因爲妳能看到，所以我不能脫下衣。」

「你放心吧！我看不見的。」

「妳是說妳不看我的身體？」

「是的，我看不見。」

「不看我的身體如何上藥？」

「我早就習慣了，因爲我和你一樣，也是盲人。」

「甚麼？妳看不見？」

「是的，不過我是天瞽，一生下來就是如此，只不過我並非全盲，仍能看到一點點模糊的影子。」

「那妳比我幸運多了。」

「要不，又如何去獵取食物，但天有霧或者天稍黑些，就等於全盲，一點也看不見了。」

「那還是比我好得多！我眞羨慕妳。」

「你可以把我當作你的眼睛！現在可以信任我，讓我爲你的下體上藥了吧，我們是同病相憐啊！」

「這……這不大好吧……」

「記住！我是一個醜得有如無鹽嫫母的女人，你每次想到這一點，就不會忌諱我了，甚至你也不必把我當作女人。」

「鍾姑娘，我看不到妳的容貌，但我可以體會到妳的美德，妳是一個好姑娘，不論如何醜，都討人喜歡！」

「于少俠是說喜歡我？」

「我們初次相遇，這當然還不敢說，但過些日子一定會的。」

「謝謝于少俠。」

她爲他上藥，包括下體上的傷。

似乎兩人都會因此而震顫，他感覺，鍾桂的手並不粗糙。

一個在山野中生活的女人，她的手脚一定會很粗糙的。

「于少俠，你的眼也可以治。」

「誰能治？」

「武林名醫胡不愈就能治。」

「只可惜我不願再離開荒山了。」

「那又何必？我們爲了自己的前途幸福，總要盡一切努力才

行。」

* * *

五天後，兩人混得很熟了。

鍾桂帶他去打獵，也爲他上藥。

還給他服用治眼睛的藥物。但眼睛却毫無起色。

今天爲他的下體上藥時，鍾桂道：「有點發炎了。」

「那裡？」、

「就是你這東西的前半端，這可要小心。」

「爲甚麼？」

「總要傳宗接代嘛！」

「妳以爲還有人會嫁給一個瞎子？」

「當然有。」

小于凄然一笑道：「不會有人往火坑裡跳的，一輩子要作我的眼睛或拐杖。」

「如我不醜，我一定會嫁給你的。」

小于不出聲了。

「于少俠，我只是說說而已，我有甚麼資格？」

「妳別誤會，我不是說過，妳有內在美德嗎？」

「于少俠，美德有甚麼用？一個醜女人……」

「妳醜不醜，我根本看不見，我可以把妳想得很美，所以妳的醜對我一點也無妨礙。」

「如果我願意作你的眼睛和拐杖，你願意讓我留在你的身邊？」

「爲甚麼不？而且永遠永遠。」

她忽然抱住了他，他也摟緊了她。

此刻他身上沒有衣物，因爲正在上藥。

而她，身上也沒有多少衣物，因爲她剛剛下水捕過魚。

兩個沒有穿衣的胴體緊緊的合而爲一，會發生甚麼事？

當他們緊摟而倒下時，他沒有繼續挺進。

「鍾桂，我太無狀！」

「我沒有怪你，甚至很感激你。」

「感激我？」

「是的，你明知我醜而不嫌我，雖然又忽然打住了。」

「我突然停止，是因爲我不忍心立刻就佔有妳。」

「你是說以後你會？」

「日久天長，發乎情止乎禮，當然有可能。」

「其實你佔有了我，我更感激你。」

「不要這麼說，你除了不美之外，任何地方都不比人差。」

「一個女人一醜，甚麼優點都被湮沒了。」

「在我就不會，因爲我看不見妳的醜，我碰過妳的肌膚，還相當細嫩，手也柔軟，腿也膩滑，胸部挺而有彈性，我可以把妳當作世上最美的人，至少也可以把妳當作我以前的女友一樣。」

「你有幾個女友？」

「應該說祇有兩個。」

「都叫甚麼名字呀？」

「一個叫盈盈！是蕭乾的女，另一個叫白如意，是『掌仙』白又新的掌珠，她們都很美。」

鍾桂爲他弄好衣衫，道：「她們兩位誰最美呀？」

「都差不多。」

「比較一下嘛！」

「這個……盈盈外向、性感，白如意秀麗、典雅，可謂各有所長，都算是一時之選了。」

「少俠比較喜歡哪一個？」

小于想了一會道：「在以前，當然是喜歡盈盈。」

「現在不同了？」

「是的，我發現她可能和我不是一條心。」

「白如意呢？」

「她很體貼，可惜我發現她的優點晚了些，嗨！這一切都已經太晚了，還談她幹甚麼？」

他們愈久愈熟，也就無話不談了。

他們已在此住了半個月以上了。

鍾桂叫他赤裸着，身上的創口才能好得快，穿衣服會磨擦傷口，好得就慢，小于最初不肯，後來還是作了。鍾桂說，她也是赤裸的，況且他們都祇有一套衣衫，要洗就要赤裸着。

「妳是否赤裸？我怎麼知道？」

「喏！這可以証明！」她拉起他一手，先摸她的胸部，多麼豐隆而挺突的胴體，小于心跳不已。

繼而她又把他的手向下移，過了肚臍再往下。

他的手觸碰在那最敏感的部位。

他大力掙回了手，道：「鍾姑娘，這不好吧！」

「祇看你心中是否有鬼而定，如果心中坦然，你就是再仔細摸我也不妨。」

「鍾姑娘，祇怕我作不到而侵犯了妳。」

「你不會的，如你侵犯我，絕

不會不負責對不?」

小于道:「鍾姑娘,妳的身體很美。」

「但臉並不美。」

「我摸摸妳的臉好不?」

「當然可以。」

萬念俱灰皆因盲

小于道:「鍾姑娘,妳好像並不醜呀!」

鍾桂道:「于哥哥,手是不能代替眼睛的。」

小于收回手,頹然嘆氣。

鍾桂知道,不小心又說錯了話。

小于很不喜歡聽甚麼「不可以代替眼睛」的話。

他以爲沒有甚麼可以代替眼睛。

祇有眞摯的友情可以代替眼睛吧?

這天深夜,二人都沒有睡,却已躺在洞中乾草上。

鍾桂道:「于哥哥,我們離開荒山吧。」

「妳留戀紅塵了?」

「不是,我想去找胡不愈大國手爲你治眼。」

小于道:「鍾姑娘,妳的好意我很感激。」

「現在還要客氣嗎?」

「鍾姑娘!」

「于哥哥,你叫我鍾桂好了,或者叫我桂妹。」

「妳比我小嗎?」

「我十六歲。」

「鍾桂,我必須告訴妳,我的紕漏很多,妳會受累的。」

「我不怕,都是甚麼紕漏呀?」

「應該說有很多的仇人。」

「不妨,我們說走就走,明天就下山如何?」

小于道:「瞎了眼之後,我的膽子就變得很小了。」

「于哥哥,我們必須面對人生,我們不甘永老荒山,就要自求多福,不到最後一刻絕不絕望。」

小于道:「如果找上胡伯伯,我要求他爲妳整型美容。」

鍾桂道:「你能看到以後,我才美容,如果看不到,我美容給誰看?」

「鍾桂,我實在不值得……」

這工夫忽然聽到交談聲,由山風中傳來。

似乎是一男一女,向這邊緩緩走來。

鍾桂道:「有人來了。」

小于道:「不錯,似乎是一男一女,一老一少。」

「于哥哥,你能聽出這二人的口音嗎?」

小于聽了一會,道:「能,我們快走吧!」

「是誰呀?」

「好像是蕭乾父女,聽他們交談,似知我掉落崖下,他們是來找我的屍體,証明我有沒有死亡的。」

「他們還在關心你?」

「不,他們似乎是怕我苟活人世,至少蕭乾是這樣的。」

二人匆匆起來,把自己隨身之物帶走,自山洞後面出口溜了,這兩個人果然是蕭乾父女。

當焦天回去說了把小于炸下絕崖的事,盈盈也已回去,但她並沒有說出把白如意也踢下絕壑的事。

她不容許別人搶她的人。

到目前爲止,她也知道他們蕭家和于家不大可能結合,却還不死心,因而蕭乾要証明人有沒有死,就分頭去找。盈盈以爲,這太巧合,二人都被打下絕壑。

他們父女一撥,到了絕壑之下,自天剛黑時一直找到現在。

他們在壑中走了幾十里。

現在他們發現了這山洞,和洞內外有人居住的遺留物。

如吃過的飯屑!魚刺和獸骨等。

甚至他們還看出洞內有兩個人的足印。

小于的脚大,鍾桂的脚很小。

當盈盈在草鋪上發現女人的長頭髮時,她忽然既妒又驚,他猜想小于未死,白如意可能也沒死。

她眞佩服二人的命大,所以他們父女四下尋找。

白如意和小于自洞的後面出口脫身,又把小洞口塡塞起來。

因而蕭氏父女不知此洞另有出口,找起來就難了。

這前後洞不過十五六丈深,但由前洞繞到後面去,却有幾里之遙,鍾桂拉他奔跑,小于摔倒數次。

他一時絕望就不想逃。

鍾桂道:「不要灰心,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祇要找到胡不愈,他總會治好你的眼。」

爲了脫出蕭氏父女的追踪,她寧願背着他走。

「不行,妳背不動我。」

「于哥哥,你這是瞧不起我。」

「再說,一個男人讓女人背着,這算甚麼?」

「于哥哥,如果有一天小妹的眼一點也看不見了,你就不能背我嗎?」

「這……」最後小于還是由她背着下山而去。

* * *

鍾桂把他背到那鎭上,找到那家客棧。

他們並未找到小徐。

小于道:「鍾桂,小徐一定是去找我們了。」

鍾桂道:「就在這兒住幾天等等看。」

晚上無事,小于道:「鍾柱,妳願意陪我練功嗎?」

「當然,祇怕我太差。」

「不妨,我自失明,功夫荒廢,我想試試看,雙目不能視物,僅憑聽覺能不能迎敵過招。」

「一定能的。」

這後院甚爲幽靜,也無別人來,兩人就動起手來。

小于施展「雪飆爪」,仍然犀利無比。

鍾桂挨了兩下,但不太重,祇是很痛。

「鍾桂,痛嗎?」他伸手一摸,也許是她挺過身子,正好又捂在她的左邊乳峯上,她道:「剛才你打中了此處一下。」

「對不起,鍾桂!」

「這怎麼能怪你,況且又不重。」

「鍾桂,讓我小睡片刻再動手如何?」

「你自管睡,睡足了再動手。」

「不,我小睡盞茶工夫再動手,我想試試看,這門工夫是否還靈,會不會因失明而退步?」

小于在門鑑上坐下,倚着門就睡着了。

大約盞茶工夫以上,小于悠悠地站了起來。

由於他的「夢迴陰陽玄功」是在類似夢境中搏殺,那雙眼睛雖是半睜半閉,却是視同未見。

所以,他雙目失明之下,和那境界一樣。

這全靠陰陽貫穿的一點靈識的啓發和引導。

這能使他不必用視覺去瞭解四週的景物。

因此,鍾桂被他打得連連後退,東倒西歪。

「于哥……我受不了啦,再下

鍾桂背着小于來到那家客棧。

去就被你打死了。」

小于還在打，鍾桂奔入屋中閉上門。

小于往門上一撞就醒了，道：「鍾桂，怎麼樣？」

「于哥哥，你這是甚麼武功？」

「玄了一點是不是？」

「為甚麼你像未睡醒一樣，居然如此厲害。」

「妳不懂。」

「我是不懂，由剛才看來，你簡直和未失明一樣。」

小于心中昇起了一線希望。

這「夢迴陰陽玄功」還有效，且失明還似乎不受妨碍，這就可以勉强到江湖去，至少必要時可以施展此學。

當然在武林走動，不能光靠這一手。

因為有時候對手根本不會讓你小睡片刻再動手的。

祇不過，有此發現，心情就開朗多了。

他很感激鍾桂，沒有她，他的心早就死了，因而他開始勤練武功。

在這兒連等四天，不見小徐的踪影，問客棧中人，說是小徐前兩天每天外出，晚上回來，昨天外出就未回來。

欲蓋彌彰施殺手

此刻小于和鍾桂在飯館中用膳，忽然衝進三人。

「就是他，是于勉的兒子。」

另一中年人在二人桌邊一站，道：「小子，沒錯吧？」

小于聽出，剛才說話的人正是清雲道人的口音。

他對此人十分厭惡，道：「正是，你是……」

這人道：「在下是盟主座前的右護法秦朋。」

小于抱拳道：「久仰！」

秦朋道：「近來很多人紛紛告發你們父子或母子，說你們恃勢凌人，濫殺無辜，造成十餘起血案。」

小于一驚道：「右護法你說甚麼？」

秦朋道：「很多人報告，你們父子和母子殺人如蔴。」

「有証據嗎？」

「當然，一個蒙面人殺死五六個人，且曾助過你們幾個年輕人，據說他正是你父于勉。」

小于道：「捕風捉影！」

「另外，你們三人曾殺死向你們買假藥的人。」

「那是別人冒充我們，你們必須細心明查。」

「還有，令堂林雪樓再次出現，也大開殺戒，大約也有七八人死於非命，雖然令堂蒙了面，但她獨步武林的『雪飄爪』却不是蒙了面所能湮沒的。」

小于大為震驚道：「家母殺了何人？」

秦朋道：「林女俠殺了『東海三仙』及『勞山雙狐』。于大俠過去十分正派，此番復出完全不同了。」

小于道：「這祇是猜測之詞而已。到現在為止，還沒有見過他取下面罩的眞正面目對不對？」

秦朋道：「于勉的劍法天下無雙，除了他，不可能有人能在八十招內挫敗『白頭翁』羅烈那等高手。」

小于道：「這乃是臆測之詞，武林高手奇士太多，怎能說家父之武功天下無雙？各位不可聽信謠言。」

「還有。」秦朋道：「你殺了『無量壽佛』，也算是為武林除害，乃是功德一件，但却不該割他們的下體，而造成武林的擾攘紛爭，更不該誘拐婦女。」

小于大聲道：「誰說我誘拐婦女來？」

秦朋道：「蕭乾之女蕭盈盈，和你一起離家出走，蕭大俠不得不出門尋找，這不是誘拐是甚麼？」

小于道：「是盈盈自願跟我走的。」

「一面之詞怎可相信？」

「盟主本來念你們父子或母子是武林名人，而且過去也是白道翹楚，可是姑息足以養奸，所以派在下來此。」

鍾桂道：「秦大俠，傳言不足採信，請多多觀查。」

秦朋道：「秦某是奉命行事。」

小于道：「秦大俠，和你同來的另一中年人是誰？」

「左護法清雲道長。」

小于道：「秦大俠知道他的作為嗎？」

「被選為左右護法，所作所為不能離譜。」

「可是清雲在外面胡作非為。」

「左護法胡作非為？你怎可侮辱護法？」

「秦大俠，此人表面上道貌岸然，私下却不守清規，甚至他在

外面還有女人，那女人名叫桂花。」

清雲道：「秦兄，你看此子邪到甚麼程度？」

秦朋道：「果然不錯，他居然信口雌黃，如此惡毒。」

小于大聲道：「知道清雲道人有個年輕女人名叫桂花的，不止我們幾個人，還有人知道。」

秦朋道：「還有誰知道？」

小于道：「知道的人不在此，如果秦大俠願納忠言，就先把清雲拏下審問，必會相信此言不虛。」

清雲長嘆一聲道：「貧道和他的長輩昔年還是舊識，這年輕人居然如此……眞是……」

秦朋厲聲道：「小子你毀謗長輩，已犯了大錯。」

小于道：「秦朋，如果清雲眞犯了法規，他會承認？」

秦朋厲聲道：「你說破了嘴皮，本座還是不信。」

「像你這種人，老實說，和清雲差不多，才會作左右護法，祇是奇怪，盟主怎麼會選上你們二人？」

秦朋道：「你們要跟我去見盟主，不然我要出手。」

鍾桂道：「他已失明，你們不能欺負殘廢的人。」

「妳和他同伙，要一併拿下。」

鍾桂連連搖手道：「我不會武功，別把我也算上。」

秦朋一出手，就逼得小于團團轉。

雙目不能視，畢竟相差太多。

鍾桂在一邊嚷嚷道：「你們不能以大欺小呀！」

清雲在一邊聚精會神地觀戰，竟未提防鍾桂。

她自他的右後側施襲，一擊成功。

這一掌擊在「京門穴」附近，非同不可。

清雲哼了一聲，栽出三步，吐了一口鮮血。

由於秦朋沒看到鍾桂傷人，此刻鍾桂也哼哼道：「惡道人，你講不講身份？居然不打招呼就打。」

秦朋一楞，清雲向此女施襲，居然也吃了虧。

小于失明，二十五七招後就開始招架不住了。

三十五招時挨了一掌。

這工夫清雲到一邊去服藥，鍾桂也撲了上去。

秦朋的底子比清雲高明，以一對二，仍然稍佔上風。

清雲服了藥，本應調息一番，但他仍上了。

他當然知道，內腑受傷再次動手的害處，但他不能讓小于活着。

小于是個活證人，他的秘密小于知道得最多。

在雷天鳴府上，他也被三小敲了兩萬兩銀票。

現在，正是除去這小子的大好時機。

他相信，小于是失明了，要不，他們二人加上這個小女人還是不成，所以他一上，出手之下，招招狠毒。

鍾桂邊打邊道：「你這惡道眞不是東西，我相信小于說的全是眞話，所以你才會招招殺着要殺他滅口。」

這時忽然有人接口道：「當然是眞的。」

清雲心頭一驚，側頭望去，門口站定一個年輕人。

這是一個小白臉，祇是清雲不認識。

小白臉又道：「清雲，你眞以為神不知鬼不覺？你眞以為這位于少俠拿不出你犯色戒的證據來？」

清雲厲聲道：「小子，你可要愼言！」

小白臉掏出一隻金鐲子，套在食指上搖着。

清雲心頭一沉，那正是他送給桂花的。

清雲以為不能讓這小子說出來。

他撲過去時，這小子滴溜溜一轉，就閃了開去。

清雲道：「小子，你不可敗人名節！」

「你也有名節？快別假正經了！」小白臉道：「你和桂花來往了一年半以上，總是穿俗裝前去，有幾次是我先去了，你隨後又到，我祇好藏起來，所以我在床下聽戲……」

清雲狂攻，小白臉總是能閃避開。

這邊小于和鍾桂合戰秦朋，還是處於下風。

清雲取出了流星，小白臉也撤出劍，由飯館內打到街上，這邊兩小對付秦朋，還是徒手。

小白臉邊打邊嚷嚷道：「桂花嘛！很年輕，才二十四歲，作你的女兒也綽綽有餘，他說你的後勁不足。」

街上的人越來越多。

小白臉又道：「各位知道他是誰嗎？他就是盟主身邊的左護法。」

清雲恨得牙癢癢地。

小白臉又道：「桂花說，清雲道人每半月去一次，很捨得花錢，這金鐲子是上次去送給桂花的。」

有人大聲道：「怎麼？出家人也嫖妓嗎？」

小白臉道：「出家人不少鼻子也不少眼睛，他們也需要是不是？」

清雲大聲道：「各位千萬別相信他的話。」

小白臉道：「有一天我會把桂花找來，三人面對面證實這件事。」

鍾桂道：「這位少俠何不把清雲拿下，以便揭開此惡道的假面具？」

小白臉道：「下次有機會，把桂花帶來，不過也要告訴桂花叫她小心，清雲會殺她滅口的。」

清雲力戰，還是佔不到上風。

他弄不清此子是何門何派？怎會和桂花有一腿？

小于和鍾桂力戰不下，這是有許多因素的。

第一是他自絕崖落下，掉在水中受了內傷。

人自百丈以上絕崖墮在水面上，沒有摔斷了骨頭就已經不錯了，內傷不免，體力自然不行。

尚幸小于落下水不是半臥着身子，也不是直着，這樣才不會摔傷，這時鍾桂以「傳音入密」道：「于大哥，我們走吧！」

小于也以爲久戰不利。

一旦這小白臉收手，清雲過來助戰就罩不住了。

兩人猛攻一招，自飯館後面掠出牆外。

秦朋並沒有追出。

最早，他不信小于的話，不信清雲的荒唐事今被他發現。

後來小白臉出現，又說是真的如此，而小白臉似與小于不認識。

因而秦朋犯了疑心。

他並未立刻上街，却在飯館屋頂上窺伺。

此刻已是掌燈時分，見小白臉打了一會，道：「清雲，我不想和你打了！我有事可要走吧！」

小白臉一走，清雲非追不可。

他絕對不能留此人的活口，

于·晴·著

紅蘋果之戀

凝著那張紅似蘋果的俏臉蛋，
一臉的冷峻，不自禁化了開來；
他想他是再也放不開這個
小迷糊了……

各大書局、超級市場、萬寧、屈臣氏及地利店有售。

但追到郊外仍然追丟了。

這工夫秦朋却跟了來。

大難臨頭始知錯

「老秦，那兩個小子溜了是不？」

「是的。」

「都說小于了得，也不怎麼樣嘛！」

「他在夢遊中殺人，能一敵二三個！」

「噢？有這種怪人怪事？」

「當然，『無量壽佛』四人，雖不是武林中頂尖人物，也很不錯了，每個人都在五十招之內被殺！」

秦朋道：「這算不算邪術？」

「當然是邪術，所以那小子出手狠毒，下次遇上，可別再存那婦人之仁了……」他一拍秦朋的肩胛，手上突然使勁，「肩井」和「天髎」二穴都在他的五指威力之下。

秦朋全身力道一失，心頭大凜。

他側頭道：「清雲道兄，你別開玩笑。」

清雲齜着牙曖昧地笑笑道：「老秦，你本來不該夭壽的，祇可惜你聽到了你不該聽到的事。」

「清雲道兄是說，那幾個小子說的全是眞的？」

清雲道：「道士也是人，不能成神，就是凡人。」

「道兄，出家人犯戒，這也是人性之常。」

「但爲了保持良好的形象，你要停止呼吸。」

秦朋心想，眞正是寧可不識字，不可不識人了。

他作夢也想不到，清雲會走偏鋒到此地步。

人在這檔口，自然要盡一切努力求生存。

「清雲道兄，你不必怕我出去亂說！」

「不使你亂說的辦法很多，最好的一種是送你上路。」

「清雲道兄，你難道眞的不信有天理存在？」

「我不信。」

「爲甚麼？」

「我發現好人不出頭，壞人却往往很得意……」

「你祇是看到表面，未看到結尾，人生重結果，種因看收成……」

忽然一條人箭自樹上射下。

清雲看到地上的影子，因爲弦月在天。

清雲在此關頭，當然要先自求保，因爲影子來自他的身後。

他鬆了手一轉身，疾退兩步。

當他發現是小徐時，肺都氣炸了。

早知是他，他大可不理，一隻手也可以應付過去。

「清雲，狗到天邊吃屎這句話你信不信？」

清雲一看這局面，已經不可爲了，回身要走。

秦朋道：「清雲，你如此荒唐，有顏面去見盟主嗎？」

清雲突然大笑三聲，疾馳而去。

秦朋抱拳道：「多謝少俠援手。」

小徐道：「不必客氣，你是誰呀？」

「我就是盟主身邊的右護法秦朋！」

「這可要躲遠點。」

「爲甚麼？」

「左護法那麼壞，右護法……」

「少俠放心！秦某與他不同，要不，他也就不會動殺機呢。」

「到底是怎麼回事？」

秦朋說了一切。

小徐大喜道：「秦護法遇見過小于和白如意？」

「在下的確遇見過于少俠，另一位姑娘在下不識。」

「祇有他們二人？」

「是的，而且于少俠雙目失明了……」

「甚麼？」小徐大聲道：「不對吧！小于雙目很好呀！」

「也許是我認錯了人，但他們承認是于少俠，清雲也認爲他就是于勉于大俠之子……」

「可是小于怎麼會失明了呢？」

「這就不知道了，要不是另一個小白臉出頭，說出了清雲和一個桂花女人胡來的事，且纏住清雲，于少俠和那位姑娘就危險了！」

「小于在甚麼地方？」

「鎮上一家飯莊後門外溜了，八成也不會在那鎮上了。」秦朋道：「少俠的大名是……」

「我叫徐鼎，家師是胡不愈……」

「原來是名人門下，失敬，失敬！」

「秦護法，你們爲甚麼和小于打了起來？」

秦朋說了一切。

小徐道：「秦護法，你千萬別信這一套。」

「但近來武林中的確出現了一個蒙面人，武功高强。」

「不錯，但那絕非于勉于老伯。」

「很多人都以為是他。」

「何以見得？」

「第一，劍術很高，身材相似，用的劍也像，更重要的是，據說他有好幾次救過于少俠……」

關於這一點，小于和小徐也都納悶。但小徐絕不承認。

秦朋道：「其實在下也不信。」

小徐道：「于伯伯昔年亡故，是于伯母一手安葬的。」

「但最近，對于夫人『雪飄爪』林雪樓的傳言也十分不利，說她殺了不少的無辜，手段毒辣。」

「秦大俠，請不要相信。」

「是不是有人中傷？」

小徐道：「別人我不敢說，于家伯父母絕不會如此，祇怕這是個陰謀，惡意中傷，借刀殺人。」

「這麼說，最近經常出現的蒙面人是敵非友了。」

「這……」小徐實在不便說那蒙面人是敵人。

秦朋道：「徐少俠，我們去找于少俠。」

「謝謝秦大俠，清雲很壞，你要小心！」

他立刻把清雲的一切都詳細說了。

秦朋道：「絕對想不到，眞是知人口面不知心了！」

二人找到三更也沒有找到，祇好落店。

第二天又找了一天，秦朋要回去。小徐道：「秦大俠，清雲回去會不會加油添醬反咬你一口？」

秦朋道：「在下沒作壞事，他又能如何？」

小徐道：「我總感覺那牛鼻子太邪！」

秦朋道：「少俠，我會小心的，你下次遇上清雲也要小心。」

「那就再會了！」

「多謝徐少俠救命之恩！」

「千萬別再提這件事，如見到小于，告訴他我在找他！」

「一定，一定……」秦朋掠出，又道：「于少俠會不會去找令師治他的失明？少俠應該回去看看。」

小徐道：「好主意！如果小于眞的失明了，一定會去找家師的，我這就回去看看。」

（未完・九）

督　　印：羅　斌
主　　編：沈西城
編　　輯：武俠世界編輯委員會
封面設計：劉偉生
插　　圖：可飛　培邦　劉偉生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611.00
	一年港幣	$1,22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684.00
	一年港幣	$1,368.00
外埠連郵：		
一區：包括亞洲所有地區，日本除外		
	半年港幣	$770.00
	一年港幣	$1,540.00
二區：其餘所有地區，包括日本		
	半年港幣	$790.00
	一年港幣	$1,580.00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馮嘉（奇俠司馬洛故事）

作品介紹

黑夜王子

「齊格飛集團」是赫赫有名的犯罪組織，最近他的據點常被襲擊，和他對抗的是另一犯罪集團，頭子名黑夜王子。

沒有人知道黑夜王子是怎樣一個人，沒人見過他，他的屬下能準確得到情報，消滅齊格飛的很多據點，奇怪的是齊格飛從不還擊。

國際反罪惡組織請司馬洛等協助，搜集兩集團資料，準備坐享漁人之利，始知眞相出人意料，黑夜王子竟是……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峨嵋葯廠榮譽出品　各大葯房有售

總代理：萬德藥行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文咸東街88號地下　電話：543 0503